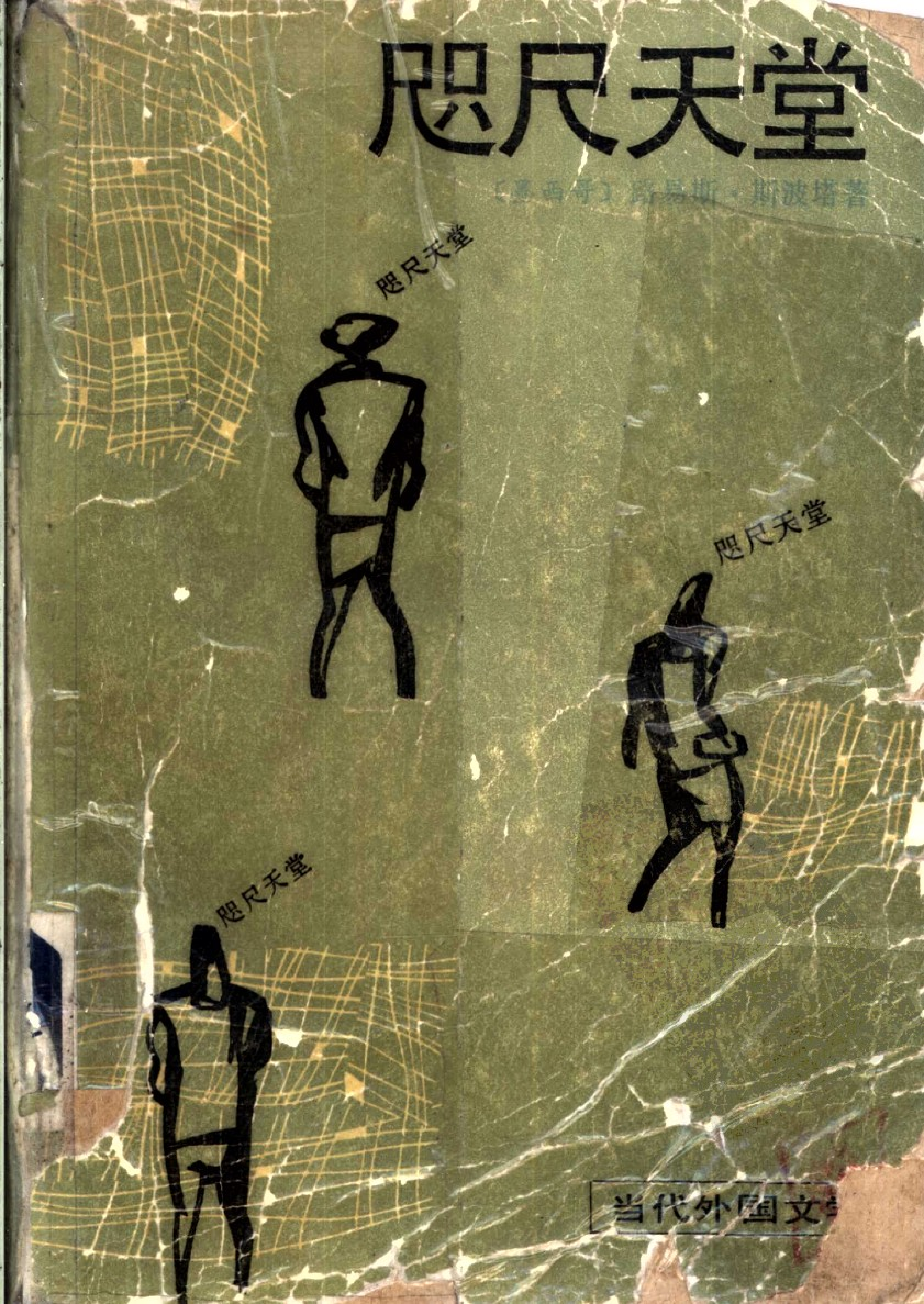

咫尺天堂
〔墨西哥〕路易斯·斯波塔著
咫尺天堂
咫尺天堂
咫尺天堂
当代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

碧蓝的加勒比海上，一艘豪华游艇在缓缓行驶。加勒比海诸岛的奇异风光，使一位中年美国富孀如醉如痴，而陪伴她的那位年轻情人却兴味索然，他就是本书主人公——即将进入墨西哥的意大利骗子、冒牌亲王乌戈·孔蒂。孔蒂凭借贵族身份和年轻漂亮的外貌，混迹于墨西哥上流社会，利用权贵们急于攀龙附凤的心理，不仅使政界和经济界要人中了他的圈套，还使他们的妻子、女儿堕入他布下的情网，成为他行骗的工具，最后他几乎骗取到巨额财产，过上天堂般的生活……

本书作者斯波塔是当代墨西哥公认的“售书最多的作家”。他一生共写长篇小说三十余部，内容大多抨击墨西哥在发了石油财之后出现的种种社会弊端。因其作品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加之情节跌宕，思想深刻，故能畅销不衰。他的重要长篇小说还有《上校被扔下海》(1947)、《饥饿的刺激》(1950)、《阴暗的一面》(1982)、《天堂二十五载》(1983)和《雷鸣前夕》(1984)等。

ISBN 7-5016-0106-2/I·

定价 5.05 元

Luis Spota

CASI EL PARAISO

(根据墨西哥 Editorial Grijalbo, S. A.
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第八版译出)

封面设计：柳 泉

咫尺天堂
ZHICHI TIANTA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5 3/4 插页 2
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70

ISBN 7-5016-0106-2/I·106 定价 5.05 元

前　言

本书作者路易斯·斯波塔是墨西哥当代著名作家，一九二五年出生在墨西哥城，一九八五年死于癌症。他是意大利裔墨西哥人，出身寒微，少年时代连小学都未能读完。此后，他从事过跑堂、水手、斗牛士及小贩等职业。十七岁时他进入墨西哥有影响的大报《至上报》，当新闻报导员；两年后，被提升为该报下午版主任。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他分别为《至上报》、《墨西哥先驱报》和《新闻报》的政治专栏撰稿。他同时还是官方电视台若干主要节目的主持人和墨西哥城拳击协会主席。

路易斯·斯波塔虽然为报刊撰写政治文稿达数十年之久，但他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写小说。他自己说，他之所以从事新闻工作，是因为“必须靠它糊口，才有可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从一九四七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去世，共发表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一九八二年，他因患胰腺癌，做了一次大手术。他虽身患绝症，仍然笔耕不辍，当时曾乐观地表示：“我要再写一部，两部，不，要再写三部小说才能离去。”他这种非凡的毅力和献身文学创作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路易斯·斯波塔的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抨击墨西哥这个发展中国家在发了石油财之后出现的种种弊端，揭露上流社会的腐朽，当权者的贪婪，以及他们在同发达国家人士交往中表现出来的自卑自贱、崇洋媚外的扭曲心理。由于他的作品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评论家们称他的作品为“政治小说”。他认为：“每个作家或小说家都不可能逃避现实，都须面对现实。……但是，一个人要想面对现实，要想不‘为艺术而艺术’，就必须有鲜明的立场，不管是左还是右，都要有自己的立场。”“拉丁美洲作家必须了解现实的一切方面，在拉丁美洲，随时见到的都是令人震惊而又痛心的腐败现象——新的不公正的产物。”他还说：“我喜欢文学虚构这一广阔的政治天地，因为在这个天地里，我可以摆布我们的总统、独裁者、将军、议员以及省长们。”“因此，我虽不止一次有机会涉足政界，但在政治和文学的天平上，我还是选择了文学。”

路易斯·斯波塔富有才华，文笔流畅，语言生动。写人状物极有功力，往往能做到情景交融，寓意深远；所以他的每部作品都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第一部作品《上校被扔下海》(1947)一经发表，即获当年墨西哥全国文学竞赛一等奖；后来，他的作品又曾多次获奖。他的许多长篇小说，往往一出版便被购买一空，这使他成为墨西哥近几十年公认的“售书最多的作家”。

路易斯·斯波塔的作品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不时引起争议；但普遍认为，他的作品是“如实反映社会现实的

大壁画”，“任何人都可在书中发现与自己周围现实的某些相似之处”，因此，能“发人深省，促使人们更深入地观察周围的一切”。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路易斯·斯波塔的作品的一个主要特点，乃是反映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及其特有的问题，从而引起世界文坛的注意；因此，他的作品被先后译为十五种文字出版。

《咫尺天堂》所写的故事，发生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墨西哥的经济靠石油工业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发了横财的新贵们竞相仿效发达国家的富豪，过起了穷奢极欲的生活。但他们不满足于现代化的物质享受，总为卑微的血统而烦恼，做梦都想与旧大陆的贵族攀亲，以取得贵族封号。于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尚未恢复元气的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一批冒牌贵族应运而生，他们纷纷来到被冒险家看作“差不多是天堂”的墨西哥。那些靠“革命”和石油发迹的新贵们，抱着各种目的竞相拜倒在这类假贵族脚下，从而演出了一幕幕令人作呕的丑剧。

《咫尺天堂》发表于一九八〇年，小说以意大利骗子乌戈·孔蒂在墨西哥行骗的传奇式经历为主线，写他凭借贵族身份和年轻漂亮的外貌，混迹于墨西哥上流社会的核心。他利用墨西哥权贵们急于攀龙附凤以提高身价的心理，不仅使在政界和经济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中了他的圈套，还使他们的妻子、女儿堕入他设置的情网，成为他进行诈骗的工

具。孔蒂在这样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应付自如，尽管手段并不高明，居然几乎骗取到巨额财产。

孔蒂行骗得手后，在洋洋自得中不免想起自己的悲惨童年和冒充孔蒂亲王的曲折经历。这是小说情节的一条副线。

孔蒂原名阿马德奥·帕杜拉，生母是法西斯意大利的随军妓女，她在从非洲返回那不勒斯途中，在船上生下了他。他不知生父为谁，在那不勒斯城最贫穷、最污浊的角落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他母亲力图保护儿子不使他陷入泥坑，但是无情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母亲去世后，他便彻底走上了邪路。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垮台后，美国占领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踏上意大利领土，同时也带去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变得更加污浊。阿马德奥在这样的环境中越发堕落，终于变成一个骗子。他在“恩师”弗朗切斯科指点下，明白自己仅靠年轻漂亮的外貌替占领军军官夫人及美国女游客消闲解闷，不足以一劳永逸地跻身于上流社会，要敢于冒大风险，才能获取巨额财产。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为孔蒂亲王，以这种身份成为美国富孀莉兹·艾夫雷尔的情夫，跟随她前往美国。他本想与莉兹结婚以取得她的财产，但她的儿子们极力反对，他的企图未能得逞，只得另觅出路，于是来到了墨西哥。

孔蒂在墨西哥获得意外成功，不免得意忘形，抛弃了钟情于他的莉兹。莉兹在绝望之余，通过国际刑警查清了他

的底细，迫使墨西哥当局拘捕孔蒂。墨西哥的受骗者虽然十分痛恨他，但更急于掩饰这一丑闻，便施加影响，使当局不得不将孔蒂悄悄驱逐出境。就在孔蒂被押上飞机时，机场上正在举行盛大仪式迎接一位来自欧洲的伯爵，孔蒂回头一看，那伯爵不是别人，正是教他行骗的"恩师"弗朗切斯科。小说就在这一意味深长的场景中结束。

《咫尺天堂》为我们再现了墨西哥一个特殊阶层的生活情景，使我们从他们的个人悲剧、爱情生活、精神活动和罪恶行径中，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作家在这部小说中把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同骗子手们的行骗勾当结合起来，让读者看到他们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从而较深刻地认识他们的本质；这不能不说是作家的一大成就。

路易斯·斯波塔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作本书的，但也具有他自己的特色。他在写实中糅进适度的夸张和变形，把抒情、幽默和讽刺有机地结合成一幅幅漫画式的图景，给人以独特的印象。按我们习惯的标准看，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反派角色，但他们个个有血有肉，并不是单色调的人物。

译　者

1988年1月

目　次

第一部

一

他没敲门便走了进去。在那闷热的夜晚，莉兹的舱房里弥漫着香粉味。

“是你找我吗？”乌戈·孔蒂问。

“都过二十分钟了，”莉兹头也不回地答道，“你躲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他把烟灰弹在地毯上。她仍背对着他，正用力解开那个奇特的带钢骨的胸衣的前带。

“我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我也这么说嘛。可是几天来……”莉兹·艾夫雷尔用她那粗俗的英语大声说，“你……”

“几天来我怎么啦？”

“你变得叫人受不了，好像一点儿也不把我放在心上……”

这时她才转过身来。一溜溜的汗珠子从前额和耳后淌到脖颈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里去。她半裸着身体，被那个用缎子和钢骨做的复杂的胸衣绑得透不过气来，简直不成个

样子。肥大的蓝色针织内裤从胸衣下露出来，乌戈每次见到，便联想起泄气的气球。莉兹在内衣的穿着上很保守，从来不用新式的束腹带、丝绸的或尼龙的内衣，总说："针织的比什么都好、都卫生。"她扭转身，用凶狠的目光瞟了乌戈一眼。

"关上门！……"她高声喊道。"快关上！"

乌戈慢慢地推上那扇包有锃亮黄铜皮的结实的桃花心木舱门，然后把双臂交叉在胸前。

"你可真是什么都不在乎呀，"莉兹晃着头朝他走来，"只要有水手从这儿走过，就会看见我！"

"得啦吧！"他无精打采地说。

"噢！我这么光着身子让人看见，你也不在乎？你对我根本就无所谓！是不是？"

"莉兹，看在上帝份上！"乌戈抓住她的双臂说，"咱们别又争吵！"

莉兹生硬地一扭身子，挥动两条丰腴而松软的胳臂，挣开他，到一边去了。乌戈·孔蒂找到烟灰缸，灭了烟蒂，坐进一张宽宽的猪皮扶手椅里。"我怎么能同这么个女人同床呢？"他暗自思忖。莉兹·艾夫雷尔几乎是个老太婆了。她自己说是四十岁，可连她本人也不相信。"像我这样年纪的女人，"她常说，"正当最美好的年华，还是很年轻的。"但实际上远非如此。"我怎么可能跟这么个女人亲热，还非得跟她做爱不可呢？"他为了不闲着，又点燃一支烟。他一天比一天更讨厌她了。实际上她不仅令他讨厌，而且使他恶心，

此外他也有点儿可怜她。乌戈是在莉兹·艾夫雷尔处于女人一生中最微妙的时刻(确切地说,是在一个充满不安和纷扰的关键阶段的结尾)进入她的生活的。他一闯进她的平静生活,便搅乱了沉睡的东西,勾起莉兹已经遗忘、湮灭的梦。乌戈·孔蒂以其青春的活力、卑微的意大利血统,给艾夫雷尔夫人的生活带来新的、无法遏制而又难以满足的希望。这是他的过错,但乌戈用一种职业的意识接受了这一点。

"帮帮我!"莉兹嘟哝着说,同时转身背对着乌戈,好让他那有力的手指,把她从系得紧紧的胸衣带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她散发出汗味,不是正值妙龄的半裸女子的香汗味,而是衰朽的陈汗味,那是一种被丢弃的过时之物的气味。"我怎么能吻她,弄得她如醉如痴呢?"他知道不该发生这一切,也清楚其中的原因。但是,每想到这一点,他便在心里对莉兹实施小小的报复——把她放在主动的位置上,好像是她把他弄到手,尽管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乌戈不愿承认,跟莉兹·艾夫雷尔同床共枕是因为他愿意,而且是他自找的;因为,同她寻欢作乐是他的部分活计,是他的职业。

"你弄疼我啦!"他猛一拽带子,那个女人责怪道。

"对不起,darling①,"乌戈露出一丝凶狠的笑意说,"真的,实在抱歉……"

他故意折磨她,又拽了一下,让细细的亚麻带子深深

① 英语,意为"亲爱的",是夫妻间的称呼。

地、狠狠地勒进艾夫雷尔夫人的肉里。

“皮都给弄破了，笨蛋!”

“Darling，我可不是故意的！是带子打结了……”

她又折腾了一会儿，终于把胸衣上长长的带子松开。莉兹解除了束缚，深深喘一口大气。她在窄窄的钢箍中扭了扭身体，把那东西退到胯部。从她胸前垂下两个松松的口袋似的乳房，不像样子的松弛的肚皮上，满是为显得苗条而束紧的那些坚硬的钢条所留下的深深印痕。

乌戈笑嘻嘻地看着她从钢箍中解脱出来，又用脚尖把它踢到一个角落去。莉兹又能畅快地呼吸了——一天里这还是第一次，然后她重重地跌坐在面前的扶手椅里，浑身冒汗，像个抬钢琴的搬运工一样。她这样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裸露着满是皱纹和脂肪的肉体，真是丑陋不堪。孔蒂发觉自己的胃已得到职业训练，不像起初那样容易翻腾了，所以对眼前的一切也能从职业的要求出发，抱一种机械的无所谓的态度了。

她闭上眼睛，胸部像鼓风袋那样急促地上下起伏了片刻。乌戈·孔蒂冷酷成性，但他的冷酷是温柔的，不外露的，几乎是温文尔雅的。这时，他充分表露了这种冷酷，以动人的亲昵口吻喁喁私语道：

“Darling，有件事你忘了……”

她眼睛还闭着，乌戈的话却好像深深钻进她的大脑，她从大脑深处作出回答；只听莉兹嘟哝了一句：

“什么事？”

“我们该上岸了……”

她慢慢地抬起眼皮，过了一会儿，才使眼睛摆脱像抹在挡风玻璃上的油似的蒙在眼睛上的粘乎乎的眼眵。乌戈向她微笑，褐色的脸上闪露出一排皓齿。他这样向她微笑时，就像孩子一旦发觉自己的魅力，总能使人满足其一切要求那样。

“我太累了——累坏了。我想……”

他站起身，到她身边坐下。他含情脉脉地看着她，这种危险而又固执的表情，对莉兹可以产生奇效。

“我也累了，不过……”他欲言又止，用那双精心修剪过指甲的温柔的手抚摸莉兹的脸。“不过，我们应该去。我已经答应过他们……”

她简直是粗暴地、不管不顾地搂住他。乌戈的脸一下子贴到那女人的脸上，极不舒服地感觉到她脸上被汗水弄得粘乎乎的脂粉。

“我想和你留在这儿，乌戈，”她咬着他的耳朵悄声说，“只有你和我留在这儿，我不愿意出去……”

乌戈轻轻地挣脱莉兹的双臂——她的双臂抗拒了一会儿，然后又被乌戈轻轻弯到她那塌陷的、骨头突出的胸部。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可不能言而无信……”

她闭拢苍白、干瘪的嘴唇，作出自以为很滑稽的噘嘴样子，乌戈却觉得是一副苦相。

“你打发船长上岸，告诉他们你不去了，就说你身体不大舒服。”

"这样的话，"乌戈叹道，"他们就会找上门来。"

"叫他们见鬼去吧！我就是不愿意让你走！"

乌戈装出不高兴的样子，放开莉兹的手腕，站了起来。他背对着她，一边透过舱房的圆窗张望着炎热的蓝色夜空和阿卡普尔科①山冈上闪烁的灯光，一边说：

"我应该去！"

"为什么？是不是……是不是你不喜欢跟我在一起？"

"这你很清楚，"他模棱两可地回答。

乌戈既已决心上岸，就一定要去，不管莉兹是否愿意。如果他同意留在船上，留在这条属于莉兹·艾夫雷尔夫人，或者确切地说，属于她的儿子们的豪华游艇上，就无法脱身，只得陪她睡觉，而这是他不情愿做的事。一想到得躺在那女人身旁，贴着她那湿漉漉、粘糊糊的身体，捱上几个小时，心里就难受；尤其是像这样的夜晚，这么热，这么闷。莉兹喜欢清静，但要有乌戈陪伴。因此，他宁可上岸参加晚会，去找那些今天下午碰到的偶然结交的朋友，也不肯留在西克拉号游艇上睡觉。乌戈·孔蒂讨厌人，因为他已看透了人；但他最讨厌的还是这个女友，因此在两件不愉快的事中必须作出选择时，他宁要前者。

"那怎么办？"莉兹追问一句。

他转过身来，用坚定、明确的语气答道：

"我们必须去。"

---

① 墨西哥濒临太平洋的城市，是旅游胜地。

她没有回嘴，只是看着他，似乎想发现他的真实想法。她笨重地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走到乌戈面前。

“乌戈，darling，你怎么了？”

她用双手抚摩他的头和他那漂亮的脸，又摸了摸他的嘴唇，他的嘴唇那么迷人，使她每每动情时就舍不得放开。

“没什么，”乌戈回答说。他的回答包含一股强压着的怒火，以及想让一切都立刻见鬼去的强烈愿望。每当莉兹做出这副样子，像只干巴的老母猫发情时那样嗷嗷叫，他真想一把掐死她。只是这样做不实际，所以只好克制自己的冲动，想法周旋。与人周旋，那是乌戈从小便学会的一种技能：他可以身在一个地方——在人群之间，心却在其他地方。有的人能使自己的灵魂离开躯壳，躲往他处——或考虑自己的心事，或思念别人。乌戈此时已经离去，他的身体仍呆在那里，但他的内心，也就是那个真实的他，却不在彼时彼地了。

“哼，你可骗不了我。你肯定有什么事……就是不愿意告诉我！”

这时乌戈回了神，看着莉兹；她在等他的回答，期待听到一句消解她的不安和疑虑，使她把它们抛到九霄云外的话。莉兹的这种目光是在乞求施舍。他微笑着说：

“我有什么事，总是都告诉你的，莉兹。”

她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可是又忍住了。乌戈托起她的下巴，温柔地捏了一下。“归根结底，”他暗自思量，“这是个容易对付的女人。只须少许温存，稍稍施舍她一点儿

就行。她觉得太孤单了……"乌戈弯下腰，轻轻吻一下她的嘴唇。两人一向如此，只要他的面孔板上一会儿，莉兹就会心惊肉跳，总怕乌戈不顺心，说出她最担心听到的话："我讨厌死你了，分手吧。"时时刻刻折磨这个即将跨入暮年门槛的女人的这些想法，恰是乌戈·孔蒂用以摆布她的最好工具。当初弗朗切斯科曾传授他："是人们——我们混迹其间的那些人将把柄交到我们手心里，让我们摆布他们的。他们自己不觉得，不过事实历来如此。"如同在其他事情上一样，在这一点上弗朗切斯科的话也是对的。莉兹·艾夫雷尔就觉得自己享受着充分的爱，确切地说，她是自以为享受着爱。因此，她的世界的中心就是乌戈给她的爱；当他像今晚那样，表现出难以亲近、彬彬有礼和难以捉摸的样子时，她便忐忑不安，如坐针毡，因为永远不能摆脱的忧虑而痛苦万分。

疑虑，这就是她的心病——怀疑未能充分理解乌戈的爱。她不清楚这个男人的情意到底有多深，他年轻得可以当她的儿子，漂亮得无法驾驭，也无法使他不受别的女人的追求。莉兹·艾夫雷尔也讨厌与外界接触，不过动机与乌戈的不同。一到人们中间，她便觉得自己对乌戈的影响力和占有权削弱了；于是，疑虑便刺痛她的心，使她忧心忡忡，因为莉兹一直无法确认乌戈·孔蒂完全属于她。

莉兹再抬起目光时，乌戈明白自己又获胜了。他无须听到她说同意陪他上岸，更不必像往常那样对她说："你要是不愿意，我就一个人去。"完全无此必要，只要看看她那双

褐色眼睛流露的恐惧，他就意识到赢了。不过，艾夫雷尔夫人还想反对：

“你不去，他们会谅解的……”

他摇摇头：

“我们必须去。好啦，darling，你再穿好衣服吧……”

“可你是亲王——乌戈·孔蒂亲王，”她指出，内心充满一种热乎乎的眷恋之情，“用不着作解释……”

乌戈轻轻推开她，弯下腰从地毯上捡起胸衣，放到莉兹手中。

“亲爱的莉兹，亲王可是要言必信，行必果啊！”

她不再争辩了，用满是皱纹的、戴着许多戒指的手，把胸衣带子重新松开，好钻进去。她见胸衣被汗水浸得太湿，便去更衣室换一件。看来等她打起精神穿上胸衣，还得好长时间。乌戈打开门，在门口说：

“快九点了。半小时之内你必须准备好。”

她答道：

“好的，darling，我尽可能快穿。”

于是，乌戈沿着甲板上光洁的过道，朝自己的寝舱走去，愉快地吹起口哨；倒不是因为喜欢上岸去，而是因为至少这天夜里，他不必和莉兹共枕了。而一想到莉兹得再次穿胸衣，梳洗打扮，重受那份罪，费尽心思使自己在他身边显得年轻漂亮些，他便暗暗高兴。

二

〔女人们都醉醺醺的，在下甲板唱道：

我们当婊子的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这是一首没有固定曲式的小曲，歌词猥亵，在七月二十七日的那个夜晚，听上去有一种恼人的伤感情调。船无精打采地行驶在地中海平静的海面上。皓月当空，晶莹美妙的繁星像洒在万里晴空中的点点水珠，天空那么明亮，只差一轮红日，就如同白昼一般。这条慢腾腾的船是一周前离开的黎波里① 的，船上载满返回意大利的妓女。在利比亚各海港以及西西里② 和那不勒斯③，这条不涂漆的木船被称为瘟疫船。现在，它正驶向那不勒斯，船老板是个身材魁梧的希腊人，整日醉醺醺的，腰上总别着一支破手枪。为黑非洲殖民地运送意大利女人的营生，他已干了二十年。

他叫尼古拉斯，据说他本是个海盗，不过他的真实来历从来无人知晓。对尼古拉斯来说，每两个月跑这么一趟，就

① 利比亚首都。

② 意大利岛名。

③ 意大利的城市。

有几千里拉①的进项。航行期间，他躺在床上，烂醉如泥，对下甲板发生的事全然不管。船上的水手都是些阿尔及尔的黑人、黝黑的土耳其人和干瘪的摩洛哥人。女人们只听见他们焦急、烦躁地在甲板上转来转去，因为船老板用鞭子和手枪立下一条规矩，禁止除他之外的所有男人去找那些妓女。这条规矩是几年前立的，当时水手之间发生一场斗殴，有两个人被匕首攮死。灌足黄汤的水手为了争女人打起架来，起先是个人间的争斗，结果发展成一场恶战。尼古拉斯为了避免当局找麻烦，命人把死者脚上绑上链条，扔下大海。从那时起，妓女们在航行期间都被关在下甲板。那把生锈的大锁的钥匙挂在尼古拉斯腰间，唯一能使用钥匙的是他本人。他有时到下甲板挑个女人，带回寝舱陪他睡觉。对被挑中的女人来说，这意味着能有二十来天的好吃喝，偶尔还可以得到几个里拉。

妓女们都是在殖民地干了若干年才回意大利的，回来时已经人老珠黄，许多人还疾病缠身，心中积满失望和仇恨。非洲酷烈的气候，妓院里的艰难生活，饥饿和疾病，在她们的脸上、身体上和灵魂深处留下深深的痕迹。她们当中很少有人超过三十岁，但是在的黎波里熬过的短短的五年时间，就像五十年那么漫长。她们回来，是因为支撑不住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掌班弄来了更鲜嫩的妞儿，用不着她们了。而用不了多久，那些取代她们的年轻女子又会被打发回来。事情就这样周而复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① 意大利货币单位。

尽管尼古拉斯看守得很紧，水手们总还是想方设法接近那些女人。有的从通气的小窗口卖给她们水果、糖块、烟和烧酒，有的不要她们付钱，只要求她们尽可能靠近窗口，以便隔着衣服摸摸她们的肉体。

七月二十七日那天夜晚，女人们一起忧伤地唱道：

我们当婊子的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下甲板充满睏倦、盐、汗和性欲的气味———一股浓浊的人堆味。没有厕所，只在角落里放个桶，而从来没人想起拿出去倒掉。空气污浊，刺鼻，令人作呕，可这些女人毫不介意。她们不在乎这些，因为她们已算不得是人，只不过是些因梅毒而腐烂，被那种毒素侵蚀了血液和骨肉的皮囊而已。有的在吞声饮泣，可能是明白自己已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愚蠢地葬送了；有的终日默默无语，既不张口，也不动弹，像是死了似的；也有的仍不认输，只等着在西西里或那不勒斯一上岸(她们有的去西西里，有的去那不勒斯)，便重操旧业，始终巴望着能出人头地，积攒一些钱，再脱离皮肉生涯。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对下甲板的绝大多数女乘客来说，这一生已算是毁了。

十一点时，多米尼克开始感到第一次剧烈的阵痛。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几乎把嘴唇咬出血来。在她身边的安塞尔玛摸了摸她的沁满汗珠的额头，摇了摇头。在下甲板

的顶棚中央，挂着一盏煤油灯，灯摇来摆去，发出冒着黑烟的昏黄的光。

“你疼得厉害吗？”安塞尔玛小声问。

多米尼克双目紧闭，喘着粗气。她还年轻，可面容已经憔悴。她脸色苍白如纸，眼窝深陷，像无底的黑洞。她终于微微张开一下眼睛，向安塞尔玛投去丧家犬般乞怜的目光。

“你别硬挺了，”安塞尔玛又说。“你总得生下来呀！”

突然，多米尼克的不成样子的身体开始颤抖，安塞尔玛在她身边，想强迫她把腿分开。多米尼克扭动身体，死命挣扎，她大哭大叫起来，咒骂上帝、圣母，咒骂那个使她怀孕的狗娘养的男人。

安塞尔玛摇了摇身边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伸着腿坐在那儿打瞌睡。

“喂！你……来帮一把！她不行啦！”

其余的女人只有几个动了一下，显出几分不安。多米尼克难受，跟她们有什么相干！她们心中有隐秘，有更加无法医治的痛苦！

多米尼克被难以忍受的阵痛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时用早在孩提时就已忘记的奇特的卡拉布里亚①方言，一边诅咒，一边央求上帝杀死她，免得她再遭罪。

“岔开腿……快岔开！”安塞尔玛一边用力掰开多米尼克的膝盖，一边嘟哝着。

---

① 意大利南部地区。

可是，多米尼克扭曲身体，拚命挣扎，双腿夹得紧紧的。安塞尔玛是个粗壮的女人，这时耐不住性子，开始摇晃多米尼克虚弱的身体。

“看在他娘的圣母份上，快岔开！”她咬着牙骂了一句。

给她打下手的那个女人说：

“揍她！”

又凑过来几个女人，在产妇四周围成一圈。产妇死命咬紧牙关，胳膊乱抡，口吐白沫，发出声声令人心碎的惨叫。

“揍她呀！”上手帮忙的那个女人又说。“要不揍她，就没个完！”

安塞尔玛淌着汗水，攥紧拳头，朝多米尼克的脸猛击过去。多米尼克遭此一击，一哆嗦，身体一弓，就失去了知觉。

“穷娘儿们，快把灯端来！”安塞尔玛愤愤地说。

她身后一阵骚动，人人手忙脚乱，可是谁也没能摘下灯来。最后，终于有人把灯摘下来，放到她身旁。

“按住她的胳膊和腿。”安塞尔玛命令道。

自愿来帮忙的几个女人立即照办。她们睁大眼睛看安塞尔玛如何把多米尼克的裙子一直撩到上半身。

“给她垫点儿碎布。”

大家七手八脚地在多米尼克的身体和地板之间，塞进一些破布。多米尼克的腹部像座火山，肚皮薄得几乎要绽开，就像一个充气过足的气球。表皮下一道道白色的条纹，像一张复杂的河流网，肚脐像一只瞎眼，整个挺了出来。

安塞尔玛把灯移近，听了听多米尼克的心跳。多米尼

克动弹了一下。

“可别又乱打乱滚起来。”安塞尔玛咬牙说。

这是一次痛苦而又迅速的分娩，前后不过五分钟。在下甲板的另一头，几个妓女一直在唱那支歌：

我们当婊子的回来了……

多米尼克已经苏醒过来，不过身子很虚，也不再挣扎了。她的乳房胀鼓鼓的，满是凝结的奶块。一个女人上前按摩她的乳房挤奶水，她感到疼痛，不过没有反抗。

“使劲儿呀……贱货……使劲儿。”安塞尔玛喘着粗气说。

可是多米尼克没有力气；为排出婴儿，肉皮正在撕裂，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痛。她很平静，听凭人家摆布；好像她已不是她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似的。

“使劲儿！”安塞尔玛喊道。

这话对多米尼克不起作用，没有任何意义。她好像变痴呆了，似乎人们不是在对她讲话。她看见一串脑袋俯在她的肚子上，感到几只粗笨的手正从她的身体里往外拽什么东西。

又是一次阵痛，比前几次更剧烈、更可怕。像是体内什么东西被撕开，身体在碎裂，胳膊或腿被扯断。她感到那几个脑袋凑得更紧，一个挨着一个，那几只拽东西的手更加急迫，更加忙乱。然后，她突然感到一种无比的轻松——一种极度的快意，于是闭上了眼睛。她听到安塞尔玛喘了口

气说：

“好啦，我的圣母！”

分娩已经结束。安塞尔玛两只粗壮的手（巴西利卡塔农民的手）托着一块略微发红的、血淋淋的、小孩形状的肉，这婴儿的肚子上还挂着一截几乎呈黑色的肠子样的东西。

“快找个家伙把这玩意儿铰了。”安塞尔玛大声说。

女人们又忙乱起来，像些受惊的羔羊，不知所措。她们笨拙地、糊里糊涂地四处寻找。安塞尔玛啐道：

“找把刀子……剪子也行。”

可是，谁也找不到刀子或剪子。她们很可能有，可在这节骨眼上就是找不到。这时，安塞尔玛想起自己小时候还是个尺把高的小人儿时，见过父亲在类似的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母牛或母羊。于是她用双手攥住脐带，使劲一扯，一股血溅到了她的脸上。她仍然镇静地把两端打上结，才松了一口气。

多米尼克像死人一样躺着。她的腹部、大腿和小腿上都是殷红的血。她牙关紧闭，缓缓呼吸，用手臂捂住脸。

这时，婴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哭声响亮，像刀锋一样尖利。

“把灯拿近点儿。”安塞尔玛头也不抬地命令道。

有人提起灯，挪到她面前。她把那个赤裸裸的小身体移近昏黄的灯光，仔细观察：

“感谢上帝，”安塞尔玛叹了一口气说，“是个小子！你们瞧，他身上什么物件都全……跟老爷们儿一样。”

一阵哄笑。女人们都想看看那个就在她们眼前、在下甲板降生的男孩。她们摸摸那块搏动着的肉，那个降生在充满贫困和污秽的下甲板上的婴儿，似乎觉得自己的全部恶习和罪孽便都洗净。有几个女人从自己衣服上扯下布片，拭净多米尼克身上的血。

她们用一件旧内衣把婴儿包起来。安塞尔玛跪在那个母亲身边，把婴儿抱给她看。

"多米尼克，你看……你的儿子……是个小子！"

多米尼克仍用双臂捂着脸，摇摇头。

"我不要看，抱走他！"

安塞尔玛温和地坚持说：

"这小子可漂亮啦，你瞧瞧……快抱过去！"

多米尼克使劲摇头，表示拒绝。大颗的泪珠从眼里淌了出来。

"把他扔到海里去，我不要他。他不是我的儿子。"

"得啦，你就瞧他一眼。"

"我恨他，该死的畜生！你杀了他，把他掐死。我不要他，我不要……"

安塞尔玛啐了一口，嘟哝说：

"贱货！这么漂亮的小子都不要。"

一时谁都不吱声，好像大家商量好要保持沉默。从通气的小窗口传来海水拍打船舷的单调响声。

"安塞尔玛，"多米尼克突然轻轻地说，"他……他真的好看吗？"

安塞尔玛微微一笑说：

"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

"安塞尔玛，"差不多过了一分钟，多米尼克又说，"他……他是白的吗？"

那个粗壮的女人大笑起来，说：

"当然是白的！你瞧哇！"

多米尼克慢慢睁开眼睛。她首先见到安塞尔玛的脸，安塞尔玛的身子向前倾斜，正冲着她微笑。随即她看到安塞尔玛正把臂弯里托着的东西举给她看。

"你瞧，有多漂亮。"安塞尔玛微笑着说，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安塞尔玛把婴儿放到他母亲身边。这个母亲凝视了许久，最后抽噎起来，把婴儿紧紧搂在怀里。她露出了笑容。她的脸色十分苍白，面庞瘦削，可是出奇地沉静。

天快亮时，安塞尔玛悄悄问她：

"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要你的儿子？"

多米尼克叹了口气回答：

"我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真怕他是……是个黑种……"

安塞尔玛在她身边躺下，那儿还有她分娩时留下的斑斑血迹。安塞尔玛此时完全明白多米尼克为何怕得要命，明白多米尼克在儿子呱呱落地后拒绝看他时内心何等矛盾。要是一个陌生人使她安塞尔玛怀了孕，生下一个黑皮肤的孩子，她自己大概也会发疯的。

"绝不会这样，"安塞尔玛安慰多米尼克说，"你现在睡吧……"

多米尼克放下心来，斜着眼睛看着靠在胸前的小脑瓜，看了有好几分钟。她轻轻地哭泣，泪水使她觉得好受些。

"谢谢你，安塞尔玛。"她小声说。

安塞尔玛昏昏欲睡地说：

"让我睡吧……这小子，"她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在婊子养的孩子里，是最漂亮的一个了……"

多米尼克顿时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是的，是最漂亮的一个。"

三

"殿下，您准备去墨西哥城逗留几天吗？"

"不，很遗憾。"

"啊，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我们打算经巴拿马去纽约。"

乌戈瞥了莉兹一眼，莉兹便不吱声了。她知道每次乌戈这样看她时的用意，那是在对她说："闭上嘴，别乱说。"低处亮着灯光的海岸越来越近，摩托小艇在海湾的水面上飞驶。

"可是，您以后不想再来吗？"

乌戈笑了笑。

"我们当然想再来……"

一时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卡门才说：

“您知道吗，今天下午油箱里本来油满着呢。”

亲王又笑了：

“我知道。”

“是吗？殿下，您是怎么知道的？”

“当您和您的同伴离开游艇时，你们忘记把油带走了。”

“您的观察力真强……”

那天下午五点钟光景，乌戈·孔蒂正躺在甲板的躺椅上朝岸上张望。西克拉号是清晨时分到达的，准备在阿卡普尔科装满淡水和食物后再走。莉兹同往常一样在睡午觉。他感到无聊，为了消磨时光，从书房内拿了一本书，打算在舱外看。港口是清一色的加利福尼亚① 式的房子，远远望去，他觉得这个港口像个巨大的鸽子房；映入他眼帘的还有许多大旅馆，和蚊子般麇集在海滩上的成百上千游泳的人。

几条牵引着滑水者的摩托艇在海湾里疾驰，乌戈注视着其中一条也许是最大的摩托艇，只见它在水中画了个大圆圈，掀起银光闪闪的浪花，然后径直朝游艇开来。驶到距游艇一百米左右的地方，驾驶摩托艇的人减慢速度，围着游艇转了一圈。摩托艇上有一个女人和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男子，两个人都穿着泳装。那个女人挥手致意，乌戈作了回答。于是摩托艇熄了马达，向游艇靠了过来。

“您好！”那女人招呼着，似乎不是专门朝着某个人。

---

① 美国的一个州，位于西海岸。

乌戈把书搁在一旁，站起身来，胳膊撑在船舷上，答道：

“您好！”他讲的是意大利语。

那个女人也用意大利语问道：

“您能帮个忙吗？”

“帮什么忙呢？”

摩托艇的一侧船舷已与游艇靠拢，那个女人站起来准备上舷梯，同时问道：

“我们可以上去吗？”

“请……”

她上了甲板，向乌戈伸出手。这个女人年约三十五岁，黑头发，从她脸部的化妆和发式看，很难令人相信她来游艇是出于偶然。她落落大方，知道如何坦然地微笑。

“我叫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殿下。”

乌戈同她握了握手。使他感到有点儿诧异的是，这个刚刚通报过自己姓名的女人（这个姓名对他毫无意义），竟然知道他的身份。这时，那个金黄头发的小伙子从舷梯走上来。卡门扭转身说：

“这是汤姆……一位朋友。”

“认识您很高兴。”

“非常高兴。”

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那双有点儿鼓起的黑眼睛盯着乌戈·孔蒂。

乌戈问道：

“请问，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卡门把一个金香烟盒递到他面前。乌戈抽出一支。她采取主动，打着了一个小打火机。乌戈怕海风把小火苗吹灭，用手去挡风，于是他的手指触到了卡门的手。

“殿下，我们的汽油用光了；我们想……”

乌戈·孔蒂吐了一口烟，说：

“你们尽管取。”

一个仆人正在一旁忙着把包黄铜的器物擦亮。乌戈招呼他：“你过来。”

穿白色夹克上装的仆人走上前来，边哈腰边说：

“殿下，请您吩咐。”

“去告诉下面的人，给这位小姐一点汽油。”

“殿下，我马上去。”仆人又哈了哈腰，转身离去。

卡门说道：

“请等一下，”她转身向同来的人说，“汤姆，你跟他去，这事你来办……可以吗？”

汤姆微微一笑就走了，追上那个穿夹克上装的人。一时间卡门和乌戈都无话可说。

“您怎么知道……”乌戈先开口了。

她抿嘴一笑，力图显得更加妩媚。

“噢，殿下！我早就知道您要来阿卡普尔科了！”

“可是，您究竟怎么知道的呢？船在这儿停留，完全是偶然的，我们本不想……”

“嗯！这都无关紧要，关键是您已经在这儿了。”

“只在这儿停留几个小时。”

卡门一听这话，似乎有点不高兴。不过，她迅即舒展眉头，接着问道：

“您不想上岸吗？”

乌戈耸耸肩，说：

“我看不会去了。东西一买好，我们就启航。”

卡门小心谨慎地又问一句：

“您是和朋友一道来的吗？”

这种游戏使乌戈挺开心：卡门在想方设法从他口中套出实情，想了解西克拉号游艇上的其他乘客都是何许人；他细想一下，觉得并无隐瞒的必要。

“和一个很亲密的女友——莉兹·艾夫雷尔夫人一道来。”

“噢，明白了。”卡门喃喃地说。

“您呢？您住在这个港口吗？”

“啊，不！我住在墨西哥城，是和一些朋友一起来这儿度周末的。他们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可能是这儿最好的。”

“这个地方很漂亮。”

“令人遗憾的是……”卡门感叹道。

“遗憾什么？”

“您今天就得离开这儿。”

“是这样。我倒是很想看看这个国家。”

卡门很有风度地把烟蒂扔向大海，一直看着它落入水中。

“如果您愿意在这儿停留，哪怕只一个晚上，我保证您一定会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乌戈发觉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的眼中投出急切不安的目光，意识到她那双近视眼在向他乞求什么。

“何以见得？”

“殿下，实话对您说吧，”她长叹了一声说，“我们一获悉您途经此地，就打算为您开个欢迎会，就在我朋友家里举行，绝无外人参加。”

“不管怎样，我感谢你们这番好意。”

“您要是接受我们的邀请，我们再高兴不过了。参加聚会的只是少数几个人……当然都是体面的人。对他们大家，对我，将是莫大的荣幸。”

“彼此彼此。”

“那么，殿下，您答应了？”

乌戈想了想。对他来说，在西克拉号游艇上同在岸上过夜是一样的；不过，尽管他对他们的邀请丝毫不感兴趣，参加这个聚会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不必……他不再多考虑了。

“好的，几时去妥当？”

卡门顿时眉飞色舞地说：

“时间您定吧，我们准时派艇来接您。”

“九点半行吗？”

“我一定亲自来接您。”

汤姆和那个仆人一道提着一桶汽油回来了，他们把桶

放在舷梯旁，仆人就离去了。卡门推了汤姆一下，要他先下去，然后毕恭毕敬地把手伸给乌戈：

“殿下，您一定会过得很开心的。”

她赶忙走下舷梯。汤姆启动马达，摩托艇径直朝岸边驶去。卡门一直不停地挥手道别。

四

这是一幢豪华的房子，房前是一大片呈扇形伸展的私人专用海滩，两侧筑有两道高大的石墙。乌戈·孔蒂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

他们走过像插入海中的匕首似的水泥码头时，他不禁问道：

“怎么，你们这里允许私人筑墙隔出专用海滩吗？”

卡门亲热地挽起他的手臂，他感觉到那个女人颤动的手指，近乎亲热地抓住他的胳膊。他的另一侧是莉兹，他和她手拉着手。

“不允许。”卡门回答。“不过，阿隆索·龙迪亚可以这么干，而且果然干了。”

“他想必很富有。”

“当然。不仅如此，在政界他也是个大人物。”

“我想，是位部长……”

“眼下他没担任什么职务，不过，他的影响可大啦。”

房子耸立在一座小山顶上。有一条铺了细沙和小石子

的小路通向房子，走在上面沙沙作响。这座建筑物不高，但极为宽敞，窗户很大，都镶着玻璃。乌戈隐隐瞥见房子的右侧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非常大的水池。卡门曾夸口说，龙迪亚的住所是一座豪华府邸，亲王此时开始心服了。

"殿下，希望您能感到愉快。"

"我相信一定会的。"

一直没开过口的艾夫雷尔夫人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

"乌戈……"乌戈扭头狠狠瞪了她一眼，"殿下非常喜欢舞会……"

卡门接着说：

"确切地说，这并不是舞会，而是一次朋友间的聚会，大家都希望有幸向殿下致意。"

"不过，亲爱的，你们怎么都认识殿下？"莉兹追问了一句。

"当然，艾夫雷尔夫人。"

"就叫我莉兹吧——朋友们都这样叫我。"

"是的，莉兹。我们早就耳闻殿下的大名了。"

乌戈在银白色的月光下窃笑，开始感到自在起来：

"您太客气了，卡门。"

一堵宽敞的朝着大海的玻璃墙前，有一片平地。他们走到那里时，早有二十几个人在那里迎候了。乌戈走到这些人面前时停下脚步，卡门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但她很快恢复常态，说：

"欢迎您，殿下。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

这二十几个身着盛装的人怯生生地走上前来，谁都不敢首先向乌戈致意，不是因为他们无此愿望，而是因为不知道该怎样表示。乌戈笑吟吟地看着他们，眼睛向围成一个半圆的一张张面孔扫去，所有的人都极力作出讨好的样子，但掩饰不住面对一位血统如此高贵的华胄所感到的惶恐。

"我很荣幸。"最后乌戈说，同时把右手伸向最近的一个人。

接着是一连串迅速的握手和一片无法听清的表示欢迎与祝福的话。等最后一个说完"结识殿下至感荣幸"之后，卡门说：

"您请进。"

乌戈在这个小"朝廷"的簇拥下进了屋。客厅与别墅各处一样，也非常宽敞，陈设精美。低低的包有深红绸子的长沙发摆得很对称，很协调。极时髦的吊灯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投下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巨大光团。客厅深处，有一个别致的弧形楼梯通向楼上，楼梯也是大理石的，不过是黑色的。其他宾客开始小声交谈，越谈越热闹。一个身穿式样奇特的黄制服的侍者，端着一个摆满酒杯的银托盘走来。

"干杯！"乌戈说。

其他人也端起酒杯：

"干杯，殿下！"

他们说话的声音像合唱，像是经过长时间的排练，说得使这两个词尽可能动听。乌戈意识到自己是这一伙人注目

的中心，知道他们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和每一个表情。他抿了一口酒。

“龙迪亚先生呢？”

“殿下，他马上就该到了。”卡门回答。

“哦，他不在这儿吗？”

“嗯……对，不在这儿，这会儿不在。因为……”

又来了几个客人，一进屋就向乌戈走来。他们共有四五个人，不知不觉就排成一行，逐一上前向亲王致意。他们小声、迅速地通报各自的姓名，伸出手，低着头在乌戈面前走过。

乌戈这时注意到，和这几个人一道来的一个人落后了几步。

“请等一下！”那个人说，这时，镁光灯一闪，发出刺眼的光。

“这些摄影师！”卡门议论了一句，表示歉意。

乌戈突然不安起来。在镁光灯的刺激下，他的眼中布满蓝色的小光斑，一时有些眼花。摄影师又忙着往相机里装另外一个灯。亲王悄悄向卡门说：

“请别再照了。”

卡门站到摄影师和乌戈中间。

“可以了，利拉先生。谢谢啦！”

“再照一张全体的。”

卡门摇摇头：

“以后再说，利拉先生。殿下请您谅解。”

利拉先生关上照相机，毕恭毕敬地行个礼，便朝冷餐桌走去。

"卡门，"乌戈似乎是随便提起，"我能请您帮个忙吗？"

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只觉得全身一颤。她的名字从乌戈·孔蒂的嘴里说出来，使她听上去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卡门二字变得出乎意料地动听，在她心底里留下一种暖烘烘的余味。

"我深感荣幸，殿下。"

"卡门，"乌戈亲昵地看看她，说道，"我一向讨厌照相。我希望……希望您能把那张底片要回来。"

她答应了，还朝他挤挤眼，似乎是向殿下表明她明白其中的原因。

"利拉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去问他要，他准会给我的。"

这时，他们身后响起了一个沙哑、洪亮、笑嘻嘻的声音，卡门回转身来。

"我们亲爱的阿隆索总算到了。"她鼓掌说。

一个身穿质地柔软的蓝法兰绒西装的很富态的男人，大步朝他们走来。这个人身材不太高，虽然开始发福，走起路来步子却很轻快。卡门连忙迎上去说：

"亲爱的阿隆索，"她伸手指着殿下，"我愉快地把您介绍给乌戈·孔蒂亲王。"

阿隆索·龙迪亚像乌鸦叫似的笑了几声：

"嘿，你说把他弄到这儿来，还真弄来了。"

“阿隆索，请不要这么讲！”

龙迪亚是个豪爽的人，一边无拘无束地用力握着乌戈·孔蒂的手，一边说：

“认识您非常高兴，我的朋友，请把这儿当成您自己的家！”

卡门用目光搜寻利拉先生，瞥见他在客厅的另一头，被一圈客人围着。

“对不起，我去一下就来。”

身穿黄制服的侍者端着银托盘来到乌戈和龙迪亚面前。乌戈斜着眼睛看见莉兹·艾夫雷尔坐在扶手椅里和一对夫妇谈天。莉兹一直在喝酒，这使亲王放心了。

“亲王，干杯！”龙迪亚举杯祝酒。

“干！”

龙迪亚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乌戈从容地观察他。他五十岁上下，蓝眼睛；眼睛柔和得像个孩子，没有丝毫狡黠和戒心。他的两只手也像整个人一样肥实而且红润，小手指上戴着一枚白金戒指，戒指上镶有一粒星星一般大的钻石。

“很痛快，是吗？”龙迪亚聊了起来。“我想告诉您一件事，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

“什么事？”

“这个卡门可是个机灵鬼。今天上午她听说您乘游艇来这儿，您猜她对我说什么？”

“您请讲。”

“她对我说：阿隆索，我的一个好朋友来了，就是乌戈·

孔蒂亲王，我们应该开个欢迎会。我呢，说实在的，当时还笑话了她一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相信卡门会是哪位亲王的朋友。”

“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乌戈赞叹说。

“我跟她打了个赌：要是她把您请来，我就输一千比索。”

“龙迪亚先生，这一千比索您是输定了。”

“小意思。重要的是您来了。您打算在这儿呆一阵子吗？”

“只是今天一晚，明天我就走了。”

“去南美洲吗？”

“不，经运河① 去纽约。”

龙迪亚掏出一个金盒，里面有两支黑色的哈瓦那雪茄。他抽出一支给乌戈。乌戈谢绝了，说道：

“我喜欢抽香烟。”

他们点了烟，一时无话可说。龙迪亚在交谈这么几句的工夫，已经喝下两杯香槟酒，脸上红扑扑的，像烤红的肉一样。

“我来晚了，”龙迪亚没话找话说，“因为我很忙。”

“我想，您是忙于做生意。”

“是的，不过，更确切地说……是忙于政治。是部长找

① 指巴拿马运河。

我去商量。”

“嗄！”乌戈惊叹起来。

龙迪亚得意洋洋地咬着雪茄，补充说：

“他经常找我。我们是老交情了。”

“很有意思。”

“遗憾的是他没能来，你们如果能结识，那有多棒！”

“那我太荣幸了。”

“下次一定能结识，当然得您再来这儿才行。您干吗不在我们这儿多呆几天呢？”龙迪亚激动地问。“哪怕过了这个周末也行。那样我们可以搞个晚宴，他一准会来参加。卡门会把所有这些事都安排好的。”

“我确实深感遗憾。”殿下致歉说。他不愿在这件事上多纠缠，便问：

“我们的朋友卡门在干什么呢？”

龙迪亚头一歪，朝花盆里吐了一口浓痰，花盆里长着一簇繁茂的美丽兰花。

“您是说……她靠什么过日子？她一直干这一行，我也说不清这叫哪一行，嗯，是一种顾问……”

“噢！”乌戈惊讶地说。“是哪方面的顾问呢？”

“可以算是社交顾问吧。”

“明白了！”

“以我本人为例。我的事情很多——一个有几百万家产的人，事情绝少不了，您说是不是？我还有老婆、女儿。”

“她们在这儿吗？”

"她们都留在墨西哥城了。我原本不打算来，可是部长他……"

"噢，我懂了。"

"嗯，我的女儿叫特雷莎，已经成年，所以需要有个人在社交方面指点她；她刚从一个修女办的寄宿学校毕业。我一直让她呆在加拿大，可是她一回来，便显得不那么……怎么说好呢？……跟我要她进入的社交圈子，不那么合拍。"

"卡门是个很合适的人，对吗？"

"对。卡门和她的家庭……都是非常非常体面的人。他们的家产被革命①和卡德纳斯②没收了。她也就不得不找工作干——如果她干的可以算是工作的话。"

"她结交的朋友一定很广。"

"那当然，亲王殿下。卡门好比是我们圈子里的关键人物，她谁都认识，我们全都喜欢她。"

龙迪亚一声招呼，那个不停地送香槟酒的侍者又走上前来。乌戈推辞不再喝了。龙迪亚突然问道：

"嗯，您从事什么……什么工作？"

一时间，乌戈·孔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他毫无戒备。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我不工作，我用不着工作。"

---

① 指墨西哥一九一〇年发生的推翻代表大地主及教权势力的迪亚斯独裁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②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〇年间的墨西哥总统，执政期间进行过土地改革，并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讲。我有那么几百万，但我还得工作。"

龙迪亚的话说得很平常，随随便便提到他的几百万家产，似乎拥有百万巨资只是小事一桩。他接着随口说起他变成权贵的经历。

"三十年前，"他自豪地说，"我在老家是个赶骡子的，可您瞧瞧我今天！"

"您很走运。"

"我参加革命那阵子，对那些阔佬恨得要命。不过，您已经看到了，上帝惩罚了我，也让我变成一个阔佬。"

"您说参加革命？难道那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情吗？"

"是我们国内打的一场战争。这场革命为我们一部分人伸张了正义。"

"这很显然，这是应该的。"

"您呢，讲讲您自己好吗？"

"实际上可讲的事情很少，或者说，丝毫没什么可讲的。"乌戈倦怠地叹了口气，好像讲他自己的经历令他厌烦似的。"我是贵族，生下来就是亲王。五百年来，我们家，就是曾与洛伦佐·梅迪契① 结亲的孔蒂家族，在意大利、法兰西南部、德国等地都有产业。"

龙迪亚通红的脸当即容光焕发：

"我想您一定有城堡吧？"

---

① 又译作罗棱佐·美第奇(1449—1492)，佛罗伦萨专制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重要人物。

乌戈故意打着哈欠说：

“有那么八九座……在卡普里岛①有座别墅……在奥地利有几个猎场。”

“您一定是住在这些地方的啰？”

这时，乌戈装出无比痛苦、忧伤的样子，摇摇头，以一种打动人心的沮丧口吻说：

“非常不幸，我住不上。全是因为战争，我的朋友，战争！敌人强占了我的这些地方……为了把它们收回，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国际法院打官司。”

“啊！”龙迪亚为之难过，牙齿咬得嘎嘎响，“这种事一定给您带来许多麻烦，使您非常痛心。”

乌戈点点头，好像龙迪亚终于明白了他有什么不幸似的。

“的确令人痛心。本来，我每年可从庄园、城堡及其他投资中得到一大笔年金，”他一边拿一支香烟在烟盒上墩，一边叹气，“眼下，却要把自己的财产全都用来打这场官司。”

“要是我能帮您做点什么……”龙迪亚冲动地说。

“谢谢您，龙迪亚先生，您帮不上忙。这事进展很慢，很麻烦。不过，我还过得去。我还能从我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产业中获得一些年金，我在苏黎世②的银行家们从中抽一星半点寄给我，一年也就是一百万美元！其他的金花在律

① 意大利的著名旅游胜地。

② 瑞士最大的城市，是工业、金融中心。

师身上了。”

龙迪亚心里计算了一下。一百万美元，按现时比价，几乎合一千万比索，显然是一笔可观的财产。

“噢！”乌戈自信地大声说，“一旦我打赢这场官司，即使为此耗尽了所有的钱，我也将重新变得与我的先辈同样富有。”

乌戈远远看到卡门，她正同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身材修长的金发女人一起向他这边走来。这个女人乌戈似曾相识，他认出她是谁之后，觉得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嘴里一下子变得干涩了。他暗自发笑：“这个肮脏的世界确实太小了。”这个女人穿一套合身的闪闪发光的衣裙，黝黑的肩膀光滑、丰满、诱人。“她一点儿也没变；从最后那次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

卡门和这个梳短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的女人一起在亲王面前站下。乌戈·孔蒂觉得新来者的眼睛里掠过一丝仇恨的目光。

“殿下，”卡门说，“我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我的——不，我们的好朋友……芙丽达·冯·贝克女伯爵。”

乌戈彬彬有礼地弯腰致礼。女伯爵从容、庄重地还礼。

“我很高兴……”

他举起女伯爵戴满珠宝的手，吻了一下。他一抬头，与芙丽达四目相视，芙丽达的眼睛重又变得平静、冷漠，像玻璃球一般。

“我很荣幸，殿下。”

卡门认为应该作一下解释：

“冯·贝克女伯爵一获悉殿下在这里，就要来向您致意。”

“是呀，是这样！”芙丽达证实说，“不来见一位贵族兄弟，岂不太遗憾了。”

龙迪亚没头没脑地议论道：

“这位亲王可是个好角色……”他一眼看到卡门的眼里射出恼怒和责怪的目光，便没再说下去。

卡门悄悄向龙迪亚点头示意，并说道：

“阿隆索，我想亲王和女伯爵愿意在一起谈一会儿。”

她不等龙迪亚开口，就把他从那儿拉开，一边穿过大厅，一边嗔怪他说：

“阿隆索，你别讨人嫌；对于像亲王这种身份的人，不能这么说话。”

“干吗不能？我觉得他不赖，一点儿也不摆谱儿。”

“阿隆索，你别总讲这类粗话。”

乌戈温柔地、久久地端详着芙丽达·冯·贝克。这些年来，她确实没有丝毫变化，依然那么俏丽，青春常驻，妩媚无比，令人神魂颠倒。他也没有变，因为此刻当他重新站在她面前时，他明白自己仍像先前那样，有点儿怕她。芙丽达用审视的目光凝视乌戈的脸，心里想：“他仍然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也是最坏的男人。”

“吸烟吗？”他敬她一支烟。

她用纤细、苍白的贵族的玉手接过烟。

"谢谢。"

他一时无话可说，找不到一句沙龙里的应酬话来打破这种僵局。最后，芙丽达对他微微一笑。

"下流坯!"她细声细气地用法语说。

"婊子!"他以同样的语调回敬。

"乌戈，你没有变，还是老样子。"

"你还记得我?"

"你做的那些缺德事是忘不了的。"

"那些美妙的时光，也不会忘记。"

"糟糕就糟糕在这儿。"

"那时你跟我在一起过得不错，对不对?"

"我也可以对你说同样的话，乌戈。"

"是的，那阵子确实不错，值得回忆。"

"你在这儿，我是说，你到墨西哥来干什么?"

"和你一样。我是路过这儿，原来没计划在这儿停留。"

"怎么，有什么好事吗?"

"嗯，我觉得有好事。你瞧，就在那儿……"乌戈悄悄指一指莉兹，她仍坐在扶手椅里开怀畅饮，跟人聊得很起劲，"她马上就该醉了。"乌戈心中暗想。

"可够老的，有钱吗?"

"一千万美元……还有那条游艇。"

"游艇我见过了，够漂亮的，对不对？是欧洲人?"

"美国人，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经营大杂货店，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都有她开的联号商店。"

芙丽达露出赞许的表情：

“你没浪费时间。”

“亲爱的，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嘛。我们白费时间（还记得咱俩的事吗？）就会一无所获……你怎么样？”

“还活着。”

“活得蛮好吧？”

“没什么可抱怨的。”

“他是什么人？或者她是……”

芙丽达没理睬乌戈的影射，说：

“是个将军。这儿，阔佬全都是将军。”

“很有钱吗？”

“有的是。他忙于搞政治。”

“我看这儿的人都热中于政治。”

“这是全国性的职业。”

“我想，他是个有妇之夫吧？”

“当然……乌戈，我也快变成有产者了。”

“你本来一直就是嘛。”

“我要是对你说，我希望能永远如此，你该笑话我了。不过，说实在的，这个国家真是妙极了……他喜欢我，简直喜欢得发疯。我现在在墨西哥城有房子，在这儿有一座别墅，就在海湾的另一侧。”

“他跟你一道来了？”

“没有。他现在跟他老婆在一起。我一听说你要来，就找到卡门……”

"据我所知，人人都找卡门。"

"这个女人非常有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多亏了她，我才结识了将军……你打算留下来吗？"

"不。"

芙丽达把头朝莉兹那边晃了晃，说：

"这件事进展如何？"

"一切都很顺利。"

"祝贺你。"

"谢谢。"

五

他们回到游艇时，莉兹清醒了些。在这临近黎明的时刻，被清凉的海风一吹，她感到舒服多了，香槟酒的酒劲也渐渐下去了点儿。"我再也不喝了。"她像往常一样暗自保证。她一沾酒，很快就会醉。"不过，这一次，"她一边思忖，一边把外衣向遇到的头一件家具上扔去，"也让我把事情看明白了。"她转过身问乌戈：

"她是什么人？"

"哪个她？"

"就是你跟她谈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那个女人。"莉兹说话的声音变得有点儿像尖叫了。

亲王笑了：

"莉兹，你吃醋了？"

"我吃醋?"

"你说话的口气像是这么回事。"

"我愿意用什么口气,就用什么口气。她是谁?"

"你是指芙丽达吗?"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就是那个一头麦秸色头发的女人。"

"噢!是芙丽达·冯·贝克女伯爵,她是我的旧相识。"

莉兹一时间没说什么,只是把一双棕褐色的眼睛死死盯着乌戈·孔蒂,眼睛里汪着泪水并充满怒气。"他实在太年轻、太漂亮了!"乌戈宽宽的肩膀靠着屏风,似乎用一种开心的、似笑非笑的神态审视着她。只有在今天这样的时刻,当她带着一丝醉意,有点儿心神不宁的时候,莉兹·艾夫雷尔才意识到乌戈并不是真诚的人。每到此种时刻,她就会有这种想法。香槟酒是她偏爱的饮料,常使她头脑清醒,洗净蒙在她头脑和理性上的沾满灰尘的蛛网,这时她把一切都看得很明白,正因为看得明白,又感到痛苦。

她把双手放到乌戈肩上,随即搂住他的脖子,说道:

"乌戈,亲爱的,"她叹了口气,紧对着乌戈的嘴喷出满口酒气,"乌戈,darling,你爱我吗?"

乌戈就这样紧挨着她,慢慢咧开嘴,露出一丝笑意:

"当然爱。你怎么问这个呢?"

"我喜欢听你说出来。有时候……"她欲言又止,近乎痛苦地看着他。

"有时候怎么啦?"

她噙满泪水说：

“有时候，亲爱的乌戈，我觉得你不爱我。你这样说是因为不得已，是想表现出对我好……”

他慢悠悠地答道：

“我并不好，莉兹，我不好。”说着把脸转过去。

她不再搂住他，几乎是粗暴地用右手托起他的下巴，迫使他正面对着她：

“爱不爱我？你说！”

“当然爱，我爱你。”

“即使我老，你也爱？”

“莉兹，你不老。你怎么每当这种时候，老提同一个问题呢？”

“你是不是想说，每当我喝醉的时候？”

“我是说每当你喝酒的时候。我并不认为你醉了。”

莉兹走开一步，开始提起衣裙从头上脱下。她把衣服搭在胳膊上，说：

“乌戈，我不喜欢喝酒。你以后别让我喝了。”

“喝点儿香槟，有时能使人快活。”

“对我可不是这样。只会使我伤感，乌戈。会使我觉得自己太老了，觉得你不爱我……过来呀，帮我一把！”

这是乌戈·孔蒂今夜第二次帮助莉兹完成那桩艰巨、麻烦的脱胸衣的任务。她背对着他。

“我要是不爱你……”乌戈没把话说完，他忙着解那些带子。

“乌戈，”莉兹拖长声音说，“你喜欢那个……那个女人吧？”

他谨慎地用不太肯定的口气说：

“不喜欢。你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她跟你从来没有任何关系？”

“绝对没有，”乌戈愉快地矢口否认，“你怎么会想到这上头去了？”

“因为她年轻，又那么漂亮。也许你更愿意跟……”

“别说了，莉兹，我不许你说这些。”他挺起身，搂住她，呼出的气息触到那个女人的颈部，使她颤抖起来。

“乌戈，我爱你。我比你老，但我不在乎。”

乌戈使劲把要打的哈欠憋回去。他睏了，并因喝多了香槟，抽多了烟，而感到头痛。

“你是个成熟的女人，这和年老不是一码事。”

莉兹把乌戈的手拉到她的胸部，又用自己的手把乌戈的双手使劲按在她的乳房上。他那双手那么好看，那么撩人，每当抚摩她时，就像有了生命，使她得到最奇异的快感。

莉兹把头往后扭，用湿润、抖动的嘴唇碰了碰乌戈的下巴。

“Darling，亲爱的，你觉得我可爱吗？”

“非常可爱。”他小声说，“上帝呀，我头疼得要命！”

“你觉得我……在床上可爱吗？”

他立刻警觉起来。酒、热带的夜晚、刚才那场拌嘴的刺激，正在莉兹身上产生乌戈所不愿产生的效果。那个女人

春心荡漾起来，可是他实在太疲倦了。

“嗯，当然。”

“有过哪个女人使你这样喜欢吗？”

“从来没有，莉兹。”

“你肯定认识许多女人，是不是？”

“认识几个，”他承认，“不过，谁都不如你。”

莉兹转过身，又与亲王嘴对着嘴了。

“我要你今夜跟我亲热亲热，darling，当我看见你跟那个女人讲话时，我气坏了。”

“她只不过是个朋友。”

“我当时气得不得了。每当有别的女人接近你，我就这样。你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个人。”

“只属于你，莉兹，而且永远属于你。”

“来……”

莉兹抓起乌戈的胳膊，几乎是拉着他进了寝舱。他打开小灯，看了看铺着丝绸床单的宽大的床，仆人按平时习惯，在床边放了一个用来冰镇香槟酒的小桶。

“亲爱的，咱们来一杯！”乌戈打开瓶塞。

“啊，不！今晚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乌戈斟满两杯酒。他迅速拿定主意，想把莉兹彻底灌醉，免得她纠缠不休，以便回舱一个人睡个安生觉。

“来一杯，来吧，就一杯。”

冰凉的泡沫刺激着那个女人的嘴，一下子勾起她的酒瘾，简直比起初更强烈。乌戈仅仅抿了一口，便把杯子放在

一边，同时又给莉兹斟满一杯。

“你必须在另外一个舱里睡觉，”她激动地说起来，“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亲爱的，正像你说的，得顾全面子。船员们会在背后说闲话的。”

她粗俗地尖笑了一声，说：

“叫他们见鬼去吧！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都认为我们在一起睡觉。”

“他们怎么认为是一回事，有确实的证据则是另一回事。”

“亲爱的，你知道吗？”

“什么？”

“我喜欢跟你睡觉……我最恼火的就是你夜里必须起身走开。”

“这就是爱情的不幸之处。”

他再次把莉兹的杯子斟满。据说一个人闷酒喝醉后刚要清醒时，若是再喝，酒劲儿会更厉害。乌戈是了解这一点的，而且他也了解莉兹·艾夫雷尔经不起灌，把她灌得不省人事易如反掌。他看着她，觉得又好笑又厌烦。她的那双小眼睛越来越没有光泽，渐渐被浮肿的眼睑盖住。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的脸越来越红，人也一分一秒地迅速变老。

她想站起来，可是觉得地板在脚下晃动。

“天哪，我醉得不行了！”她惊叫起来。

乌戈一声不响。莉兹双手捂住脸，颤抖了一下。

“亲爱的，你难受吗？”他殷勤地探问。

“我头疼，疼得要裂开似的……”

乌戈站起身，把酒杯放到一旁，然后轻轻抬起那个女人的双腿，把她平放在床上。

“来一片阿司匹林吧。”他建议道。

莉兹两眼紧闭，眼皮苍白，含糊不清地说：

“在……瓶子里……卫生间……”

她话没说完，便鼾声大作。乌戈·孔蒂舒了一口气：这一宵他总算解脱了。明天莉兹醒来，准会火冒三丈。他耸耸肩，悄没声儿地熄掉小灯，寝舱变得一片漆黑。再过一会儿，天就该亮了。

乌戈·孔蒂亲王来到甲板上，朝灰蒙蒙的大海张望了一会儿，便钻进自己的寝舱。

六

〔那不勒斯，午夜二时，远处的大钟敲了两下。多米尼克在那张油漆剥落的老式破木床上翻了一下身，睁开了眼睛：两下钟声打破了她那脆玻璃似的不踏实的梦。她清晰地听到雨水滴在窗户上发出的微弱响声，同时也听到远处和近处传来的一阵阵回声似的短促的笑声、脚步声和隐隐约约的谈话声。过了一会儿，她又听到远处的乐曲声。她的缓慢而有节奏的呼吸声与孩子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她

转过身看看孩子。过了一会儿，才看清冷得蜷缩成一团的孩子，睡在靠墙的一张帆布床上。这使她的心踏实了些。

码头的大钟还没有再次敲响，有人来叫门了：

“多米尼克……多米尼克……”

她屏息静听了一会儿，才决定去开门。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就像我们常在梦境里听到有陌生的声音叫我们的名字那样。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多米尼克确实以为那是梦，以为不会有人穿过湿漉漉的大街，来到她的房前，敲那破木头门。

“快给我开门……我在挨淋哪！”

她朝孩子看了一眼。那个要她开门放他进屋的粗鲁的男人声音，使孩子哆嗦了一下。孩子出了一口长气，晃了晃长满乌黑卷发的脑袋，转身对着墙壁。多米尼克下了床。

“谁呀？”她把门开了一道小缝，问道。

“是我，彼得罗。”来人答道，同时伸手推门。

多米尼克尽管睡眼惺忪，极其疲倦，仍使出仅有的力气，阻挡那只动作虽轻，却十分坚定地推着门的手。彼得罗是个大块头，身体几乎成了方形。他身上穿的深色衣服，被雨淋湿后闪闪发亮。

“你让不让进屋？”他嘟哝道，满口的烧酒味。

“彼得罗，你明天再来吧！”

“可我已经来了。”

“可屋里……”多米尼克把头朝里一晃，“不光是我一个人。”

这句话倒使彼得罗有点儿手足无措。他为了来找多米尼克，被淋得浑身湿透，可现在又不得不离开。他犹疑了。她以为彼得罗不会再坚持了。

“再说，也太晚了！”

彼得罗又嘟哝了一句：

“婊子是不讲时间的，所以我才来……”

“那你找别人去吧。再说，我今天也不能……”

他把她推到一边，进了屋。多米尼克疲惫地小声说：

“我……我正来月经。”

彼得罗“啊”了一声。他膀大腰圆，在船上装卸货物，每星期挣几千里拉。通常在星期六晚上灌饱黄汤之后，就来找多米尼克，跟她睡上一觉，把身上剩下的最后几个钱花在她身上。

“没关系，改天再来。彼得罗，今天不行……”

“我要睡觉了。”他说着从厚外套里掏出一盒火柴，划着一根，看到床是空的，又转身对多米尼克说：

“没别人哪。”

多米尼克靠在那张破床的床架上。床架的木条很细，已被虫子蛀空。

“有他在。”她指了指正在睡觉的儿子。

“把他赶出去！”彼得罗命令道。

“今天不行，外面在下雨。”

“雨水淋不死人。再说，洗个澡对他有好处。”

多米尼克丝毫不想跟这个男人过夜，她很累；此外，一

想到得把儿子赶到大街上捱几个钟头，而且是天亮前最凉的几个钟头，她的心都要碎了。

“彼得罗……行行好……你走吧！”

火柴燃近手指头时，彼得罗用手指啪地一捏。他在黑暗中吹起牛来：

“我有的是钱，想花就花。”他拽着多米尼克到小窗户下面，从那儿透进街灯的昏黄的光，“你好好瞧瞧，你要是不愿意要，别人可想要呢。”

彼得罗身上确实带着不少钱。他已经醉了，对付他费不了多大工夫。多米尼克寻思了一下。彼得罗很大方，这笔钱会让别人捞去的。再说，眼下由于处在检疫隔离期，生计很难。自从一条该死的西班牙船载着几个患病的船员进了港，尤其是其中的四五个人死于伤寒病以后，卫生部门就宣布不准水手们进城了。结果这些靠水手吃饭的人，特别是咖啡馆老板和妓女们，日子就难过了。

“好吧！”多米尼克答应了，“那你就留下！不过，只能呆一个钟头。”

彼得罗重重地往女人的破床上一躺，含糊不清地哼起一支下流小曲。

多米尼克温柔地亲了亲孩子的额头，为这样的一个夜晚不得不把儿子从睡梦中叫起来而感到心如刀割。她摇动他的身子，以便把他叫醒：

“起来，小宝贝……阿马德奥……起来！”

阿马德奥还没睁开眼睛，两腿已机械地从床上垂下来。

等阿马德奥下了床，她把一条破床单披在他肩上，把他领到门口。

“来，亲爱的，出去……去外面呆一会儿。”

一直等这个尚未睡醒的孩子顺从地蜷曲着身体在潮湿的门槛上坐下，她才把门关上。

多米尼克脱衣服的时候，彼得罗问道：

“这小子几岁了？”

“十一岁。”

阿马德奥感到冷，紧紧地缩在棉布床单里，让身子少受点冻。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已不是头一遭，尽管他不明白为什么夜晚一有男人来，他妈妈就要让他呆在屋子外面。他的简单的思维也弄不懂，为什么多米尼克要把他从床上叫起来，让那些夜晚来叫门的人上床。有时候来的人很快就离去，于是阿马德奥便可以重新躺到帆布床上接着睡；另外一些时候，他得在屋外呆上一通宵，直到太阳出来，来的人才离去。每当这时，母亲总是把他吻了又吻，他即使去大街上游荡，也不受责怪。

一个巡警从街那头走来，身上的雨衣淌下密密麻麻的水珠，脚上笨重的雨靴踏在石子路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看见门槛上蜷缩的身影，便停下脚步。

“谁？”他一边问，一边蹲下，把孩子的脸托起来。当他认出是阿马德奥时，就笑嘻嘻地问：“你妈那个狐狸精又勾上一个，是不是？”

阿马德奥眼睛没有睁开，耳朵里也没听进巡警的那句

粗话。巡警重又站起身来，带着一点怜悯，亲热而粗笨地抚弄一下孩子的头，就继续沿街往上走去。〕

七

乌戈·孔蒂注视着一只翱翔的海鸥。远处，中美洲沿海青青的山峦显得十分低矮，像一串速记符号从海边突起。

海鸥猛然冲下，从浪尖上掠过，随即向万里无云的天宇飞去，乌戈把目光从海鸥移向莉兹。莉兹也在朝海岸张望，她戴着茶色眼镜，手里端着一杯清凉的杜松子酒，两腿搁在舒适的躺椅上，她的小腿因静脉曲张，满是一道道文身图形似的蓝色线条。

“莉兹，”他先开口说，“我们这样生活，你不觉得荒唐吗？”

“你指什么呢？”她急切地问。

“指我们的事。”乌戈移过一把椅子，面对着莉兹坐下，“说真的，我们俩算什么关系呢？”

“未婚夫妻呗。”她欢快地说。

他沮丧地摇摇头说：

“不，莉兹。我们是情夫和情妇，而且是偷偷摸摸的。可是，亲爱的莉兹，爱情是一种无比美好、纯洁的感情，关在山洞里是无法享用的！”

“谁也没有关在山洞里呀。”莉兹傻里傻气地说。

“我说山洞，是指社会习俗。”

莉兹·艾夫雷尔这才明白过来，说：

“噢！”她耸耸肩；她的肩膀红红的，肉很厚，上面长满深色的痣，“我才不在乎你说的什么习……俗……呢！说真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他打开烟盒，点燃两支幸运牌香烟，一支递给莉兹，说：

“亲爱的，如果我感到不快，你也不在乎吗？”

“你？”

“是的。”

“难道跟我在一起，你觉得难受吗？”

“不，不是因为这个。不过，我们不得不这样躲躲藏藏地享受我们的爱情，确实使我觉得恼火，而且恼火得要命。”

“可我觉得很幸福，乌戈！”

他站起来，走到船舷，靠在栏杆上。中午，在阳光照射下，天气很热。西克拉号游艇锋利的船头劈开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以十五节①的航速在海上行驶。

“亲爱的莉兹，我也一样。不过，你就没想过，像我所说的，我们的生活是不正常的吗？这使我感到不快。”

她也站起来，凑到他跟前。她抚弄了一会儿亲王的卷发，又用手指抚摩他的后颈。

“我们的爱情是真正的爱情，这是最重要的。”莉兹说。乌戈觉得她的话不着边际，不过是没话找话罢了。

乌戈转过身，把双手搁在莉兹的腰部。一接触到她的

① 国际通用的航海速度单位，也可用于计量水流速度和水中兵器的速度。一节等于一海里/时。

身体，乌戈立即感觉到她身上硬邦邦的胸衣，那胸衣束缚着流逝的岁月及安逸生活在艾夫雷尔夫人身上积起的脂肪和肉。

“就因为是真正的爱情，”他激动地说，“我们才应该……应该使它变得更崇高。”

她力图跟上乌戈的思想，可是他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背后隐藏的企图，对莉兹来说实在很难追上。因为直到此时此刻，艾夫雷尔夫人一直认为她的爱情，只能以十分伟大、十分圆满、十分不寻常来形容；她爱这位年轻的意大利亲王，对她来说这就够了。是她想出这个疯狂主意的，进行这次历时四十五天的旅游，为的是和他单独在一起；对她来说，乌戈·孔蒂意味着奇遇和新的体验，使她发现自己还不老，还有很大的爱的能力。因此，她现在突然重又感到充满疑虑，焦急不安这只不祥的黑鸟再次在她内心，尤其是她的心口扑棱。她本来一直认为，她对乌戈的热恋本身就是崇高的。

他接着说：

“莉兹，难道你不觉得……？”他故意停下，好让莉兹接过话碴儿。

“觉得什么？”

“我们的处境尴尬可笑。”

“不觉得。”

“我们想方设法遮人耳目，可是人们都在笑话我们。”

“我可什么都没看到，乌戈。”

"人们在暗地里笑话我们，他们的脑子里满是肮脏的想法。"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莉兹，对你来说，我是什么人？"

"这还用我说吗？"

"这我清楚。我是想说，要是有人问你：'孔蒂亲王是您什么人？'你怎么回答，你能回答什么呢？"

"我就说……就说你是我的未婚夫。"

这时他用双手温柔地捧起莉兹的脸，悄声对她说话，似乎生怕有人听到他的话：

"莉兹，你要明白我的意思……你总不能对你的朋友们说'我来向你们介绍我的情夫'吧？难道你能这么说吗？"

她撅起嘴说：

"我想我不能。"

"现在你明白了吧？你不能这么说，因为这种局面很尴尬……甚至可以说，对于你，对于像你这样高贵的妇人，这种局面是不光彩的，而对我来说则更加别扭……"

莉兹表示同意。她的头脑慢慢领会了乌戈这番话的真实而隐晦的含义。她第一次考虑这一点了。"确实，"她想，"我不能对任何人说他是我的情夫。对朋友不能这样说，对儿女们更不能这样说。可他和我，我们就是这种关系：情夫和情妇。"

乌戈接着又说：

"正像我刚才说的，躲在暗处的爱情会枯萎……会死

掉！”

莉兹吓了一跳。乌戈知道自己终于命中了目标：他的话已经触及那个粗俗而迟钝的女人最敏感的地方。他看到她脸色发白，目瞪口呆，过于突出的下巴底下垂着的松弛的肉不住地颤抖。乌戈提到爱情的死亡，对她产生极强烈的作用，因为这次爱情是莉兹·艾夫雷尔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所以她要死抓着不放，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慌乱。

“乌戈，”她终于结结巴巴地说，声音都哑了，“乌戈，是不是你……你想离开我？”

“你想到哪儿去了？”

“乌戈，”她摇晃着乌戈的身体，几乎要发歇斯底里了，“你明知我爱你……胜过我自己的生命，难道你忍心丢下我吗？”

“莉兹，这不是我的心意。”

“你到底想说什么？”

“莉兹，我是个绅士。”乌戈温柔地说，“我的一生，从孩童时代起，都遵循着一些坚定不移的行为准则，其中之一，就是要做个绅士……”

“是的，乌戈。”她急不可耐地等着他底下的话。

“我首先是个贵族，莉兹。我的高贵不仅在于我的血统，而且在于我的行动……”

“说呀，你快说呀！”

“由于我是个贵族和绅士，”乌戈玩弄着那个女人愈来愈急切的心情，不断重复那几句话，故意装出毫无觉察的样

子，把这些话当作慢慢折磨她的武器，“对我自己以及对我周围的人，我都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

她紧锁眉头，怎么也弄不明白，亲王说那些庄严而又玄妙的话用意何在。

“你是说……”她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乌戈好像没注意她在讲话，说：

“我是说，所有这一切都太离格儿了，我这是头一次处于这种局面，一种……不太正常的局面。”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关系吗？”

“是的。因此……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该这样下去了，莉兹。”

他停顿了一下。海鸥追逐游艇的尾波，潜入水中，又很快叼着厨师扔进海里的残羹剩饭腾空而起，煞是壮观。头顶上是万里晴空，天湛蓝湛蓝的，三只翅膀很长的黑鸟一动不动，好似悬在空中。西克拉号游艇绕过一个草木繁茂的岬角，从甲板上可以看到海浪撞到岩石上，击得粉碎，迸出一片片泡沫。

莉兹第一个说话，打破了沉默：

“乌戈，你……你想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绅士唯一能做的是……”

他说到这里，莉兹觉得自己几乎要晕倒。乌戈重又问道：“莉兹·艾夫雷尔，你愿意作我的妻子吗？”莉兹只觉得口中发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莉兹张着嘴，好一会儿没能闭上，就像市场上躺在冰块

里的大冻鱼一般。她眼泪汪汪，咧嘴想笑，结果却做出一副苦相。

"这……这话当真?"她终于问道。

他非常严肃，非常紧张，几个月下的功夫、耗费的心血和所说的谎言，结果如何，就取决于这个女人如何回答了。此时此刻，乌戈·孔蒂在玩他一生中带有决定性的一张牌。如果莉兹作出否定的回答，他就失败了，他费尽心机、耗费时日的求爱，便一无所获；相反，如果她答应了，那对乌戈来说，便是展现了一条舒适、富有、安宁的康庄大道。

"莉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认真。"他答道。

乌戈懂得了在一定情况下沉默所能起到的作用，感到了期望得到合意的回答是多么让人心焦。他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上心脏都像停止了跳动，一种冷冰冰的东西无情地压在他的胸口上。莉兹·艾夫雷尔还没有作出回答，每一秒钟都变得十分漫长。对乌戈来说，莉兹意味着长期渴望达到的目标，是他长时间装假、谋划的终点。可是她一直不开口，只是像个不会说话、没有意愿的傻瓜那样呆望着他。

"除非你不爱我，"他又指出，"要是这样的话……"

她感情冲动地用手捂住他的嘴说：

"乌戈，我爱你，我爱你要胜过世上的一切。"

她搂住乌戈，亲他的嘴。乌戈吻着她时，便感觉到了她已经被他征服。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愿不愿意作我的妻子——孔蒂王妃?"

三

莉兹把脸偎依在乌戈怀里，哭了起来。她淌着无比幸福的泪水，也不怕冲掉脸上的脂粉。她重新变得年轻了。多少年的寡居生活以及因乌戈而对别的女人感到的醋意，唯恐这个迷人的、不可抵抗的年轻王子有朝一日离她而去的忧虑，刹那间全都烟消云散。现在乌戈是属于她的了，而且只属于她一个人。如果她曾经担心暮年时孑然一身，缺乏温情，这时再也想不到这一点了。她此刻只觉得幸福，而且是无边的幸福。她感激乌戈让她用哭泣来倾泻内心的激动。她用力搂住乌戈，不停地抚摩他那长满又短又粗的黑毛的胸膛。

他轻轻地使莉兹仰起脸来，直到眼睛正对着他。他看到莉兹的白脸上淌满泪水，泪水和脂粉混在一起，把脸弄得花一块白一块的，活像个颓靡的小丑，又可怜又可笑。

"是的，乌戈，"她嗫嚅地说，"我也想跟你结婚。"

说到这里，莉兹·艾夫雷尔大哭起来，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抽噎，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出声来，全然不顾有无旁人在场，甚至当弗兰克船长前来向她禀报饭已摆好时，她也毫无顾忌。

八

两个夜晚之后，泊在一个小海湾里的西克拉号游艇随着波浪轻轻地摇动。

"这真让人扫兴。"莉兹叹道。

乌戈如同回声一般答道：

“是让人扫兴……”

他们的游艇在那个装运香蕉的港口外面，已经停泊三十多个小时了。在这没有一丝微风的夜晚，那些皮肤黝黑发亮的装卸工的说笑声和喊叫声，十分清晰地传到西克拉号游艇的甲板上。那些人从早上起一直在把大串大串的香蕉，扛进一条肚子非常大的白色巨轮的货舱里。从远处望去，那些码头工人就像往窝巢搬运过冬食物的蚂蚁一般。在左侧，一串发黄的灯光标明那是这小港口的一条街道。西克拉号的一台柴油机出了故障，弗兰克船长费尽力气，才把船开到那儿。

“船没法开动了。”他向艾夫雷尔夫人报告说。

“出什么事了？”

“出了故障。”

“那就赶紧修好。”

随船长一起来禀报的轮机长——一个总是皱着眉头、难以接近的丹麦人插嘴说：

“我们试着修过了，可是零件已经完全磨损。”

莉兹·艾夫雷尔没好气地嘟哝了一句：

“那，真见鬼！你们总得想个办法……”

“我们是在想办法。”弗兰克说。

那个丹麦人说：

“必须让人从巴拿马把零件空运到这儿……巴拿马城是离这儿最近的地方了。”

乌戈一直没说话，这时插进来说：

“需要多少时间可以运到？”

“至多一天时间，”弗兰克转过身对着莉兹说，“如果夫人同意付这笔款子的话。”

“还能怎么办呢？立刻去订零件吧。”

弗兰克和那个丹麦人走了。他们把门关上以后，乌戈粗声说：

“真糟糕……又是在这种鬼地方！”

莉兹把手放在亲王的手上，说：

“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可以在一起多呆两天了吗！”

那是头天下午发生的事，零件还没有到，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最终什么时候能到。船长支支吾吾地说，在巴拿马城很难找到这种零件，正在向新奥尔良①方面询问，看能不能运一个来。莉兹开始烦躁起来，倒不是因为得在那个地方等下去，而是因为天气太热。通风系统有点失灵，夜间寝舱里热得难熬。此外，乌戈向她求婚之后，总是不停地让她喝酒，弄得她头疼得厉害。

此时，他们俩汗津津地、烦躁地呆在甲板上，为的是在那令人窒息的无风的夜晚能稍为透透气。

弗兰克船长走到他们跟前，一本正经地立正，向艾夫雷尔夫人行过礼，说：

---

① 美国南方的首要商港和第二大城。

"夫人，我们很幸运……"

"又有什么事？"

"我们刚接到通知，零件明天到。总算在巴拿马城找到了。"

"早该找到了！"

弗兰克清了清喉咙，说：

"请问，您能否准许船员们上岸？……当然，要留下值班的。"

莉兹慢慢地挥动一下手臂说：

"可以。随您的便。"

"谢谢，夫人……噢！有您的一封电报。"弗兰克说着递给莉兹一个信封，然后又行了一个礼。临离去时又问了一句："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

莉兹每当收到电报，总要感到焦灼和担心，那天晚上，此种感觉尤甚。她手中捏着那个装有一份不知发自何处的突然而来的电报的信封，足足过了一分钟，然后仰头寻找乌戈的目光，好像要从他那儿得到撕开信封、了解电报内容的勇气。

"打开呀，"他催促到，"快打开呀！"

又过了一小会儿，莉兹才鼓足勇气，把那个长方形的黄信封撕开。她缓慢地打开纸片儿，似乎深恐发生什么不测。乌戈不知为什么也紧张起来。在这万籁俱寂的热带地方，当艾夫雷尔夫人把那张纸片展开时，纸片发出了令人难以

置信的震耳的响声。

乌戈·孔蒂见那女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下巴一动一动地抽搐，随即她怒不可遏地双手一攥，把那张电报纸揉成一团。几乎就在同时，莉兹弯下身体，把脸伏在膝盖上哭了起来。

"是……是坏消息吗？"乌戈惊恐不安地问。

她没有回答，边哭边摇晃脑袋，一副完全绝望的样子。

亲王费了一些力气，才从她手中把那张纸夺下来。她的手指就像港口那些搬运香蕉的"蚂蚁们"使用的钩子一般，死死攥住那个写着寥寥数语的纸团。就是那几个字使莉兹失去常态。乌戈读道："我们认为你要结婚很愚蠢（句号）都不同意你的行为（句号）已通知律师（句号）银行不得到新的指示不再提供赡养费（句号）兄弟们一致同意（句号）汤姆。"

乌戈·孔蒂一把抹去额头沁出的汗珠。这汗与天热冒出的汗不同，他只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恼怒。他的呼吸变得很粗重。

"汤姆是谁？"他终于问道。

她不停地啜泣，用嘶哑的嗓音答道：

"是我的……大儿子。"

乌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才好。他重读一遍电文，满腔的怒火使他的手不住地颤抖。

"见鬼，他们怎么会知道的？"莉兹没有回答。"你说呀，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结婚……是谁告诉他们的？"

过了将近一分钟，莉兹才抬起头来。她的脸色大变，面孔因痛苦而变了形。

“是我……是我告诉他们的。昨天……我给他们发了一封电报。”

乌戈怒不可遏，把纸撕得粉碎。

“蠢货！……头号蠢货！”他咬牙切齿地说。

“你说得对……说得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非得说出去不可？我们不是说定事后再告诉他们的吗？”

她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一边哭个不停：

“对……对……我本以为他们会因为母亲的幸福而感到高兴。”

“婊子养的……”乌戈咬牙切齿地用意大利语骂道。

“他们……”莉兹抽噎着说，“他们不爱我，都是些没良心的。”

“你是个大傻瓜……是个……”

“不过，我会想办法的。不管怎样，我一定跟你结婚。”

乌戈迅速开动脑筋。在决定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之前，他要把情况了解清楚。

“莉兹，他们说已通知银行停付赡养费，是什么意思？”

“这一着卑鄙透顶……”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干涉你的事？”

“准是律师给他们出的主意……就是我亡夫的那个律师。所有的事他们都找他商量。”

"我看不出其中的关系……"

现在轮到莉兹打断他的话了：

"得不到律师的同意，他们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莉兹接着说了一些情况，犹如一拳打在乌戈的两眼中间，打得他头昏眼花，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头号大傻瓜。莉兹说："根据我亡夫的意愿，由他们——就是我的儿子们掌握我们的财产……他们按月给我赡养费和……"

"难道钱不是你的？"

"是我的，不过……"

莉兹又啰啰嗦嗦地解释了一大通：四十年前，莉兹年方十八的时候，和艾夫雷尔先生——旧金山的一个诚实的杂货店主结了婚。艾夫雷尔先生三十出头，是个很有头脑的人。当他一边谈着生意经，一边向顾客出售火腿、鸡蛋、圆白菜、罐头和糖水水果的时候，谁都在心里说："这家伙准会发财，准会成为百万富翁，真是块有出息的材料。"艾夫雷尔的生活非常有条理，不吸烟，也不喝酒，只是偶尔与女人私通。伊丽莎白·汉密尔顿居住在杂货店所在的那个街区，常去店里买东西。一天，艾夫雷尔先生向她求婚，伊丽莎白表示同意。

由于艾夫雷尔先生是个合适的主儿，而且很有前途，汉密尔顿先生——一个有轨电车司机，便同意了女儿作杂货店店主的老婆。艾夫雷尔点子很多，其中之一，也是他最得意的一个主意，便是在城里开一系列小杂货店，如果买卖兴隆，便把生意扩展到邻近的村镇，继而扩展到全地区、全州，

直至全国。"关键是通过对生产和运输成本进行深入研究，使商品价格标准化。"

这个点子果然奏效。艾夫雷尔先生渐渐发迹，与此同时，年轻的艾夫雷尔夫人由于接连不断地生育，青春年华渐渐逝去。她的肚子特别能生养，一连生下八个孩子，全是小子，个个黄头发，满脸雀斑，而且全都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勤奋。

艾夫雷尔先生的资产达到了一百万。他的商店犹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他的眼睛里仿佛有美元的符号，他所感到的最悦耳的音乐，便是现金记数机发出的响声。他积攒的钱越来越多，终于想到是退休的时候了。他的儿子们已经长大，知道该怎么干了。一天，那位十年来一直经管他的法律事务的律师来向他报告："艾夫雷尔，您现在的资产有一千万。"这句话对这位富有创见、财运亨通的人产生了过于强烈的效果，他本已心力交瘁，突然有一天，心脏便猝然停止了跳动。

在宣读遗嘱时，他的遗孀和八个小艾夫雷尔听到律师说："因此，我将我的全部财产留给我的爱妻伊丽莎白。"不过，还有这样一个附加条款："我的儿子们（底下列出他们的名字）应该保持团结，共同为公司效力；我的爱妻伊丽莎白将按月得到数额宽裕的赡养费，以保证她生活得称心如意；不过她无权支配资产，资产应继续投入生意中去，因为它本来就是从生意中来的。"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乌戈把烟朝大海一扔，说道：

“你确实把事情全弄糟了。”

“乌戈，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向你发誓。”

“你有百万资产……可是徒有虚名；真正的财主是你的几个儿子……你了解过他们赚多少钱了吗？他们掌管的资本给你丈夫的买卖带来多少盈利？”

“不了解。”莉兹天真地回答。

在此之前，莉兹确实从未思考过自己真正的经济状况，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列在本国小百万富翁的名单上，她觉得自己拥有能用金钱购买的一切，这使她确信自己可以干有钱所能干的一切事情。她从不为经济问题操心，她在加利福尼亚有一幢阳光十分充足的房子，带有一个占地几英亩的漂亮花园；她还是纽约滨河大街一座大公寓楼的房东；她的签名在全国最有名的商店享有极高的信誉；此外，她还有一艘游艇。总之，她是一位阔妇。她的儿子们每月给她一笔五千美元的赡养费，而且对她的任何要求从未说过一个不字。艾夫雷尔夫人在认识乌戈·孔蒂之前，没有很多要求，她把时间用于她所在的居民区的所谓社会救济活动，因为她是主教教堂的杰出成员。她很善良，但觉得无聊。为了打破这种安逸、优裕的生活带来的烦闷，她时不时去几个儿子家走动。在那里，同儿媳及孙子们在一起，幸福地过上几星期，等住腻了，便去另外一个艾夫雷尔家住一阵子。可是，忽然有一天，乌戈·孔蒂像一道令人目眩的闪电，闯进了她那安宁、平庸的生活，使一切都变了。她感到心里重又燃起早已熄灭多年的爱情火焰。她本以为自己已经年老，已经

完成了在人间的使命，现在她更正了这一想法。乌戈以他漂亮的面孔，柔和的声音，撩人的爱抚，把莉兹筑在对往昔回忆上的禁欲的圣殿一举摧毁，使她沉浸在光明、激情和希望之中。在加利福尼亚和乌戈·孔蒂一起度过的这几个月时光，是莉兹一生中最不平凡的时刻。她的开销确实急剧增加，可是她完全着了迷，只觉得无比幸福，根本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的确，在乌戈到来之前，金钱对她并不重要，这倒不是说她认为乌戈爱她是图她的钱，而是因为有了钱，她就可以使亲王生活得更加愉快。艾夫雷尔兄弟得知母亲把一位意大利贵族奉为上宾时，并不怎么担心，因为在此之前，莉兹也曾莫名其妙地收留过一个牧师、一个患结核病的年轻钢琴家和一个印度相士，他们把这一点都归咎于莉兹·艾夫雷尔实在太闲了。

可是现在，乌戈·孔蒂用他那些无情的话拆穿了这个明显的事实，在莉兹心中注入了怀疑的毒素。她第一次感到，被她带到人世的她的儿子们，全都在骗她，诈她，企图把理当属于她的东西夺走。“他们像打发要饭婆那样给我一点儿残羹剩饭。”她心想，“我只得到酒席剩下的泔脚，这桌酒席本来是属于我的，却由他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享用。”

“你就没有想过，”他淡漠、尖刻地补充说，“去找别的律师问问，那条剥夺了你所有一切的条款是否有效？你就没有想到，而这正是我所怀疑的，他们——就是你的亲生儿子们，一直在从你身上捞去大量的油水吗？”

“没有。”她又沮丧地作了否定的回答。

乌戈走到船舷旁，靠在扶手上。他气得手脚冰凉，责骂自己是笨蛋。“我竟忘了这一点，就是弗朗切斯科一向奉行的基本准则：在打某个人的主意之前，先要了解那个人的真实情况。否则往往会像这次一样上大当。”他突然感到灰心失望。莉兹还在他背后唠叨，一边啜泣，一边嘟哝，可他不加理睬。“弗朗切斯科，好个狗娘养的！他总是那样精得邪门儿。我竟把几个月的宝贵时光花在这么个蠢老太婆身上，追逐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放下了别的关系，中断了跟其他人的全部来往，而此刻这些人本可以为我所用。弗朗切斯科（见鬼，我干吗老想到他呢?）……弗朗切斯科说过，只要没有搞到确实有把握的东西，就绝不能断绝与外界的关系，可我却与世隔绝，只跟这么一个肥胖的、令人生厌的老废物泡在一起。”

莉兹已经站起身来，淌着泪水，激动地对他说：

“我去跟他们打官司，乌戈，我向你发誓……”

他摇摇头，装出沉痛的样子说：

“莉兹，这没用，你什么也得不到。”

她吸了一下鼻子，昂起头说：

“你还不了解，在保卫属于我的东西时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乌戈，你还不了解我。”——这不是真话，因为莉兹·艾夫雷尔从来不需要为自己争什么：不等她提出要求，便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他开始冷静下来，怒火在心中渐渐熄灭。他开始在纷繁的记忆中搜寻另一些人的面庞、另一些地方、另一些

机会。

"应该说，"他叹了口气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这件事还算不错。"

莉兹吓了一跳，把一只手放到乌戈的肩上说：

"你认为我们不会有幸福了……我们不可能结婚了吗？"

乌戈在想，他的如意算盘——与莉兹·艾夫雷尔举行闪电式的结婚，成为她数百万财产的半个主人——像是建在沙滩上的宫殿那样，被一个浪头冲垮了。这就是无情的现实。这个愚蠢的女人，本希望她的儿子们分享她暮年得到的这个欢乐，不料葬送了一切，使他这位年轻的那不勒斯亲王功败垂成，而他曾为此施展了浑身解数。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歇斯底里而已。

"亲爱的莉兹，咱们怎么结婚呢？"他柔声地说，"既然你的儿子们反对咱们结婚……他们和他们的律师会从中作梗，不让我们得到幸福的。"

"律师……"莉兹·艾夫雷尔大声地吸了一下鼻子说，"他们有好律师，我可以找来更好的。"

"你打官司能得到什么结果呢？"

"把我的那份财产收回来。是的，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一直在揩我的油……好像对待我不错，我要什么给什么，好哄我高兴。"

"打这样的官司可得花好多钱……而且很费时间。"

"我手头还有那么几千……"

“你打算怎么办呢？”

“去巴拿马城，乘上飞往纽约的头一趟班机，找到我儿子当面讲清楚……哪怕闹个天翻地覆也没关系。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要回来！”

乌戈骑到栏杆上，倚着一根锃亮的金属条。

“莉兹，要是你的官司打输了，他们的律师比你的强，那你怎么办？”

莉兹的眼圈红红的。她已经镇静了些，说：

“给我一支烟。”她点燃后斩钉截铁地说：“那没关系。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结婚。”

“这么办能成功吗？”

“乌戈，我爱你……这给了我力量和必定成功的信心。”

“我们得从最坏的结果着想：你的官司打输了，你的儿子取消了你的赡养费，那时候你怎么办？”

艾夫雷尔夫人还是不肯认输。她的脑际燃起一线光亮，凭着这道光，她看到在陷入乌戈所说的那种绝境时，他们俩可以走的路。

“我和你结婚，你到纽约来和我团聚。我在纽约有朋友，都是要好的朋友……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为你找到一份工作……那就等于给我的儿子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世上有些人，一听到蛇这个字，便吓得魂不附体；另外一些人，一想到要从楼梯下穿过，或迎面碰上一只黑猫，或弄洒了盐，打破了镜子，便战战兢兢。这是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尽管理智告诉我们这是犯傻，可就是避免不了。当莉

兹·艾夫雷尔提到可以给乌戈找一份工作，以解决两个人的经济问题时，他还以为这话不是对他说的。

“你是说找一份工作吗?”他满腹狐疑地追问一句。

“对。这工作当然得跟你的身份相称。”

乌戈先是微微窃笑，莉兹惊异地看着他，随即他便放声大笑起来。

“可是，莉兹，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要我去工作，对吗?我，一个富翁……一个在欧洲有大笔产业的人去工作?莉兹，你真让我感到好笑……亲爱的，你开的玩笑太妙了!”

“我可是讲正经事儿……比如，你也许能在蒂法尼首饰行找份差事。”

乌戈像刚才突然大笑一样，这时又突然收起了笑容。这个平民出身的女人，一个粗俗的杂货店老板的寡妇，把他降到普通人的地位，因为普通人一遇到困境，马上想到的就是找活儿求生，这太有损于一位亲王的虚荣心了。怎样对她说清，怎样才能使她明白，他乌戈·孔蒂一生从未干过活，而且也从未想到必须去干活呢?

“莉兹，活儿是给粗人，给普通人干的……而不是给我……”

他把莉兹推开，向自己的寝舱走去。他心中不快，岂止不快，简直烦闷到了极点。他为自己当了大傻瓜而无地自容，想不到行骗未成反而上了别人的当，而让他上当的又是这么一个愚蠢的女人，这个女人实在太蠢，居然以为找份差事干干，就是消灾解难的万能药。他拖着沉重的步履沿甲板

的走道走去，只觉得一股苦涩的怒火在烧他的心。在他这个职业拆白党的生涯中，莉兹·艾夫雷尔的事将成为一个有益的教训，同时也使他想起来就汗颜。如果他有朝一日想扮演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只要回想一下这次遭遇就够了。

莉兹想追上他：

"乌戈，等等我……让我把话说完。"

乌戈这时已经来到寝舱门前，连头都懒得回。

"莉兹，何必再浪费时间呢？以后再说吧。"

他走进寝舱，迅速关上舱门，在门上靠了一会儿。莉兹则在门外央求：

"让我进去呀，乌戈。我又有了个主意……"

他一边把门插上，一边疲倦地回答道：

"莉兹，求求你，今天晚上就算啦……我头疼。"

门外沉默了一会儿，随即听到莉兹问：

"要不要我给你送片阿司匹林来？"

亲王一下子倒在床上，伸手调了一下床头柜上的风扇，使温热的风正吹到他脸上。

"不要啦，莉兹。回去吧，你也该歇歇了。"

门外又沉默了。当她再开口时，乌戈明白她又在哭了。

"明儿见，亲爱的。"

"明儿见。"

"你还有一点点对我的爱吗？"

乌戈已经懒得开口了。

九

〔由身穿黑衫的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举着火把，高唱着进行曲，迈着军人的步伐沿托莱多大道行进。从早晨开始，游行队伍便络绎不绝，法西斯旗帜和军乐队使整个那不勒斯城变成一座欢乐的城市，人们都拥上街头，处处充满战争的喜悦，这种喜悦颇具感染力，到了晚上的这个时刻，便散发出一股酒气。

"埃塞俄比亚属于意大利！"人群高呼，另外一群狂热的人回答：

"领袖①万岁！……"

因为那天领袖正在那不勒斯。孩子们都不去学校，全都逃学去观看乘汽车一闪而过的意大利领袖。大人们议论说，领袖此行是去检阅停泊在海湾的舰队，阿比西尼亚②的事情今后将一帆风顺。

阿马德奥问帕斯夸利诺："什么是阿比西尼亚？"

帕斯夸利诺是个有瘰疬病的男孩子，阿马德奥常和他一起到僻静的角落去"自慰"。

帕斯夸利诺从破烂的衬衫里掏出一本旧画报，那是黑衫党徒们送给朋友的一种印刷精美的杂志残存的几页。

"你瞧。"帕斯夸利诺指着其中一页说。

① 意大利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对墨索里尼的尊称。

② 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他们走近游行队伍举着的不见首尾的火把，那些火把将托莱多大道变成了一条火的长河。阿马德奥看到占了整整一个版面的一个黑女人的照片。

“阿比西尼亚是个野人国。”帕斯夸利诺补充说。

那个黑女人一丝不挂，像用车床镟出来似的尖尖的乳房闪闪发亮，像金属般坚挺，很是刺激。阿马德奥把目光从画页上移开，觉得脸发烧，口发涩，不由地联想到：“我见过我妈，她的乳房不是这样，比这个大，可是没有这么挺着。”

“喂，喜欢吧？”帕斯夸利诺捅了捅阿马德奥，同时诡秘地一笑。

阿马德奥鼓起勇气，又看了看照片。他的心怦怦直跳，就像游行队伍的压阵大鼓。

“嗯。”

“这是我最喜欢的。”帕斯夸利诺得意地说，把画报重新藏好。“我还有别的女人照片，也都是光着的；不过，哪个也比不上这个，只要瞧上一眼，嘿，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说着他用手做了个露骨的手势。阿马德奥觉得很不好受，不仅是因为看了那张照片，还因为随之产生的一连串下流想法。他已经隐约知道母亲干的是哪一行。别的孩子们走出公立学校大门，就议论那些操皮肉生涯的女人，他自己的母亲即是其中之一。他刚发现这一点时，很痛恨他的母亲。他的头一个反应，而且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反应，是再也不回到他和他母亲同住的那个小房间了，想乘上来港口的大轮船远走高飞，再不回来了。不过，他又想，母亲干这

一行自有她的道理，如果那些道理对她来讲是合适的，那么也适用于他。

现在他十二岁了，他最亲近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朋友，就是帕斯夸利诺。帕斯夸利诺的父亲是个终日醉醺醺的酒鬼，靠在屠宰场干活餬口。帕斯夸利诺是个没娘的孤儿，阿马德奥在与他结交的短短几个月里，从他那儿学到了远比过去十二年多得多的有关生活和性的知识。

有的事情很奇怪：人们有时可以在一种腐化的环境里保持清白，有时又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染上恶习。他们两个沿托莱多大道往上走时，阿马德奥回想起下面的一段经历。一天早上，他和帕斯夸利诺见天气实在太好，不愿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学校里，便去钓鱼。帕斯夸利诺有钓鱼线，于是两人来到海边。

将近中午时，阿马德奥环顾四周，看不见帕斯夸利诺的人影儿。阿马德奥倒不是胆小，不过他突然觉得很孤单，心中发慌。他东张西望，只见海滩上空无一人。在身后一百米左右，他远远望见一间破败的茅屋剩下的烂木板。

"帕斯夸利诺！"阿马德奥一边收钓鱼线，一边喊。

远处，港内一条漆成红色的大船的汽笛发出吼叫。

"帕斯夸利诺，你在哪儿？"

他终于把线绕起，用右手提着，穿过茅屋和海边之间的那片干燥而洁白的沙滩。帕斯夸利诺像这样不打招呼就突然从他身边走开，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先前在学校的院子里或两人一起去野外闲荡的时候，帕斯夸利诺也曾这样，每

次都是过了一会儿便笑眯眯地重新走出来，而且总能找出什么理由来解释何以突然走开。

阿马德奥绕过破茅屋所剩下的仅有的一堵完好的墙，见到了帕斯夸利诺，一时惊得目瞪口呆。帕斯夸利诺坐在地上，裤子解开，两手正在忙着什么。

“下流坯！”阿马德奥啐了一口，真想哭出声来。

帕斯夸利诺眯着眼，定定地看着他，一句话没说，也说不出来，直至双手停下不动为止。

然后，他微笑着说：

“你怎么了？”

“下流坯！”阿马德奥又啐了一口。

帕斯夸利诺喘着粗气，用手指了指，说：

“坐这儿——坐下！”

阿马德奥害怕了，不敢反抗，在帕斯夸利诺身边跪下。帕斯夸利诺笑嘻嘻地看着他，脸微微发红。

“好啦，”他命令道，“摸你自己……”

“不，我不……”阿马德奥不肯，双手藏在身后。

帕斯夸利诺猛地站起来。

“干哪！不中用的家伙！你是不是男人？快呀！”

阿马德奥心里充满恐惧，死也不肯照帕斯夸利诺的话去做。帕斯夸利诺突然张开巴掌，打了他一个耳光。

“不中用的家伙！你是个爷们儿，还是个软蛋？”说着又揍他。

阿马德奥哭了起来。他实在害怕，不敢自卫，也不敢逃

跑。帕斯夸利诺比他大，如果他跑，准会追上他，更使劲地揍他。

"你试一试就会喜欢的。"帕斯夸利诺说。

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帕斯夸利诺对他谈女人，说希望有朝一日弄到钱，便去找上一个。阿马德奥两眼看着地，很是羞惭，心中充满对帕斯夸利诺的恨，同时又感激他，因为他教给自己一种快感，既不须花钱，而且什么时候愿意都可以来。

"你从来没看见过她吗？"帕斯夸利诺问。

"看见过谁？"

"你妈呀！我是说，你有没有看见她光着身子……"

"没有，你呢？"

"我没妈。"帕斯夸利诺回答，"对你来说，看见她很容易。"

"是的，可是我没看见过。咱们别说这个了！"

两人在基亚亚大道分了手。

"我爹准会揍死我。"帕斯夸利诺说，"再见。"

他走远了。阿马德奥双手插在口袋里，走上花柳区迷宫般的街巷。妓女们跟他打招呼，让他给他妈捎口信，还夸他长得漂亮。可奇怪的是，他不喜欢她们说他漂亮，讨厌她们一个个都想亲他。连多米尼克夸他漂亮，他也很不爱听。"阿比西尼亚。能上那儿去就好了。"他小声自言自语，这句话他听着很舒服。"像那些士兵和黑衫党的小子那样有件丝绸的黑衬衫，到了阿比西尼亚之后，黑女人们……就像照

片上那样的许多黑女人……”他觉得心里痒痒的，突然渴望钻到哪个厕所或阴暗的角落，一个人呆一会儿。

他走到他住的屋子，发现门关着。他明知他母亲闩了门，还是上前推了推。门果然闩着，这使他火冒三丈。

“妈妈！”他隔着门缝喊。

过了几秒钟，屋内才响起多米尼克粗暴的声音：

“走开！我有事……”

他没有走开，在门上靠了几分钟，心想要是帕斯夸利诺没走就好了。多米尼克还要过好一会儿才开门，他不知道做什么好。还要走长长的一段路才能重新回到由宽阔、明亮、熙熙攘攘的大街组成的布满一排排橱窗的商业区。

这时，和他家相隔三个门的地方，有人招呼他：

‘阿马德奥……孩子，过来！”

招呼他的是一个女邻居，是在同一条街上操皮肉生涯的女人之一，他认识她。她叫玛丽埃塔，多米尼克常说，这个女人要不是嗜酒如命，本可以挣不少钱。玛丽埃塔是不久前搬到这个区来的，多米尼克和她见面时互相都很客气，但两人没有什么交情。

“有什么事？”阿马德奥问。

玛丽埃塔摸摸他的头，喷着酒气说：

“拿着。”她递给他一只酒瓶和一些钱。“替我买一升红葡萄酒……这几个钱是给你的……快去快回！”

五分钟之后，阿马德奥打了酒回来，玛丽埃塔站在自己的小房间门口等他，丰满的身体裹着一件旧的对襟花长衫。

“给你。”阿马德奥把装满酒的瓶子递给他。

“谢谢，你不进来坐坐？”

“不……我……”

玛丽埃塔见他犹豫，便说：

“进来吧，来呀……你妈正忙着呢。”

他进去了，玛丽埃塔随后进去。玛丽埃塔的房间不比阿马德奥和他母亲住的那间大，但比他们的干净，刚刚油漆过。床也更宽，床架子上有一根根粗粗的铜条。玛丽埃塔从斗橱里拿出一只杯子，放在桌上，桌上还有一只杯子，杯底有喝剩的红酒。

“喝吧。”她把酒杯递给阿马德奥。

“我不喝酒，太太……我妈不让喝。”

“喝一小杯没坏处……天又热……”

阿马德奥只好接过来。玛丽埃塔急切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阿马德奥滴酒未沾，于是玛丽埃塔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同时催他喝：

“酒很凉，很好。过一会儿就不好喝了……”阿马德奥喝了之后，她笑嘻嘻地问：“怎么样？不错吧？”

阿马德奥觉得畅快多了，胃里暖融融的。他见玛丽埃塔又往他的杯里斟酒，既没吭声，也没推辞。

“第二杯酒比第一杯味道好……第三杯就更好了！”

他又喝了几口。酒刺激着他的口腔，并使他产生一种昏昏沉沉的很舒服的感觉。他的眼睛移到玛丽埃塔身上，呆呆地望着她，她正俯身在床上，把补了一半的衣服、剪子

和针线放到桌上，身上那件花长衫裂了开来，阿马德奥一眼瞥见她那对大乳房。

她捧着他的脖子，像抓兔子一般把他带到床边，让他坐在她身边。

"你觉得好吗？"

"是的，太太。"阿马德奥机械地回答，两只眼睛始终盯着女人敞开的领口里露出的那两堆雪白的肉，怎么也移不开。

她发现了，带酒意的笑眯眯的嘴咧得更大了。她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你喜欢我，是吗？"他一声不吭，仍怔怔地看着她。她用双手捧起他的头，领口随着往两边整个敞开。"我也喜欢你！"

阿马德奥惊恐万分，想站起来，她把他按住，轻轻对他说：

"阿马德奥，你很漂亮。"说着，用被酒润湿的嘴唇吻他，然后伸手关了灯。

多米尼克憋住呼吸，尽力避免咳嗽再次爆发。她咬紧牙关，摸了摸额角，冰凉的手指触到了额上沁出的粘糊糊的冷汗。这时，她憋不住了，无法抑制从疲劳的肺中迸出的抗议，一阵咳嗽，胸部像刀割似的疼痛。她咳了有两三分钟，气都快透不过来了，终于又渐渐平息下来。眼泪从她眼中淌下。她把脏手帕从嘴边移开，重又躺在床上，脸朝着天

花板。

“不用看就知道，”她在想手中捏着的那块破手帕，“上面有血……”

肺部的不适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医生曾嘱咐她：“您要当心，不然就活不长了。”这是三年前的事了，当时医生指着一块底片给她看，说那上面的影象就是她的肺。“您看这儿……还有这儿……”身穿白大褂、手拿一支铅笔的医生指着影象上的一些小黑点说，“这些是病灶……”她就上医院看过这么一次，五十周之后她开始咯血。起初只是几滴血，后来只要一咳嗽，便大口大口地吐起来。“你很瘦，很苍白。”每星期六上午，当所有的妓女都到卫生检查站接受实习医生的检查时，其他女人都这么对她说。“你会不会染上了麻风病？”她笑笑说：“我要是患麻风病，就不会发给我执照了。”在这种情况下接客，当然很痛苦，多米尼克知道自己可能把结核病传给别人，心中不无顾忌，但她无法拒绝上门找她的嫖客。他们若是传上，那是活该。真正使她担心的是阿马德奥。于是她不再跟他亲近，甚至对他十分严厉，不让他吻她，也不让他像过去那样用她的杯子喝水。

多米尼克只把自己的病情偷偷告诉了一个人，就是安塞尔玛。安塞尔玛已经不操此业，十二年前从非洲回来后，她便回到在巴西利卡地区的老家。多米尼克曾一度得不到安塞尔玛的任何消息，以为已经把她给忘了。后来安塞尔玛给她写了一封信（安塞尔玛一直保存着她的地址），告诉

她自己已和过去的未婚夫——一个农民结婚，说自己已有一个儿子，日子过得很幸福。安塞尔玛现在欢迎多米尼克到她家去住，她丈夫已经去世，她一共有五个孩子，还有一小块地，在一座小磨坊附近，那是她丈夫留给她和孩子们的唯一遗产。“你可以到这里来。”她用歪歪扭扭的大字写道。“这里太阳好，对你、对我的教子都有好处。”多米尼克无法前去，她预感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她只担心阿马德奥，可是与儿子分离，对她来说更加可怕。所以，她每天晚上下决心第二天早上把他送下乡，可是到了早上，又把动身时间推到第二天。

“我已经离死不远了。”她再次这样自言自语。

现在她的呼吸畅快了些。胸间深深的剧痛几乎消失，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在牙齿之间发出的咝咝声。她回过头去看看阿马德奥睡觉的那张帆布床，他已经长大，床显得太小了。儿子使她不安。好几个星期，起码四五个星期以来，阿马德奥的举止显得很奇怪。他一直对她很亲昵，可现在大部分时间，尤其是晚上，都在外面游荡，傍晚出去，很晚才回家。她看他人很瘦，躁动不安，眼睛躲躲闪闪。他饭吃得很少；吃午饭或晚饭时，常常吃到一半便停下，长时间地望着前面不知道什么地方，轻轻地叹气。“年龄关系。”女人们都这么说，多米尼克也觉得是这样。

她看看儿子。就他这个年龄来说，他是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一头黑发，头部轮廓很秀气。他发育很早，全身已长满黑黑的汗毛，骨骼坚实，匀称。多米尼克见到儿子熟睡

时的模样，见他这么漂亮，不由得暗自落泪，想着有朝一日她若是早晨再也不能起来，他将会怎样。

阿马德奥轻轻走进房间，往床上一坐，玛丽埃塔正在房间里放马桶的角落忙着什么，那角落用一扇破屏风遮挡，屏风布面上有一幅模糊的日本风景画。她一边系睡袍，一边从屏风后面出来，咧开嘴嘻嘻地笑。

“你来得很早。”她边说边整理乱糟糟的床。

“是的。”他回答。

“再早一点，就……”

阿马德奥耸耸肩膀，说：

“我看着他出门的。我一直在转圈子，直到他出去……”

“你不嫉妒吗？”玛丽埃塔笑着问。

“干吗要嫉妒？”

“听你这话，像个小爷们儿了……”

玛丽埃塔闩上门，又把窗子掩上，还用一块破布把一个旧墙洞堵死，以免有人偷看。

“那家伙钱不少……”阿马德奥指着桌上的一小堆钱说。

“是啊！”玛丽埃塔取出两个杯子，斟满酒。“你妈有客人吗？”

阿马德奥没有回答，眼睛看着她搁在大腿上的交叉着的双手。她把酒杯递给他，然后举起自己的杯子一饮而尽，阿马德奥没喝，把杯子放回桌上。随后，玛丽埃塔让他在她

身旁躺下。

过了一会儿，阿马德奥要离去时，玛丽埃塔简单地说：

“拿着，给你……”

她把一张一百里拉的钞票塞在阿马德奥手里。他看看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愿意给你这些钱……因为我喜欢你。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吧。”

他耸耸肩，走了。

“明天还来吗？”

“来。”

他回到家，见门关着，便沿着小巷来回溜达，直至两腿发酸，于是便像从小常做的那样坐在门槛上。他取出玛丽埃塔给他的那张钞票，长时间地盯着它。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挣到钱。“我妈妈……和其他所有的人，拚命干活才能挣到钱，可人家却白送给我。”他开始琢磨用这些钱买什么好。

第二天下午，他胳膊底下夹着一块很大的干酪回家。

“这个给你的，妈妈。”

“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买的。”

“你没钱，拿什么买？”

“当然是拿我自己的钱买，还剩下这些。”他说着拿出找头给多米尼克。

“阿马德奥，看着我！”

“是，妈妈。”

“看着我，对我说实话：你怎么会有钱？”

“我挣的。”

“阿马德奥，不是偷的吧？如果是偷的，我……”

“是挣的，妈妈。我在……托莱多大道……帮一位太太扛了几个大包，她就给我一百里拉。”

多米尼克看看儿子。儿子一脸坦然无邪的样子。她审视他的面孔，想看看上面有没有撒谎留下的丑恶痕迹，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于是她用手轻轻拍拍他那长满卷发的脑袋。

“我很高兴，”她叹了口气说，“你已经长大，学会自己挣钱了。”

阿马德奥拥抱了她，两条胳膊紧紧搂住她，飞速地旋转起来，直到多米尼克感到支持不住，又要咳嗽时为止。她挣脱了阿马德奥，一下子倒在床上。她平静下来以后，便对阿马德奥说：

“你去给我买一瓶咳嗽糖浆来。”她把钱给了阿马德奥，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之后，当他回来时，发现晚上第一次关着门。阿马德奥继续往前走，进了玛丽埃塔的房间。

已经快十点了。多米尼克见儿子买药迟迟不归，很是不安。她在小巷里走了无数趟，希望能遇到他，然后站在门

口，急切地朝街道两头张望。一个男人在她面前停下，她拒绝了。那人又在第二个女人面前停下，讲好了价钱后，两人便进去了。

“你找谁呀？”一个妓女问多米尼克，她刚上街拉客，这时正走回自己的房间。

“找阿马德奥。我很担心。天还没黑的时候，我打发他去买瓶糖浆，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出门的时候，见他进了玛丽埃塔的家。”

多米尼克又气又怕，只觉得有一种冰冷的东西扎进心里。那个女人走了，阿马德奥的母亲看着她进了自己的家门，立即飞快地向玛丽埃塔家走去。玛丽埃塔家的门窗都关着。

“阿马德奥，你在里面吗？”她隔着门板问道。

没有人答应，多米尼克只听到一种模糊的、压低了的声音。她抬脚踹门。不结实的门闩被踹开，多米尼克一下子冲到房间当中，撞在桌子上。借着街灯，她辨认出躺在床上的玛丽埃塔和她身旁一个裸体男孩的身影。

“骚货……不要脸的骚货！”多米尼克狂怒地叫骂。

她的手无意中碰到放在桌上的剪子，她当时愤怒到了极点，因伤心而失去了理智，便抓起剪子扑向玛丽埃塔。两人疯狂地、死命地扭打起来，又喘又喊，破口大骂，尖声惨叫。其他女人、男人和警察闻声赶来。有人把阿马德奥带回家去。

“别出门，小无赖！”他听到有人命令。

奔跑声和警察的哨声响成一片，随后响起救护车的尖利叫声。窗外不时传来人们的喊叫声和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差点儿没把她杀死。"

"流了多少血！"

"玛丽埃塔没救了……多米尼克简直像个疯子。"

"准是喝醉了。"

阿马德奥扑到母亲床上大哭起来。他把脸埋在枕头里，不让别人听到他的哭声。]

十

机场上空，乌黑的雨云压迫着热烘烘的潮湿空气。那架四引擎飞机像一条鲸鱼，把乘客们陆续吞进肚子。只剩下最后几秒钟了。莉兹·艾夫雷尔紧紧抓住乌戈的胳膊，快要哭出来了。

"乌戈，我亲爱的，离开你，我心里真难受！"

"我也是，莉兹……"

"我诅咒他们的行径，"莉兹呜咽着说，"我恨我的儿子们！"

"你最好能平静下来。不要从现在起就难过起来。"

莉兹·艾夫雷尔把脑袋靠在乌戈肩上。她想尽可能拖延最后离别的时刻，虽然这等于延长痛苦。

"乌戈，我真不愿意让你一个人留下。我感到……感

到，我一走你会出什么事。”

他疲乏地叹了一口气。几小时以来，莉兹翻来覆去老说这几句话。他希望她尽快离去。在这样的时刻，艾夫雷尔夫人实在无法控制埋藏在她年迈的心中的母亲般汹涌的情感。她觉得乌戈如此孤单，如此无依无靠，时刻都会遇到危险，落入尘世的圈套……

“我的孩子……亲爱的。”她抽噎起来，落下的一小滴泪珠，消失在脸上的脂粉里。

“莉兹，别担心。我们不会分离很长时间的。”

“乌戈，答应我别干蠢事，我不在你身边，你要比任何时候都更爱我。”

“我答应，莉兹。”

“我一到纽约，就给你发……”

“好的，莉兹，你愿意怎样都行。”

“在你到达哈瓦那之前，我天天给你打电报。”

“当然，莉兹。从明天算起，一共是八天时间。”

飞机就要起飞，只等莉兹·艾夫雷尔一个人了。

“莉兹，走吧，在叫你呢。”

莉兹·艾夫雷尔用双臂搂住乌戈的脖子，貂皮似的头发像波浪那样打来，再加上一阵香水的热浪，差点儿使乌戈窒息。莉兹的嘴唇紧紧咬住他的嘴。她以一种炽烈、绝望的爱吻他，好像这是生离死别，好像两人再也不会见面似的。

乌戈不得不使劲把莉兹推开，说：

“好了……就等你了……”

走上舷梯后，莉兹·艾夫雷尔还在向乌戈挥手告别。乌戈用手帕拭去莉兹留在他嘴上和两颊的脂粉，然后挥了挥手帕，作为对莉兹的回答。机舱门关上了，螺旋桨开始旋转。

飞机起飞时，乌戈·孔蒂如释重负似的松了一口气。

十一

〔多米尼克于星期四下午出狱，星期六刚入夜便去世了。当她突然回到原先居住的那条小巷时，见到她的人都明白，她已离死不远了。

“她看上去很不妙。”

“只剩一把骨头了。”

“你想想，在监狱的医院里关了三年。”

她回到这条街，是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她原先住的那间房间，现在住着一个黄头发的又粗又胖的年轻女人，成天嚼口香糖，敞着怀。多米尼克见到了许多不熟悉的年轻面孔，所有的女人都穿着高过膝盖一拃的短裙。多米尼克是下午三点左右重获自由的。一个修女送她到医院门口，交给她几张证件和一点钱。

“你现在自由了，”修女对她说，“拿着这些……还有这个，希望你再也别回到这里来！”

炎热的太阳照着她的脸，多米尼克提着一小包衣服，独

自一人立在街上，一时不知做什么才好。在她经受三年煎熬(她因打伤玛丽埃塔，被判三年徒刑)的医院对面，有一座小教堂。她穿过种着柏树的小公园，走进教堂；她在教堂里祈祷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从教堂出来，她感到平静多了。她在静谧的神殿里净化了自己的心灵，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再也不会回到痨病病房里去了。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她每周与阿马德奥见一次面，但每次见面都只有几分钟。她原谅了儿子，因为他是无罪的。她起先在医院的院子里与儿子见面，最后几个月，只能在有许多病床的大病房里见他了。她见他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漂亮。每次探监结束，儿子走后，多米尼克总要暗自垂泪。现在，她要出其不意地去找儿子，让他因见到她而高兴，这是她所能带给儿子的唯一礼物，是对他这些年孤苦伶仃的唯一补偿。

她不太为自己操心，也不去考虑到哪里，如何生活。她没有多少时间好活了，这一点她很清楚。“我已半截入土了。”她再次转到这个念头上来。那个嚼口香糖的黄头发女人偏着脑袋看着多米尼克走过她的房门，沿街往上走去。

昔日住在这里的女人已剩下不多了。安赫拉坐在房门前的一张矮凳上，叉着两条粗腿，用扇子搧脸以驱赶浊热，这时她见多米尼克走来，歪着两只略微有点斜视的小眼睛，一边站起身，一边张开双臂。

“圣母保佑，”她尖叫道，“这不是多米尼克吗！”

她使劲拥抱多米尼克，多米尼克差点儿透不过气来，然

后，也不知为什么，两个人都哭了起来。

"你几时出狱的？"

"今天。"多米尼克有气无力地说。

在好几分钟的时间里，两人谈起许多事情：医院里的生活，不景气的生意，潜伏在每个角落的战争阴影；又谈到哪些人死了，哪些人走了，哪些人新近搬到这里住。多米尼克显得焦躁不安，心绪不宁，老是往小巷两头张望。

"他……在哪儿？"她终于闷声闷气地问。

"阿马德奥吗？就在那边。你知道他在干活了吗？"

"知道，他对我说起过。"

"干活不过是说说罢了。自从你走后……酒店老板娘给了他一个容身的角落，让他跑跑腿，每天挣点面包和干酪——不时也挣几里拉……噢，他现在可长成个漂亮小伙子了！"

近七点钟时阿马德奥赶来了。有人对他说，他母亲出狱了，正四处找他。他找到安赫拉的房间，见母亲坐在床上，便向她扑过去，使劲吻她，紧抱着她不放，直到安赫拉提议喝上一杯。

"我不喝，安赫拉，谢谢！"多米尼克推辞道。

"嗐，喝一点不碍事！阿马德奥，你想来一点吗？"

"不，太太……"

"这样好。"安赫拉说。"多米尼克，咱俩喝一杯……"

两人默默对饮，从杯子上方看着对方。多米尼克的眼睛很忧郁，像一口已经布满幻影的枯井。安赫拉的眼里则

充满疑问和怜悯。最后，她轻轻地问道：

"多米尼克……你想过到哪儿落脚了吗？"

"没……"过了好半天，她才吐出这个字来。她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她已不习惯自由人的生活，不习惯自己拿主意，作主张了。起初在监狱里，后来在医院中，总有人命令她："起床……吃饭……睡觉……解手……洗脸……"现在，她要自己决定怎么做了。

"因为，"安赫拉弯起眉毛，"你总不能睡在街上呀……"

多米尼克看看外边。

"是呀，当然不能……"

一片寂静。多米尼克咝咝的呼吸声听得分外清楚。安赫拉重又往自己的酒杯里倒酒，瓶口碰着酒杯，发出轻轻的撞击声。

"你可以留在这儿……睡在这儿。"

"谢谢你，安赫拉，可是……"多米尼克心中燃起对那个女人的感激之情，安赫拉留她睡在自己床上，这意味着晚上无法接客，也就无法挣钱，而她又那么需要钱。

安赫拉非常肯定地点点头。她明白多米尼克在想什么，便哄她说：

"至少今天留下别走。明天我们再给你找个地方安身。你现在累了，需要休息。我……"

"安赫拉……那你？"这句话的停顿中包含的真正意思是："我留在这儿，你怎么办呢？"

安赫拉喘着粗气说：

“没事……正好我也不能——我来月经了。”

多米尼克当晚就睡在那里。她觉得很难受，整夜都在发抖。两人醒来时，安赫拉在阳光下看到多米尼克的脸那样苍白，明白她就要死了。到了下午，又一阵可怕的发作之后，阿马德奥的母亲便不得不躺下，再也起不来了。

星期六一整天，多米尼克都昏迷不醒，不停地抽搐；入夜时，她突然奇迹般地好起来了。

“借我一面镜子！”她有气无力地说。

安赫拉明白，她的朋友当天晚上就要死了。她把镜子、脂粉、唇膏拿给她。多米尼克颤抖着，把脸修饰一下，在勉强包住颧骨的发青的皮肤上施了点脂粉；当她感激地笑一笑时，那张脸看上去就像一个丑陋的假面，让人看了心酸。

阿马德奥像条小狗那样跪在床前。他母亲枯瘦的手放在他头上，然后她像瞎子那样，用手一点一点地摸遍儿子的脸。

“阿马德奥，我要死了。”她异常平静地说，“我要死了……你要学好……你……你去找安塞尔玛，对她说……说……”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这样半张着嘴不动了。安赫拉哭了起来。阿马德奥站起身，看着他死去的母亲，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像盖在她身上的被单上的一个褶皱。阿马德奥好像不是在看多米尼克，而是在看死神是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别的孩子死了母亲，会伤心得大哭大叫。阿马德奥却突然发现他的悲痛和别人不同，他的心没有碎，反而变

得更硬了，好像他不是在亲身经历这种痛苦，而是在看别人的悲痛。

安赫拉大哭着出了房门，阿马德奥实在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如此伤心。“又不是她的妈死了，她干吗要哭呢？”他在床边坐下，两手握着多米尼克的手轻轻摇动。他就这样坐着，直到来了许多女人。房间里一片哭声，女人们拥抱他，叫他不要太难过，又说他的母亲是世上最好的母亲。

她们让他呆在房间的一角，阿马德奥便从那里长久地看着那些抹了许多脂粉的哭哭啼啼的女人大声祈祷，长吁短叹，吻多米尼克蜡一般的脸。

“现在你出去一会儿……”安赫拉推推他。“我们给她收拾一下……”

他从那些女人、巡警和挤满房间的其他人中间悄悄穿过，来到小街上，两手插在裤袋里，踢着一只旧洋铁罐，走到街角又走回来。他尽力回忆母亲活着时的模样，可就是记不起来，黑沉沉的头脑深处又像往常那样，浮现出他所保留的母亲的唯一形象：她赤裸着身体站着，非常年轻，腹部有一颗黑痣；她慢慢穿上衣服，甚至没有发觉躺在摇篮里的孩子怎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每次想起她来，脑子里便出现这一形像，这会儿，当他用脚尖踢着洋铁罐，沿着小巷走来走去时也不例外。

当他又被叫进屋里去时，多米尼克躺在四周点着蜡烛的床上，她被放在房间中央，就像教堂里的圣母那样。她的衣服已经换下，身上紧紧裹着一条被单，被单的褶皱中露

出两只瘦瘦的近乎透明的手，那双手交叉着，捏着一串旧念珠。

有人端来了酒，大家一边抽泣、呜咽、哭喊，一边喝酒。半夜时分，一个男人唱着小曲来到安赫拉的住处。他一露面，所有的人都回过头去看他，他立即不出声了。安赫拉迅速站起来。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天亮我就要走了。"

"你上别处去吧。"

"真遗憾！"男人转身要走。安赫拉拽住他的袖子说：

"你等等……"

阿马德奥见她弯下腰，向在床边祈祷的那些女人之一低声说道：

"把你的房间借我用一下。"

那女人没有中断祈祷，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安赫拉便和那个天亮就要动身的男人出了门。

她一小时之后回来，在死者身旁的盘子里放下一把硬币，其他女人已像通常遇到这种事时所做的那样，在盘子里放了一点钱。阿马德奥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因睡魔附身而头脑昏沉，只听见有人说灵车天亮就到。

一切都结束了。淡淡的阳光，穿过波焦雷亚莱墓地上空像帐篷一般凝滞不动的灰色云层，照射下来。只有三四

个女人为多米尼克送葬，现在也各自回去了。

“你不要为多米尼克难过，”安赫拉对阿马德奥说，“她比我们好过，她的胸膛上很快就会开满鲜花。”

当阿马德奥终于像个孤儿那样哭起来时，安赫拉把他紧紧抱在胸前，两人一起大哭。

两人慢慢回城时，安赫拉说：“等你长大了，你准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你是永远也不会孤单的！”

阿马德奥来到安塞尔玛居住的村子，安塞尔玛拥抱他之后对他说，他已长大成人，非常漂亮，她的儿子们一定很愿意认识他。

“你母亲的事我听说了。”她流下几滴眼泪，很快用围裙的一角擦干，那围裙是用拆开的面粉袋拼成的。“她是个好人。你饿了吧？”

他点点头。

“那就跟我来……”

她把他领到桌前坐下，端来面包、干酪、洋葱加肉、糖水梨，让他吃个够。阿马德奥没喝给他斟的葡萄酒，安塞尔玛说，他不喝酒她很高兴，因为她讨厌酒鬼。安塞尔玛和他的儿子们就住在磨坊里。为了盖过汩汩的水声——水像瀑布般泻下，落入戽斗中，带动巨大的磨盘，把谷粒磨碎——她提高了嗓门说话。她的几个儿子都在地里干活，很快就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一共是四个，三个黄头发，另外一个头发

发红。他们神情严肃地看着阿马德奥，安塞尔玛向他们介绍说，这就是她经常向他们提起的那不勒斯的表兄阿马德奥。安塞尔玛的大儿子同阿马德奥差不多年纪，但比他高些。他们握手时，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这个叫巴勃罗，”安塞尔玛指着说，“这个叫路易吉，这个是乔瓦尼，这是小尼古拉斯。”

安塞尔玛在巴勃罗的房间里，用木板和木箱给阿马德奥搭了一张床，上面一层又一层地铺了十几条袋子。她吻了吻他们，便去打发另外几个儿子睡觉了。巴勃罗瞪着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看阿马德奥脱得赤条条的钻进被窝里去。他羞怯地吹灭蜡烛，才脱下自己的衣服，然后穿上一件连衫裤似的衣服，城里来的小伙子觉得那种衣服十分滑稽。

“巴勃罗，你是怕被我看见，感到难为情吗？”阿马德奥用胳膊肘支撑着身体，一边点上蜡烛，一边问巴勃罗。

“我是……”

“嗐！咱们是男子汉……”阿马德奥在自己的衣服中摸索，掏出一支香烟，凑着烛火点燃，“你想抽烟吗？”

巴勃罗见一个跟他同样年纪的小伙子，竟像大人一样吸烟，非常惊奇，推辞道：

“我不会抽……也不想抽。妈妈不喜欢别人抽烟。”

阿马德奥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一个冷酷的想法：“妓女成了正经人，比什么都可怕。”他从鼻子里喷出两股细细的烟来，眼睛盯着用极粗的橡木架起的高屋顶，心思却在别的地方，或者不在任何地方。

"喂，阿马德奥，给我讲讲，城市是什么样子？妈妈说……"

阿马德奥慢腾腾地说了起来，给他讲述城市里的事情、女人、学校、码头，同时一支接一支地抽了四支烟。当阿马德奥打算点第五支烟时，回头看了看，见巴勃罗已经在另一张床上打起鼾来。他耸耸肩，吐一口带尼古丁苦味的唾沫，闭上了眼睛。

"阿马德奥……阿马德奥，"一只手使劲晃他的身体，"快起来……天已经亮了。"

他感到眼睛灼痛，嘴里一股烟草的苦味。透过寒冷清晨的曚昽曙光，他模模糊糊看到巴勃罗的人影，巴勃罗已经起床，正把两腿伸进灯芯绒长裤的裤筒里。

"几点了？"阿马德奥睡眼蒙眬地问。

"快四点了。"

"啊！还是晚上呢……"他打了个哈欠，又想躺下睡觉。巴勃罗一把扯掉他的被子，他冷得发起抖来。

"你说什么呀！已经太晚了。妈妈准已经起床了……要干的事可不少：挤奶、清圈、喂牲口。好了，懒汉，快起吧！"

阿马德奥在乡间的第二天就这样开始了。他将要在旧磨坊度过的四百天，天天都是这个样子。他们两人从连接顶楼和底层的又陡又窄的楼梯上下来时，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安塞尔玛的儿子们狼吞虎咽地把他们那份早餐吃个精

光，阿马德奥只喝了点咖啡，吃了一片黑面包。他开始感到不乐意了。

下午，巴勃罗带他去小溪走走，那是从磨坊流出的水汇成的水流。往回走时，他们从一片金黄色的麦田斜插过去，这时，他们看见一个也长着一头金黄头发的姑娘一边朝他们走来，一边喊道：

“喂，巴勃罗……等等我……”

两人停了下来，阿马德奥问：

“她是谁？”

“她是伊达，十五岁，是我们的邻居。她父亲常到我们的磨坊磨麦子。”

金黄头发的女孩子笑着、喘着来到他们面前。她紧盯着阿马德奥。

“哎哟，这一通跑！你们到溪边去了？为什么不叫上我，巴勃罗？我要是知道，就跟你们一起去了。”

巴勃罗等她连珠炮似的问完这些问题，才简简单单地说：

“这是阿马德奥……我们的那不勒斯表哥……”

阿马德奥不知为什么绷起了脸，嘟哝一声，算是报了自己的姓名。

伊达捅了他一下（从那不勒斯来的小伙子很不喜欢她如此随便地对待他），嘻嘻哈哈地说：

“怎么啦……你肚子疼吗？”

巴勃罗解释说：

"别理他，他就会好的。他好像生气了，其实没事儿。不过是今天起早了，所以不乐意……"

从这天下午起，阿马德奥又好儿次同伊达单独相遇。倒不是因为凑巧，实际上是每当他看见伊达从屋里出来，往溪边走去，便远远跟着她，然后绕个弯，假装是偶然碰到她似的。他喜欢跟她一起溜达。伊达粗壮、丰润，有时在小溪的滞留处，为了不使裙子沾上水，她把裙子一直撩到腰部。

"你的腿长得真好。"阿马德奥说着用手摸她的腿。

伊达沉下脸，跑了。可是第二天下午，两人来到同一个地方，伊达又撩起裙子。阿马德奥不吭声，也没有动手动脚，只是贪婪地盯着她看。

"我的腿……是长得很好吗？"她问，声音有点儿发颤。

"不坏。"阿马德奥没有多说，转过身去。

渐渐地，她允许他摸她的身体，听凭他的手指伸进她的背心，在她胸脯上抓挠，还让他用牙咬她的耳朵。

"我喜欢你，伊达。"一天下午，他对她说。

"我也喜欢你……"

两人坐在溪边，往水里扔小石子。说完这两句话，阿马德奥站起来，向她伸出手。伊达也站了起来。阿马德奥看看四周。从他们停留的地方只能远远望见磨坊的房顶。然后，他们顺水流走了一分钟。

他把伊达按倒在麦秸上，掀起她的裙子，看到姑娘眼中闪出一丝恐惧的光时，他攥紧了拳头说：

“你要是喊，我就揍你。”

恐惧仍未从姑娘栗色的眼珠里消失，她轻柔地答道：

“我没想喊……”

他们接连五个星期在同一个地方会面。起初，伊达无法摆脱惧怕的心情，不断地重复说，他们所做的事是罪孽。后来她就不说了，也不说她早上没有胃口，而且好几次恶心要吐。

那天下午，伊达没有露面。阿马德奥焦急地等待，最后明白，她那天不会来了。他喜欢那个姑娘，因为她长着一头金发，而且年轻、壮实，和玛丽埃塔很不相同。一想起玛丽埃塔，他便想到多米尼克，眼里不由地涌出泪水。他用脚踢一块卵石，然后往回走。

伊达的母亲凭直觉感到女儿出事了。伊达起初不承认，可是当她母亲说到，如果她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天上的主会让怒火降临她那金黄色的小脑袋时，她放声大哭起来。

“怎么回事……你干什么事了？”她母亲使劲摇晃她说。

“没……没什么……”伊达只是抽噎，不肯说。

于是她母亲拿起一根粗木棒，敲打桌子，敲得桌子上的盘子蹦到地上，跌得粉碎。

“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你不说就打死你……”

伊达没等挨打，就说出她觉得恶心，胃部不适，而且总想小便。

“你说的是真话吗？”她母亲喊道。

"是的，妈妈。"

她母亲脸色发白，咬紧嘴唇，迫使她抬起头来看着自己。

"那个混蛋是谁？……谁？是巴勃罗吗？"

伊达摇摇头。这时，她父亲和路易吉走来，两人抬着一袋刚磨好的面粉。

"你等一等，我这就付给你工钱。"伊达的父亲说。他见老婆脸色煞白，又见女儿哭哭啼啼，便问道："怎么回事？她今天做错什么事了？"

伊达大声抽搭起来。他女人答道：

"你女儿……你女儿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什么？"

"你问她自己吧……她跟人睡觉……还不肯说跟谁。"

伊达的父亲一把抓住伊达的肩膀，问：

"是真的？"足足有一分钟，伊达没有吭声。"是真的吗？"

"是的，爸爸……"她站起来，想抱住父亲，"原谅我……"

他一把将她推开，说：

"不要脸的东西……"他狂怒地抓住她的一条胳膊，使劲扭着，把女儿提起来，"他是谁？……是谁？"

伊达明白只有招供，才能让父亲不再扭她的胳膊，便喘着气说：

"阿马德奥……"

伊达的父亲放开她的胳膊，从墙上取下一杆旧的双筒猎枪。

“这个混蛋，看我不收拾了你……”

路易吉悄悄溜出来，到了外面，便撒腿往磨坊跑。

女人想拦住丈夫：

“你别去惹麻烦……”

他把她推到一边，说：

“让我走……我知道该怎么办。”

路易吉跑回磨坊。阿马德奥正用一把小折刀削一根嫩树枝的枝梢；巴勃罗在他身边，谈着母牛将生小牛的事。

“阿马德奥……阿马德奥，”路易吉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伊达的父亲……拿着猎枪……来了……来找你……说要打死你……”

阿马德奥只觉得两脚冰凉。

“你说什么？”他一边合上折刀，一边问。

“伊达……说你……说你对她做了什么事情。她父亲就拿着猎枪找你来了。”

巴勃罗见阿马德奥的脸变得煞白，勉强做出笑脸，瞪大眼睛看着他和他的弟弟。随后，突然站起身，向漆黑的田野跑去。他跑了有一分钟，听到背后两声连续的枪响。铁砂落在很近的地方，他跑得更快了。〕

十二

“过一分钟就能接通，先生。”西克拉号游艇的无线电话务员说。

乌戈·孔蒂跨坐在烧蓝钢桌上，望着舷窗外呈扇形展开的哈瓦那海湾。他想跟莉兹·艾夫雷尔通话已经半小时了。接收机吱嘎作响，好像要爆炸似的，终于在一片杂乱的干扰声中，传来这样的声音：

“纽约……EPA……EPA呼叫LSM……请讲话……LSM请讲话……”

话务员站起来，把坐位让给乌戈，然后按下一个键。

“您可以讲话了，先生。”

乌戈清了清嗓子：

“莉兹，你好吗？莉兹，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莉兹·艾夫雷尔的声音传到西克拉号游艇上，因干扰声很大，有些变调。

“乌戈，亲爱的乌戈，你好吗？”

“我很好……”紧接着是一种很像哭泣又像静电干扰的声音。“乌戈，你好好听着……乌戈，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你说吧。”

“就像我昨天对你说的，我见到我儿子们的律师……也见到他们了，他们不肯让步。他们……他们说了你许多难听的话……他们不希望我们结婚。”

乌戈·孔蒂把香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问道：

"你自己的律师怎么说？"

"噢，他们说官司肯定能打赢，但需要时间，几个月……一年……不管怎么说，这都无所谓。我们一定能赢……乌戈，我希望你能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莉兹？"

"你明天到纽约来，坐第一班飞机。"

"莉兹，我怎么去呢？我手头没钱，也许船长……"

"不，他不会给你的。我的儿子们已经通知他，什么也不要给你。"

"那怎么办？"

"你听着，在我舱里小药柜的镜子背后，有一个小保险箱。你把它打开……那里有我的首饰……你卖掉或当掉几件，好买机票。保险箱号码是这样的。"她说出几个数字，又让他重复一遍，看有没有错，"没错，乌戈……乌戈，你在听我说话吗？"

"是的。"他一边回答，一边收起记了号码的纸片。

"乌戈，另外那件事已经安排好了，我很高兴。"

"什么事？"

"我和蒂法尼首饰行的经理谈了……他是我的朋友。他打算给你一个职位……"

"谢谢，莉兹。"

"你一来，我们就结婚，乌戈。我已经派人把滨河大街那幢楼的楼顶房屋收拾好了……星期一你就可以开始工

作。乌戈，你爱我吗？”

“当然。”

“你说你爱我，乌戈。”

“是的，我很爱你。”乌戈因为当着话务员的面讲这些话而感到很不痛快。

“好吧，乌戈，亲爱的。明天我到机场等你。到时候见，我的爱。”

乌戈停了一会儿才回答：

“到时候见，莉兹。”他向话务员做了个手势，话务员就切断了通话。乌戈·孔蒂站起身来。“弗兰克船长回来时，请您告诉他，我要见他。”

“好的，先生。”

转了最后一圈之后，保险箱里的一个机关喀嚓一声，乌戈便把它打开了。保险箱里只有一个小漆盒，他取了出来。这时，他听见背后有人小心地咳了一声。他回过头，看到弗兰克船长结实的身躯。

“您叫我吗？先生。”船长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打开的保险箱和乌戈手中的小盒。

“是的，船长。明天我去纽约找艾夫雷尔夫人。我坐飞机走。您愿意什么时候起锚都可以……”

弗兰克船长点点头。

“如果您没有别的吩咐，我们今天晚上就走。”

“随您的便，我可以上岸住一夜。请您吩咐侍者，把我的行李准备好。”

"好的，先生。"

船长走了。乌戈·孔蒂又剩下独自一人时，打开首饰盒看看有什么东西。

"哼，假珠宝——铁片和玻璃。"他下了这样的断语。那不是莉兹·艾夫雷尔的真首饰，而是几件最精美的首饰的仿制品。盒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假镯子也许能卖几个钱。他把镯子放进口袋。其他无非是耳环，戒指，还有几枚胸针。

乌戈在国家饭店登记时，简单地写上自己的姓名，省去其他称号。

"只住一夜，"他声明，"我想提前付款。"

"随您的便，先生。"

他用潦草的字迹飞快地登记完之后，看着一个彬彬有礼的殷勤的侍者，把他的行李——两只大箱子、一只小旅行箱搬到电梯口。他接过钥匙，向机票预订处走去。

"先生，请吩咐。"职员俯身在柜台上说。他身后的墙上张贴着许多漂亮的旅游广告：有西班牙、希腊、纽约、巴黎、罗马、阿姆斯特丹、墨西哥各处的广告。

"我想明天动身。"

"去哪儿?"

乌戈看了看墨西哥的广告，广告上写着"请访问未来之国"。广告上还画有一个斗牛士，正同一头紧擦着他腰部冲来的黑色大公牛周旋。

“墨西哥。”

那个职员拿起一部内部电话的听筒，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然后微笑着转身对乌戈说：

“来回票吗？”

“不，我看不用……”

职员挂上听筒，报了价钱，然后把票给他。

“孔蒂先生，祝您一路顺风。”

乌戈在等候找零钱的时候微笑着，用那个装有机票的信封轻轻敲着另一只手的手指肚。

“我想会是这样的。”

空中小姐过来帮他系好安全带，面带温和的职业微笑，说：

“我们五分钟之后着陆。”

当巨大的飞机盘旋在城市上空时，乌戈通过舷窗向外张望。下面是一座大城市，和他想象中的城市很不相同。那是一座高楼林立，大街上满是汽车，有许多漂亮花园和高高的烟囱的城市，一座有待征服的城市。

他有点儿头晕，便闭上眼睛，把头靠在坐位的靠背上。为什么他偏偏选中墨西哥呢？也许是因为拼成墨西哥这个国名的几个字母中，有一个是X①。但他随即又纠正了这一想法：不，是因为墨西哥是希望之乡，正如旅游广告上说的，

① 字母X有“未知的事物”这层含义。

是“未来之国”。再说，他不会是孤身一人，在下面的某个地方，有他认识的人。那些人跟他熟识，如果他碰到麻烦，他们定会帮助他。

他闭着眼睛想起了芙丽达·冯·贝克伯爵夫人。前一夜在哈瓦那时，他想给她打电话或者发一封电报，但他考虑了一下，没有那样做。芙丽达和他一样，是个职业拆白党。在他们这些拆白党中，有一条人人恪守的规矩，这条规矩要求他们：“不要牵连别人，以免别人牵连你；谨慎行事，善于等待。”也许最初几天里芙丽达无法帮助他，也许他的突然出现不合时宜。于是他不去找伯爵夫人，而去找另一个人——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他几星期之前访问阿卡普尔科时，卡门做过东道，还向他介绍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分别时，卡门给了他一张有她姓名和地址的名片，“也许我什么时候还能为你效力。”

乌戈·孔蒂找到那张名片，拟了一封电报。现在，他清晰地记得电文的每一个字：“亲爱的卡门，”写到这里，他笑了笑，这种称呼赋予电文一种亲切的语气，“我坐501航班抵达，系秘密旅行，从哈瓦那起飞。务请不要声张。乌戈·孔蒂。”电文很简单，但写了该写的东西，足以让卡门明白。

“你只剩六十美元了，”乌戈对自己说，“如果电报不起作用，如果卡门没能及时收到，这点钱派不了什么用场。当然，你还可以去找芙丽达，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这样做。”

笨重的飞机触到了跑道，跑了一段后停下来，然后掉转

头，慢慢靠近低矮、臃肿的候机楼。螺旋桨停下不转了。乌戈·孔蒂探身向窗外望去，看着聚集在铁丝网后面的人群，人群高兴地跳着，挥着手，无声地笑着，向朋友和亲人致意。亲王站起身来。他没有在人群中发现卡门，这使他很担忧，一时间他感到那么孤单，就像一个寒冷的早晨在那不勒斯的墓地上所感受到的那样。

当他踏上舷梯时，他的担心突然烟消云散了。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在那里等他，朝他喊着："乌戈……乌戈！"一边蹦跳着，好让他见到她。跟她在一起的，还有阿隆索·龙迪亚和其他十至十五人。

他走下舷梯，卡门第一个上前拥抱他。

"殿下，见到您我们太高兴了！"她激动地说，身体挨近孔蒂。

阿隆索·龙迪亚怯生生地等着轮到自己上前致意。然后亲切地和孔蒂紧紧拥抱。

"亲王，您在这儿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他向海关和移民处所在的大楼点了一下头说，"早就打好了招呼……他们不会麻烦你的。"

到机场迎接的其他人，向亲王致意时不如这两人热烈，却十分恭敬。当他们朝外走时，挽着他的胳膊走在他身边的卡门告诉他：

"殿下，今天清晨三点，我一接到您的电报，立刻把这些人叫醒……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做，可我们实在太喜欢你了！"

乌戈宽容地对她笑笑，抚摩一下她挽着他的胳膊的手，说：

“亲爱的卡门，您真是个天使。”

第　二　部

一

那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床单、被子、朝胡亚雷斯大街开的大窗上挂的窗帘，都是绸制的。乌戈·孔蒂身上穿的睡衣，也是绸的。他在那间大理石铺砌的、装有法国镜子的大房间里洗过澡，刮过胡子，现在正躺在宽得出奇的大床上休息。

门铃响了，乌戈只得起身开门。他从狭窄的门缝里看到卡门的脸。

“哟，请进……！”他请道。

卡门一踏进房间，脸就猛地涨得通红。她行了一个屈膝礼，说：

“殿下，请原谅，我要是知道……”

“算了，没关系……”

乌戈从她面前走开了。他只穿一条睡裤，卡门不愿却又不能不让自己成熟女人的眼睛盯着这位亲王赤裸的长满汗毛的脊背。她停在门口，而他却回去躺到床上。

“请坐，亲爱的朋友。”他懒洋洋地指着一张扶手椅说。

"殿下，我这是……"她解释道，紧张得说话都结巴了。

"算了，忘掉礼节吧。这儿不必拘礼……"

卡门机械地表示同意，但感到遗憾。她像乡下女人那样，几乎只挨着椅子边坐下，双膝并拢，手上神经质地玩弄一根纤维。乌戈边抽烟，边观察她。

"艾夫雷尔夫人……过些日子要来，对吗？"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贸然问道。

"不。艾夫雷尔夫人回纽约去了，我是独自来的。"

"啊……"

"我和莉兹是好朋友，仅此而已。"乌戈和和气气地解释道。"旅行一结束，我们就分手了。她飞往她的国家，而我……"

听了乌戈的解释，卡门心里直发颤，不由得喜上眉梢。那种彬彬有礼的神情从她脸上消失，而显出羞怯的表情。从她进房间时起，乌戈就在暗中观察她了。现在卡门发现，在阿卡普尔科陪伴他的那个粗俗的胖女人，再也不会在他身边转来转去了。这使她好受多了。

"殿下在墨西哥感到愉快吗？"

"当然很愉快。这家饭店好极了。"

"您想……逗留很久吗？"

"啊，我不知道。也许要待上几个星期。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美妙的国家……研究研究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我的侄儿们，也就是科隆纳家族① 的王子们，都邀请我到比亚

① 罗马贵族世家，因祖遗科隆纳城堡而得名。

里茨[1]去过冬。戴维和他的妻子也要去。"

"是戴维吗?"卡门谨慎地探问道。

"对,戴维和沃利斯。当然,是温泽家的人!"

"啊……"

"都是好小伙子,他们俩……"

卡门心里很紧张。她感到自己那畏畏缩缩、穿得花里胡哨的乡巴佬模样,也许会让亲王感到讨厌。她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又担心在礼节方面出什么大的差错,便站起身来。

"大人……"她放低了声音说,"阿隆索·龙迪亚让我荣幸地邀请您参加一个特地为您举行的家庭酒会……"

乌戈笑着说:

"真高兴……太高兴了。"

"酒会就在今晚举行……当然,得看您有没有别的事!"

"没有别的事,卡门。就今晚吧。准是很愉快的……"

卡门高兴得脸上绯红。她第二次办到了不可能办到的事:一个出身如此高贵的人物竟同意出席这次酒会,使她和她的朋友龙迪亚感到荣幸。

"出席酒会的都是自己人。"她又说。她朝前向乌戈走了两步,拿出一张纸片给他。"这是其他客人的名单,全是非常高贵的人物,请您审阅并予以同意……"

名单上有二三十个名字,乌戈·孔蒂从名单上看不出

---

① 法国西南部旅游城,濒临比斯开湾。

什么名堂来。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唯一的大人物。

"卡洛斯·卡斯特罗将军……啊哈！想必就是那位伯爵夫人冯·贝克的情夫吧？"

卡门咽了一口口水说：

"是的，殿下……"

乌戈咬住下嘴唇，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

"伯爵夫人的名字给漏了。为什么？"

卡门窘极了，但她有生以来学到的一切机敏言辞，这一下可派上了用场：

"将军将同他的妻子一起赴会……伯爵夫人也就……"

"我明白。可是，咱们也应当邀请伯爵夫人……"

"您认为应当吗？"

乌戈笑了，笑得很快活。目前这个形势，为搬演一出社会闹剧提供了绝妙的可能性。他干这一手仅仅是为了取乐；也为了略施自己的残酷的才干。

"当然。伯爵夫人冯·贝克是我的一位十分亲切的女友……在为我举行的酒会上不邀请她，恐怕有损绅士风度……这样吧：能看到伯爵夫人出席，真是太妙了。我想在酒会上问候她！"

对阿隆索·龙迪亚来说，这真是他生平最不寻常的一个夜晚。他吩咐卡门去邀请亲王之后不久，便接到总统府的电话通知。有人告诉他："总统愿意今天接见你。"在通常情况下，他一定会取消一切约会，哪怕是十分重要的约会，

也要去等候召见。然而今夜非比寻常；血统高贵的贵族乌戈·孔蒂要来他家赴晚宴，他不能够也不愿意错过。“请转告总统先生，”他对通知他的人作了这样的回答，“请他原谅我不能应召前往，我明天要向他解释。他会谅解的……”

“阿道夫，”他指点司机说，“从后边那个门进去……”

那辆闪亮的大型豪华轿车沿着通往那座豪华宅第的专用入口的小路奔驰。乌戈·孔蒂坐在龙迪亚身旁，侧身看见一座高大的房屋，个个窗子都灯火通明；一百多辆汽车挨挤着停在花园内以及邻近的街上，在车身大小和牌子优劣方面互争高下。还有一大群好奇的人，焦急地想知道今晚款待的是不是一位电影明星。

龙迪亚先下车，说：

“亲王，请这边走。”

乌戈被龙迪亚拉着走进一间小客厅，客厅的墙壁镶着十分精美的红木面。亲王面前站着两位妇女：一位身材矮胖，穿着繁琐，脖子上、耳朵上、胸前、衣服上和手上都有珠宝首饰；另一位非常年轻，肤色微黑，且又稚嫩。

“殿下……”龙迪亚深沉地呼吸着，“殿下，这是敝眷。”

“很荣幸。”乌戈点点头说。

“内人……小女特雷莎……”

那个矮胖妇人激动地向乌戈走去，停在他面前，深深行了个屈膝礼，同时拿起这位亲王的手亲吻。

“陛下……陛下。”她只想到说出这些话。

乌戈·孔蒂心不在焉地答之以亲切的微笑。

“现在，你，特雷莎。”龙迪亚十分激动，脸涨得通红，像一只熟过头的西红柿，就像军官那样发出号令。

特雷莎以一种外省女人的韵致频频点头致意。

“晚安，亲王大人……”她结结巴巴地说。

龙迪亚随随便便地拉住乌戈的臂膀说：

“这边走，亲王。我要带您参观我的房子……”

阿隆索亲自为乌戈·孔蒂当了半小时向导。他带领乌戈观看那座房子的每一个房间：他和妻子的卧室，他女儿的卧室，六间客房，书房，办公室，缝纫室。更衣室的门洞开，亲王可以看见室内存放的几百件服装；四间浴室（其中两间是蒸汽浴室）；一间小起居室。龙迪亚的宅第确实很豪华，从宅第主人的口中得知，为建造这座房子，他花了两百万，为购置各种家具又花了一百万。

现在他们沿台阶下到宽大的藏书室去。

“这儿……”他打开一间大小与足球场相去无几的房间，胡乱地自吹自擂道，“总统先生常来这儿看书。我有许多藏书。我要是告诉您，我买书花了多少钱，您准得大吃一惊！”

“太有趣了。”乌戈瞧着摆满装帧富丽的精美书籍的书架吁了口气；然而他知道，这书的主人从来没有阅读过。

“不过，对我而言，最珍贵的是这个。”龙迪亚以奔放的手势指着挂在一面墙上的六幅画像。

乌戈略略看了一眼这几幅画像。弗朗切斯科对画的好坏及其艺术价值，也许能说出点门道来，他却说不出个所以

然。在孔蒂看来，这几幅不过是几个又丑又胖的过时的老爷太太们的肖像而已。

"他们是我的先人……"龙迪亚后来悄悄说道，"因为您一定知道，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西班牙贵族的血……"

"是吗？"

"可不是！"阿隆索得意地说，"我们家的一位祖爷爷，就是受西班牙国王陛下册封的美丽山侯爵……"

"我相信，"孔蒂说，他开始腻烦了，"在这个国家里，贵族称号是无关紧要的。"

"啊，亲王，您想到哪儿去啦！我们对贵族是尊敬、亲近的。我们有过两位皇上①！……"

"当然，当然……"

这时候，一个仆人端着一张摆了几只高脚杯和一瓶香槟酒的桌子来了。龙迪亚夫人一踱一踱地走在仆人前面。

"亲王，我还要对您说一件事。"龙迪亚说，"我要说的是，我正在争取使用我先人的爵号的权利得到承认……有几个文件在革命时期遗失了……不过，我有个朋友是这一类事务的行家，受我的雇用，正在塞维利亚研究西印度档案，收集必要的资料，以便恭请大元帅②……"

---

① 其一指墨西哥独立运动中的保守派领袖伊图尔维德，他在一八二二年五月自立为墨西哥皇帝阿古斯丁一世；另一指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幼弟马克西米连大公，他在一八六四年六月被法国扶上墨西哥皇帝的宝座，称马克西米连一世。

② 指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龙迪亚夫人闯了进来。她丈夫转过身去，讨厌地瞧了她一眼。

“老头子……苹果酒来了。”

“嗐……你这个女人哪，多会儿你才学得会哟！”龙迪亚说完回过头对乌戈说：“她是个很爱开玩笑的人，老把香槟酒叫做苹果酒。”

仆人把酒杯斟满。乌戈发现特雷莎·龙迪亚没有出来。阿隆索想在干杯之前找机会向亲王作点说明。

“您知道吗？这几只酒杯，我们是第一次使用……是我两年前在巴黎买的。这些杯子本是沙皇尼古拉的东西！总统先生来赴宴时，我们都没有拿出来使用过……”

龙迪亚夫人接上一句说：

“我丈夫把这几只酒杯看得跟他的眼珠子一样宝贵。”

乌戈像真是那么回事似的表示同意，说这些都是罕见的精美绝伦的杯子。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一个主意：“得拿这些杯子开个玩笑。”这个主意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弗朗切斯科的。“得拿这些杯子开个玩笑，先让你们难过，然后再送给你们一个微笑。他们准会为此感到幸福。”

“好吧，干杯。”龙迪亚提议道，“进去吧，不然该着凉了……”

他们把酒喝下去。

“很好的香槟酒，是吧？”龙迪亚总忘不了吹嘘一番，“这酒是我很便宜买到手的。这是抓获的走私货，我买下来了……”

乌戈·孔蒂神情严肃，完全符合生活上恪守古老传统的意大利亲王的身分。他拿住酒杯的底座，在桌子边沿把酒杯砸得粉碎。玻璃碎裂时发出一种令人激动的悦耳的响声。他连忙暗暗观察龙迪亚夫妇脸上露出的恐惧表情。

“这是我们家族的习惯。”他很平淡地说，“孔蒂家的王子初次在新朋友家里饮酒，都要摔碎他使用的酒杯。这是表达一个忠诚、亲切的誓言……”

龙迪亚到这时才舒了口气，亲王在末尾所说的关于“忠诚、亲切”的这句话，使他大为感动。他默默地转过身去拥抱亲王。

阿隆索·龙迪亚打开通往大理石地面的轩敞大厅的大门，这时两百双眼睛盯着他和亲王，一百张嘴蓦地鸦雀无声。

“朋友们，”龙迪亚清了清喉咙宣布道，“今晚能在寒舍接待我的一位亲爱的朋友——意大利的乌戈·孔蒂亲王，我感到无比光荣。”接着转身对殿下说：“可敬的大人，您一定能感受到，今晚墨西哥人民把自己伟大的心奉献在您的脚下……”

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一情景，他绞尽脑汁一连气说了这一席话，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阿隆索·龙迪亚说着便把乌戈·孔蒂拥到自己胸前。有人开始鼓掌，仿佛把戏剧性场面推向了高潮。

首先向乌戈伸过手去热情地同他使劲握手致意的，是卡洛斯·卡斯特罗将军。他是个身量不怎么高的小个子，

身体也不很结实；衣服散发出熏衣草香气，厚嘴唇上长着一副浓密的黑胡子。

“鄙人恭候差遣……”

“将军，彼此彼此。”

“这是内人……”

卡斯特罗自己称之为“将军夫人”的那个女人，也是个小个子，胖胖的，跟她丈夫一样和蔼。她说了几句话就端详起乌戈来了，但乌戈一句话也没有听懂。如果在场的人不多，将军夫人也许会伸手摸摸孔蒂，看看亲王的肌肉是否与普通人不一样。

“阿隆索，你干得可不怎么漂亮……”卡门嘟哝道。

“什么事干得不漂亮啊，卡门？”

“你把亲王独占了。”

“那有什么！他是我的朋友嘛。他是在我家里……又是参加我举行的酒会。”

“可是，阿隆索，得讲究教养、礼仪……而你什么都不顾……”

阿隆索有点儿不高兴。卡门有时逾越她作为社会顾问的作用。什么教养、礼仪，他才不管呢！那天晚上亲王是属于他的，只能是属于他的。

“阿隆索，你还说‘我亲爱的朋友’，并且拥抱他，这可不怎么雅。亲王不可能是你一个人的朋友，只能说你是亲王的朋友。你看出其中的差别了吗？”

"这么说……您做石油生意？"卡斯特罗问道。

"确是如此，将军。我有几百股股票……当然是优惠股……是英伊石油公司的……四千万美元……"

女人们的眼睛死死盯着乌戈。他看得明明白白，便显出一副和蔼、诱人和乐不可支的样子，然而此刻他憋着一泡尿，只想找个地方解手。

"真迷人……"

"帅极了……"

"即使他不是亲王，同这样的人儿睡觉，那也美呢……"

"玛尔杜恰……你在说什么哟！"

"莎拉，别装蒜了！"玛尔杜恰毫不示弱地答道，"你也会这么干的……难道……把那个匈牙利足球运动员给忘了？他可不是亲王！"

"嘘——！别说了。我丈夫会听见的……"

"你想像……在……"莎拉转身向他坦然地微笑着。

莎拉喝了一口香槟酒。

"对，我想像……"她叹息道。

"我真想同他聊聊……"

"那为什么不去试试？"

"我当然要去。"

玛尔杜恰习惯性地整整头发。她皮肤是褐色的，长得漂亮，爱穿很紧的衣服，以便尽可能突出自己臀部的线条，

因为这是她身上最美的线条。莎拉对她有点儿恼火，因为玛尔杜恰是未婚女子，只要她愿意，可以公开同乌戈或其他男人调情；而莎拉是有夫之妇，尽管她丈夫很宽容，也不愿意公然受人愚弄。

“亲爱的，”玛尔杜恰开始朝乌戈走去时，莎拉亲切地说，“亲爱的，披在你左边胸脯上的假发松开了……”

她回头嫣然一笑。

“诸位请看，谁来了！”乌戈大声说。

来的人是伯爵夫人芙丽达·冯·贝克，她犹如一根银锭那样闪闪发光，这时正把一件华丽的白貂皮大衣交给一个男仆。她的身材像椰枣树般苗条，穿一套用光闪闪的衣料缝制的合体的衣服。她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扫了一眼应邀而来的宾客，感到男人们的目光死盯着她，似乎要剥光她的衣服；女人们的目光则如尖利的刀子，憎恨、轻蔑地看着她。所有在场的人也许都在想：“她是将军的情妇。”

卡斯特罗将军见她冒出来，极感惶恐。乌戈溜了他一眼，见他脸色变白，手心冒汗；他还看到，将军在可笑地眨巴眼睛，竭力用舌头润湿他那干巴、苍白的嘴唇。可在平时，此人是个好吹嘘而又令人敬畏的人，连那些有权势的人在他面前也只得低声下气。

卡门向芙丽达迎上去，向她伸出手，说：

“亲爱的伯爵夫人，请这儿走。亲王会感到幸福的……”

芙丽达脸上堆着微笑，从瞧着她的那帮傻愣愣的人面

前走过，同时小声地说：

“我以为阿隆索不会邀请我……”

“伯爵夫人，我也这样想。可是乌戈……亲王坚持……”

她们来到亲王殿下面前，芙丽达点头致意。

“亲爱的伯爵夫人，您来了，我真高兴，”乌戈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认识吗？”

他问卡斯特罗将军及其夫人。现在卡斯特罗满脸通红，心里直打鼓，笨拙地伸出手。

“这位是卡斯特罗将军……这位是他的夫人……这位是伯爵夫人冯·贝克……”接着他对伯爵夫人说：“亲爱的朋友，我相信，您和卡斯特罗夫人会相处得非常融洽的……”

这时是他溜走的好机会。玛尔杜恰远远地看见他把高脚杯放在侍者端着的托盘里，便向花园走去了。乌戈总爱这么办：不向人打听厕所在何处，而由他自己去找。

小弦乐队演奏的音乐声随他飘到了外面。花园很大，在月光和灯光下，一辆辆汽车闪闪发光，犹如一条条披着金属鳞片的鱼。乌戈在寻找一个僻静、黑暗的角落。

一个女人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他作了一个可笑的旋转动作，飞快地转过身来。

“殿下，您腻烦啦？”

“哦，不……！我是出来……”他不想再解释了。情况是很明显的。那姑娘斜倚在汽车上吸烟，而乌戈正是想让那辆车遮挡着解手。

“我叫玛尔塔……玛尔塔·里维拉。别人都叫我玛尔杜恰……”

“我怎么没见过您？”

“您太忙，也许……”

“即使在千人之中，漂亮女人总是显眼的。”乌戈奉承道。

“您真好……殿下，请问，您说咱们以前没见过面，这您能肯定吗？”

“我是第一次来墨西哥……来首都的。”

“我说的不是这里。难道去年咱们没有在蒙特卡洛①……或在卡普里岛②……或在让勒邦③，经特里亚纳侯爵夫妇介绍而互相认识过吗？”

乌戈摇头否认。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个女人，于是客气地说：

“我敢肯定没有见过面。”

“对不起，我想您是对的。因为我在欧洲见过那么多有意思的人……”

“我敢说，美洲、墨西哥一点儿也不比欧洲差……”

“我在蒙特卡洛住过……当然，我的父亲是例外……他是银行家，您知道吗？……他在赌场里赢了一笔钱……后来我们去……”玛尔杜恰口若悬河，口气轻松而又热烈，还

① 欧洲地中海沿岸摩纳哥的城市，是世界著名的赌城。

② 意大利的一个海岛，在那不勒斯湾南部入海口附近。

③ 法国一地名。

不时提到名人的名字。乌戈觉得她是想在他面前炫耀一番。

“您走的地方大概很多吧?”

“不算少。今年我要去非洲,同豪尔赫一起去打猎……”乌戈不想问她豪尔赫是谁。她又说:“几个月前,我在巴黎认识了波菲里奥……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子!”

“哪个波菲里奥?”

“除了波菲里奥·鲁维罗萨,有哪个波菲里奥能那么精神?”

“噢!”

“您认识他吗?他追我追得可紧了……如果他们不管着他的话,他早就要跟我结婚了。您看他这个人怎么样?”

“他是冒险分子。一个走运的平民。”乌戈在“平民”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对,是这么回事。他是个野心家。也许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他永远不会弄到……”

乌戈困了。他虽然是亲王,却可以干平民一样的事而不被人看不起,例如当着玛尔杜恰的面打哈欠,而不用手掩住嘴巴。

“咱们回去吧?”

“殿下,您真愿意回去?”

“我无所谓。”

她挽起他的胳膊说:

“我可以带您到别处去……如果您愿意,去喝一杯,就

咱俩……”

“行。不过，您得去取您的大衣。”

“殿下，不用。我总是把大衣放在车上，免得告辞。请这儿走……”

玛尔杜恰的手顺着乌戈的胳膊滑下去，找到他的手。两只手便握在一起了。

二

阿马德奥一直弄不清，他自己是怎么同尼娜相识，而她又是如何为他在她干活的那家妓院里找到侍者的工作的。阿马德奥回到那不勒斯时，猎枪声还在耳际回响，他在各个码头和孩提时代生活过的那个区的迷宫般的小街上流浪了几个星期，每天晚上回到他母亲在监狱里服刑时别人收留过他的那个酒店里过夜。

他回到那不勒斯后，首先找的一个人就是帕斯夸利诺，那是他所认识的唯一与他同龄的孩子。帕斯夸利诺依然患着瘰疬病，是个大胆的小伙子。他父亲是酗酒死的，屠宰场里他的伙伴们为他举行了像样的葬礼，把他送往波焦雷亚莱墓地。这是唯一的新闻。

一天夜里，帕斯夸利诺很晚才溜进酒店，身上带了许多钱，有几千里拉。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阿马德奥问。

帕斯夸利诺把一支香烟塞到嘴里，说：

“当然是揽到了活儿……”

“什么活儿？”

帕斯夸利诺告诉他：那不勒斯街头停放着许多汽车，都是很容易拆卸的。他练就了拆卸汽车的本领，只消几分钟就可以打开一辆车，偷出收音机，或者偷出手套匣里放的东西、车灯及其他容易携带的零件。后来他结识了一个朋友，名叫西尼奥雷·帕杜阿，收买他偷的东西，而且总是要他多偷点儿。

“这就叫活儿。今天下午我干了一件，干得很漂亮，你瞧，捞了多少钱……”

“帕斯夸利诺，总有一天会把你抓走的。”

“得了吧……我可机灵呢。”

接着帕斯夸利诺建议到什么地方去乐一乐。然而他们经过一番考虑，觉得可以就在酒店里庆贺。他站起来，打开一瓶酒。阿马德奥很犯愁，悄悄地也站起来。从楼上传来酒店老板和他老婆的鼾声。

“你别打开那瓶酒……”

“为什么？”

“他们是有数的。明天他们会问。”

帕斯夸利诺鄙夷地瞪了他一眼，说：

“你始终还是个孬种，是不是？”

“不是那么回事，可你得放下瓶子。”阿马德奥见帕斯夸利诺冷漠的眼睛里出现了像在海滩上殴打他时射出的怒火。他出主意说：“你瞧，最好用这玩意儿从酒桶里吸酒。”

他递给帕斯夸利诺一根长胶皮管，帮他把管子插进酒桶上方的孔里。

"现在吸吧……"

他们轮流吸了好长时间，还互相讲述同女人来往的事。阿马德奥吸了几口就说已经喝够了，可是另一个却硬要他再喝，并以吵醒所有的人相威胁，他只好让步。

这以后他所记得的就是，酒醒后发现自己躺在别人的床上，身旁躺着一个赤条条的金发女子，而且感到脑袋疼得要命。

"我是尼娜。"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哪儿……我在哪儿？"

"同我在一起……在我的床上。你什么也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你是同帕斯夸利诺一起来的，你就跟我睡在一起了……"

他"啊"了一声，想站起来，但觉得天旋地转，脑袋疼得像被钉了一个钉子。

她抚摩着他的前额。她的手柔软而且娇嫩。

"你再睡一会儿。待会儿我给你端吃的来。"

经过就是这样。尼娜接连四天不让他走出房间一步。那个房间四壁衬着光亮的糊墙纸，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广场，阿马德奥不记得到这个广场来过。每当有人敲门，告诉尼娜有客人要见她时，她就大叫大嚷地说，不要来打扰她；如果别人不走，她就破口大骂。

“我跟你待在这屋里就赚不到钱了，可我愿意。”她对他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小伙无动于衷地问道。

“哈哈哈。”她笑道，声音尖得像他们喝的酒那么刺激人，“因为我喜欢你……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就喜欢你……”

第四天他们俩走出房门，尼娜是那家妓院里生意最好的姑娘，因此享有某些特权。她找老鸨，说服她收留阿马德奥当侍者或在厨房当伙计，否则她就不再在那家妓院待下去。

其余的女人好奇地望着阿马德奥，似乎在互相询问，这小白脸美少年究竟有什么魅力，弄得像尼娜这样走红的女人神魂颠倒，醋劲十足。

“瞧吧，你们好好瞧瞧他吧。”那天上午那些女人见到他时，她对她们说，“但是，谁要同他拉近乎，我就撕碎谁的脸……”

从那天上午起，阿马德奥就在那里住下了。尼娜是青楼行当的老手，然而对他却关怀备至，满足他提出的任何要求。她严格监视着他，当她来兴致时，就同这小伙子一起待在房里，半星期闭门不出。

“现在你要什么？”一天下午她发现他厌烦了，便问道。

他正望着广场。他喜欢这么望着，因为他走出妓院大门的次数太少了。他已经习惯于过安静的生活，白天大部分时间是躺在那张床上，夜间则在客厅里度过，瞧着那些经常光顾妓院的政客、资本家、军人脱下道貌岸然的外衣，原形毕露。

“要一辆汽车，”他说，“一辆那种双座运动车。”

尼娜在他背后笑着说：

“你是不是还要一座王宫呢？算了，傻瓜……买一辆车可得花许多钱！”

“瞧着吧，我会弄到一辆的……”

阿马德奥砰地一声把门一摔就走了，尼娜大叫大喊地不让他走，他毫不理会。他穿街过巷，去找帕斯夸利诺。

“我想要一辆汽车。”他直截了当地说。

“一辆汽车？根本不可能！”

“可我就是想要。尼娜……这个又蠢又吝啬的贱货耻笑我。我要弄一辆车来……”

“阿马德奥，偷收音机、车灯或轮子，都还容易。可是，偷一辆汽车……”

“我就是要弄到一辆……”

过了两天，在卡波迪蒙特的一座别墅里举行一次大型晚会，那不勒斯城所有的头面人物都应邀赴会。阿马德奥翻过围墙，来到花园。那里停放着许多汽车，型号齐全。他找的是一种特型车：公子哥儿们兜风用的那种双座敞篷车。他终于找到一辆，是小车，豪华型的，车钥匙还插在开关上。

他坐上车并将车开动时自言自语地说：“我得好好嘲笑一下帕斯夸利诺和尼娜了！”

他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作好了准备，甚至不惜用车压死拦阻他的人。然而，公子哥儿们、伯爵们、亲王们、侯爵们和公爵们正在晚会上寻欢作乐；他们的司机则在后院里

热衷于赌钱。

他若无其事地把汽车开出去。可是一个看门人见一个少年轰隆隆地开车出来，就喊了起来：

“停车……”阿马德奥把车从他身边开过去，差点儿没把他挤到铁栅栏上挤个半死，看门人开始鸣警。“抓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然而阿马德奥已经驾车走了，他顺着山坡向下驶去，十分得意：别人办不到的事，他办到了，当然得意。尼娜见到停放在妓院门口的汽车，眼睛瞪得老大，点点头叫道：

“你真是个好样的小伙子。”

第二天早晨，阿马德奥用一块抹布擦车窗玻璃。他一定要开着这辆车去找帕斯夸利诺，要他把他所说“偷汽车这样的贵重物件是办不到的”这类废话收回。

一辆黑色轿车猛然停住，从车里出来两个汉子，向阿马德奥走来。

“这辆车是谁的？”其中一人边问边察看汽车内部。

“我的。”他若无其事地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阿马德奥。”

“家住哪里？”

“那儿。”他指指妓院的大门。

“同妓女住在一起的，是吗？”另一人说。

“对。那又怎么样？”

第一个开口的人又说：

“这辆车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这两个汉子向阿马德奥越走越近，一边一个，不让他跑掉。小伙子顿时脸色煞白，浑身发抖。

“我哪儿也没去偷……”

“那么是你买的，是吗?”

一只爪子般的手抓住他的肩膀，摇撼着他说：

“昨晚在卡波迪蒙特，有人偷了一辆车……我们找了一整夜……原来在这里！好嘛……跟我们走!”

阿马德奥想抗拒，一个汉子就揍他，挥手砍他的脖子，他顿时觉得脊椎骨都给砸碎了似的。

阿马德奥叫了起来：“尼娜……姑娘们!”那汉子又照准他的脖子砍了一下，他就老实了。

阿马德奥在拘留室里过了一夜。有人正式控告他偷窃一位贵族的汽车。尼娜、帕斯夸利诺、姑娘们、甚至鸨母都去说情，答应偿付罚款或交钱保释他。然而一切活动都徒劳无益。

次日，阿马德奥同另外几个被捕者一起，被用囚车送进监狱，来到他将与弗朗切斯科相逢的监狱里。这辆囚车如同送多米尼克去波焦雷亚莱墓地的灵车，它刚开进监狱大门，囚犯们就听到卖报人在吆喝：

“意大利打仗啦!”

三

在最后五分钟时间，芙丽达·冯·贝克用亲昵的话语缠住他不放。

“你是我接触到的最卑鄙的家伙。”

乌戈没有理会她。他像中学生似的，坐在地毯上浏览叫别人送到贵宾套间里来的那些报纸。

“你听这一段:‘他那透出阳刚气概的英俊的脸上，显出他门第的高贵和真正的传统……’这话是……罗萨里奥·桑索雷斯说的。”

芙丽达怒气冲冲，在亲王周围踱来踱去。亲王放下一张报纸，又拿起另一张。他念道:

“孔蒂亲王以他个人的魅力，使尊贵的朋友堂阿隆索·龙迪亚为他举行的酒会令人难忘。这也就是说，亲王倾倒了墨西哥的上流社会。”他向芙丽达转过身去，说:“写这条消息的是奥特兰托公爵;他是真公爵，还是跟咱们一样?”

芙丽达停住脚步，乌戈见她那细高的鞋跟扎进松软的地毯里。

“你的表演也许是成功的，然而你依然是个流氓。”

“我亲爱的……我心爱的芙丽达，那为什么?”乌戈·孔蒂缩回两条腿，用胳膊抱住双膝。

“昨晚你干的好事:让卡洛斯的老婆跟我直接碰面。”

“她不是很叫人开心的女人吗?我后悔不辞而别。我夜

里老在想，那位夫人得知你是她丈夫的情妇，至少已经抓破了你的脸。”

“乌戈，我料到今天你见我完好无损，一定会很失望，对不对？”

“也许是这样的吧……”

芙丽达火了，骂了一句就点燃一支烟。她轻蔑地、嘘地一声喷出一口烟，说道：

“殿下……我必须遗憾地告诉你，卡洛斯的老婆不仅没有抓我的脸，也没有骂我，反而尽力讨好我，最后还问起我的服装设计师的地址。告别时，她对我说，她见到我‘很高兴’，还表示相信，我们俩一定会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乌戈站起来找他自己的香烟盒，说：

“那你为什么还骂我。我只是提供机会，让三角形的两个角接触罢了。伯爵夫人，依我看，这个国家的男人还很……很不开放，还要把他们的情妇遮遮掩掩。”

芙丽达的目光落在床边地毯上一件亮闪闪的小物件上。她弯腰拾起来，原来是个仿制的耳环。乌戈看了晨报上的消息，正在对她说：“原来如此……我说，这里的人……都很有意思。我只消说‘我是亲王或我是伯爵夫人’，他们就都相信。”芙丽达憎恶地瞪着他。

她把耳环拿给他看。乌戈接过去握在手中，过了一会儿就把它搁在桌上了。

“而且会跟我睡觉……的确，他们中的大多数好炫耀，爱虚荣，但又都和蔼可亲，愚蠢而无害。他们生活中的最大

追求，就是在随便什么公共场合，同咱们中的一个在一起。”

“你说话像弗朗切斯科。”

乌戈·孔蒂叹道：

“是他教我这样想的。”

“再说昨晚的事吧，你像往常那样走了：一声不吭就从后门溜掉。”

“这是百试百灵的办法。”

芙丽达走到窗前，用手指尖把薄窗帘拉开。正午的毒太阳直晒着大街、汽车、行人和对面杨树的树冠。

“乌戈，她是谁？”她用无所谓的口气问道，一点儿也不激动。

“她？”

“昨夜睡在这里的那个女人，耳环的女主人。”

乌戈走到芙丽达背后，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腰，把下巴放在她的一个肩膀上。伯爵夫人浑身打了个哆嗦。

“啊，一个女朋友……”

芙丽达·冯·贝克轻轻推开乌戈。她开始戴手套。

“年轻吗？……漂亮吗？”

“至少比我们所说的夫人们中的大多数要年轻，也不比她们丑。”

乌戈又向伯爵夫人走过去。他坐到长沙发上，玩弄另一只手套。

“你呢……一个男朋友也没有吗？”

“有啊……不就是卡洛斯嘛。”

“嗐，卡洛斯是替你付帐的。我是说，有没有一个……供你受用的男人？”

芙丽达倦怠地叹了口气，说：

“没有，这一带没有一个配得上的。都是一色的讨厌鬼。”

乌戈·孔蒂看着芙丽达，微微一笑。这种微笑因情况而异，或冷酷，或讥讽，或温柔，或天真；她面对这种微笑的魅力，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有时候，当亲王默默地观察她时，那微笑就使伯爵夫人很反感，现在就是这样。

“你笑什么？”她挑衅地问道。

“在某种程度上是笑你。实际上，我听弗朗切斯科讲过你的一点情况。”

“弗朗切斯科，哼！”芙丽达气呼呼地说。她憎恨这个名字，憎恨这个名字对她和乌戈所表示的一切。“他说什么了？那个……那个……”

她的话没有说完。停顿了一会儿，孔蒂才答道：

“他常说：‘当婊子不赚钱，不如做正经女人。’”

她戴好手套，拿起手提包，从提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在乌戈陪同下向门口走去。

乌戈一面弯腰吻她的手，一面问道：“我想，咱们还要见面吧？”

“很不幸，还要见面。这里的上流社会太小。经过三次社交活动，所有的人就都认识了。接着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以后咱们能单独在一起吃饭吗？”

她做了个表示怀疑的表情，把头一歪，略微耸耸她那线条优美的双肩。

“不太可能。”她以推心置腹的认真口气令人费解地说，“这里要想不让别人说闲话，太难了。”

“那就再见吧。”

她深情地看了他一眼。今天上午，她第一次感到需要真诚待人，她要使乌戈感受到她对他的真实态度。芙丽达·冯·贝克尽管有足够的理由憎恨亲王，但对他却只有最深厚、牢固的亲切感。当然，乌戈是个流氓，或比流氓更坏，然而他确实曾经令人心醉过。而女人尽管受过凌辱，也决不会忘记这一点。

“乌戈，”她亲切地悄声说，“乌戈，你来到这里，真叫我高兴……祝你万事如意。”

乌戈感到，芙丽达说这些话时是动情了。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她对他这样说，他很感激，因为这使他有了自信心，使他觉得不孤单。

“亲爱的，谢谢你。”他低声说，“碰运气就是一种职业……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

芙丽达急忙走出门去，连头也没有回。看到乌戈，听着他的话语，见到他瞧着她的神态，这些把她的方寸都搅乱了。她就这样在走廊里往前走去，感到女服务员们在背后以询问的目光盯着她；她在想，如果亲王要求她不要走，她会作何反应。她不愿意想下去了，她不愿意在生活中再添

麻烦。不过，有件事很明显：在孔蒂的床脚边发现一个丢失在那里的耳环，这就足以使她因醋意而勾起一种短暂刺心的轻微痛苦。

她在按电梯的电纽时想道："显然，女人是天生的蠢货，而我更是……"

四

〔阿马德奥是在监狱里认识弗朗切斯科的。他的朋友们——尼娜、帕斯夸利诺和鸨母为争取释放阿马德奥出狱，奔走了好几个礼拜，但都徒然。汽车被偷的贵族是个伯爵，不在那不勒斯，不可能得到他的宽宥。那天上午，阿马德奥在两名狱警的押送下从探监室回去。他气呼呼地来到墙根坐下，离其他犯人远远的。那些犯人都在晒太阳，或聊大天，或捉虱子，或梦想有朝一日监狱的大墙在他们面前坍塌下来。

尼娜给他送来烟丝，阿马德奥正一心一意用很冲的黑色烟丝卷一支烟。弗朗切斯科从这个漂亮头颅的少年来监狱的第二天起，就开始留意观察他了，这时来到他身边，递给他一盒幸运牌香烟。

"拿着。这里面的香烟都是卷好的。"他送上香烟时说道。

阿马德奥连头都不回。这位慷慨地把这种昂贵的进口香烟赠给他的汉子，朝他坦诚地微笑着。这是个令人愉快

的人，他的微笑别具一格，这使阿马德奥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

“谢谢。”阿马德奥说着便接过香烟。

“一盒都给你。我还有。”

阿马德奥犹豫了一下又说：“谢谢。”

那汉子给他点火，并说：

“我叫弗朗切斯科。你叫什么名字？”

“阿马德奥。”

“阿马德奥，这是贵族的名字。意大利历史上有不少著名的阿马德奥……”

他列举了几个，阿马德奥却几乎一个也没有听进去。如果现在仔细观察一下这位自称弗朗切斯科的人，就可以发现，他是个四十左右的汉子，五官端正，无疑是漂亮的。他的头发，特别是两鬓，已经有了银丝。囚犯们都穿囚服，弗朗切斯科却不穿。他上身穿一件绸衬衫，下身穿的是一条细开司米呢料裤子；阿马德奥隐约觉得他像一个电影演员，但记不清到底像哪个。

弗朗切斯科说完历史上杰出的阿马德奥们以后，便问道：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偷盗。”阿马德奥简短地承认。

“哦！”弗朗切斯科惊叹道，“是怎么回事？”

“偷了一辆汽车，一辆运动车，是双座的。第二天就把我抓住了，我运气不好。”

"要是运气好，你就成商人了。"

"我干偷车这事儿，是为了打赌。"

"结果你输了。"

"我说了，是运气不好。"

弗朗切斯科叹了口气。他的表情、言谈、双唇的活动和两眼睥睨的样子，都有特殊的风采，同阿马德奥截然不同。这个汉子已近成熟，声音柔和，抑扬有致，犹如醉人的陈酒，十分醇美。阿马德奥则相反，他是港口小酒店里喝的那种烧酒：有劲儿，又辣又凶。他们二人都像酒，但只有一点相同：都能醉人。

弗朗切斯科用小指弹去烟灰，开始高谈阔论：

"运气是一种职业……"

"对，别人也这么说。"

"你是有运气的，而且很好。我发现，你的朋友天天来看你。他们也都是小偷吗?"说着便笑了，笑得甜蜜而且天真。

阿马德奥斜了弗朗切斯科一眼。他虽然被指控为偷盗，却不愿意别人叫他小偷。

"他们不是小偷。就是朋友嘛。"

"他们在为你获释奔走吧?"

"大概是吧。可是尼娜说……"

"尼娜？她是谁?"

"唔……尼娜，就是跟我住在一起的女人，她在一家妓院干活。"

“这是最慈悲的职业。”弗朗切斯科笑道。

他觉得阿马德奥很有意思，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为同他交上朋友而感到高兴。最令他喜欢的是阿马德奥朝气蓬勃，一身傲骨。他认为，这小子同那几百名来住免费牢房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决不是小流氓。这小子有天生的傲气，决不是佯装的，是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派，“啊，我的老天爷，他多像阿波罗！”

“你一直是住在那里的？”

“对。噢，不。不久前才住在那里；里边都是妓女。”

“在女人堆里混，就有这种危险。我想，你父亲不一定知道吧。”

阿马德奥慢慢抬起头，望着一架在那不勒斯宁静的蓝天上高高飞翔、曲线行进的飞机，答道：

“我没有父亲。”

弗朗切斯科低声笑道：

“你是想让我相信，你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阿马德奥没有理会他讲什么。他现在两眼盯着自己的鞋尖，说道：

“我不知道谁是我的父亲。”

“在那些富有的家庭里，也经常发生这类神秘事情。这大可不必担心。不过，”弗朗切斯科试探道，“你母亲大概知道……”

阿马德奥耸耸肩，掐灭了香烟的火，把余下的一截塞进褪色的衬衣口袋里了。

"她也不知道……她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弗朗切斯科把他的一只柔软的、保养得很好的手放在阿马德奥的肩上。他摸出小伙子囚服下的肌肉很结实，笑着对他说：

"虽然你和你母亲都不知道他是谁……我猜想，他一定是有地位的人。"阿马德奥笑了，于是弗朗切斯科继续推测下去，"小伙子，你仪表非凡。你有……怎么说呢？你有派，有贵族气质，高傲；这些都表明，你的父亲属于高贵家族。"

"你弄错了。"阿马德奥答道。

"错不了。这类事情我还懂一点。遗传规律……"

"我母亲是妓女……"阿马德奥平静地说。弗朗切斯科当即露出惊讶的神色。"她不知道哪个狗娘养的在她肚子里留下了孽种，生下今天我这个人……她从的黎波里的妓院回来，在一条船上生下我。生下我以后，她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扔进海里。"

小伙子如此粗鲁地透露身世，这样自报家门，说出是谁把他带到世上来的，这使弗朗切斯科为之惊愕。他讲真话，毫不脸红。

"阿马德奥，你很诚恳。不过，你听我一句劝，你不必如此。宁可说好听的谎言，也不要讲难听的真话……"他又点燃一支烟，问道："你什么时候出狱？"

"不知道。"

"我愿意帮助你……"

阿马德奥礼貌地点点头，说道：

"谢谢。"

"汽车是谁的?"

"算我倒霉，是一个伯爵的。尼娜告诉我，是鲁蒂伯爵的。"

弗朗切斯科哈哈笑了起来。他站起身，阿马德奥也跟着站起来。他们移步斜穿过院子。

"噢，是洛伦索·鲁蒂的。"弗朗切斯科挽起他的胳膊，"我当然可以帮助你，我认识他，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欠我情的，只要我求他，他肯定会撤回控告。"

"是吗?"

"完全有把握。我告诉你吧，鲁蒂伯爵是我的表弟。"

阿马德奥一下子站住了。阳光直射到他脸上，他眯起眼睛，为的是看清这个人——他在那不勒斯监狱的院子里，自告奋勇为阿马德奥争取获释，要主动去求一位伯爵，一位血管中流着蓝血的贵族，原谅在卡波迪蒙特偷走他汽车的小伙子。弗朗切斯科观察着自己的话在难友身上产生的效果。他那对晶莹、深沉的铁灰色的眸子，像两颗蓝宝石般闪着光芒。

"今天我就给他寄一封信，请他来……阿马德奥，你说好不好?"

阿马德奥啐了口唾沫。弗朗切斯科不由得想，这孩子没有教养，不懂礼貌。他依旧笑着，心里却在盘算："可能时间长了，就可以把他改好一点。"

"尼娜说，伯爵不在那不勒斯。"

"那就等等再说……"

第二天，他们在厕所相遇了。弗朗切斯科说这是巧遇，尽管他是等在那里要同阿马德奥交谈的。

阿马德奥说："我考虑过了，可能您是想捉弄我。"

"我想捉弄你？为什么？"

"您说能帮助我离开这里。"

"当然……"

"既然您能帮助我，为什么您不出去？您到底是什么人？"

弗朗切斯科郁郁不乐地答道：

"弗朗切斯科·德·阿斯蒂斯伯爵。"

"既然您是伯爵，您怎么会到这里来？"

"我们贵族也是会坐牢的。"

"您干了什么事？"

"我，没干什么。有人极力要把我弄进来，你瞧，他办到了。他是个可恶的资产阶级，是个没良心的裁缝……"

"难道您偷了他什么东西啦？"弗朗切斯科说了他自己是伯爵以后，阿马德奥大为震惊。几分钟前，他们面对面蹲在厕所里，他自以为同弗朗切斯科是完全一样的：两人都在大便，都关在监狱里，当然都不是因为干了好事才进来的。然而现在，这小伙子感到极为不安，因为他竟在弗朗切斯科面前脱下裤子蹲坑，尽管对面这个人也脱了裤子在蹲坑，但与他是不同的。他后悔向这个人提了问题。

“小伙子，我们贵族是不偷盗的。”弗朗切斯科说了句格言式的话，“借债可以不还，这是我们的特权。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看，那个可恶的裁缝就是……”

“不过，尽管您是伯爵，人家还是把您送到这里来了。”

他们走出厕所，去食堂吃早点。他们一起坐在一张松木长桌前，手里都捧着一个锡钵。

“也许我只能来。今年是我的倒霉年。即使那个裁缝不整我，别人也会整我……卖香水的、装饰匠、卖肉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太看重金钱了！”

“金钱造成了差别。”

“有时是这样，有时又不是这样。刚才在厕所里，咱们都一样。你是平民，我是贵族……你发现你大便同我有什么差别吗？一点儿也没有。在床上或在坟墓里，咱们也一样。”

他们俩一声不吭地吃着。别的犯人在吵吵嚷嚷，嘻嘻哈哈，洋铁盘子碰得叮当响。吃完以后，犯人们排成两行纵队，被带到监狱后院的一块荒地上，每人发一把锤子，就让他们砸石头。阿马德奥脱下衬衣，他那毛茸茸的运动员般的躯干因出汗而闪闪发光。

各种想法在阿马德奥的脑子里搅成一团。他怎么也想不到，在那些拥有庄园、宫殿、游艇和汽车的贵族中，竟有人跟他一起坐牢，抡锤子砸花岗石。他也不明白，弗朗切斯科主动表示要帮助他出狱，而他本人却不能出狱。

“为什么您的表弟不把你弄出去？”他停下手里的活问

道。他脸上淌着汗水，小汗珠嵌在开始长出的胡子中间，像露水一样晶莹发亮。

弗朗切斯科也歇下来，掏出一块丝手帕擦擦额角。

“阿马德奥，恐怕你不懂。在绅士们中间，某些规则是不能、也不应该违反的。”

一个看守走来，他们只得又干起活来。锤子一锤一锤地敲击着坚硬的花岗石，发出有节奏的声音。

“像你这样的绅士也坐牢，我看不出什么差别。”

弗朗切斯科表示同意，说道：

“你看不出差别，是因为你不是绅士；因为你同我们走的不是一股道。我是想说：随着时间的消逝，绅士犯的罪就成为他的轶事。而对一个平民来说，犯了罪就成了抹不掉的耻辱。还有一点，尊重自己绅士身份的人，如果没有坐过牢，他的传记就是不完整的。我现在认为，从前也一直认为，囚室的孤寂可以锻炼人的精神，可以使他的思想条理化，可以使他扩展视野……当然，在监狱里关的时间不能太长久，也不能接连关进来……”

弗朗切斯科继续讲着。他喜欢高谈阔论，喜欢看到阿马德奥听他讲话时所表现的惊讶、骇惧的样子。弗朗切斯科承认，爱发议论是他的弱点之一，而愿意同一个缄默不语的漂亮小伙子说话，则是他的另一个弱点，也许是更大的弱点。阿马德奥听着伯爵滔滔不绝的话语，几乎什么也没听懂；他只觉得这个年龄比他大的人思路敏捷，他在自嘲，而又不为坐牢发愁。

弗朗切斯科说道："拜伦爵士由于拖欠卖香水商人的钱而坐过牢，现在有谁指责他呢？难道历史不曾严正指出，由于那个债权人剥夺了一位光荣诗人的自由而永远身负罪过的重压吗？等别人写我的传记的时候，如果真写起来，那个钻到钱眼里的资产阶级裁缝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就是因为他不肯通融，我才给关进了大牢。"

过了四个礼拜，阿马德奥回到院子里，找到弗朗切斯科，对他说这天是他自己的大喜日子。

"弗朗切斯科，我想我很快就能出狱了。"阿马德奥亲切地对他说。

伯爵脸上出现了难过的表情。他不太高兴，他也不隐瞒自己不喜欢这个消息。

"真的？祝贺你！"

"尼娜……尼娜的一个客人答应帮助我，几天之内我就要走了。"

"你高兴吗？"

"当然高兴！你要是出狱，也会高兴的……尼娜的那个朋友认识某人，"他接着说，"而某人又认识法官。塞点钱就……"

"在这种时代，这很自然。贪赃枉法是打仗的结果。"

"弗朗切斯科，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同他谈谈你的事。也许他……"

弗朗切斯科苦笑一下，伸出一条胳膊搭在他的肩上，叹

了口气说：

“像你这样的小流氓走了，对谁都无关紧要。鲁蒂伯爵现在可能把你和你偷了他什么东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贵人好忘事嘛。而告我的状的是一个资产阶级，这类人记性好。记性好就是他的力量所在。”

阿马德奥重获自由前的那天晚上，弗朗切斯科自从结识他以来，首次激动地对他说了富有人情味的话：

“我不愿意你走。我祈求过上帝，让你的朋友们拿钱收买不了法官……”

阿马德奥很惊讶，问道：

“弗朗切斯科，这是为什么？我以为你会高兴。”

弗朗切斯科·德·阿斯蒂斯凝视着阿马德奥，他的眼眶因涌出泪水而闪闪发光。他的下巴颤动了一下。

“阿马德奥，我会感到孤单的。”

阿马德奥心绪乱了。同这个汉子、这个伙伴分离，他也感到有点儿难过。他们在狱中共同生活过的这几个月中，弗朗切斯科向他揭示了一个陌生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事物。现在他向弗朗切斯科伸出手，真诚地承认：“弗朗切斯科，我也会感到孤单的。”这时他感到，这样离去是对朋友的背叛。

弗朗切斯科转过身去，就这样过了几秒钟。在他背对着阿马德奥时，他内心进行着绝望的斗争，以便不去恳求阿马德奥留下，不去恳求阿马德奥放弃朋友们为之花钱买到的自由；他就那么站在那里。他想告诉阿马德奥，他弗朗切斯科将向他的亲朋求助，以便贿赂司法人员，使他能跟阿

马德奥一起出狱，即使这意味着丢面子也在所不惜。他本想这么说，但他的意志胜过了感情。

他转过身来说：

“你要回……你的家去吗？”他低声问，回避使用“妓院”一词。

“回家。我没有别处可去。”他难为情地说，“弗朗切斯科，我会天天来看你的。”

“这我相信。”

黎明前不久，阿马德奥被释放了，比预料的时间还早。他和尼娜乘一辆租来的汽车回城。路上尼娜告诉他，由于法律上的某些原因（她不懂为什么），他们必须离开那不勒斯一段时间。鸨母在佛罗伦萨还有一家妓院，作为对尼娜的特殊照顾，派她到那里干活。在那里住上几个礼拜，等别人不再记起阿马德奥其人时，他们再回来。

佛罗伦萨的生活完全一样。实际上所有的妓院都一样。阿马德奥想写封短信给弗朗切斯科，但总是找个借口，把事情推到第二天再办。三个月以后，他们回到了那不勒斯。

重新安顿好以后，尼娜见他想出门，便问：

“现在你到哪儿去？”

“去看一个朋友……”

“看帕斯夸利诺？我不愿意你同他搅在一起，也不要你同别的小偷鬼混。为了把你从监狱里弄出来，我花的钱可是够多的了。”

阿马德奥根本不理她，拿起为弗朗切斯科买的一条进口香烟，砰地一声带上门就走了。

他打听弗朗切斯科·德·阿斯蒂斯，负责接待探监的监狱官查了名单后，告诉他说：

“释放了……刚好两个礼拜了。”

阿马德奥急切地问道：

“您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军官合上名册，说：“不知道。”

阿马德奥懊悔地走出监狱。他记起他们分手那天晚上弗朗切斯科瞧着他的样子。那最后一瞥似乎已料到阿马德奥不会兑现许下的诺言。“弗朗切斯科，我会天天来看你的。”“这我相信。”不过，弗朗切斯科是从来不习惯于相信他人的诺言的。〕

五

那位夫人纠缠了半小时，要乌戈·孔蒂接受为他举行的另一次酒会。卡门在远处猜出亲王处境尴尬，就满脸堆笑地走过去解围。

乌戈见她到了，便说：

“亲爱的朋友，当然可以！我感到荣幸。”他向卡门打个招呼，“请您同这位夫人研究一下举行酒会的具体细节，好吗？”

那位夫人手里端着一盘冷餐，还想说下去：

"殿下，我是想请您……"

乌戈轻轻拍了她一下说：

"日期和时间由卡门定，我没有问题。"

卡门把那位夫人带走，亲王才算松了口气。日子一天天过去，酒会、晚会越来越多，社交活动剧增，乌戈这才发现卡门对他的用处。她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他的助手，负责为他写复信，打发来纠缠他的人，确定在酒会上同他接触的人物的名单，避免别人给他照相，避免童子军、阿科尔曼① 儿童组织、献奶运动的妇女领导人委员会之类的组织竞相向他募款。卡门以感人的热情承担起殿下私人秘书的工作，而且是免费效劳。当然，她会为亲王巧妙安排各种活动，总要弄得邀请亲王的人都向她送礼，不过这无伤大雅。她辩解道："这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于是，谁想受亲王殿下的接见，就得给"我们亲爱的卡门"送礼之类的闲话，便通过不同途径传到她的耳朵里。的确，她还以高明的手腕，用亲王是否同意在某些场合露面来同别人做交易，如到某个渴望抬高社会地位的百万富翁家中作客，去一个新开张的餐厅吃饭；在后一种情况下，餐厅经理们就会以十足的外交语言，通知他们有社会地位的顾客们说，亲王"今晚将和我们共进晚餐"，等等。乌戈·孔蒂由着她干去，因为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也为他提供了从正门进入社交界的机会。

---

① 墨西哥地名。

卡门带走那位夫人后，乌戈把冷餐盘撂在花园里的一张小桌上，向水池的另一边走去，因为他发现玛尔杜恰在那里。她在酒会上露面时已向他微笑致意了，不过十分谨慎，没有同他攀谈。亲王在这个为他举行的花园酒会上，在上百名来宾中走来走去。他所到之处，男男女女都如痴如醉地望着他，脸上堆起甜蜜的笑容，竭力讨他的欢心。乌戈也不吝啬，任凭他们瞻仰他的风采。弗朗切斯科说过，“要向他们微笑，使他们感到幸福”。所以，乌戈·孔蒂一直笑容可掬，这就赢得了所有的人的心。

玛尔杜恰眼角一扫，知道他走过来了。她转过身去，以背相向。她的发式做得很考究，身穿一件透明的大敞领衣服。

“我亲爱的朋友，”乌戈弯下身去向她打招呼时，恰好她抬起头来向他致意，“今天您打扮得真漂亮！”

玛尔杜恰竭力想装出难为情的样子。她回答时看着一片小草叶，这叶片就在养护良好的草坪上，在她两脚之间。

“我后悔极了。”这时她才看了他一眼。她终于在脸上现出一点为她作证的赧色。

“我看没什么。”

“我如果换一种方式同您说话，可以说这么一句套话：‘发生了这件事以后，我不知道您对我有什么想法。’”

“想再来一次，亲爱的朋友……”

这时，玛尔杜恰激动地抚弄着挂在金手镯(她仅有的饰物)上的圆金片儿。

“那……那是……”她以亲密的口吻低声说，“那是软弱……”

“软弱是我们仅有的优点。坚强太讨厌，单独……而且是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表现出软弱来，那才愉快呢。”

玛尔杜恰开怀大笑。乌戈的目光溜进她的大敞领的领口里去了。

“殿下，您下流……”

“我是亲王……”

“我可怜你。我已经注意到您在这帮愚蠢、讨厌的人中间……”

他叹口气说：

“同他们周旋是我的职业。不过，这总是太讨厌了。”

女东道主走到亲王身边，朝他行了个礼，问他是否感到满意，是否还要吃点东西，或者是否要上洗手间。

“夫人，不必了。谢谢。”

那位夫人后退五六步才走开。乌戈早已从卡门嘴里得知，“她很富有，她丈夫是海关代理……这在墨西哥可是个美差”。乌戈一直向她微笑，直到她转过身去向其他来宾重复同样的问话时才罢。

“这位夫人挺讨人喜欢的，是吧?”玛尔杜恰说。

“您是要我说真话……还是要我同意您的意见?”

玛尔杜恰啃完一颗橄榄，把核儿扔了以后又说道：

“她是新富翁，旧派头。她丈夫是在战争时期走私酒类发财的……”

"他只是做了一件善事：给口渴者以酒。"

"她现在领导一个慈善组织。我敢担保，在您离开之前，她会向您募集点儿东西的。"

"她一定能得到。一位女子向我要点儿什么，我决不能不说可以……"

"不需要什么条件吗？"

"绝对不需要。"

现在他们俩在花园里漫步。翠绿色的美丽草坪周围都是种着紫罗兰和三色堇的花坛。这座花园是仿意大利式的，有一条凉廊，有一口喷水池，还有几株同罗马松树一样的松树。

喷水池中央有一个布鲁塞尔的麦内肯皮斯像①的复制品。走到水池边时，玛尔杜恰以说体己话的口气问道：

"卡门跟您谈起我没有？"

他猜到，玛尔杜恰说出这句看似随便说说的话，一定是想揭露什么秘密。乌戈·孔蒂同她睡了一夜以后，觉得这个姑娘野心勃勃，是个无所顾忌的人。然而她有一个弱点，由于爱虚荣或没有见识，自以为很聪明，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与她有交往的男人看来，她也许是聪明、机智的；然而在乌戈·孔蒂看来，她不过是个力图跻身于上流社会的

---

① 相传在比利时历史上，布鲁塞尔曾被敌人包围，敌人企图用炸药炸开城墙，幸被一个名叫麦内肯皮斯的小孩子发现，他撒尿浇灭火药引线，救了全城。因此人民赠予他"最老市民"的称号。后来建筑师往往以麦内肯皮斯撒尿的形象作为喷水池的装饰。

女子而已。

“玛尔杜恰，您很了解她吗?”他谨慎地询问道，“我是说，你们是否互相熟悉到足以使卡门对我说您坏话的程度?”

玛尔杜恰承认道：

“达到这种程度了。不过我不在乎。”她摆出一个俗气、无耻、满不在乎的女人的神气，“亲王，我们属于垮掉的一代；我既不比别人坏，也不比别人好。”

“您更漂亮……”

“您真会说谎。”

“说谎是我们唯一真正会干的事。”

“我们这儿说，要撒谎和吃鱼，都须小心谨慎……”

水池里那个麦内肯皮斯像没完没了地撒尿。亲王觉得，他们俩在那个地方呆的时间太长，会引起别人非议，便轻轻拉着玛尔杜恰的胳膊，继续同她在花园里漫步。

乌戈·孔蒂引用弗朗切斯科的话说道：

“宁可说好听的谎言，也不要说难听的真话……”

“殿下，您既然同意在谎言的世界里生活，您认为什么是真话呢?”

乌戈·孔蒂第一次认真地说话，他的声音干涩而严厉，如同巴赫的乐曲在哥特式教堂的中殿里回响。至少他回答时她听起来有这种感觉：

“真话，我的真话就是我愿意信仰上帝。”

“您经常相信上帝吗?”

“差不多没有信过……”

卡门领着一位年迈的绅士往前走，当她发现乌戈已不在原处时，似乎有点儿着慌。她举目四顾，见他同玛尔杜恰一起在喷水池边的铺沙小径上漫步时，不禁怒火中烧。她拉起老绅士说：

“马尔科姆爵士，跟我来。”她的英语说得很漂亮，“殿下见到您会很高兴的。”

马尔科姆爵士是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已经开始歇顶。卡门和马尔科姆爵士径直朝亲王走去。她忍着一肚子的恨和气，皮笑肉不笑地上前缠住亲王和玛尔杜恰。

她放开马尔科姆爵士的胳膊，向前紧走几步。

“亲爱的，”她吻过玛尔杜恰的脸颊，说道，“别人告诉我你早已来了，我才想起忘了邀请你。”

玛尔杜恰毫不示弱地对她冷笑着答道：

“亲爱的，别担心。我来就免得你难受了。”

这时卡门对亲王说：

“殿下……我想向您介绍一位杰出的绅士——马尔科姆·普隆爵士；他是英国上流社会的栋梁之一，是我们非常亲爱的朋友……”

两位男人握了握手。卡门利用乌戈放开玛尔杜恰之机，趁势抓住她的胳膊。

“亲爱的，我觉得你敷点儿粉就好看了。来不来？”

玛尔杜恰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卡门就不顾礼仪，硬把

她拉走了。

马尔科姆爵士用意大利语同乌戈·孔蒂谈话，他的意大利语带有相当重的英语腔，但显然是运用自如的。

“您的意大利语说得好极了。”乌戈称赞道。

马尔科姆爵士高兴得涨红了脸。

“哦！您太客气了。我是有幸在你们美丽的意大利学会的。”

“您到过那里？住在什么地方？”

“到过好几个地方……当然，也到过阿比西尼亚。”

“马尔科姆爵士，我觉得阿比西尼亚不是了解意大利的恰当地方。”

普隆很认真，像对待一位英国绅士似的指出：

“殿下，在我去那里的时候确是恰当的地方。也许我忘了告诉您，在我撤离前，我是销售武器的。”

“是卖给意大利人，还是卖给埃塞俄比亚人？”

马尔科姆爵士薄薄的嘴唇上出现一种奇怪的表情，孔蒂猜想那是他在微笑。

“殿下，是卖给双方。当然，这么做也许是不道德的；不过，生意人自有生意人的道德观。”

“谁都这样。”乌戈答道，同时看着玛尔杜恰离去时臀部扭扭摆摆的样子。

“殿下，请告诉我，您离开它时它是什么样子呢？”

“离开谁？”孔蒂重新给予对方以应有的注意，敏捷地反问道。

“当然是意大利……”

“很好，我想现在也还是很好……”

“战争年代很艰苦。您没有去过前线吗？”

乌戈挺起胸膛，严肃地说：

“当然去过。我的亲王身份不能剥夺我保卫祖国的光荣。”

马尔科姆爵士脸又红了。战争期间他也做过工作，然而不是在前线，连预备队也没有参加过，因为他早已超龄；但是他帮了最大的忙——把他的农具厂改为军火厂。

“不过……”他突然打住了。马尔科姆爵士是英国人，而一个自重的英国人知道，没有比老是以第一人称讲话更讨人嫌的了。“不过，我对您说的这些事没有什么意思。”

“哪里哪里，马尔科姆爵士。我很感兴趣……”他随即换了话题说：“这酒会办得真好！”

“如果您喜欢……”普隆领会了他的意思。

“您不认为这酒会很有意思吗？”

“殿下，当然有意思……不过，这里这些人我都认识，所以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些先生……这些女士，都没有教养，粗野，没有感情。”

“马尔科姆爵士，您在墨西哥住了很久吧？”

“有几年了……不过，殿下，我不住在城里，而是住在奎尔纳瓦卡。那是个很可爱的避暑胜地，坐汽车去只需一小时……殿下，我冒昧请您到寒舍作客。”他接着以蔑视的神态笑笑说：“当地人认为，寒舍是那里最豪华的住宅，仅仅是

因为我有个伦敦东区的人当管家来伺候我①。"

"当然，我很愉快……"

"我的家……殿下，从现在起就是您的家了！"乌戈略微躬躬身，向他表示感谢，"我家很安静，是供人思考、学习的理想地方。您大驾光临，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奎尔纳瓦卡！多奇怪的名字……"

"倒不如说是个奇怪的地方，殿下……就因为奇怪，才有意思……那里有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应有尽有，"他指指出席花园酒会胡吃猛喝的人，"连这些乡巴佬看作罪孽的种种精美设备，也都不会少……"

乌戈想起了弗朗切斯科。他同马尔科姆·普隆爵士一样，是个颓废派，厌倦生活。他引用弗朗切斯科的话说道：

"只要是寻欢作乐，我都到场……"

谈话才五分钟，这位英国绅士就第三次高兴得满脸通红：

"那……奎尔纳瓦卡准会把您迷住的。"

饭店职员身穿整齐的深色制服和白衬衣，打着蝴蝶结领带，见贵宾套间里宽敞的会客室内没有他人，便趋前向亲王鞠了一躬。

"阁下，"他一开口心里就很紧张，咧开有黑胡子的嘴巴干笑着，"这个……我……怎么说呢……"

---

① 在历史上，伦敦东区是伦敦的穷人居住区。

乌戈无精打采地把香烟扔进烟缸，朝饭店职员看了一眼，双手紧握着放在胃部，仿佛胃痛似的。

“有什么事……我的朋友？”最后四个字是用西班牙语说的。

听到世界上高贵的亲王之一（当然是住在饭店里身份最高的贵宾）称他“我的朋友”，这个职员既兴奋又难过。这时他恨总经理派他来执行这样不愉快的任务——向殿下索取两万五千比索房钱和杂费，从而搅乱殿下的宁静。殿下依旧和蔼地瞧着他，像是要缓和他的难堪处境。乌戈站起身来。

当他看到职员手里的帐单时，他不大在乎地说道：

“啊，是帐单吧？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那职员挠挠头。他善于按人的等级和情况见机行事，因而没有对无限期拖延结帐的殿下发火。不，先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由于他精明、和气和富于魅力，才能在世界上一家高档饭店里爬上如此高的职位，因此他是不会冒险向亲王这样的贵族提到欠款，从而使之感到不快的。

“阁下，我绝对不想打搅您……”他说，“殿下，请相信我，我请求您接见，只是为了同您交谈一会儿，并请您记住这个，”他小心翼翼地把填满数字的帐单给亲王看，“我确信，您由于有大量事情要处理，准是忘了……”

乌戈拿过这个胆小的先生不敢交给他的帐单，看都不看就扔到桌上，仿佛害怕他的手会被这种无聊、庸俗的事玷污一样。

"好……！我会吩咐我的女秘书准备好支票的……再见！"

"谢谢，谢谢阁下。"这个职员一面神情紧张地行礼，一面向门口倒退着出去。

乌戈·孔蒂拿起那张长方形的帐单。帐单上具体载明他住这套豪华套间的天数，餐厅、酒吧、花束、理发、交通等项的费用，而更主要的是他向饭店出纳处借的款子——一笔笔零用的现金。总共是两万五千多比索。

他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他独自一个人，没有卡门在他身边嘟嘟哝哝竭力讨好，他感到很愉快。两万五千比索！他把比索折算成美元，得出的数字使他暗吃一惊。弗朗切斯科遇到这种情况时，有一条恒定的规则："即使身上分文不名，也要付清你欠的小笔帐款。千万不要从饭店后门逃走。饭店老板在特定的时刻比国王对你更有用。因此，你切不可蒙骗他。"弗朗切斯科是个精明老练的人，很少会失算。

乌戈决定付清欠款。他囊无分文，可这有什么要紧。他在笔记本上找到阿隆索·龙迪亚的电话号码，给他打了个电话。

六

阿马德奥是躲在妓院里度过战争时期的，这证明妓院是世上最安全的处所。由于谁都喜欢他，他就想法使意大

利军队不知道世上有他这么个人；他居然办到了。德国人来后，阿马德奥赢得了一个军官的友谊，这个军官把他变为自己的私人助手。有一天早晨，尼娜和其他姑娘一起被关进一辆行李车，运到意大利北部去了。阿马德奥本可以向他的朋友——那位军官说几句好话，使尼娜不去北方，但他没有这么办。尼娜已失去他的欢心了。帕斯夸利诺和阿马德奥依然是朋友。帕斯夸利诺从前线负伤回来以后，阿马德奥在医院里给他弄了一个好床位和所需的盘尼西林。

一九四三年，解放战争开始了，美国飞机炸平了那不勒斯。一颗重磅炸弹炸毁了那个区的所有房屋，妓院也难逃厄运。救护队员们从瓦砾堆中拉出了老鸨和妓女们被炸烂的尸体。乌戈和帕斯夸利诺无处栖身。那个姓罗特的军官是参谋部汽车队的上尉，给他们安排了住宿。

美国佬夺回那不勒斯，赶走了德国人。但是，很多德国人（其中有罗特）没有跑掉。罗特这个好吹牛而又残忍的人，变成了胆小鬼。帕斯夸利诺和阿马德奥把他藏在码头附近一家旅馆的废墟里，隐蔽了一段时间。

可是有一天，盟军司令发出告示："解放者部队得悉，那不勒斯人民藏匿了大量德军士兵。凡交出一名德军士兵者，可得五千里拉。"

几十万张告示在那不勒斯的墙上到处张贴。帕斯夸利诺和阿马德奥看完告示，互相看了一眼。

帕斯夸利诺耸耸肩说道：

"去的大兵和来的大兵都是一样的混蛋。"

这天下午，他们告发了罗特上尉后，便在盟军司令部外点算钞票了。

阿马德奥笑道："你知道吗？这是我干活挣到的第一笔钱……"]

七

乌戈·孔蒂原来要和阿隆索·龙迪亚打一次高尔夫球。亲王希望单独同他在一起，以便在打球的时候向他借钱(如饭店的房钱)，以救燃眉之急。阿隆索去饭店把他接来，然而来到田野俱乐部的更衣房时，遇见了卡洛斯将军，他是来陪他们打球的。他们来到开球区准备开始打球时，一位衣着华丽非凡的漂亮女子向他们走来。

"哟，亲爱的阿隆索！"她向阿隆索伸出手来，阿隆索则弯腰去吻她的手。"我不想麻烦你们，不过，你们能否让我走在你们前面呢？我是请巴勃斯同我一起来玩的，他把我甩下了。真扫兴，因为打高尔夫的乐趣就在于……聊聊天……"

乌戈·孔蒂和将军在开球区一边，手持球棒正在做准备活动。新来的女子一口气以欢快、圆润的声音说完的这一长段话，亲王听得清清楚楚，龙迪亚则握着她的手不放，答道：

"罗莎尔娃，别担心……为什么不同我们一起玩呢？"

罗莎尔娃虚情假意地说，这样做她很不好意思。她说，

她近来高尔夫球打得不好，而且又不认识陪同阿隆索的几位先生。当然，她很感谢他的邀请，可是……

“绝对没有关系，罗莎尔娃……”龙迪亚争辩道，“您陪我们一起打球，我们很高兴。再说，”他诡秘地一笑，“我要让你感到意外……”

他拉起罗莎尔娃的胳膊，把她带到乌戈做准备活动的地方。

“殿下。”他招呼道。亲王停止晃动球棒，转过身来。“殿下，我荣幸地向您介绍罗莎尔娃·阿尔马达……”

罗莎尔娃·阿尔马达高兴得涨红了脸。涂满口红的嘴巴嫣然绽出舒展而迷人的微笑。她以一种优美的姿势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殿下，我感到荣幸。”

乌戈很愉快地让她握手。罗莎尔娃·阿尔马达把他的手握在她那双冰凉而又非常柔软的手中。

阿隆索觉得这是进一步介绍的好机会，便说道：“罗莎尔娃是我们最杰出的演员……我请她来陪咱们……”

亲王接受了，用好听的话假惺惺地说道：

“打高尔夫球而没有漂亮女子作陪，就不完美。”

“殿下，您真会奉承。”

将军也跟在后边过来了。阿隆索有一种使所有的人都互相见面认识的癖好。

“您是认识卡斯特罗将军的，对吗？”

女演员点点头，简单地说：

“当然认识。”

“夫人，见到您很高兴。”

阿隆索提出一个想法：“我觉得，咱们可以四个人一起打球……”

罗莎尔娃说声抱歉。她刚从欧洲各国首都长途旅行归来，在此期间一直没有打过球，因此知道打不好，害怕煞亲王和朋友们的风景。将军在运动方面也不在行，阿隆索为了把力量拉平，也为了讨好乌戈，就建议阿尔马达夫人和殿下为一方；他球艺很高，和卡斯特罗为另一方。

这个解决办法，使罗莎尔娃顿时觉得自己是世间最幸福的女人。

他们出发了。

在球座与终场之间的草地上走的时候，罗莎尔娃边走边说：

“殿下，我真幸运。我高兴极了！真的……”

乌戈当然不怀疑这一点。他只是说，即使幸福是属于别人的，也总是件快事。他嘴上这么说，心中想的却是另一回事：一有机会，就得与阿隆索说话。像他干的这种事，钱最重要，至少开头时是如此。因为弄不到几千比索而失败，那就太惨了，别人决不会轻饶他。他在墨西哥住了几个礼拜，已经研究了当地的世态人情和他所能利用的一切机会。任务也许很简单，然而要实现计划，他就必须拥有经济手段。概括地说，阿隆索·龙迪亚就是这种经济手段。可是，眼下这个讨厌的女人罗嗦个没完，在球场上跟着他追球；

他栽个跟头，她也在草丛中躺下；就这么不紧不慢地打球，总不超过对方那两个人，她老在亲王身旁。这个成熟的女性，美丽而又过分腻烦，会毁了他的全部计划。

罗莎尔娃说她感到幸福，那是真话，一点儿不假。她是见过世面的老手，有攻无不克的信心。她拥有应变的手段和本领，无论冒出多么奇怪的问题，她都能解决。她的首任丈夫对她说："谁也斗不过你。"第二任丈夫抱怨道："你野心太大。"第三任丈夫在一生中只做了一件好事，就是咽气之后使她成了富婆，他叹息道："什么也挡不住你。"

阿尔马达夫人善于运用自己的才能，今天上午，她使出浑身解数来获取她希望得到的东西。她通过某种微妙的信息工具，得知乌戈·孔蒂亲王这天要同阿隆索·龙迪亚去田野俱乐部打高尔夫球，便决定到那里去，并设法使别人邀请她。早晨五点钟，床头柜上的闹钟就响了，她洗完澡出来，头天夜里紧急通知的按摩师、化装师、发型师早已在恭候她了。她们在这女演员身上施展拿手本领，同时一个个心里都在纳闷：什么事这么重要，竟能使罗莎尔娃这么早就起床，而她平时要到下午一点才让叫醒的。看来事关重大，十万火急，这位著名的明星不断催她们加快速度。她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要迟到了……我要迟到了。"不过，她准时到了。

出门之前她打了个电话，约某人在俱乐部见面。她笑呵呵地威胁道："您要是迟到，我就宰了您。"罗莎尔娃吩咐司机，把大型高级轿车停在能看到俱乐部大门口的地方。

她紧张而焦急地等了一个钟头。不过，当阿隆索·龙迪亚的敞篷车在院内高高的白蜡树林荫道上出现时，她看见了，心里一阵高兴，感到福从天降。等阿隆索和他的同伴走进屋里以后，她就跟着下车。跟阿隆索来的那位高个儿男子肌肉发达，比她想象的更漂亮。

现在他们又来到树丛里，离龙迪亚和将军相当远。乌戈·孔蒂球打得不好，因为他的脑子里在想更重要的事情。他打了个险球，球越过了障碍。

"殿下，好球。"她向他祝贺，"您是出色的球手……"

"今天上午打得不行。"

她向他敬上一支装在白金烟盒里的香烟。当她啪地一声合上烟盒时，他瞧见盒盖上有红宝石、钻石和祖母绿镶嵌的字母。

"殿下，可能您用脑过度，累了吧？"

"有可能。这几天有好多琐事……"

"各报全是报道您的消息。"

乌戈耸耸肩说：

"那也许是因为没什么要紧的事可说了吧……"

罗莎尔娃便随便同他逗乐起来：

"殿下，您谦虚了。您可是个要人。"

"对，我想亲王们往往都是要人……至少在美洲是这样的。"

"孔蒂亲王在各地都是要人……"她认真地说，"不久前，我在卡普里岛听人提起过你……"

"真的?"

"科隆纳家族的王子们邀请我去您的别墅……"

"在那里我是有一座别墅。"

"殿下,这我知道。我去拜访您,您的仆人说您在旅行。"

乌戈又打了一个球,他们接着聊下去:

"对,从春天起我就没有回去过。"

罗莎尔娃摆正姿势,把她的球打了出去,他们俩看到那只球划一道抛物线,在百米开外落下。

"殿下,卡普里是天堂……"

乌戈笑了笑说:

"夫人,墨西哥差不多就是天堂嘛……"

"哟,干吗这么拘礼? 您叫我罗莎尔娃好了。"可能她觉得过分了,感到脸上发烧,便连声道歉:"对不起,殿下,因为……"

"没关系。有时候,文明和礼节很讨厌。"

她没有接过话头,却指出:"殿下,您在墨西哥有别的讨厌的事情……"

"是吗? 我可没有碰上过。"

罗莎尔娃要触及亲王的私人问题,其实这种问题在这个城的特定社交天地里已广为人知了,她吞吞吐吐地说:"我是说,那些人老缠着您,不让您安宁……"

在删节号之后,罗莎尔娃巧妙地停顿下来,瞧着乌戈,似乎他一定会猜测指什么或指谁而言。可是乌戈却谨慎地

问道：

“举个例，是谁？”

“啊！可多啦……多啦……”接着脱口而出，“不说别人，玛尔杜恰就是一个。”

“她是个挺有意思的姑娘！”

“那当然……她爱出风头……她爱扬名……”

“她是摩登女郎。”

“不过，玛尔杜恰把摩登同无礼混为一谈了。”

“这是很难处理好的……”

“殿下，这我相信。”接着，罗莎尔娃以她明快的方式继续说道：“我看了为您举行酒会的所有报道，我同情您……”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家不懂礼节，不知道该如何接待绅士、贵族、亲王，您不得不忍受……”

“他们都是好人。”乌戈肯定道。

“不过，您在那些人家一定感到很无聊，他们都是土老财。”

“不管怎么说，是财主……”

“这么多的酒会，您不厌烦？”

“要是说厌烦，岂不是不礼貌……”

“今晚又要赴酒会吗？”

“看情况……”

“如果是在美洲最优美的花园（她想说是《生活》杂志报道过的花园，但觉得不合时宜而作罢）里举行酒会，被邀

者很少，而且都是佼佼者，都是真正有意思的人物，您去不去?”

“在您的花园里?”

罗莎尔娃得意洋洋地承认道：

“是的，殿下。那里是再好不过的地方，在墨西哥是真正高级的……”

乌戈没有搭茬。他讨厌酒会，当然，出席酒会乃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一名雇员想每月得到薪水，必须每天早上去上班；一位像孔蒂这样的亲王如果希望了解上流社会并凌驾其上，就不能拒绝出席为他举办的酒会。身边老有一帮愚蠢的人在转悠，他确实感到腻烦，而对他们却总得报之以微笑，投之以注视的目光，或说一两句俏皮话。再说，烟、酒、食品混合在一起，造成他胃功能紊乱。他真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上流社会，不管在欧洲还是在美洲，都那么缺乏想象力，都试图在吃吃喝喝中解决问题。

“殿下，今晚去吗?”罗莎尔娃急切地追问道：

“一定去。”

第一个回合结束后，他们同龙迪亚和卡斯特罗争论打球中发生的问题时，龙迪亚数完击球的次数，拉长着脸说，殿下和罗莎尔娃赢了。乌戈感谢龙迪亚在计算击球次数时，让他当了赢家。

就在这时，罗莎尔娃打个手势，出现了一个汉子。他手持照相机，向他们走来，准备照相。乌戈认识他，就是在阿卡普尔科遇到的那个人。

亲王转过身去，请求道：

“请不要拍照！”

罗莎尔娃马上制止。显然亲王不喜欢照相。她对摄影师说：

“别拍照……”她直截了当地命令道，那是惯于发号施令者的语气。她失去了次日在各报社会新闻栏中同亲王在一起出现的机会，也失去了使别的女人吃醋生气的机会。

摄影师走后，乌戈说：

“我对他们会产生过敏反应……”

罗莎尔娃、卡斯特罗和龙迪亚无话可说，只得朝他诙谐地笑笑。、

“您喜欢她？”

“谁？”

“罗莎尔娃，殿下：”

“她很可爱……”

“据说，她的床上功夫十分了得。她结过三次婚。最后一个丈夫死后，她成了很有钱的人。”

现在，他们总算单独在莲蓬头下洗澡了。将军还在楼下磨蹭，乌戈认为这正是他要寻找的时机。龙迪亚为了压过水的哗哗声，大声地说，罗莎尔娃喜欢每个礼拜换一个情夫；说她在郊区有一幢住宅，要花许多钱；说她作为女演员没有什么本事，在社交方面却很挑剔。龙迪亚飞短流长，并夹杂些难听的话；然而孔蒂极想向他谈自己所关心的事，根

本无心听他说话。

龙迪亚浑身上下擦满肥皂，停止了讲话。他见亲王那么严肃，神思恍惚，满腹心事，不由得吃惊地眨了一下那对蓝眼睛。

“殿下，我让您讨厌了吧……”

乌戈突然像深谙其职业的演员一样，从脸上抹去忧虑的表情，笑容可掬地客气地说道：

“哪里哪里，阿隆索。说下去，我听着呢……”

龙迪亚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再也没有足以使亲王开心的话题了。于是他想挑逗亲王说说心里话：

“阁下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

乌戈站到莲蓬头下面，故意缄默了几秒钟，因为他唯恐将军一来就失去说话的机会，所以让龙迪亚着急的时间不太长。

“啊！一点儿小问题……无所谓……”

“殿下，如果您告诉我，也许我……”

“谢谢，我的朋友！……我已经说了，都是些小事。”

“您不舒服了？”

“没有这回事。”乌戈撒谎道。他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有一两次感到肚子里不舒服，他认为是胃炎。

“难道来了什么坏消息？”

“可以这么说……”

“欧洲来的？”

“是那边来的。都是管事的人闹的……没有什么了不

得的事！钱……”

“啊！……”

他们在更衣室里用新的长毛浴巾擦干身子。龙迪亚把装满高级香水、散发幽香的滑石粉、润肤油以及除臭剂的旅行化妆品袋，送到乌戈面前请他使用。

“龙迪亚，真想不到，有时候小事情竟能改变咱们的计划！”

阿隆索不知说什么好，因为他不了解亲王在想什么。便应声说道：

“殿下，确是这样……”

乌戈用香气扑鼻的熏衣草擦着身子，说：“例如我，我本想在墨西哥再住几个月，可是……”

龙迪亚猛地抬起头，大张着嘴，十分惊愕，无神的双眼露出担心的神色，说道：

“阁下，您说什么？”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我不得不离开这片美妙的土地，我是很喜欢这里的……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为什么要离开呢？”

“为了钱的问题。”他在“钱”字上加重语气，如同有的人说到上帝时要用尊敬的口吻一样，“我的银行老板们有一笔生意做糟了。都是一帮蠢货！他们每年都要耗掉我一笔钱，而这次恰好在最不合适的时机出了这档子事……”

“出什么事了？”龙迪亚急忙问，“殿下，告诉我吧。我是

您的朋友，是讲……”

乌戈打断他的话，拍拍他那布满雀斑、肉乎乎的肩膀，说道：

“阿隆索，谢谢！不过，我的问题总是由我自己解决的。”

龙迪亚挺挺胸脯，坚决地扬一下脑袋，选择了严肃、深沉、亲切的语气，说道：

“殿下，这可不行，您错了。我们这里对友谊有不同的概念……三个火枪手① 说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那是老口号。”

“我们这里，朋友不分大小，只要是朋友遇到麻烦，我们就设法帮忙。”

“阿隆索，我感谢您高尚的心意；但是我的情况不同……”

“殿下，那会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钱使您为难了？”

乌戈愁眉苦脸地承认道：

“对，就是钱。钱是肮脏、庸俗的，我很瞧不起；可是，我却不能没有钱……为了生活嘛……”

龙迪亚摆出古代演说家的姿态，打了个要求安静的手势，说道：

“殿下，不必说了，不必说了。我负责处理您的问题。”

乌戈露出感激的神色看了他一眼。“蠢猪。”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

① 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代表作之一《三个火枪手》中的三个人物。

"谢谢，阿隆索！不过，我的问题比您想象的要大。可不是几分钱……"

阿隆索急得像只火鸡，微红的脸涨得通红，说道：

"殿下，我是有钱人，我的财富供您使用。此外，我有的是钱，可以借给您……甚至可以说，借给英国女王，钱也绰绰有余……"

乌戈等待的时机到了。这是这出喜剧的决定性时刻。他站起来，同龙迪亚一样一丝不挂。

"我们孔蒂家族的人没有借钱的习惯……我们家从不同高利贷者打交道……"

阿隆索·龙迪亚敏捷而激动地争辩道：

"殿下，我是您的朋友。我不是高利贷者。我的财富就是您的……"

"谢谢。"乌戈摇摇头拒绝道，"总之十分感谢。如果是一笔小数目，我也许接受您的慷慨帮助了；这数目我都不敢说出来……"阿隆索想说话，但是亲王又说："再者，如果我那些混蛋律师不马上解决问题，过不了多久，我又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到那时候我就不能再打扰您了。"

"殿下，为您效劳，谈不上打扰。"

"您清楚了吧，问题复杂，我必须立即上路，亲自去解决……"

"这可不行。"龙迪亚勇敢地说，"殿下，明天我就在银行里用你的名字开个帐户。您不要再为难了，我负责处理这些小问题。"

乌戈·孔蒂回答说，龙迪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个绅士；在行动中显露出名门气派，血管里毕竟流淌着由西班牙国王敕封为侯爵的他那位祖先的高贵的贵族血液。

他们不再谈此事了，在微笑和相互恭维之中穿好了衣服。乌戈很高兴，今天开门大吉，他的计划按他的愿望实现了。他虽然不知道龙迪亚究竟有多大能力来衡量一位亲王的问题，然而相信这个轻信、愚蠢而又无害的人是慷慨大方的。

可是冷场时间长了一点儿，乌戈便问道：

“咱们的朋友——那位将军呢？”

“他呀！一会儿就来。”

他们下楼来到俱乐部的大厅里，遇到了卡斯特罗将军，他向龙迪亚使了个眼色。

“阿隆索，我上去找过你们……”

“办好了？”

“办好了。”

“她们都去吗？”

“都去。我包了一个乐队。”

这两个人彼此心领神会，以一种暗语说话，讲得很快，乌戈·孔蒂无法听懂。

“出什么事了？”他打听道。

龙迪亚答道：“将军今天下午为你组织一次联欢会。”

“联欢会？”乌戈皱眉道。

“殿下，这可不比一般！”卡斯特罗评论道，“您会喜欢

的。您、龙迪亚和我，加上六七个迷人的姑娘。妙极了。”

乌戈明白了。

八

〔亚当斯少校喝得醉醺醺的，走近窗前，一把拉开薄窗帘，向夜幕中的那不勒斯张望。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咒骂阿马德奥这个意大利滑头，这家伙拖的时间太长了。他终于看到远处山坡的公路上有吉普车车灯的光亮。他转身瞧瞧大厅，里面挤满穿卡其布制服的军人和半裸体的女人。军官们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盒香烟、一双双尼龙袜子和一块块巧克力糖，姑娘们就惊叹着你抢我夺。这是一次热闹的晚会。解放者和被解放者联欢。这是互相了解的头几步，对世界大有裨益。

亚当斯很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已醉了，而且远离贝西。贝西是他的老婆，现在也许在格伦代尔①同不能来打仗的某个男人调情呢。所以少校肆无忌惮，更不感到羞愧。有女人陪着，有这些皮肤黝黑而又热情的姑娘陪伴，他就开心了。这些女人很容易被收买，只消一包幸运牌香烟就够了。已经成为他的民事助手的阿马德奥这个该死的小伙子，有一些很要好的女友，而且无论对亚当斯还是对其他军官都不吝啬。而最重要的是，他为他们办事是免费的，完全是出

---

① 美国城市。

于感情。

军官们说："阿马德奥是个好青年。"他确实是个好青年。他是在那不勒斯解放以后认识亚当斯的，那时亚当斯在一家酒吧里喝醉了酒；当天晚上他带亚当斯到妓院区转悠，打那以后，他们就没有离开过。如果亚当斯是黑人，阿马德奥早就像其他小伙子那样把他卖了。但少校是军官，皮肤是白的，如同罗特在总司令部的同事中一样，他是有影响的人物。

亚当斯的弱点是喜欢女色。"我喜欢她们的头发是……"他常常这么说，可能是想起了贝西。阿马德奥已深知他的心思。那不勒斯城有的是女人。她们食不果腹，衣衫褴褛，卖身几乎挣不到什么——几包香烟，一磅面粉，一个食品罐头。女人是很容易弄到手的，把她们带到从前某天夜里他偷过汽车的那座卡波迪蒙特别墅，那就更容易了。军官们很注意卫生，叫她们洗澡，她们便把肥皂藏在贴身的地方偷出去。阿马德奥善于同穿军装的侵略者打交道。他不蔑视他们（如果蔑视，他就是爱国者了），为他们效力，并利用他们牟利。他干的一切都是十分合法的。他赚很多钱，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不过有钱总比没钱强。亚当斯很大方，阿马德奥通过他弄到可在黑市上销售的物品。他同别人是一样的，既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只不过处在近水楼台的位置罢了。

亚当斯终于看见阿马德奥来了，在他后边跟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姑娘，黑头发，暗色的皮肤，大大的黑眼睛。她以惊

愕的神色望着军官们搞的晚会。亚当斯晃晃悠悠地大步向他们迎上去。

"少校，她来了。很漂亮吧？"阿马德奥夸着自己的商品。

亚当斯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十个英语词儿。他是在对姑娘说话，说她长得标致，说她接受邀请前来参加晚会是不会后悔的。这位姑娘睁大双眼，看看军官，又看看阿马德奥，莫名其妙。接着亚当斯嬉皮笑脸地摸她的下巴。她感到吃惊，却由着他动手动脚。

"怎么回事？"他气呼呼地问阿马德奥，"她是哑巴？"

"她……她听不懂。"

"你告诉她，我喜欢她……我会给她香烟和巧克力的。"

阿马德奥翻译了，姑娘表示同意。

"您叫什么名字？"

"克拉拉。"

"克拉拉！这名字好听。我在旧金山的一位姨妈也叫这个名字。"

亚当斯搂着姑娘的腰，几乎是把她拖走了。阿马德奥看着他们走进一个房间，便耸耸肩，坐到一张旧的鲜红色织锦长沙发上，等候他的军官朋友。

一小时后，亚当斯脸色铁青地跑出房间。

"找个医生来，快，快找个医生来！"他叫喊道。

两三个军官走过来。亚当斯和其他人急促地交谈着，摇着脑袋，惊骇地朝那扇半开的门张望，那个姑娘就在房里。

“那个女人要死了……必须把她弄走，或者找个医生来，不过得快点儿……”亚当斯重复着这几句话。

一个军官把他拉到一边。阿马德奥见他们在墙角里交头接耳。他们谈了一分钟光景。亚当斯想干什么，可是那个军官不像他喝得那么醉，拽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走。最后，他们像是意见一致了。

“阿马德奥，过来。”亚当斯叫道。

他晃着脑袋示意，他们便在另两个男子陪同下走进房里。那个姑娘躺在床上。她双眼紧闭，面容憔悴得怕人。阿马德奥明白，姑娘要死了。他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什么东西，原来是一个皮下注射器。他认出那是吗啡。德国人占领时和现在，他在妓院里多次见过这种东西。

“她吃不消了。”亚当斯一再说道。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歇斯底里发作了。他们把他推到一边，免得他碍手碍脚。那个在墙角里同少校谈过话的军官负责指挥。他也明白，姑娘要死了，还让她躺在那里岂不是胡来。

他叫过阿马德奥，说道：“你把她弄走。”

“上尉，弄到哪儿去？”

“随便哪儿！但是得离这里远远的。”说罢便抓住阿马德奥的前襟搡他，“这件事对谁也不许说！”

“先生，一定不说。”从那时起，阿马德奥才明白，要得到权势人物的青睐，最好的策略是俯首听命。

就在这时，那个姑娘在床上动了起来。她那纤小的身

子剧烈地抽搐，发出长长的嘘声就躺着不动了。亚当斯站起来，吓得双眼大睁。上尉向姑娘俯下身，把一只手放在她的乳房中间，另一只手按她的脉。

“死了。”他简单地说。

亚当斯醉醺醺地哭了起来，他说，他是杀人凶手，因为他强迫姑娘试用她所害怕的东西；如果早知道会产生这种后果，天哪，他是决不会干的。

“亚当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上尉粗暴地说。“得把她弄走……使她消失……”

除在场的人以外，其他的人——不论是别的军官还是为晚会助兴的姑娘们，都没有发觉所发生的悲剧。如果他们能把尸体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那么世界上最精明的警察也不会把这个姑娘的突然失踪，同卡波迪蒙特别墅的晚会联系起来。解放者队伍有其不可更改的规则，其中一条便是决不做会遭责难的事，决不做有损被解放国家的尊严、违反其传统与良好风俗的事。因此，不准军官们插手此事。姑娘是意大利人，要由意大利人负责处理。

“必须把她从后门弄出去。”上尉作出了安排。

阿马德奥赶忙出去，来到屋顶平台上，从那里吩咐在军用吉普车里打盹的帕斯夸利诺，把车开到大楼后门。在上尉和另一些人的帮助下，他们非常小心地把尸体放在车子的前面座位上，两边坐着驾车的阿马德奥和帕斯夸利诺。

“不准同别人纠缠，也不许胡闹。”上尉对他们威胁道。

吉普车飞快地开出别墅。少校和其他一些人从台阶高

处望着吉普车顺山坡开下去，直到看不见了才罢。于是，上尉拉着亚当斯的胳膊建议道：

"咱们去喝几口……"

亚当斯由他拉着走。既然大家都在欢笑，在亲吻、抚摩他们的女友，在扯下她们的衣服，他又何必垂头丧气呢？他喝下半杯波旁酒①，反而感到十分倒霉和孤独，便离开那里，去找纸给贝西写信。

"怎么回事？"帕斯夸利诺问道，同时瞟一眼那具姑娘的尸体。每当吉普车拐弯时，那具尸体就东倒西歪。

"是毒品。他们失手了，用量过大……"

"现在怎么办？"

"咱们把她扔到随便什么地方去。"

"哪里？"

"见鬼，我怎么知道？"阿马德奥心情紧张，发起脾气来了，因为女尸的一只胳膊肘戳到他背上，是决无愉快可言的。

他们迅速向山下开了五百米左右。车灯照着山道，山道走完后他们就会遇上宪兵岗哨。到了那里，如果他们运气不佳，便会发生问题。现在阿马德奥才发现，他被坑害了。如果哨兵发现姑娘已死，他怎样解释这姑娘是在何处如何死于何人之手呢？他们是决不会相信他所说的真

---

① 一种烈性威士忌酒，最初产于美国肯塔基州波旁地区。

话的。

“帕斯夸利诺，咱们给坑了。”

“是呀。”帕斯夸利诺表示同意。

哨位到了。从里面走出一名士兵，他手持自动步枪，头戴白色钢盔，胳膊上戴着写有白色MP① 的袖章。他站在路中央，打手势让他们停下。阿马德奥脑子里闪过把他压死、然后逃跑的念头。然而，他的脚却踩了车闸。

“你好，乔。”他欢快地打招呼。

宪兵把头伸到车里，用手电照照车上坐的三个人。框在帽带里的脸露出了笑容。

“你好！现在就回去？”

“对！”阿马德奥强装出笑容答道，“这姑娘体弱……”

“晚会怪热闹的！”宪兵望着山顶叹道，“官儿们真会玩儿。”

“乔，等你当了官，也照样玩儿。”

那当然如此。乔说，姑娘醉了就让送回家，真遗憾，可要求高的军官们就是这种脾气。他行个举手礼，让这个老跟在亚当斯屁股后面跑的小伙子开车赶路。

吉普车停在湿沙以上的沙滩上。海滩上一片黑暗。阿马德奥和帕斯夸利诺把那姑娘的尸体搬下车。他们一个抬肩膀，一个抬脚，把尸体抬到水边。

---

① 即英语“宪兵”二字的缩写。

"涨潮的时候，海水就会把她冲走。"帕斯夸利诺喘着粗气说。

"对……"

他们很快回到吉普车上。阿马德奥正想开车，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提醒了他：

"咱们真是一对笨蛋。"

"怎么啦？"

"衣服，得把她的衣服脱光。"

他们在黑暗中回到尸体旁。不消几分钟，就把尸体的衣服剥光了。阿马德奥站起来，望着暗褐色沙滩衬托下的那具白色的尸体，发起议论来了：

"少校一定十分喜欢……"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咱们走吧。"

第二天下午，一艘巡逻艇向海员指点的地方驶去，海员叫道：

"水里有东西……"

那是一具尸首，是一具少女的裸尸，脸部已经肿胀得不成样子了。

法医解剖尸体后宣布：

"把她抛入海中以前，她已经死了……"他接着解释道，在不明女尸的内脏里有残留的威士忌酒，血管里有生物碱。

一切都表明，这是一起谋杀案，盟军总司令部和民政当局开始搜捕罪犯。

四十八小时后，查明了女人的身份。

“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女儿！”当陈尸所的一个壮工把裸体女尸搬往陈尸间时，一个老妇人叫道，这时尸体已被手术刀切割得不成样子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告诉我，有人邀请她去参加军官们举办的晚会。”

“您敢对此发誓吗？”一个皱着眉头的官儿问她。

“我发誓……她是我的女儿！有人把她杀害了……把她杀害了！……”

搜集了蛛丝马迹和线索、录下了证词以后，围绕着神秘的姑娘谋杀案，理出了谋杀前后相当详尽的情况。他们得知，姑娘离开家就搭乘一辆由两个意大利青年驾驶的吉普车。其中一个青年皮肤是褐色的，卷发；另一个是瘦个儿，一个证人形容说，他很像耗子。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有人肯定地说曾听到海滩上有发动机的——“我确信是一辆吉普车的”——声音。吉普车在那里停了大约一刻钟才离去。“吉普车里有两个汉子，尽管我对此不敢发誓，但我相信是这样的。”

那不勒斯各报，包括几家受过打击而抬不起头来的报纸，都在评论这起谋杀案，并在报道中暗示，解放者部队的军官有可能卷入这个事件。在那些日子里，总司令部正在接待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的来访，所以特别注意不让参议员们回国时带回对穿军装的小伙子们的坏印象，更不能使

他们以为，这些小伙子竟会杀害意大利妇女并将她们赤条条地扔进海湾里。然而，政治家们都希望能指控部队的领导人，因为他们总是对这些人看不顺眼；于是，他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据我们接到的报告来看，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死者的内脏里有威士忌酒和生物碱，而这两种东西只有在部队里才能弄到，这就证明，我们的战士及其所属单位已经腐败。必须为意大利人民主持正义，惩办罪犯……不管他级别多高、资格多老！"

"狗娘养的！"亚当斯啐了口唾沫，把登载华盛顿政治家声明的报纸扔在地上。

阿马德奥把一条腿架在椅子上，小腿从椅子扶手上耷拉下来，他很有耐心地吸着烟。亚当斯转身对他说：

"你必须马上从这里滚蛋。"

"这我知道了。我来就是了结这件事。"

"你早该走了，不必来见我。周围都是狗娘养的警察，这对我非常危险。"

阿马德奥把烟头扔到地毯上，尽管马上会把地毯烧着，他也没有踩灭烟头的心思，却说道：

"我也一样……还有帮我干的那个朋友，我们都有危险。您应该帮助我们。"

"你要什么？"亚当斯咬牙切齿地问道，漂亮的脸蛋十分苍白，他感到，他没有选好时辰信任了这条癞皮狗，如今想

来找自己的麻烦了。

"钱……还有证件，有了这些我们才能滚蛋。"

"我什么也不能给你。"

"那么，"阿马德奥又弯下腰，挽着两手搁在脖梗儿上，"那么，如果我给抓去，我只好什么都讲出来……"

亚当斯害怕了。如果这个婊子养的敲竹杠家伙真要把事情抖搂出来，就会对他这个军官进行一番热闹的军事审讯。打仗时杀人不要紧，正是为此给他发了津贴。但是，在开联欢会中，躲在一间卧室里，用威士忌酒和毒品杀害一个女子，事情就不同了。阿马德奥可以成为暴露真相的关键人物。亚当斯不想承担罪责，什么罪责也不愿承担。糟糕的是，阿马德奥把他抓在手里了；阿马德奥只须把参议员们如此关心的犯罪地点和罪犯揭露出来，就可以彻底把他毁了。

亚当斯知道必须"放血"了。

"行。"他答应道，"我给你钱和通行证……"

阿马德奥同帕斯夸利诺约好在托莱多大道上一家咖啡馆碰头。他口袋里装着一百美元和允许在解放者占领的所有领土上自由通行的通行证，便去赴约。可是，他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离开大道，向西走去。他来到一条街上，找到一所房子就敲门。

在昏暗的走廊里，可以闻到大蒜味、汗臭味和发霉的烟草味。他被人经过走廊带到三层楼的一个房间里。坐在藤椅上织袜子的矮小的老妇人见他进来，就很令人高兴地对

他笑着说：

“阿马德奥，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

“我这不是回来了。”他答道，同时点了一支香烟。

“你愿意为我办这件事？”

“对……可是你得给我钱。”

“那当然……”矮小的老妇人站起来说道。她迈着小步走到一张旧的带盖写字台跟前，打开盖子，从侧面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个包裹。这个包裹是用一块帆布包着的，并用火漆封好。

“就是这个？”

“对。很好带，但是很贵重……”接着老妇人给他一张票子，“二十美元，是谈定的报酬……”

阿马德奥把包裹和钞票收好。包裹并不比香烟盒大。

“好，再见……我到了巴黎就给您写信。”

“地址没弄丢吧？”

“我都能背出来了。”

“代我向弗洛拉问好。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一定代您向她问好。”

矮小的老妇人笑嘻嘻地问道：

“走之前……你不要个姑娘？”

“来不及了，在巴黎……”

阿马德奥下楼时还听到那个老妇人在背后反复叮嘱：“这东西要当心……要是发生什么情况，就把它毁掉……向弗洛拉问好……祝你运气好。”

他出门的时候，三个黑人士兵走进门。他们准是看到挂在外边的写有“金发姑娘”几个字的招牌了。〕

九

在他身旁，那个一丝不挂的姑娘叹了口气，开始玩弄他的胸毛。乌戈把她推开。

“谁都不会相信我干了这种事。”她终于说道。

“什么事？”

她翻过身，用胳膊肘撑着上身，噘噘嘴说：

“我同一个亲王睡觉……”

乌戈·孔蒂把一双脚伸到绸被单外面，承认道：

“脱光了衣服，所有的男人都一样……”

她又躺下，看到镶在墙上的镜子里自己的形象，又说：

“谁都不会相信我干了这种事。”

十

芙丽达告诉过他，出席三次酒会后，就会认识墨西哥社交界的所有人士。她没有说错。上午罗莎尔娃在高尔夫球场上对他说过，出席酒会的只有几位受到邀请的宾客，都是名流。而实际上他现在看到，来宾很多，还是原来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名望的。

“这个酒会恐怕是这个月里办得最好的了。”马塞尔说，

他个子很高，谈吐风趣，已经陪伴乌戈一刻钟了。

"花园美极了。"

"是一位法国专家设计的。棒极了。"

"我原以为是意大利人设计的呢。"

"哦，我不太清楚。罗莎尔娃很注意具体细节。她在希腊的时候，爱上了万神庙①的花园，也要造一座来享用。殿下，您瞧。"他指指排列在一个极为现代化的水池边的一组漂亮的大理石槽沟柱，"这是个奇迹……一位舞台设计师为仿造这个场面，敲了她一笔钱。当然……这不是希腊大理石，也不是卡拉拉②大理石，然而不容易……"

乌戈又感到肋部隐隐作痛，只得在设计得如此大胆的花园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您怎么称……您的名字叫马塞尔……？"

"是的，殿下……"

"……在墨西哥日子过得不错吧？"

"殿下，现在是不错。"马塞尔坐到另一张大圈椅上，恭恭敬敬地答道，"女士们学起穿戴来了……尤其是愿意为新颖的款式花钱……"

"她们过去是光身子的吗？"乌戈笑了。

马塞尔对亲王开的玩笑赞赏备至，说道：

---

① 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建于公元前五世纪，被公认为多利斯柱式发展的顶峰。

② 意大利地名，以出产大理石闻名于世。

“是这么回事，过去她们认为，所谓穿戴不过是身上裹块脏布片。可是，战后像伯爵夫人冯·贝克这样的欧洲贵妇人来到这里，这里的贵妇人才明白，那是俗气……例如卡斯特罗将军夫人。”

“她是优美的……”

这样的赞词出自亲王之口，马塞尔感到意外，一时想不出词儿来同他分辩，只顾继续说下去：

“卡斯特罗将军的夫人是有万贯家财的财主婆，直到上个月，才开始穿戴起来。”

“我想那是伯爵夫人出主意的缘故吧？”

“对。”马塞尔大为吃惊，问亲王道：“殿下，您怎么知道的？应该说，这是绝对的秘密……因为……因为情况是……”

“我在某种形式上参与了……”

“好啊！”马塞尔热烈地说下去。当他不说别人的坏话时，他最喜欢的话题就是他自己。“将军夫人要打扮得同伯爵夫人一样雅致；可这事，无论是我，还是迪奥尔或别的时装设计大师，都不可能做到……那身子胖得像水桶！”

卡斯特罗夫人在罗莎尔娃陪伴下来到亲王跟前。她满身珠光宝气，戴着那么多首饰，乌戈马上联想到圣诞树。

“殿下，见到您真高兴！”她致意道。

乌戈又看看马塞尔，说道：

“马塞尔说，您是个优秀的典范。”

卡斯特罗夫人乐得扭动身子答道：

“马塞利诺① 真会奉承……”

“夫人，我的说法绝对公正。”

将军夫人朝乌戈转过身去，挎住他的胳膊。她把他看作自己的财产，因为他是那么可亲，那么开朗，那么“像我们大家”。她尖着嗓子娇媚地说道：

“亲王，这得感谢您。”

“我不明白……”

她向他挤挤眼，说道：

“亲王，您忘了？如果没有结识伯爵夫人……”她突然打住话头，伸长脖子，仿佛在花园中人头攒动、脊背摇晃的海洋里寻找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怎么，伯爵夫人没有来？”

罗莎尔娃一时给弄糊涂了，装出和蔼、抱歉的样子，说道：

“是这样……我不敢请她来。您和将军要来，而……”

将军夫人稍向后退，娇滴滴地张开双臂，身上的首饰叮当作响，犹如牲口脖子上的铃铛。

“罗莎尔娃，是不是因为她是我丈夫的宝贝？”

“这个，我……总之，您理解我的处境。”

将军夫人激动起来，在罗莎尔娃脸上拧了一把。罗莎尔娃对这个如此冲动、俗气的女人极为恼火，因为这样会破坏她脸上的脂粉。

“嗐，姑娘，别担心。伯爵夫人和我是要好的朋友。我们有许多共同点。”

① 马塞尔的小名。

马塞尔在那里没有吭气，这时小声冒出一句话来：

“在同一个男人面前穿衣服，脱衣服……”

顿时出现短暂的沉寂，可以听到窃笑声。乌戈乐呵呵地打破这种场面：

“我亲爱的将军夫人……您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吗？”

“当然可以，亲王！”

“您丈夫有了一个如此出色的情妇，终有一天会甩掉您的，您不怕？”

将军夫人笨重的金链子缠在发髻上了，她正在专心致志地解开它。

“亲王，我不怕。即使将军有情妇，也不是对我不忠实……我了解他。”

她吁了口气，终于把缠的结解开了。她又整理一下戴在胳膊上的好几个镶着钻石、祖母绿和红宝石的手镯，使之在晃动手腕时能丁零当郎地响。

马塞尔似乎没有听懂。

“夫人，将军如果有情妇，那就是对您不忠实。”

将军夫人耸耸肩，说道：

“马塞利诺！”她从来没有叫他的真名。服装设计师听到自己高贵的名字，竟被庸俗化到这种地步，不由得露出不快之色。“您如果像我一样同我丈夫同床睡了三十年，也是不会担心的……现在……”

所有的人都笑了，当严肃而又含蓄的高个子马尔科姆·普隆爵士来到时，他们还在为将军夫人的意外答复哈

哈大笑，她至少在行为上是真诚的。

“诸位笑什么?”马尔科姆爵士问。

大家对他说了以后，他觉得并不可乐。他朝周围看看，问道：

“咱们的女友卡门没来吗?”

罗莎尔娃恶狠狠地答道：

“没有来。我没请她。”无论乌戈还是马塞尔都听出她的语气中有冷漠、轻蔑的意味。

“奇怪，奇怪。”马尔科姆思索道，“在墨西哥，任何酒会没有她出席都是办不成的。她是最能干的组织者。”

“马尔科姆爵士，您言过其实了。”在女演员娇柔的声音中，依然有冷漠的意味。“只有野心家们为了使他们的舞会和宴会办得成功，才少不了她。”

有位太太似乎是偶然从那儿经过一两次，向亲王微微点头致意。乌戈几分钟前就在观察她了。她是个一头白发、穿一身整洁的黑衣服的女人；这是个老派的贵妇人，就像他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巴黎各博物馆中所看到的图画上的那种贵妇人。她像是在散步，表情威严，一只苍白的手扶在一位有点儿秃顶但还年轻的男子的前臂上，这位男子使乌戈想起某张熟悉的脸，然而却想不起是谁。现在那位太太又过来向他致意了。

“她是谁?”乌戈轻声打听，用下巴指了指她。

罗莎尔娃告诉了他。所有的人都转过身去看那位穿黑衣服的太太和以胳膊扶她的那位男子。

“噢！是堂娜阿格达·德·埃斯皮诺萨-贝莱斯。是我们社交界中一位显要的太太。陪伴她的是她的公子……堂娜阿格达十分富有，是个可怜的寡妇，也是大主教的永不厌倦的女友。”

将军夫人一听到大主教这个词，连忙问道：

“罗莎尔维达①，他来吗？”

“会来的吧。今天下午我邀请他了。不过他太忙，也许抽不出空到这里来。我相信他一定会让殿下高兴的。”

乌戈说道：

“诸位老向我提到他，我倒真想见见他了。”

马尔科姆爵士议论道：

“尽管我是英国圣公会的教徒，但我应该承认，大主教是个智慧而又极为随俗的人。因此人们指责他，议论他。这证明他值得……”

马塞尔听着他们谈话，脑袋左右摇晃，那样子似乎是在观看一场网球赛。他为站在亲王身边而感到骄傲，然而又为与马尔科姆爵士一伙人在一起而不甚满意，因为他是最讨厌马尔科姆的。这位服装设计师认为，别人说的话引不起殿下的兴趣，使他神情木然，于是决定说几句让亲王听听。他说道：

“大主教在墨西哥社交界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我给你说件事，就可以证明……”

---

① 罗莎尔娃的昵称。

他停顿一下，便谈到一件平平常常然而富有意义的事——德洛尔莫夫人的故事。

“这位夫人，当然是我的优秀顾客之一，同政府中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同居。在官场上，比如说，部长夫人们在她们的圈子里是承认她的，她发出的邀请她们也都接受。她虽是女流，却聪明过人。她明白，官场之所以容忍她，仅仅是考虑到她的……男友的政治地位。她希望进上流社会，便做了两件明智的事：一是同记者们交朋友，以获得生活中如此需要的报界的好评；另一件是找卡门。”

马塞尔不怀好意地笑笑，眼睛一斜就看见晚会女主人那线条优美的嘴唇撇了一下。

马塞尔继续说道：“卡门，别人替代不了的卡门，同她商量了一个吸引名门贵胄到她的洛马斯① 的新家去的计划，那幢新房子当然是她情夫送的礼物。这些名门贵胄都是那位受骗的妻子的朋友，都坚持拒绝参加为了让他们开心而准备的晚会。卡门提出了独一无二的可行而有效的计划——博取一位能操纵城内公主、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的人的欢心。德洛尔莫夫人做那位官员的情妇，是毫无过错的；有过错的是那个官员的妻子，因为她同他结了婚。”

“总之，这一点儿也不新鲜。”乌戈议论道。

“德洛尔莫夫人是一位贵妇人，为慈善事业做了许多事，赢得了所有的人的好感……她成了名人，为宗教和教会

---

① 墨西哥城富人住宅区之一，位于市中心。

完成了那么多重要的事业，所以当她再次邀请名门贵胄时，他们竟不知如何是好。大主教在茶会、开幕式和其他仪式上，同这位悔改了的妓女一起照相，作出了善良的榜样，他们怎么能蔑视她呢？”

“后来怎么样了？”这故事引起了亲王的兴趣，他对那位如此机敏而且具有世俗感情的大主教颇有好感，因为他给墨西哥教会注入了较为灵活而有人情味的现代节奏。

“名门贵胄们进行了商议。他们表示了担忧和顾虑，提出了疑问。妇女们都是天主教徒，是正派的贵妇人。而她虽然也是天主教徒，却不怎么正派，有一个情夫，她们能同她交往吗？上帝的光辉驱散了阴影……从那时起，德洛尔莫夫人就成为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中受人敬重的女人了。”

“真是个迷人的故事。”乌戈表示赞同。

罗莎尔娃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说道：“殿下，这几天内德洛尔莫夫人要为您举行一次招待会，您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啰……”

乌戈突然感到透不过气来，额上和身上都冒出了冷汗。肚子剧痛，又来得那么快。唯一似乎觉察到这种情况的人就是罗莎尔娃。

“殿下，您不舒服了？”她问。

“噢！不要紧。”在初来的一阵剧痛过去以后，乌戈答道。

“殿下，您出了不少汗。是不是到屋里去歇一会儿……”

“谢谢。我想还是去歇一会儿好。”

马塞尔、马尔科姆爵士和将军夫人大献殷勤，几乎要把亲王抬起来了。亲王把他们轻轻推开。“各位不必费神，我已经好了。请继续玩儿吧！”

乌戈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疼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竟弄得他死囚般地呻吟并浑身出冷汗。“一定是这该死的酒和饭弄伤了我的身体。明天得洗肠……”罗莎尔娃陪着她的杰出的贵宾穿过花园时，心里差不多感到高兴了。当他脸色煞白、满面痛苦表情的时候，她直担心他真的生病，并会离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罗莎尔娃至少会哭上两个小时。这倒并不是因为亲王的健康对她有多么大的重要意义，而是因为还有一半被邀请的人没有到。现在乌戈·孔蒂先休息几分钟，等脸上露出笑容，就可以回到招待会上去了。

就这样，乌戈扶着罗莎尔娃，向屋里走去。马塞尔为了不让将军夫人听懂，用英语议论道：

“罗莎尔娃一天比一天放肆了。”

马尔科姆爵士皱起眉头说：

“马塞尔，您不要这么刻薄。让她享受她的胜利去……”

“她到底把他带走了。肯定要同他寻欢……”

“到了罗莎尔娃这个年纪，她又有这么多问题，恋爱……或者迷恋上谁……一定是件要命的事。”

马尔科姆的回答模糊得像回声一般：

“特别是迷恋上这个男人……”

罗莎尔娃开亮一盏小灯，机密地说：

"这是我的庇护所。"她放开乌戈的胳膊，在地毯上跑来跑去，开亮了其余的小灯。亲王发现，在这个宽敞的房间里，天花板上一盏灯也没有。

"这房间很漂亮。"他赞赏道。

女演员回到他身边，向他伸出手去。她把他带到一个挂着厚厚的绸窗帘的大窗子跟前。

"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谷地。看火山看得非常清楚①。"

"祝贺您……"

"我不拍电影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这里……殿下，我现在给您看一样东西，只有我最看重的人才见过。"

她走近一面墙，缓缓拉开帘子。乌戈以为那帘子是另一个窗子的窗帘，其实不是。帘子拉开，布局十分得当的侧灯亮了，亲王看到一幅画。

"您喜欢吗？"

他没有马上回答。画幅很大，画面正中主要部位是罗莎尔娃的裸体像。她的乳房高高挺起，平滑的腹部很宽。

"很美……模特儿很漂亮……"

罗莎尔娃感谢他的恭维。乌戈为了更好地欣赏这幅画，已坐到床沿上。

"是迭戈画的。"她以为乌戈不会不知道，她指的是迭戈·里维拉②，"这胖子随心所欲，把我画成他想画的样子，而不是画我本身的样子……"

---

① 墨西哥城是一片谷地，四周环山。城东南有两座过去喷发过的火山。

② 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

“我看，他没有把您画好。”乌戈故意这么说。

“哦！这可是个看法问题。比较……”

正在这时，她背后那扇门打开了，出现一个胖女人，她满脸堆笑，十分随便，大声说道：

“打断你们交谈了？”

不等他们回答，她就噔噔噔地走进宽敞的卧室。罗莎尔娃对这位不速之客十分恼火，脸上和冰冷、生硬的双眼露出愠色。乌戈·孔蒂立刻对这个陌生的女人产生了好感。过去她一定是很美的，这可以从她修饰得干干净净的脸、梳得光溜溜的头发上看出点痕迹来。

“哟……请进……”罗莎尔娃邀请道。

这个女人一面向他们俩走来，一面说：

“我打这边走过，看见很热闹，就进来看看……”

“我没有来得及邀请你。太突然了……”

这个美丽的女人，像意大利人画的很丰满的圣母，站在乌戈面前，两手叉腰，两眼直瞧着他，并且问道：

“这位就是闹得墨西哥所有的风流姑娘都晕头转向的小亲王吧？”

她的直率劲儿把罗莎尔娃吓了一跳。

“玛丽亚！”罗莎尔娃几乎叫了起来。

见女演员那么难受，玛丽亚又那么开门见山、直言不讳，乌戈感到乐滋滋的。玛丽亚穿得简朴高雅：一件棉布上衣，一条土布裙子；一条有一绺绺五色流苏的披肩搭在高耸的胸脯上。而罗莎尔娃却是瘦瘦的，身穿一套闪闪发亮的

晚礼服。

“对。”乌戈像对一个伙伴似的对她笑笑说，“本人就是……”

玛丽亚继续打量他，没有一点儿拘束的感觉。对她而言，乌戈·孔蒂不过是个美男子，至于是亲王还是国王，她都不在意。

“是个杧果！”她评论道。

罗莎尔娃立即觉得，她应该把女友的话翻译给亲王：

“她的意思是说，您……很漂亮……”

“可不是！”

“夫人，多谢……”

“叉上老是叉着大块的肉，亲王，是不是这样？”

他完全明白她的话，答道：

“竞争使得……”殿下和披彩色披肩的女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闹得罗莎尔娃神经紧张，差点儿要发脾气了。

玛丽亚瞟了油画一眼，说道：

“您喜欢瘦女人？”没等乌戈回答，又说：“我一直对罗莎尔娃说，多吃点儿；她浑身净是骨头……好了，我走了。”

罗莎尔娃如释重负，吁了口气。刚才那个女人使她尴尬了一阵子。她把乌戈带到这里来，是要独自占有他几分钟，而那个可恶的女人把这一切都搅坏了。现在那个女人宣称要离去，女演员恨不得把她推出去。

“嗐，干吗急着走呢？”乌戈拉着玛丽亚的手问道，“是不是讨厌我？”

“哪里哪里。对您实说了吧，我就是来瞧您的。我原以为您是个大肚子的老头儿。”

乌戈想不让玛丽亚走开，罗莎尔娃看着听着心中十分着急。这怎么得了。玛丽亚是个粗俗的女人，爱搞政治和女权运动，连最起码的教育也没受过，咋咋呼呼的，对别人的地位和信仰概不尊重。罗莎尔娃虽然无法对别人隐瞒她们两人之间的交情，但是竭力避免同她在公开场合见面，当然更不会去邀请她了。咳，她感到太倒霉了！上帝为什么在今晚把玛丽亚送来，用这种方式惩罚她呢？当来宾们看见玛丽亚穿这种古怪服装和披肩在花园里出现，在那里哈哈大笑，高谈阔论的时候，他们会作何议论呢？

“我愿意同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乌戈抓住玛丽亚的胳膊说。

“我留下，不过只能一小会儿。”她瞧瞧罗莎尔娃，这时候三人沿着庄园宽阔的台阶走下去。“罗莎尔娃要是有本事，现在准会把我给宰了……”

乌戈知道，罗莎尔娃心里别扭得要命，便议论道：

“我不信。您的女友很讨人喜欢，是不是？”

“那当然。”

“那咱们说说，您为什么急着要走？”

“今晚我们在迭戈家欢迎爱菲赫尼亚……爱菲赫尼亚是先锋派诗人，昨天刚从莫斯科回来。”

这正是罗莎尔娃期待的机会，她要发泄一下心里窝的火：

“殿下，您得当心她。玛丽亚是共产党分子，是共产党分子的朋友。”

“这是真的吗?”乌戈打趣道。

玛丽亚今晚第一次认起真来了：

“当今这个时代，有的人对什么事不懂，就说那是共产主义……”

回到花园以后，罗莎尔娃不得不把乌戈让给了玛丽亚，因为她必须接待刚来的几个人。玛丽亚以准确的语言剖析了女演员：

“可怜虫!”她叹口气说，“她感到孤独。她有许许多多朋友：有的是马屁精，有的是女人气的男人，有的是有求于她的人。这么许多人中，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男人。她以为是幸福的，因为可以驾驭他们；然而她没有发现，等到她不能像现在这样请他们吃喝的时候，他们准会在背后给她一脚的……”

玛丽亚的话里并没有妬意，而只有怜悯。乌戈心里是同意她的见解的。他对罗莎尔娃有这样的印象：她知道自己芳华已逝，便千方百计要留住自己的花容月貌。他估计女演员已年过四十，但由于她过着清静的日子，生活安定，又无忧无虑，所以面容和体态楚楚动人。尽管她心情快活，沉湎于行乐，为人轻浮，但是在她自以为名噪艺坛的同时，显然感到非常孤独。

“喂，亲王!”玛丽亚建议道，“您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见见同这个女人完全不一样的另一号人呢?不管他们是醉汉

还是嫖客，都可以见见嘛。”

“如果咱们这样偷偷走开，罗莎尔娃会更加恨您了。”

“我不信她会这么干。她是恨透我了……您同意跟我走了？”

乌戈·孔蒂耸耸肩。这位有趣的胖女人的谈话以及有她作伴，使他感到兴奋，而结识别的更有雅趣的人的前景，则使他精神振奋，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再说，这时来了阿隆索·龙迪亚以及他的老婆和女儿，而亲王在同一天里与姓龙迪亚的人打的交道已经够多的了。

“我去取大衣。”

“好。我在门口等您。如果罗莎尔娃看见您……”

“不用担心。”

乌戈拿着大衣回来，想从花园溜走——这是他的拿手戏，正在此时，有人在他身边低声说道：

“殿下，能否赐我以引见的光荣……”

他一边把胳膊伸进开司米大衣衣袖里，一边转过身去。同他说话的原来是那位满头白发的贵妇人。他记起了她的名字，也记起了弗朗切斯科对他的忠告：“为了使布尔乔亚们惊讶，你必须连名带姓地称呼他们，这会使他们自以为了不起。”

“堂娜阿格达·德·埃斯皮诺萨－贝莱斯，我很荣幸……”

亲王叫她的名字，声音响亮而优美，她听了精神为之一振。

“谢谢阁下……我想向您介绍我的儿子。他是……”她诡秘地凑近他，“他也是亲王，跟您一样……他的父亲是……”她说出了欧洲一位国王的名字。

那个一直用胳膊扶着他年迈母亲而不知疲倦的男子，向乌戈伸出手去。他们握了握手。埃斯皮诺萨-贝莱斯夫人的儿子的秃头涨红了。

堂娜阿格达在她近乎亲密的低语中补充道：

“我的小亲王同他父亲一样……同他那种血液的人一样……也患有血友病。这事奇妙不奇妙？”她那对小眼睛闪着神秘的快意。

乌戈看着这位外表如此端庄的妇人及其患血友病、态度和蔼、样子像白痴的儿子，有点儿感动了。堂娜阿格达说话时C、S不分。她向亲王讲述她如何在一次打猎中见到国王，国王又如何按古典方式在一个草堆上诱奸她，在她肚子里留下了一个儿子，而她的丈夫埃斯皮诺萨先生却从未怀疑那是他的儿子；她丈夫是个诚实的公民，离乡背井来开发美洲，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奋斗，变成了百万富翁。

她解释道：“除了至亲和您以外，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我感到遗憾，没能让他获悉我们有一个儿子是国王陛下的王子，因为他是个顽固的保皇派。”

乌戈笑了。他只能笑笑而已。他说：

“我想，对埃斯皮诺萨先生来说，准是个极好的消息。”

他行个礼，转身就走。他的胃里在翻腾，不知是由于听了如此可敬而正派的贵妇人说的话所致，还是由于生病的

缘故。

十一

“满意吗?”玛丽亚递给乌戈一只新的陶杯,杯里装满像钉子一样扎人的火辣辣的液体,他们称之为特基拉①,喝的时候还要加食盐和柠檬。

“满意极了。”乌戈答道。

他们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坐在罩着军毯的长沙发上,还有的骑坐在铺着蒲草席的色彩斑斓的粗糙木凳上。那是一个宽敞的房间,室内陈设十分简单。屋里放着许多泥捏的人,纸做的红、蓝、桔黄和白色的圆球,以及镶着闪闪发光的白铁皮镜框的大镜子。地板上铺着草席,草席上铺一张用小牛皮做的很大的长方形地毯。

果然,乌戈感到非常高兴。他同玛丽亚来后,她开口一介绍,他就碰了一鼻子灰。她说:

“你们瞧,谁来了!孔蒂亲王……我是从罗莎尔娃那里把他偷来的……”

在场的人瞧瞧他,丝毫没有好奇的表示,甚至不同他握手。显然,在他们看来,在如此放荡不羁、民主的聚会上看到一位亲王并同他接触,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乌戈·孔蒂同那些手端小陶杯的人毫无不同之处。乌戈发现,他们

① 墨西哥特产的一种白酒,是用龙舌兰的液汁酿制的。

穿的衣服完全相像：男子穿的是磨损了的衣服，很旧很旧，膝部都有大口袋；他们谁都不戴领带，来之前没几个人梳过头发。女子们相互之间也没有多大差别，见了玛丽亚，等于见了所有的女子。她们的衣着都土得过分，都是粗布做的裙子和大领口上衣，本地的平底鞋或拖鞋。她们都扎辫子，辫子里嵌着五颜六色的布带。

"这一定是放荡不羁的人们穿的制服。"乌戈想道。他记起了巴黎市郊圣日耳曼①的存在主义者，他们不洗澡，以衣冠不整为时髦，把破烂衣服当作制服。他们之间也互相攀比，看谁穿得最坏。而另一些自称为穿得"好"的人，同样要在谁的衣服最好、最昂贵方面比个高下。"两个极端，却是同样卑劣。"

直到那时为止，乌戈·孔蒂无论在哪种集会上，都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位意大利贵族吸引着目光、微笑和良好的祝愿，受到礼遇。无论在巴黎，在加利福尼亚，还是现今在墨西哥，上流社会都把他置于中心，而且有意思的是，都围着他转。但是，这天晚上在这个聚集着二十来个人的房间里，这位亲王却默默无闻。玛丽亚把他介绍给她的朋友们（其中有画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记者、舞蹈家和演员）后，这些人照旧谈论他们自己的话题，而忘记了有一位贵族——一位使墨西哥城的贵族们神魂颠倒的男子在场。

而乌戈自从来到墨西哥以后，第一次真正感到舒服。每

① 指圣日耳曼昂莱，是巴黎西郊的一个镇，距巴黎市中心十二公里，为著名的住宅区和旅游中心。

个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的观点无须使别人感到高兴，也无须改变他人的观点。亲王在房间内走动走动，遇上两三个人在一起时，就向这个或那个人微笑。由于谁都不答理他，他发现还是欣赏图画、看看印第安人做的泥人有意思。这些泥人同他在欧洲见过的克里特岛①上的泥人十分相像。

玛丽亚给他一个小陶杯。她拿着的一个盘子里还放着几片柠檬和一个盐瓶。

"这可是好东西……是很有墨西哥风味的，是特基拉！"

她负责指点他，如何把几粒盐撒在手背上，如何喝一口特基拉含在嘴里，又如何把盐和柠檬塞进嘴里掺和。亲王觉得十分复杂，他闹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操作程序。

一个宽肩膀、黑眼珠射着凶光的青年走近他们，在被介绍给乌戈时，他自称是作家，名叫托马斯·罗夫莱斯。

"怎么……学会了？"

"我在进行斗争呢……"乌戈向他笑笑，一面按照玛丽亚的教导笨拙地练习着。

"您可能觉得辣。"罗夫莱斯轻蔑地说。"这是男子汉喝的酒……是老百姓喝的……不是香槟酒……"

乌戈瞧着他笑笑，说道：

"这我知道……"他终于能喝了，品尝到了掺上盐和柠檬的味道。这是他平生首次尝到土著人做的美味烈酒。

---

① 希腊的一个海岛。

“喜欢吗?”

“喜欢。好酒。”

“是龙舌兰的纯净的血液。”

大门那边有点儿响动。玛丽亚的朋友们探头到窗外,张望着外面的什么东西。只听得响起一阵叫喊声和笑声。接着一个女子在一个面目颇具特点的高个儿男子陪伴下走进房间。她也穿粗布衣服,头上缀着五颜六色的布带。她向一堆堆等候她的妇女和男人的怀里扑去。

玛丽亚向这个黑头发、大眼睛的姑娘迎上去。两朵洋布带结的大花戴在她的太阳穴处,在她的发辫之间晃来晃去。

“她是谁?”

罗夫莱斯朝乌戈转过脸去,以“您连这个也不知道”的神气答道:

“她吗?爱菲赫尼亚……墨西哥最优秀的女诗人。”

“啊!”

“爱菲赫尼亚刚从莫斯科回来。她是出席青年大会的唯一的拉丁美洲女知识分子。”

“很有意思。陪伴她的先生……是她的丈夫吗?”

“不是,我的朋友。是她的情人。爱菲赫尼亚讨厌社会上的老框框。”

爱菲赫尼亚由玛丽亚拉着,一直来到亲王和罗夫莱斯那里。乌戈就近观察她,见她是土著型妇女——乳房宽大,褐色皮肤,薄嘴唇,眼睛炯炯有神。女诗人年约三十岁。

“亲王,”玛丽亚用手指着说,“这位就是爱菲赫尼亚!”

乌戈鞠了个躬。可是女诗人却有点儿粗鲁的男子汉气质，她握住亲王的右手说道：

"您好，同志！"

爱菲赫尼亚并不掩饰因为来到像乌戈这样有吸引力的男子面前所感到的惊讶，玛丽亚见她这个样子就笑了起来。乌戈也感到，女诗人以极为好奇的神色在瞧他。

玛丽亚介绍道："孔蒂亲王是你在国外时来到墨西哥的。今天晚上罗莎尔娃为他举行招待会……但是我把他带来了……"

"她会恨你一辈子的。"罗夫莱斯提出意见说。

"那不新鲜。"

爱菲赫尼亚正面瞧了一会儿乌戈，就轻蔑地说：

"这么说，您是意大利人啰？"

"对。"

"只有一个意大利人是正派人，那就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同志。您认识他吗？"

"不认识。他是干什么的？"

"他不干什么，他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您想在墨西哥住一阵子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看情况吧……"

这事发生在一小时前。从那时开始，晚会更加热烈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屋内烟雾腾腾，同志们及其同伴如同在炉子里一样。爱菲赫尼亚把身子靠在乌戈

的胸脯上，大喝其特基拉，庆祝她在青年大会上的胜利，尤其是庆祝马林科夫同志同她握了手。现在这两位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发现坐在地板上最为舒适。

"你知道吗，"爱菲赫尼亚转过身去，酒气直喷在他脸上，"你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佩佩① 而已。"

"什么意思？"

罗夫莱斯和玛丽亚尽力把爱菲赫尼亚要表达的意思解释清楚。女诗人的补充解释，他觉得十分滑稽，她说：

"佩佩……就是炒蛋亲王②……"这种解释似乎很风趣，所有的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在屋内的另一头，围绕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乌戈心里想，不知这位先生是谁，从他来到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对他谈得很多了；他又想，这位先生是否是最后同兰丁工程师一起来的俄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新近的一次招待会上，乌戈同这位兰丁工程师有过一面之交；然而，他从后来听到的谈话中才明白，引起争论的这位托洛茨基先生，原来已不在人世了。

爱菲赫尼亚的脑袋靠在亲王的肩上，厌烦地叹口气说道：

"迭戈和戴维总是谈这个。又争论起来了……"

---

① 佩佩是西班牙人名何塞的昵称。这是最常见的人名之一，可理解为"老百姓"的意思。

② 构成"炒蛋亲王"一语的两个西班牙词均以 P 开头，可缩写为P.P.，读作"佩佩"。

那个叫戴维的人像发表格言似的说：

"所有的贵族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他看看对方，又轻蔑地补充说："很多自称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托洛茨基分子。比如说，你把托洛茨基带到墨西哥来，你不要否认嘛……"

那个被大家称为大师的胖男子承认道：

"对，戴维。我把他带来，好让你宰了他……"

破晓前不久，有人提议到印第安尼亚区① 去喝鸡汤。大家马上跌跌撞撞、大喊大叫地出发了。

"佩佩，你跟我一起走。"乌戈被爱菲赫尼亚拖到一辆汽车跟前。

他要上车的时候，碰上了兰丁工程师。此人在晚会上一直回避他，而在前一次晚会上，他却跟在殿下的屁股后面转，竭力邀请殿下到阿卡普尔科去作他的座上宾。现在兰丁和乌戈对面相逢，都准备上车。

"哦，殿下，幸会幸会！"兰丁打招呼道。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

兰丁听见乌戈这么说，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主要是因为就在此刻，一整夜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走到他身边来了；据说，这个缄默、孤僻的仁兄是俄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对他都怀着敬意，都对他微笑。

"我也没有想到会见到您……"工程师不得已地答道。

---

① 墨西哥城内的一个区。

乌戈发现他取消了“殿下”这个尊称。

“是别人把我带来的，因为我想见识一下另一种墨西哥人。”

他们两人说个没完。黎明时的寒气像刀子一样刺痛人的脸和手。爱菲赫尼亚在汽车里催促道：

“行啦，都快上车吧……”

汽车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奔驰。那个俄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坐在前座，就在驾车的兰丁工程师的旁边；后面是爱菲赫尼亚和乌戈。她把嘴唇凑近他的嘴，硬要他吻她。他吻了她，但心情不佳，因为自从他们离开聚会的屋子以后，他就感到肚子不舒服了。

吻了以后，爱菲赫尼亚说：“我愿意和你讨论关于一位左派革命妇女对腐化、堕落的贵族的意见……在床上讨论。”

乌戈吁了口气表示接受：

“那可能是富有教育意义的讨论。”

“你如果愿意，我们就离开这些人，到我家去。”

“那你的朋友……那个跟你一起来的人呢？”

“洛伦索？得了吧！他不会说什么的。”

那个露天商店里，有几个浑身油污、迷迷糊糊的女人在接待顾客。顾客中有身穿礼服的人，有穿着雍容华贵的貂皮大衣的贵妇人，有游荡街头的妓女，有喝得醉醺醺的乐师，

有熬红了眼睛、双肘支在柜台上打瞌睡的警察；还有几个脏孩子躺在墙脚睡觉，身上盖着报纸和广告纸片。爱菲赫尼亚的朋友们就混在这类人中间，他们硬让乌戈喝一份汤，由于烫，又由于加了佐料，汤味是辣的。

爱菲赫尼亚以尖利的声音高谈阔论起来。她是在向穿大衣和穿无尾长礼服的人讲话，是在向那些坐在锃亮的汽车里请马里雅契① 的乐师们奏乐助兴的人讲话，是在向那些喝辣汤解酒的男男女女讲话。她差不多是大喊大叫地说道：

"如果你们用最后一个社会新闻记者的肠子去绞死最后一个贵族，那么，这个混蛋世界上的臭屎堆就会少一点……"

一位仪表令人肃然起敬的绅士，急忙向柜台上扔下一张五十比索的票子，拉起陪伴他的两个小姑娘，把她们带到他的汽车跟前（一位身穿制服的司机开着车门在等候），说道：

"孩子，咱们走吧……这里平民太多……"

"爸爸，孔蒂亲王可是跟他们在一起呀……"一个小姑娘说。

乌戈还是醉醺醺的，听到那位绅士说到平民时把他也包括进去，便哈哈大笑起来。那个头上白发稀稀拉拉、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把他的两个女儿推向汽车的男子，是愚

---

① 指墨西哥的一种民间音乐，也指演奏这种音乐的乐队。

蠢、空虚而无害的上流社会的典范，他不允许女儿在有醉汉的地方与人交往，这仅仅是由于他们是喝特基拉，而不是喝香槟酒喝醉的。

“绝不可能。”父亲答道，“亲王是不会同他们交往的……”

乌戈·孔蒂亲王站起身来，以脚跟为圆心原地转了一圈，向那位绅士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后者转过身子，愤愤地瞪了他一眼，一头钻进车里，汽车就在车轮吱吱的呻吟声中开走了。

其余的人——晚会上的朋友们，还有别的绅士，别的穿开司米大衣或貂皮大衣的贵妇们，都赞许他的即兴杰作。

“他是孔蒂亲王。”其中一个女子说。

“不可能。”

“真是他。我向你发誓！我在阿隆索家里见过他。”

笑声刚落，掌声又起。爱菲赫尼亚对孔蒂的粗鲁行为最为欢欣鼓舞。她眉开眼笑，猛拍着他的背说道：

“你这个亲王太棒了……”

乌戈则像一位走到台前向观众谢幕的演员一样，向笑得前仰后合的观众庄严地鞠躬。突然，他感到视觉模糊，灯光熄灭，一切都像回到黑夜里一样，同时感到胃部异常疼痛，犹如挨了一刀。

第 三 部

一

乌戈·孔蒂慢慢睁开眼睛，朝眼前一个没有光泽、明亮而又宽阔的平面扫视一遍，才发现自己是躺在什么东西上——是躺在床上。附近有人在动，然而他看不见。“老天爷，我醉成什么样子啦！”他暗自说道。他由着自己的脑袋慢慢垂下去，因为他感到双肩扛着的脑袋胀得很大，不听指挥，而且迷迷糊糊。他从床上发现有个人影。他眨几下眼睛，想让那人影明显起来，想让那人影的线条变得清晰、准确，然而他没能做到。他觉得自己像是隔着浓雾看人。

“殿下，您好！”那人影悄声说。

亲王想起身，然而刚才向他问好时反而使他感到脑袋异常疼痛的那个人，把双手按在他肩上，推他向后，硬让他把头重新放在枕头上。

“您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那声音又问。

他把眼睛睁得很大，盯着明亮的天花板看了好久，也许看了有半分钟。“您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声音甜美、柔和、低沉而又清晰，然而他的脑子里恍恍惚惚，竟不明白这

句话的意思。

"我在哪儿？……我出什么事了？"

一只手伸过来握住他平放在身旁的那只手。那只手又瘦又凉，他马上认出来了。现在他感到自己的手在发烧，也许由于这个缘故，他觉得那只手是凉的。

"殿下，您病啦。"乌戈认出是卡门的声音。

他们断断续续地谈着话。每句话之后都是长久的沉默。乌戈·孔蒂像瞎子一样用那只空着的手摸自己的脸和手指，才发现胡子像铁刺一般。他又转过脸，通过缓慢的聚焦，看清了卡门；她坐在床边，看着他，朝他微笑。

"卡门……我在哪儿呀？"

她不住地笑。他勉强看清，她穿一身白衣服，头戴护士帽……

"殿下，在一所医院里……谢天谢地，总算好啦！"

当孔蒂醒来，渐渐回到现实时，他看到在这个宁静而又朦胧的房间里，他身边的人是个女子，立刻以为她是爱菲赫尼亚。然而她并不是那个可恶的女诗人，而是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她一面抚摩他的前额，一面不停地微笑。

"殿下，您吓了我们一大跳。我们以为……以为……"

乌戈身体很弱，光线虽很柔和，却刺得他眼睛难受。他懒洋洋地合上眼皮，才感到舒服一点。

"我想……我想，"他慢吞吞地说，"昨晚我喝得太多了，所以……"

卡门轻轻地笑出声来，用手按着亲王的手说道：

“还是昨晚吗？殿下……您在这儿待了五天了。”

“五天……”

“对，从我们把您送到这儿以后算起。”

“啊，”乌戈蓦地感到不快，“那是怎么回事？”

卡门连忙扼要地说了一遍情况，把她认为有损亲王体面的细节一概略去不提。那天早晨天亮后不久，玛丽亚从一家药店十万火急打电话来，她告诉卡门的情况看来是这样的：乌戈突然晕倒后，开始感到不适。乌戈是陪玛丽亚和其他一些参加什么庆典的朋友出门的，找到他时，他们是在一家餐馆里……对，是在印第安尼亚区的一个卖鸡汤的摊点那儿。亲王殿下失去知觉时，大家还以为他是喝醉了。

“当然，不是喝醉了。”卡门打住话头，殷勤地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是喝醉了。”乌戈却承认了。

好了，玛丽亚和她的朋友们认为，往头上泼点冷水，就可以使乌戈苏醒过来。但是这个办法没有奏效。玛丽亚感到，她自己对孔蒂亲王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要负一点责任，便建议找个医生，或者把他送到有医生的地方去。她先给罗莎尔娃打电话，然而老打不通；可以肯定，她是把电话耳机摘下了，不让任何人半夜三更给她打电话。这群人中那个叫罗夫莱斯的提醒道：“最好把他送到绿十字急救站去。”

陪伴乌戈的人中，有些人（实际上是除罗夫莱斯和玛丽亚以外）为了免招麻烦，都赶紧溜走了。玛丽亚和罗夫莱斯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亲王殿下送到急救站，下车后就把他

一直拖到一间充满乙醚气味的小房间里。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迷迷瞪瞪的医生，他们本以为病人一定是特基拉喝多了；可是，那位医生匆匆检查一番后便诊断道："这个人是真的病了。急性阑尾炎，也可能是更严重的病。"

别人告诉他们，根据规定那里不能对他进行急诊，即使他们愿意为他治疗，也没有适用的医疗器械。玛丽亚慌了，便想起了有点头之交的卡门。她在电话号码簿上找到卡门的电话号码，便打电话告诉她，说明乌戈·孔蒂亲王的病情严重。

"我给吓坏了。"卡门继续说道，"我担心更糟的情况……殿下，我怕有人袭击您了……"

他闭着双眼笑笑。

"谁？"

"啊，我可不知道！不过我清楚，哪里有亲王，那里就有狂热分子，何况您昨天整夜都同那些共产主义者在一起。"

"他们都是优秀青年。"

乌戈闭眼不看她，同时却可以同她拧着劲儿说话。卡门摇摇头，不同意亲王殿下对那伙令人鄙视的无赖的看法，他同他们一起度过一整夜，可当他病倒时，他们竟甩下他不管。

"玛丽亚告诉我，她已经做了她们能做的事，"卡门继续说，"她通知我，是想把亲王殿下留在急救站，等我或您的哪位真正的朋友去找您……后来我把情况打电话告诉了阿隆索……半个小时后，他就带着卡维尔医生来接我，我们把您

从绿十字急救站这个肮脏的屠宰场救出来，送进这个疗养院……马上给您作了手术。您患的是急性阑尾炎……已经五天了……”

卡门站起来，把乌戈枕着的枕头整理了一下。乌戈听着她在屋里来回走动的声音，房间里有一大把玫瑰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啊，关于您动手术的消息，震动了整个墨西哥。”卡门继续把情况告诉他，她的语气已变得愉快、热情而且令人振奋了，“发来了两千多封电报，祝您早日痊愈。谁都很关心您的健康……部长派了一位助手，一早一晚来了解情况……哎哟，打来的电话就别提有多少了！上百万次电话……卡维尔医生只好另派两名女职员，专门在这层楼记录电话。”她开怀地笑了，“殿下，给您作的手术引起社会轰动，这表明我们所有的人都热爱您！”

乌戈惬意地笑笑。也许他没有听见卡门最后说的那句话，因为她走近他床头时，发现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弯下腰去，在他额上吻了一下。接着，她悄悄走出病房，那双穿胶鞋的脚几乎不敢踩上光洁的地毡。

这几天卡门累得精疲力竭，但是能像医生那样照料亲王的健康，使她感到骄傲。寄来的问候信有几千封，打来的电话有几百万个，这种说法可以说并不夸张。这是真的，而无意中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事实：疗养院的走廊里，一天到晚都有一批批显要人物来探问亲王殿下的健康状况。

卡门觉得她自己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人物了。这对她而言，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不说别的，罗莎尔娃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她了解情况，尤其是还要求等亲王可以在病榻上接见探病者时，把她列入首批探视者的名单中。卡门手里掌握着一件十分可怕的武器：探视者名单。她吩咐在病房隔壁房间里放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台收音机和由卡维尔医生殷勤地派来的一名女秘书。接电话的姑娘们每八小时换一次班，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守着电话，每三十分钟她们得向佩雷斯·门迪奥拉夫人报告一次来电话人的名单。在医疗技术方面负责侍候乌戈的女护士们，无论是给他量体温，洗胃，还是用导管给他输维生素和食物，事先都须同她商量才能进行。

不过，最厉害的还是那个探视者名单。显贵们在卡门的办公室门口排成长龙。每人只给一分钟。他们对亲王病情的关切以及能最早亲自探望他的愿望，都必须在这一分钟内讲完。

"我一定同他商量。"卡门总是这样回答。

如果卡门对于求取这份洪恩的人有好感，或觉得对方以后可能对她有用，她就把来人的姓名记下，并悄悄告以她将尽力帮忙，让乌戈单独接见他。

例如贝哈拉诺侯爵夫人过去老是瞧不起卡门。她认为卡门想利用她的姓氏的社会声望去投机钻营。在酒会或其他公开场合相遇互致问候时，侯爵夫人虽然也伸过腮帮去让佩雷斯·门迪奥拉夫人亲吻，却从不让她跨进侯爵府邸。

卡门踮着脚走出乌戈的病房时，发现有人在同负责接电话的姑娘们大吵大闹。

她嘘了一声要求安静，便走过去。那位吵吵嚷嚷要求见亲王殿下的，原来就是贝哈拉诺侯爵夫人。这位贵妇人早已年过半百，却喜欢提高沙哑的嗓门南腔北调地到处去高谈阔论。

“侯爵夫人，您好。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侯爵夫人以不屑一顾的神气看了卡门一眼，说道：

“啊，是您哪！……对，您可以给我办理一下。我想见亲王。”

卡门脸上得体地绽着微笑，向对方表示这不可能办到。亲王殿下往后多日不能接见任何人，因为他身体虚弱，毫无此种愿望。如果侯爵夫人希望见他，她将高兴地把侯爵夫人的名字列入名单，待以后交给病人以征得他的同意。

“可我是贝哈拉诺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这我知道。可我只能执行他的吩咐。亲王对此极为严格。”

“好吧，既然您这么说……”侯爵夫人双目冒着怒火，说道。

卡门旗开得胜，苍白的脸上显出洋洋得意的神色，她说：

“侯爵夫人，请跟我来……”

她请侯爵夫人在她办公室里最好的一张圈椅上坐下，将一副宽边玳瑁眼镜架到高鼻梁上，取出自来水笔，准备

写字。

“侯爵夫人，”在落笔写字前，她解释道，“请理解我的处境。作为亲王殿下的私人秘书，有些事情不好办。例如，拒绝像您这样一位他很尊敬的贵妇人进入他那几间（其实只有一间，但事关乌戈，说几间就好听一点）病房……”

侯爵夫人听说乌戈·孔蒂对他十分尊敬，极感兴趣，便把她那头发浓密、厚施脂粉而又一脸皱纹的脑袋伸过去，问道：

“是吗？亲王殿下是说……尊敬我吗？”

“是的，侯爵夫人。他向我多次提到您……他认为，您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贵妇人之一……”

“噢，殿下对我太客气啦！”

“不过，”卡门以透露机密的口吻说，“不过，他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我可以告诉您……然而，侯爵夫人，至于您，我只听到他赞誉您……都是表示好感的话……”卡门到此把话锋一转，又表现出职业性的冷淡劲儿，“您瞧，我不得不拒绝您去看望她，怪不好意思的……”

“亲爱的朋友，您不必顾虑；有什么事，我来顶着……”

卡门感激地表示同意。

“不过，咱们之间可以实说，我刚刚、刚刚动手开列名单，”她为了强调“刚刚”这个词，一连说了两遍，“您的名字将列在首位。”

她潦潦草草地写下侯爵夫人的名字。侯爵夫人站起身来，张开双臂，抱住如此殷勤、和蔼而又聪明的卡门。紧紧

的拥抱，憋得卡门几乎透不过气来。

“卡门，亲爱的朋友……我顺便请您今晚上我家去。我为冯·贝克伯爵夫人举行小型酒会……当然，我本希望亲王殿下出席……可是……卡门，您一定来，是不是？这是我再高兴不过的事了。”

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慢吞吞地表示同意道：

“侯爵夫人，我一定去。我保证去。”

她们走到宽敞的走廊里时，侯爵夫人告诉这位私人秘书道：

“卡门，有机会时请告诉亲王殿下，大主教已经答应我，要为亲王早日康复举行一次弥撒。”

“亲王殿下一定会十分感谢您的。”

卡门回到她的写字台前，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沓白纸，每张白纸开头都只写一个人名。她把白纸弄整齐，然后按人物的地位、显赫程度，或与她本人利害关系的大小为序编排好。

到了下午，龙迪亚先派他的理发师到疗养院来，接着他带了妻子、女儿亲临探望。这时，卡门和卡维尔医生也都在病房里。

“幸好手术顺利。”卡维尔说。

“殿下的身体本来就很壮实嘛。”卡门表示同意。

医生是个衣着整齐的人，即使穿着雪白的尼龙大褂也很潇洒。他拿出一个盛着浑浊液体的瓶子给乌戈看，瓶子里有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虫子似的东西。

“殿下，这是您的阑尾……如果您没有别的安排，我希望保存它。无论从职业方面看……还是从友谊方面看，这都是一件难忘的纪念品。”

“如果您有这个爱好，”乌戈耸耸肩说，“那就请留下吧。”

医生听到有人在敲门，卡门前去开门。亲王殿下脸刮得光光的，感到很高兴；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全身都散发着香气。

“殿下，希望您康复以后光临敝舍。我妻子和我……”卡维尔医生急忙说，似乎担心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一样。

就在龙迪亚一家在卡门护卫下走进病房时，乌戈懒洋洋地接受邀请道：“大夫，随便什么时候都行。请同卡门协商一下。”

卡门对亲王说过的事，阿隆索、他的妻子和女儿又重复了一遍，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他们深为殿下的生命担忧，幸亏卡维尔医生及时治疗，算是平安无事，成了一场虚惊——他们一说就是一刻钟。

“这是因为……”乌戈想客气一番，“骨头贱，死不了。”

接着就谈论社会新闻和大事，开开玩笑，表示良好的祝愿，还就乌戈病倒在社会上引起的轰动说了些笑话和感想。一说就是一刻来钟。卡维尔医生觉得，他也应该说几句了。

“殿下，作为医生我必须嘱咐您……”所有的人都住了嘴，静听卡维尔要说的话。

“大夫，是不让我再去看望我的朋友……那些共产主义

者吗？”乌戈开玩笑道。

“哪里哪里，殿下。我再说一遍，作为医生，我嘱咐您出院后要稍事休息……到城外去住几个礼拜……温和的气候可以使您更快地彻底康复。”

阿隆索·龙迪亚马上跳了起来，朝他的朋友卡维尔看了一眼，煞有介事地说：

“对，卡维尔，我早就想到了……而且，我已经吩咐把我在奎尔纳瓦卡的房子收拾一下。亲王住在那里，一定会感到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舒服。”

乌戈向他表示感谢。探视者们滔滔不绝地说话，闹得乌戈有点头昏脑胀，他只得勉强表示，这是他生病多日以来第一天过得舒畅，因为他不寂寞了。

龙迪亚夫人说出她的见解：“蹲监狱和卧病在床的时候，才能见出真朋友。”

乌戈脱口而出地答道：

“但愿各位不必去监狱探望我！”

众人皆笑。接着是一段长时间令人难堪的沉默，这是那种突然产生、使人不知干什么或说什么才好的沉默。卡门解围道：

“我看咱们该让亲王殿下休息了。”

众人均表同意。告别和祝愿持续了数分钟之久，龙迪亚一家和卡维尔才由卡门领着退出去。阿隆索走到门口站住，又回到乌戈身边。

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皮革做的小玩意儿，放在桌

上的饮水瓶旁边。

“亲王，我给忘了。”他把那个小玩意儿放到桌上时说，“从您动手术那天起，我就带着这个想交给您……您要是需要，不必客气……告诉我一声就行。”

他说完就走了。乌戈听到龙迪亚拉上门以后，便一骨碌爬起来，伸手拿过那个玩意儿。原来是个考究的皮支票夹，上面烫着金字：“乌戈·孔蒂亲王”。

他打开支票夹，第一张支票上写着一个数字，他大声念道：

“十万比索①。”

次日，他一直睡到下午。脸上老是漾着甜蜜笑意的卡维尔医生允许他下床在病房里走几步。他在卡门帮助下走了几分钟。医生高兴极了，求乌戈准许他在普恩特-安乔夫人的家里举行一个介绍为亲王施行外科手术情况的小型座谈会。当然啰，他急忙解释道，是小范围的座谈，是向他的几个极想了解此次切除阑尾手术详细经过的同行进行一次讲解。这次手术，一夜之间使卡维尔的手术刀在上流社会中走了红运。

他强调指出：“真有意思，自从我为您做了手术以后，病人纷纷找我看病。连一向相信巴斯医生的那些人也来找我了。”

① 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货币单位。

“卡维尔大夫，这是因为，不是随便哪个医生都能得到为一位亲王做手术的荣誉的。”卡门议论道。

卡维尔同意她的见解，并认为卡门日夜照看乌戈，表现很勇敢，接着才说，乌戈当天的散步已经结束，应该卧床休息了。

“殿下，在五天危险期内，她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您。”

卡门双眼含着眼泪，强忍住才没有哭出声来。她说，她应该以某种方式报答亲王殿下对她的信任，日夜侍候算不了什么。

病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了，理发师还没有到。乌戈握住卡门的双手，直视着她的眼睛，说道：

“卡门，您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废寝忘食地照料我呢？”

亲王那温柔、执著而又锐利的目光使她受不了。她侧着脸低声答道：

“殿下，我也知道人在患难时刻的孤独滋味。”接着叹了口气。乌戈心里明白，她刚才是强忍着不叹气的。“我也知道，在某种情况下，一个表情……一句话，一点儿……温存的价值。”

卡门吃过饭，稍事休息以后，就布置好亲王的病房。所谓上流社会的十来名贵妇人、绅士和姑娘鱼贯而行，在他的病房里走了一遍。其中许多人乌戈已经认识，另一些人是初次见到。佩雷斯·门迪奥拉夫人身穿浆得笔挺的白大褂，煞有介事地为探视者引见，一一通报他们的头衔及其主

要情况。

贝哈拉诺侯爵夫人是最后一位，轮到她时，阳光透过百叶窗已在左边墙上划出一条条长长的橙黄横道。侯爵夫人手捧花束和一大匣糖果，心里怀着同乌戈亲王畅谈的渴望，想把亲王当作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柠檬而独自享用。他耐心地倾听着，唇边挂着微笑，目光总是那么亲切、热情。

"殿下，还有一件事。"侯爵夫人机灵地说，"我们有个剧团，比Cuit-poulet① 还要好，您一定听说过 Cuit-poulet。"乌戈根本不知道这个 Cuit-poulet 是什么，然而还是点头称是。"我们的剧团的演出都是由墨西哥最有名望的人赞助的。我们每年为慈善目的演出几次。演员就是我们自己。"她列举了一长串姓名和贵族头衔，"萨尔瓦多已经为我们的下次演出写了一个极好的剧本，而且答应来导演……我的 Petit-théâtre② 的伙伴们对您深为钦慕，我荣幸地代表他们来请您担任主角。"

乌戈有生以来很少听到这么有趣的事。好心的侯爵夫人竟邀请他在上流社会杰出人士捧场的一出戏中担任一个角色（当然是主角）。如果不是因为身体虚弱，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会令人感到讨厌，亲王准会当着侯爵夫人的面大笑起来，并对她说，他演戏都演腻了。

然而亲王是个有教养的绅士，他宁可婉言掩饰自己的想法：

---

① 法语，意为"炖小鸡"。这里是剧团名。

② 法语，意为"小剧团"。

“亲爱的侯爵夫人，谢谢。不过我敢肯定，当演员我是很蹩脚的……”

这句话既不表示拒绝，也不表示接受。侯爵夫人是懂得贵族的微妙语言的，然而硬说亲王要考虑她的建议，并在适当时候作出积极的决定。

接着她又毫无根据地加了一句：

“殿下，我认为天下没有比您更好的演员了。”

乌戈·孔蒂狡黠地笑笑，感叹地说道：

“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恭维话。”

卡门拿着名字上已打过勾的名单，为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而感到十分快慰，向亲王通报当日最后一位探视者。

乌戈不乐意地说：“我累了。请您告诉他们，明天来吧。”

“可是……”卡门犹豫了。亲王一定是累了，心里不高兴，然而这位探视者是决不可拒绝的。“可是……殿下，他是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官员。”

乌戈脸上的讨厌的表情，立刻变为担忧。确实，意大利大使馆的官员是不可以拒绝的；然而也不可以接待，因为现在一切顺利，他的计划即将实现，这位官员有给亲王制造困难的危险。孔蒂权衡卡门的最后一句话和他自己刚才的决定，顿时想到，如果这位外交官发现他玩的鬼把戏，他就会大难临头。可是，现在此人就在门外，同他仅数步之隔，不接见行吗？拒绝接见，会不会增加这位外交官的怀疑呢？这些考虑只持续了一分钟，然而心中这个疙瘩却成为永远

去不掉的心病。接着乌戈·孔蒂吩咐道：

"好吧，请他进来。"

进来的是一位年事已高、衣冠楚楚、举止不俗的绅士。他来到床边，深深一鞠躬，便表示，受到亲王殿下接见不胜荣幸。

"我是自己来的，"他澄清道，"不过我敢说，如果大使阁下在城里，他也会来的。"

乌戈一面掂量他的话，一面试图猜透这位外交官的来意。他请外交官坐下，但是此人推说，他得知亲王殿下身体违和，极不愿意使他消耗体力和劳神。

"我来这里，"他简单地说，"是希望同翁贝托·孔蒂亲王的公子握手，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中我在令尊麾下服役。"

"哦！……"乌戈傻愣愣地惊叹道，随即向翁贝托亲王的部下伸出右手。

"殿下，令尊是位极其尽责的绅士，我对他深为钦佩……一九三〇年我得悉他逝世的噩耗，感到意大利失去了一位伟人。"

"是的……一位伟人。"乌戈重复道，犹如一声回声。

"不过，"大使馆官员说，"据我的记忆来看，您跟翁贝托亲王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秀气的胡子是紫铜色的，眼睛是蓝的……令堂亲王夫人也是……"

外交官扬起一边的眉毛，似乎不能理解，他与之交谈的这位年轻亲王的皮肤怎么会像托斯卡纳葡萄那样是棕褐色，他与他那皮肤白皙、头发像蜂蜜般金黄的双亲截然不

问。乌戈和颜悦色地进行解释，以消除外交官的疑问。

“是这么回事。”他说道，“从过去的相片看，我小时候同我父亲一样，头发是金黄色的，几乎是白的，眼睛是蓝色的。时间，也许是我在非洲毒太阳下度过的岁月，使我变样了。”

此事再没有多谈。话题转到对亲王不怎么棘手的更为一般性的方面去。外交官问及他的计划，问他在这个美丽的国家感觉如何，是否想住上一阵子。亲王爽快地一一作答，满足来人既自然又颇具外交色彩的好奇心。这位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人在告别时表示，这一天他认识了他的伟大军事长官翁贝托·孔蒂亲王的公子，值得录入他的记事簿中。

二

正如那不勒斯那个小老太婆所说，弗洛拉确是个伟大的女性；她与前者一样管一所妓院，那妓院同阿马德奥所见过的毫无不同之处。她接过阿马德奥交给的包裹，问道：

“你碰上麻烦没有？”

“有点儿麻烦。”

“包裹……或者你……遇到过危险没有？”

“都对付过去了。”

“你真机灵。”阿马德奥略微耸耸肩，报之以好奇的目光。“你没有想过，这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吗？”她指指小包裹。

"我不喜欢管闲事。"

"你迟到这么久……"

"您是不是以为我不会来了?"

"对,我是这么想过。我早就原谅你了。把这玩意儿带在身上这么久,真叫人心痒难熬……"

"我对您说过,我不是好奇的人。"

那是个暖和的傍晚,阵阵清风由面向广场的窗口吹进来。阿马德奥是左打听右打听才走到这个广场的。房间里的家具同女主人一样老,甚至更老。覆盖着褪色、发霉的糊壁纸的墙上,挂着几幅旧肖像画,一个印有一幅凯旋门游行的木炭画复制品的挂历,还有一个很大的基督受难像。傍晚的徐风把被时间、雨水和灰尘侵蚀成褐色的麦斯林薄纱,吹得像帆一样鼓起来。那女人抱着一只眼睛突出的小哈巴狗。她用涂了朱红色指甲油的指甲抚弄着狗的脊背。

她递给阿马德奥一支香烟,他点着烟以后,她又说:

"你想留在巴黎?"

"对。我在意大利日子不好过。"

"可这里,大家也都不好过。"

"但是,这里没有人认识我。"

"你在那边搞了什么名堂?……是逃兵?……还是杀过人?你都可以告诉我,我不会对人说。"

"我改日再告诉您。"

"那不勒斯我们那位女友通知我说,你要来了,她说你是个正派的小伙子。我喜欢正派人。"

他们默默地吸了一会儿烟。几周来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日晒雨淋，寝不安枕，或乘军用火车，或乘满载士兵的汽车，或坐农民赶的牛车，真是历尽千辛万苦，所有的劳累都压在阿马德奥的身上。在旅途中，他没有疲劳之感，这也许是他神经紧张，随时都保持机警、坚强、清醒状态之故。然而在这温暖的下午，在软乎乎的椅子上坐着，他就感到非常疲劳、乏力、困倦。

弗洛拉大概看出了这种情况，就说：

"今晚你有地方睡觉吗？"

"没有。"

"如果你愿意，可以住在这里。尽管有这么多士兵，我们的屋子总是客满，供你美美地睡一觉的床还是有的。"

阿马德奥同意了。他除了同意，没有别的法子。至少这里说的是他的语言，而且能得到一点照顾。

"谢谢。"

她站起来摸摸他的脊背，轻轻拍了他一下，说道：

"你挺瘦的。行啊，以后我们会让你吃胖的。你愿意住多久都可以。我们院里正需要一个男人……尽管这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很多男人。"她笑笑，她指的是那些嫖客，"来的小伙子们都是好人，可有时候也会喝醉闹事。宪兵很注意穿军服的小伙子们的声誉，不愿意他们闹事。只要一闹事，他们就来卡我。"现在他们已走到夹层平台，下面传来了乐声和嘈杂声。那是刺耳的爵士音乐，使阿马德奥记起那不勒斯和亚当斯少校。弗洛拉接着说道："我需要有个男人同

客人们打交道。你要是愿意，可以留下……我不能给你工钱，不过你至少可以有一张床，吃喝不愁。”

阿马德奥回答说可以。弗洛拉打开一扇门。

“现在这就是你的卧室。”

阿马德奥一眼就把房间看了个遍。这哪里是什么卧室，不过是个杂乱的小屋，比单人牢房大不了多少，一张帆布床和一把椅子就把空间占满了。

“房间不大，但是可以住人。”弗洛拉表示歉意。

“可以……”

“客人多的时候，别的卧室都住满了，姑娘们往往到这里来……”

“我已经习惯了。”

阿马德奥躺到帆布床上，他又困又累，觉得双眼沉重，浑身隐隐作痛。他开始解鞋带。可是弗洛拉还站在那里，讲些与他无关、他也不懂的事，诸如生意啦，姑娘们啦，以及如何把香槟酒、威士忌酒、香烟和食物弄到手，等等。他厌烦极了，只希望让他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

“你有证件吗？没有证件就不能住在巴黎。”

“没有。”阿马德奥出了口大气说道。

“行，明天就给你弄到证件。我认识一个人。”

阿马德奥脱了鞋，伸直身子躺在帆布床上，闭上眼睛。弗洛拉走到门口又问：

“要个姑娘吗？我的姑娘是全城最干净的。为了这事儿，我花了不少钱……如果一个大兵在这里染上病，他们会

让我关门的。”

阿马德奥来不及回答，弗洛拉关上门时，他已经呼呼入睡了。

后来几个月过得非常满意。阿马德奥为了不重犯在那不勒斯犯过的错误——尼娜成为真正绊脚石的错误，决心不再同任何一个姑娘搅在一起。他要同谁睡觉，就直截了当地把她叫到房里。然而不是在他第一夜睡觉的房间，而是在另一个宽敞一点儿的房间，有几个窗子朝着一条石子铺的小街，从窗口可以看到圣心教堂的圆顶。弗洛拉开的妓院果然是最好的，经常光顾的客人几乎都是军官。弗洛拉有一批很好的姑娘，她们都干干净净，身体健康而又不那么娇气。当然，黑人士兵是不能进门的。弗洛拉做的生意不光是出售床笫之欢，还出售更为昂贵、令人眼红的东西——军用物资，诸如不可缺少的香烟，抗生素，食糖，咖啡，橡胶制品以及其它东西。需要这类东西的人，付高价也要买，从不讨价还价。此外，她还出售麻醉品。

在那不勒斯得到的经验，使阿马德奥知道如何取悦军官们。这个褐色皮肤的那不勒斯小伙子同别人不一样，他对每个姑娘的床上功夫都瞭如指掌，还无私地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的朋友们为了酬谢他，每次去弗洛拉的妓院，都送给他香烟、糖果和一包包粉末咖啡，由他自行销售。

然而阿马德奥得出结论：在妓院里干下去决不是好事。这买卖风险太多；而且他不是不清楚，弗洛拉爱的是钱，如

果她得知阿马德奥就在她的鼻子底下成为她的竞争者，终究会把他赶出门去，还会马上向当局告发他。巴黎到处有美国军人，还有美国女人。他在香榭丽舍大街①的咖啡馆里见过美国人。饭店里住的都是美国人，他们像蝗虫般扑向商店，付出美元，把商店一扫而光或吃得一干二净。巴黎毕竟是巴黎，大洋彼岸来的人既然打赢了战争，就想以香槟酒和寻欢作乐来打发日子。

阿马德奥正巧在乔治五世饭店的门厅里，结识了安·格拉迪斯·威尔科克斯太太。她是一个处于成熟期的女性，身体苗条，是美国红十字会一位官员的妻子。她感到很孤独，在到处充满诱惑的巴黎尤其如此。威尔科克斯太太感到无聊，抱怨她丈夫老是出差。

"您是法国人……还是希腊人？"她问道。

"意大利人。"阿马德奥简单地回答。

"除了美国人以外……世界上数意大利人最和蔼。"威尔科克斯太太四杯马提尼酒一下肚，就微笑着说。

"有的人可不是这么看。"

对阿马德奥来说，威尔科克斯太太代表着同他出生和成长的天地毫不相同的一个世界。阿马德奥只同妓女打过交道。威尔科克斯太太是另一种人，尽管有时多喝一杯以后，那样子也同尼娜和妓院里的姑娘们差不多。但是，在平日交往中，她的言谈举止、衣着以及使用刀叉的方式，在这

---

① 巴黎市内从协和广场至凯旋门的一条大街。

个那不勒斯小伙子看来，足以称之为贵妇人了。

阿马德奥第一次同安·格拉迪斯·威尔科克斯睡觉时，感到很害怕，她理解他的心态，露出善良的微笑，并把他吻了个遍。

“你别担心，过会儿就不怕了。”她轻声细语地对他说，“这种情况常有……”

阿马德奥突然感到怒不可遏，用意大利语咒骂自己的行为。威尔科克斯太太就对他说：

“你是个孩子……我会教会你的。”

每日下午，他们两人继续在饭店会面。自从她和威尔科克斯先生来到巴黎以后，她现在才感到惬意而不孤独，根本不想念出差的丈夫，对他因公务在外延宕几周也不放在心上。阿马德奥不再害怕了，安·格拉迪斯惊喜地说：

“你学得真快。”

说毕，她就合上眼睛，当然不会看到阿马德奥脸上出现的那种难以觉察的蔑视表情。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天晚上威尔科克斯太太告诉他：

“我丈夫明天到。”

威尔科克斯先生——罗伯特·G·威尔科克斯是个老实人，脸刮得干干净净，叼着烟斗的嘴边挂着舒心的微笑。阿马德奥发现他挺和气，一点儿也不吃醋。

“安·格拉迪斯对我谈起过您。”在喝鸡尾酒的时候，他告诉阿马德奥，“我感谢您陪她参观博物馆和古迹。我们的故乡阿马里洛城里，这类东西一点儿也没有，安·格拉迪斯

在这里看看是很好的。”

大约有半周时间，阿马德奥见不到威尔科克斯太太。后者既无法摆脱她丈夫的社交活动，也不可能让阿马德奥陪着他们。的确，她曾借给他一点钱，让他购买西服、衬衫和领带，然而那些场合只有外交官、军队的高级军官和红十字会成员才能出席。

他们终于见面了，在威尔科克斯先生的大床上别别扭扭地做爱。阿马德奥建议道：

“你应该弄一套房子……”

对法国人来说，在巴黎找一间空房是困难而又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套房子了。不过，威尔科克斯太太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第二个星期六她就把钥匙拿给他看，还告诉他，已经预付了几个月的房租。对阿马德奥来说，安·格拉迪斯具有比金钱更贵重的东西：权势。他通过她可以弄到所需的一切，然后再在外国人中出售。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那天下午，她洒了几滴眼泪，并且显示了她具有非凡的做爱能力。她穿衣服时伤心地说：

“Darling，明天我就回美国了。”

“你说什么？你要走了？”

“对。”她让他在背后帮她扣上乳罩，“我丈夫的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应该回去了……我很想念我的孩子们！”

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小照片给他看；照片上有两个男孩，大约十五岁，都是金黄色头发，满脸雀斑，都很健康。

“弗雷德和汤姆，是我的两个宝贝。再过几个小时，我

又要见到他们、吻他们了，真是难以想象……”

阿马德奥头枕在枕头上，瞧着安·格拉迪斯急急忙忙穿衣服，以便及时赶回饭店去打点行李。

“有了咱们这档子事以后……你见到他们不觉得难过吗？”

她转过身，泰然自若地说：

“Darling，那为什么？所有的女人都希望同像你这样的小伙子有一两次奇遇……你热烈，浪漫，有拉丁人的气质。你是我战争时期的情人，就是这么回事。”

她对镜打扮了一番，弄清没有忘记什么，长筒袜的后缝也垂直在腿肚中央，这才来到床边。她含情脉脉地久久凝视着阿马德奥。她把一个指头放到嘴唇上，然后再把那个指头放到小伙子的嘴上，叹口气说：

“说真的，这事儿结束了，我很难过。Darling，我会永远记着你的！”

接着她找到阿马德奥的手，把一小卷纸放在他手里。他想，那准是钱。安·格拉迪斯·威尔科克斯再没说什么，就走出了房间。时间对她来说过得太慢了。她那颗母亲的心急切地跳动着。至多过二十四小时，她就会回到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城她那甜蜜的家里，在那里拥抱她那两个宝贝弗雷德和汤姆了。

现在剩下阿马德奥独自一人了。对于分手，他既不感到惋惜，也不感到痛苦。安·格拉迪斯犹如一颗牙齿，拔掉时一点儿也没有使他痛苦；到了明天，他根本不会记得曾

占有过她。

他张开手，手掌里有两张五十美元的钞票。】

三

一个静默不语的男侍者把晚饭的餐具撤下去了，这男侍者上身穿一件缀有鲜艳镀金饰物的白上衣，下身穿一条侧面缝有缎带的黑裤子。这是乌戈早晨离开疗养院后，在饭店里的第一夜。在告别时，卡维尔医生像说客套话似的表示，对亲王殿下康复离去，感到依依不舍；他打算在亲王住了一周半的病房里钉一块纪念牌，届时要请亲王亲临揭幕。现在，在这间房价昂贵的舒适的贵宾套间里，一切如旧。他从疗养院回到饭店后，殷勤的经理告诉孔蒂，他的帐都已由堂阿隆索·龙迪亚结清了，并且说，如果亲王同意，饭店将指定一位可靠的职员专门照料他。就是那位办事效率高、谨慎细心的职员，他手拿餐具、水杯、银质刀叉、亚麻布餐巾以及装满烟蒂（其中三分之二烟蒂上印有冯·贝克伯爵夫人和卡门的口红痕迹）的烟灰缸，正走出门去。

乌戈食欲不振，正慢慢吃着由卡维尔指定的、目前唯一合适的食物——炖肉和青菜煮豆，听见佩雷斯·门迪奥拉夫人在说：

“殿下，我已经在您隔壁给我订了一个房间。虽然您的身体算是真正康复了，我们还是应该采取预防措施，措施之一就是让我住在您旁边……随时照料……”她停顿一下，喝

了一小口矿泉水，继续说道："此外，今天早晨他们在您的床和我的床之间装了一个电铃，"说到这里，她满脸通红，"以便您随时叫我。"

乌戈·孔蒂答道，他认为这样安排很好，但是觉得太麻烦卡门了。

"殿下，说哪里话。"

穿白上衣的男侍者走出去以后，卡门觉得也该走了。她不愿意让乌戈同那位伯爵夫人在一起，但她的灵敏的嗅觉使她感到，他们是想单独谈话。确实如此。芙丽达在快到七点钟时突然闯来，并且表示，既然亲王殿下在疗养院时她只去探望过一次，那么今晚她坚决要陪陪他。不过，卡门在他们两人默契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中，觉察到那种希望讨论问题，谈谈话，或者说，希望单独在一起的人所采取的态度。

"殿下如果不要别的东西，"她一面把香烟放进银质烟灰缸，一面说，"我就走了。"

"谢谢，卡门。请休息吧。"

"殿下，您也休息吧。"接着她对芙丽达说："伯爵夫人，您来陪伴我们，我们很高兴。"

芙丽达·冯·贝克微微点头，回答说陪伴他们无疑是件乐事。卡门说要走，但又磨蹭了一分钟，在大圈椅、床头桌上无谓地翻来覆去寻找东西。伯爵夫人心里想："其实她不愿意走。这完全是吃醋女人的做法。"

等卡门终于走出门以后，芙丽达大声说道：

"乌戈，你知道吗，这个女人爱上你了。"

"我也猜到了。"

"你想怎么对付她？"

"啊，这我可不知道！也许这几天随便哪个夜晚会同她做爱，这可能是她最喜欢的……"

他们都笑了。她说他无耻、傲慢、令人恶心。他全部接受，并且辩解道：

"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支付给她。"

芙丽达在将军给她的礼品——金质长烟嘴上又插了一支烟。乌戈看着她在屋里踱来踱去，走近落地窗，拉开窗帘，抽着烟向外眺望。对于她今晚来看他，亲王感到很高兴。他的精神处于一种很特殊的状态，感到需要与不同于那些老是围着他转的卡门之流的人在一起，这样可以取下假面具，自由自在地交谈。佩雷斯·门迪奥拉夫人刚告诉他再等十五分钟就可以吃晚饭，芙丽达未经通知就出现了。伯爵夫人把她的皮大衣扔在就近的沙发上，张开双臂奔向乌戈，把他搂住，对他说，见到他恢复健康，她很高兴，虽然他瘦了不少。卡门虽然笑脸相迎，但无法掩饰她讨厌芙丽达的到来，也许是因为芙丽达确实会破坏她同亲王殿下共进晚餐，愉快地、可以说是亲密地度过一两小时的计划。正如亲王后来告诉她的那样，他对芙丽达独自一人到来感到奇怪。

"是将军带我来的。"她答道，"他没有上来，因为有约会。"

"是不是同他老婆有事？"

“要是同他老婆有事，不就麻烦了。他和党①的其他领导人要去松林别墅②赴晚宴……将军夫人也要赴晚宴，不过是同天主教妇女团和大主教共进晚餐。”

这是晚饭前芙丽达说的话。现在乌戈可以欣赏她了，她雍容华贵，身材苗条，望着窗外，雨后亮闪闪的柏油马路上挤满风驰电掣般飞奔的汽车。

芙丽达转过身来，站在窗口对他说：

“乌戈，给你做的手术是本世纪最轰动的社会新闻！”

“我也这么看。我还送给卡维尔医生一个顺水人情。找他看病的人增加了，他还把我那截腐烂的阑尾当作纪念品保存起来。”

“这些人哪，”芙丽达装腔作势地叹息道，“真蠢，我可怜他们。”

“亲爱的伯爵夫人，他们如果不这么蠢，你我就不可能在这里了。”

“也许你说得对。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基座，他们热爱我们。他们的先人热爱的是石头偶像。”

“现在他们热爱泥巴偶像，热爱像你我以及任何一个以漂亮的谎言欺骗他们的人。”

芙丽达为了把烟蒂放进桌上贝壳形的烟灰缸里，来到乌戈跟前。乌戈没有站起来，因为走路、活动都会使他肚子难受。

---

① 指当时墨西哥的执政党。

② 墨西哥总统住宅，实际上也是办公和会客的地方。

"乌戈，谎言，这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东西。如果咱们告诉他们咱们实际是什么……"

他打断她说：

"他们不会相信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喜欢谎言，这就是一切。"

"其实，弗朗切斯科、你和我……都是流氓。天下到处有咱们这号人。"

"有了傻瓜，我们才能存在。这一点也不新鲜，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我们不公正。"

"就因为我们会当流氓，就因为我们是流氓吗？"乌戈感到这次谈话极为有趣。

"不是这样，乌戈。而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好人……认为我们有多么虚伪，他们对我们就有多么真诚。"

他叹口气，把香烟在玻璃小桌的光滑桌面上蹾过后点着，说道：

"伯爵夫人，这对我来说太深奥了。"

芙丽达解释道："你知道，世上不论是谁，不管干什么都不是为了白干。不管是你还是我，都不是因为喜欢才待在这里的；我们待在这里是因为对我们合适，是因为我们在寻求金钱，寻求环境或给我们付帐的人……"

"同意，尤其同意最后的说法。"

"这些人——普隆称之为土著人，他们也是为自己寻求好处，寻求我们或像我们一样的人所拥有的有价值的东西。"

“也许是我们的恶习？”

“对……”她点头称是，“有我们做陪衬，他们就可以出人头地。他们宴请我们，让我们诈骗他们，让我们偷她们的男人，或者把他们的妻女送给我们，甚至不可思议地把他们的情人送给我们……亲爱的乌戈，那是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攀登社会声誉的金色阶梯。我比你先到这个国家，所以很了解他们。”

乌戈沉思了。过去他到过别的地方，当地社会的人同加利福尼亚或巴黎的人并无多大差别。

“可是，”他反驳道，“他们同我们了解的其他人相比，既不更坏，也不更好。”

“那当然。天下的蠢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才干一样，不分肤色和种族。”

“伯爵夫人，其实他们都是好人……我认为他们显然是好人。你一到这里，就可以厚颜无耻地说‘我是伯爵夫人……或者是亲王……国王’，他们也就相信你，连问都不问，也不打听一下你是否值得如此受尊敬。世界上还有别的地方能像这里这样吗？”

“殿下，这不是应了‘盲目比傻子还傻’这句话了吗？”她姿态迷人地笑了笑，声音短促而且刺耳，“你刚才说咱们是流氓，我同意。咱们到这里来，把他们的弱点和天真变为咱们的资本，从中牟利，所以咱们是流氓。他们以为，头衔不论真假，有了它便等于有了声誉，而他们是迷恋声誉的……他们付钱……付钱，那是因为他们以为这是在做一笔大买

卖。”

出于某种原因，冯·贝克伯爵夫人现在很激动，两眼闪着愤怒的光芒。她说话时动个不停，似乎这样才能产生新的思想；她来回晃动着，似乎她的激动在她体内会不断产生喜悦。

“因此，亲爱的乌戈，你，我们自己，把我们列入无耻之徒的名单，我是不能接受的……至于无耻之徒，我可以给你列举出好多来。”

“无耻之徒的故事几乎都很有意思。伯爵夫人，如果有人来写咱们的故事，也一定很有意思。”

他冷嘲热讽地说了这番话，面带笑容，声调柔和，伯爵夫人听了很不高兴。她突然站住，咬紧牙关向乌戈走来，身子靠在圈椅把手上，慢悠悠地、一字一顿地对他说：

“咱们的故事也许并不比我所知道的许多故事更丑恶……”她突然发怒，浑身颤抖，乌戈闹不明白这怒气因何而来。“而这些故事就是几十个名门望族的历史……是洁白无瑕的家庭的历史……是老老实实赚得财富的历史……殿下，他们与咱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咱们是流氓，这咱们承认；他们也是流氓，他们却忘记了。”

伯爵夫人离开那里，又来回踱了几分钟，才坐到对面的圈椅里。她不停地抽烟，她的手因为生气而发抖，手上有两颗钻石，像放在掺苏打水的威士忌酒中的冰块那么大。

她声调激愤，仿佛是在为很久以前遭到的侮辱进行报复，滔滔不绝地一气说了一个小时，说了足足十个著名家庭

的历史，说了乌戈·孔蒂在招待会上、在人们家中以及听别人提及而认识的人物的历史。芙丽达说得对，很多这一类故事比这位伯爵夫人或这位亲王的历史更为卑鄙、无耻、臭不可闻。她还讲了散布在世界上的其余一些蛀虫的历史。都是些难以置信的、令人作呕的历史。

“就说那位想让你当演员的侯爵夫人吧。你知道吗，她是自己要当寡妇的。”

他皱了皱眉毛，以揶揄的口吻说：“这简直是连载小说……”因为芙丽达刚开始讲名门望族的秘史，他不知道后面还会讲到什么。

“也许像连载小说。那位侯爵夫人用马钱子碱毒死自己的丈夫，这是二十年前大家都知道的事。你知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霸占他的财产，为了继续同她的司机安安稳稳地睡觉……打那以后，她同她雇的每个司机都可以睡觉……”

“这很有启发性……”

“我的那位将军朋友，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在一次革命战争中侵吞士兵的饷银发的财。后来，这里发生多次革命，其中一次他被派往国外购买武器，就携款（一两百万）逃走，直到他的上级被埋葬在一条公路边，他才回来。”

“伯爵夫人，你没有夸大其词吧？”

“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你的朋友龙迪亚也搞过‘革命’。不过，他没有背叛过别人。开头他偷盗母牛出售；后来在边境贩卖妇女，挣了钱，受人尊敬。”

乌戈记起一件有趣的事，就告诉芙丽达说：

"他对我说过，他的血管里流着蓝色的血液。"

"愚蠢……以帕尼亚瓜家为例。一个可怜的疯子[①]来到墨西哥想当皇帝的时候，帕尼亚瓜家的曾祖母正在操皮肉生涯，这一点难道你不知道？她的头发的颜色博得了奥地利人的欢心，他们就同她睡觉……可现在她的子孙自以为出身高贵……他们甚至有族徽，族徽上是几朵花……是用脏水浇灌的花……那位叫里卡德斯夫人的出身高贵、受人尊敬的贵妇人呢，二十年前是个女工，是她做工的那家工厂的老光棍厂主的情妇。她是个暗娼，比他年轻二十多岁。那老家伙腰缠万贯，决定去西班牙看看他的故乡。他乘的是三等舱……快到欧洲时心脏病发作……他现在这个遗孀里卡德斯就请船长为她同弥留之际的情夫举行婚礼。她离开墨西哥的时候是个狗屎堆，回来的时候就变成百万富翁了。还有卡门……你的有用而诚挚的朋友，你知道她的情况吗？"

"芙丽达，卡门没有钱，生活可以说是清苦的。"

"不过她和她的家庭过去是很有钱的。"伯爵夫人反驳道，"卡门的父亲靠诈骗舒舒服服地给他的孩子们提供了地位和家产。他欺骗了一个愚蠢而又瘫痪的有钱老太婆，然后一脚把她踢开，让她去受穷……贝内加斯家又怎么样？他为了夺取他母亲的财产，把她送进了疯人院，这难道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因为那老太太总是不死……受大家

---

① 指前面提到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

欢迎的皮查多一家又如何呢？他们是在一次营私舞弊中发大财的……安赫莱斯一家又如何呢？他们的家长在波菲里奥①独裁统治时期当过部长，他为兑换外国的黄金，利用职权，背叛祖国……那位如此虔诚、慈悲的德尔里奥家又是如何呢？在改革时期，一位名叫华雷斯②的倔强的印第安人，把教会的财产交还人民，教堂的主事们为了避免被没收，就把教堂的财产登记在私人名下。当时有个叫博尼法西奥·德尔里奥的人，是大主教家的马夫，是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可是等当时值钱的百万比索一到手，他的态度就变了。他把这笔钱霸占了。当然罗，他的儿孙们使那百万比索翻了几番，现在成为职业施主了……乌戈，我还可以继续讲更多的人的历史给你听，恐怕你会听得发烦！他们的历史，几乎都很相像，只略有差别……你还是认为咱们比他们更坏吗？"

名单确实太长了，乌戈·孔蒂不得不改变他认为那个无疑由他驾驭的上流社会是善良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只不过是走马观花般看了一眼之后形成的。他深深地吁了口气，感到芙丽达已经把他说服了。他陷入沉思中，似乎是在对她谈及的人物一一进行剖析，她见他这副神情，也认为已把他说服了。等他剖析完毕，他就得承认她的看法是正确

① 即波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于一八七七至一九一一年任墨西哥总统，实行军人独裁统治。

② 墨西哥民族英雄（1806—1872），印第安人，在一八五八至一八七二年间任总统。领导过改革运动和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

的了。

“嗜，乌戈，你不用担心，”她乐观地结束自己的话，“了解别人的老底和弱点，是控制他们的最可靠的手段。”

他是同意她的见解的。他在心里引用弗朗切斯科的话说：“待朋友要谨慎，以防他们成为你的敌人；对敌人要以礼相待，时间一长他们就可能成为你的朋友。”

后来冯·贝克伯爵夫人像是无意中把话题引到更为个人的方面去。这倒不是由于她忌讳同乌戈争论（因为互相忌恨已是遥远的往事了），而仅仅是由于她的好奇心。

“你再也没有得到你的女友艾夫雷尔夫人的消息了吗？”

“倒不如说，她再也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了。”他厚颜无耻地回答。

“你老是在逃避她？”

“请你记住，风格造就人……”

“你的风格叫弗朗切斯科。他教你纠正了你灵魂中的下流成分。有时候你超过了他。”

“我岁数有限。”

“岁数是个问题。”芙丽达叹息道。

“漂亮女子的岁数永远不会超过三十，这是不是司汤达[①]说的？”

她认为这句话是弗朗切斯科说的。她摇摇头说道：

---

① 法国作家（1783—1842），他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有《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

“三十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给别人看的；还有一种是每天早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情况。乌戈，每条新的皱纹都是一出戏……”

她说这些话没有别的用意，只是说说而已。她承认已年过三十这个事实，但并不怨天尤人。说到底，十八岁也好，二十岁也好，二十七岁也好，都是自然现象，是一种不可控制的生理和生物的现象。

乌戈赞美她说：

“伯爵夫人，你年龄不大。原因很简单，你长得漂亮。”

“乌戈，我可不能瞒你。我已经三十八岁了。”

然而，乌戈是很了解她的。有一次，也像现在这样，二人互诉衷曲，芙丽达对乌戈忘了谨慎二字，让他钻了空子。亲王飞快地心算一番，心里想：“现在她该有四十五岁了。”

“生活得很不错嘛，你不该抱怨了。”

“近十年不怎么好。”芙丽达诚心地接受他的意见，“关于头二十八年，咱们可以谈很长时间……”他们涉及使她恼火的时间这个问题了。岁月流逝，无法阻挡，在她身上变为不断增长的困惑。她岔开了话题。现在她发现乌戈在盘问她，其实应该是她盘问他：“既然你已适应此地环境……有何打算？”

如果不是芙丽达，而是别人，亲王也许会拒绝把自己的计划相告。其实他的计划只有一个：

“定居。”他说，“不管怎么说，这里的人热情、善良。我想……我想下最后的决心——定居……”

“乌戈，是该下决心了。”

“你是已经下决心了。”

“你别信。我还在找稳妥的……”

“伯爵夫人，为你着想起见，你头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生活……”

“我尽管有伯爵夫人的头衔，还是不能放弃资产阶级生活……我挨过饿，这你是知道的，我何必再对你说呢？你大概会理解，我是不愿意再吃那种苦了。”

“你有一笔财产，叫卡洛斯·卡斯特罗。”

“凑合吧。我手头有点儿钱，看来情况极好。”

“贪心不足往往会把咱们给毁了。”

“乌戈，我的情况不是贪心不足，而是渴望稳妥、长久。你不是女人，不明白三十八岁意味着什么。”

“正当年。”他赞美道。

“这个岁数可以靠脂粉来掩盖。可明年我就三十九岁了，而且年复一年地增加……”

“我也会老，我还不担心。”

她冷酷而又令人怜悯地笑了，说道：

“你是男人嘛。这就是差别。现在……你大概是三十二岁。再过十年，你正当年富力强。再过十年，你仍然是个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男子……可你想一下，再过二十年我会是什么模样……”

他清楚，芙丽达说这些话是十分真诚而坦率的。美丽的伯爵夫人勇敢地面对时间这个现实。时间这个因素在他们

两人身上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他，成熟这个冷酷的印记能美化他；而对于她，满是皱纹的脸能一下子把她毁了。芙丽达对自己的命运看得很清楚。她美丽，善于勾引男人，还能毫不脸红地脱得一丝不挂，显示她那雪白的玉体。然而，当她的皮肤失去润泽而变得干巴巴的时候，当她由于往日寻欢作乐而落得病痛缠身的时候，男人们还会像现在那位将军那样用金钱为她铺平道路，满足她的任何欲望，对她阿谀奉承吗？

"那就不行了，乌戈。我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这也许由于我知道，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为了获得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准备不择手段以至于干最卑鄙的勾当，是什么味道。"她那双美丽而宁静的灰黑色眼睛已经闪着泪光。芙丽达·冯·贝克并不想忍住眼泪，在这种时刻并不想免俗，因为有时候真诚是一种生理需要。她掏出一块精致的亚麻布小手帕擦擦鼻子，接着说道："可以说，我们从不希望得到很多东西，既不希望得到珍宝、府第，也不希望得到金银首饰和裘皮服装。我们只希望得到一点温暖和好感，也就是被反复说得太多而显得俗气的词儿：理解……"

谈话达到这种深度，在乌戈看来，芙丽达是在演戏。她谈到，一想到孤苦伶仃、穷困潦倒的晚年便会产生一种恐惧。其实她这么想是没有道理的，芙丽达亲口对他说过，她的经济状况岂止良好，可以说是优越的，她有一幢房子，男人们爱她。那么，她何必这样装腔作势呢？

"我觉得你是夸大其词……你现在有将军抓在手里，如

果明天他甩掉你，你也不会饿死。”他伸手抓住芙丽达的一只手。“而且，马上又会有别的男人睡到你床上去。你善于吸引他们……”这是他信口说的，过后才觉得没必要这么冷酷地对她指出这一点来。

她瞧了他一眼，那神情毫无憎恨之意，也没有其他意思。她的眼睛愈加明亮了，她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将军不是我的，尽管他是我的情夫，而且为我付帐。要是能给他生个儿子就好了！不过就是这样，我也留不住他……又得从头开始，永远得从头开始，这就是我这辈子的生活。乌戈，我厌倦这种生活了！我的肚皮一天比一天不行了，所以我才害怕。”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活泼、快乐，仿佛要用她的笑声抹去恐惧的悲哀尘埃，“我觉得我变成诚实的女人了。”

乌戈·孔蒂亲王想笑，却笑不出来。芙丽达的话，尤其是最后一句——“我的肚皮一天比一天不行了”，他似乎从中看到了被打败的形象，这等于她私下悄悄承认自己的衰落，因为一个妓女的肚皮不行的时候，她就完蛋了。

“芙丽达，你现在准是在恨我吧。”他提醒道。

“为什么？”

“因你刚才在我面前的表现是真诚的。对此，我们是永远不会饶恕的。”

“我不会再恨你了。乌戈，我早就不爱你了。”

“你有把握？”

芙丽达·冯·贝克平静地抚摩着他的头，说道：

“乌戈，你如果把我抱到床上去做爱，可以肯定，准会使我想到，明天我得付煤气帐，还得把我那几只狗送到兽医那里去看病了……”

乌戈长长吁了口气，同时喷出最后一口烟，那支烟有哈喇味儿，是苦的。他说道：

“伯爵夫人，现在咱们可以成为天下最要好的朋友了。”

四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那位陌生的美人在银塔餐馆里接连三次遇见了那个青年。他一边慢悠悠地喝着开胃酒，一边郁郁不乐地抽着烟。他喝酒时傲慢无礼地瞧她。“她晚来了十分钟。”阿马德奥想道。

还穿着寡妇重孝服的芙丽达·冯·贝克，是偶然进入阿马德奥的生活的。她来到饭店时根本没有看他一眼，也没有注意到他在场。当时大家都拥上去替她搬运笨重的行李，把她领到六层楼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完全明白，她不愿意回到在纳伊的家里去，因为这会勾起她许多关于她丈夫的痛苦记忆。她带着她的那些狗和那些侍候她的职员们从他身边走过去，登上了电梯。

阿马德奥那时在饭店的服务人员中已经有许多朋友了，他找到经理的助手亨利。

“今天上午到的那个高高的金发女人是谁？”

“啊，是冯·贝克伯爵夫人！”

"德国人?"

"比埃菲尔铁塔还要法国人。她同一个德国伯爵结婚，后来成了寡妇。据她说……她在科斯塔阿苏尔的别墅里……痛苦……她引起你的兴趣了?"

"有可能……"

她引起了他的兴趣，而且是很大的兴趣。一般地说，一个女人失去心爱的人，就需要再找一个心爱的人才能堵住痛苦的深渊。如果找不到一个心爱的人，至少必须找一个与心爱的人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人——一个男人。阿马德奥又打听到一些情况，他弄清楚她是个有钱的女人，到巴黎总喜欢在银塔餐馆吃饭。当芙丽达·冯·贝克来到餐馆时，他已在她预订的桌子的邻桌等候了。他们只互相看了一眼。第二天，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他们又互相看了一眼，他露出了微笑。而现在，他们彼此看见时，相对微笑把他们结合到一起了。

当时芙丽达·冯·贝克感到自己是天下最孤单、最不幸的女人，这两天偶然遇见这个褐色皮肤而又和蔼的青年，芳心甚感愉快。她觉得，第一次在餐馆见面时就已认识他了。她问侍者此人是谁，未获结果。她离开餐馆时，认为他定会跟着她走；然而她弄错了。她很想同他结识。第三天，尽管有人请她去马克西姆餐厅吃饭，她却宁愿去银塔餐馆，暗暗希望能再见到他。她果然如愿以偿。现在他带着敬意，文质彬彬地对她微笑。第三次能遇见他，这事本身就意味着福气大。

餐馆领班来问她要什么菜时，她点了几个菜，要了酒，就暗暗将一张一千法朗的钞票夹在菜单里。她悄声对领班说：

“请您问那个独自喝酒的青年是否愿意来陪我吃饭，可以吗？”

领班深深一鞠躬，说道：

“伯爵夫人，我马上去问。”

她从香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点上火。她用眼梢看见领班和褐色皮肤的青年在说话，接着看见他们两人都朝她这边看。她看见那个头颅漂亮、肩膀宽阔的迷人小伙子走过来了。

“夫人，您叫我？”

“对。咱们一起来消磨寂寞的时光，您愿意吗？因为我猜测您不是在等人……”

“只是在等您。”他说。她认为这是一句有礼貌的话。

“您很客气。是外国人吗？”

“意大利人。”

“我以为您是希腊人。您的脸型、眼睛和肤色……”

“许多人都这么想。我是意大利人，是那不勒斯人。”

“我很喜欢那不勒斯。您是路过……巴黎？”

“我住在此地。”

“哟，太好了！”她不免流露出适度的热情，“是做生意的？”

“从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是做生意。”

“亲爱的朋友，咱们交谈有两分钟了，可还互不相

识……我是冯·贝克伯爵夫人。"

"我叫阿马德奥。"

冯·贝克伯爵夫人确是个绝色美人。他估计她至多三十岁。在黑色的小宽边帽下，露出金灰色的秀发。她的皮肤在里维埃拉地区① 晒黑了，她的眼睛明亮、锐利，在她有明显特色的脸上犹如两颗硕大的海蓝宝石。

"伯爵夫人，您住在这里?"

"对，住在纳伊。不过，我现在住在乔治五世饭店里。"

下午她用一辆双座敞篷车载他去兜风。这辆车是上午开到饭店让她试用的；如果她喜欢就可以买下。汽车是崭新的，在公路上飞也似的奔驰。伯爵夫人驾车平稳而有风度，她对他说，她喜欢高速度。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喜欢高速度。"她强调说。

"跑得快是激动人心的。"

"可是危险……"

"危险本身就是一种乐趣。"阿马德奥又看她一眼。

"如果产生的乐趣是好的，危险也值得。"

"您……不怕会撞得粉身碎骨吗?"

"我有经验。我会应付各种情况……阿马德奥。允许我这么称呼您吗?"

"可以，芙丽达。"

车开了好儿英里，他们都没有说话。他们来到巴黎郊

① 地中海沿海地区，包括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

外金黄色的田野上。不时可以看到地上有一个个深坑，黑乎乎的火山口，仍然奇迹般矗立在那里的断垣残壁。他观察着这个如此自信而漂亮的女子，她经验丰富，以难以置信的技巧驾驶着飞驰的汽车。

芙丽达首先打破沉寂，说道："我请您陪我吃饭时，您一定认为我是骗子。"

他否认道：

"没有那回事。骗子是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

"有各种等级的骗子，阿马德奥。"

"那当然。但是，您不是那号人。您不同……"

"我丈夫也说，我这人不同……"

他避免提问题，不打听伯爵夫人是何时、在何种情况下不幸失去伯爵的。他平静地看待此事。他对芙丽达的私事应该谨慎、稳重，不要显得好奇。

"他应该知道您为什么不同。"他仅仅说了这句话。

"他比我大多了。结婚四年他就去世了，"她说道，"那时他七十二岁。"

"还有的人更老。"阿马德奥说出这句话后，才发觉自己说了句蠢话。

"奥托就是这种人。"她又对他笑着说，"他在习惯、思想和爱好等各个方面都老了。以前他结过婚，孩子都大了……他们当然恨我。"

"漂亮……有钱的女子，"阿马德奥以高雅的口气试探道，"很少得到前妻子女的好感。"

他们回到巴黎时，旺多姆广场正是华灯初上。

“阿马德奥，我送您到哪儿？”

“我陪您到旅馆。”

他们下车后，一名穿制服的侍者把车开往车库。她向阿马德奥伸出一只手让他吻，并问道：

“亲爱的朋友，咱们会再见面吗？”这与其说是问他，倒不如说是在请他。

“明天……还到那里去？”

“还有更幽静的地方，阿马德奥。”

他同意了。他将在中午前去找伯爵夫人。他们可以先在富凯大街喝开胃酒，然后再到她愿意去的地方。〕

五

同往常一样，七点刚过，男侍者就向卡门通报，马尔科姆·普隆爵士驾到。

“行。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夫人。”

他们在奎尔纳瓦卡那座舒适、幽静而又美丽的特雷莎别墅里住了一个礼拜。这座别墅是阿隆索·龙迪亚吩咐打扫好让亲王去养病的，在这七天中，马尔科姆没有一个晚上不来打扰。这位讲究礼仪的英国人不是来作礼节性拜访的；他喜欢把晚宴拖得很长，酒喝得比平时多，喝得满脸通红，直到十二点以后向乌戈点一下头，又向卡门点一下头，

这才一面退场，一面说是度过了一个迷人的夜晚。说到底，卡门应为马尔科姆爵士这样令人厌烦的纠缠对乌戈负责，因为到达特雷莎别墅的第一夜，她就留自己的朋友吃晚饭，吃饭时又一再表示，无论他来多少次都欢迎。看来马尔科姆爵士喜欢同亲王结交，而不愿意与城里的朋友来往，他每天总是在七点钟左右，穿着符合英国绅士身分的笔挺的礼服赶来，让侍者向卡门通报。

卡门心里没法不对普隆暗暗感到恼火。不过，她心里的火气并非专门针对他，而是针对所有那些接近乌戈·孔蒂的人——阿隆索·龙迪亚，包括他的老婆和女儿。对卡门来说，只要能单独同亲王在一起就感到快乐，即使在白天亲王要通过睡眠来恢复体力，她因而见不到他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必须关心亲王的休息；他的任何细微的表示，她都照办；她要保证他安安静静地休息，尤其是要保证他单独休息。亲王到达奎尔纳瓦卡的第一天，就引起了不同寻常的、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浪潮，他们走近别墅，或是希望看到亲王在花园里散步，或是希望看到他在游泳池畔晒太阳，或是希望看到他在彩色遮阳伞下看报；更有一些胆大的人，自以为比单纯看热闹者有更多的特权，竟向卡门要求受到乌戈接见，以便同他聊天、握手或照相。于是卡门发挥她的口才，说服他们走开。她觉得，晚上她应该安安静静地同他待在一起。可是，这个该死的马尔科姆爵士把这一切都破坏了。

吃晚饭时，马尔科姆爵士大喝一通；晚饭后，卡门问他们是否照常打牌。亲王说愿意到四周散散步，马尔科姆爵

士表示同意。

卡门劝阻道："一会儿怕要下雨了。殿下，我觉得最好别出去……"

可是，乌戈已在推开朝花园开的宽宽的滑动门了，那门是用半英寸厚的玻璃做的。卡门连忙抓过饰有墨西哥图案的鲜艳斗篷，想穿上去陪他们散步。乌戈回头向她笑笑，阻止道：

"卡门，不必麻烦您了，我很快就回来。"

马尔科姆爵士摇摇晃晃走过她身边时，点一下头说道：

"对不起……"

卡门气得浑身发抖，望着他们慢悠悠地走在花园里平整的草坪上，之后又看见他们走上由别墅所在的山顶平地通向沟底小溪旁的蜿蜒小径。她因为不能拿别人出气，便一巴掌把桌上的杯盘统统打到光洁的石铺地板上去。

侍者来了，看看站在桌边的卡门，又看看地板上狼藉的杯盘碎片，问道：

"夫人，出什么事了？"

她愣了半晌才恢复常态。

"没什么事，"现在她又是很稳重的女人了，脸上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叫他们把这些东西打扫一下。"

他们大约走了三分钟，没有开口说话。夜晚空气中涨漫着薄荷、绿叶和已经临近的雨点的气息。远处一个闪电，刹那间使山峦的轮廓显现出来。

"马尔科姆爵士，您出什么事了吗？"乌戈探问道。

"乌戈……您干吗问我这个呢？"

"唔，我不太清楚。我想……"

马尔科姆爵士背着双手，又走了十多步。

"殿下，您对我怎么看？"他站住突然问道。

乌戈感到，马尔科姆爵士呼出的带酒味的热乎乎的气息离他的脸很近，便说：

"唔……您是一位非常愉快的人！"

远处长廊的亮光能照到他们。马尔科姆爵士找着亮光，原地转动身子，使光线直射他脸上。

他晃晃他那光秃秃的、发紫的脑袋说道：

"您好好瞧瞧我……您认为我是流氓吗？"

突然出现了一秒钟的沉默。这一秒钟的沉默使乌戈感到很尴尬。这个人突然问起对他有何看法，接着又问他是否像流氓，乌戈很想仔细看看他的脸。"他喝醉了。"他想。

"噢，马尔科姆爵士，您当然不是流氓！"

"殿下，可我就是，"他把脸侧到阴影里，粗声粗气地说，"而且是最坏的流氓。"

乌戈拍拍他已变驼的肩膀，尽量显得和蔼而又能体谅人，说道：

"嗐……其实咱们都是流氓。每个人都是特殊的流氓。"

"我是流氓，又是叛徒。"马尔科姆爵士单调地重复道。

尽管亲王想到马尔科姆爵士一时心血来潮要向他叙述

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感到恐惧，他宁愿保持沉默。乌戈讨厌这类事情，即使涉及他自己的问题，他也总是回避不愉快的(至少是他认为对他无益的)事情。

马尔科姆爵士叹息道："情况是这样发生的：那时候，不明智的张伯伦既笨拙，又胆小，把英国和全世界推向了战争……"

马尔科姆爵士讲的事又长又罗嗦，都是耻辱、胆怯、叛变一类的事。这位杰出的英国绅士在亲王身旁漫步，侃侃而谈，他在一九四〇年就认为英国会在战争中败北，决心自己去赢得战争，为己所用。

"有同样想法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他说明道。

德国军队正以凌厉的攻势压垮英伦三岛；谁都明白，纳粹军队会在任何一天的夜里入侵英国。马尔科姆爵士也是这么想的，然而，每天早晨醒来时都没有发生这种事。他有一座工厂，是生产飞机引擎零件的。当然，他是赚钱的，但是钱在英国这样困难的时期是毫无价值的。

"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被打败，既然如此，"他又说，"我就决定采取对策。我开始偷税，大约有几百万美元的税吧……政府为战争的胜败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向我收税。突然有一天，我们庆祝胜利……结果我成了富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富有；我的工厂赚得的利润微不足道，我不是靠这些利润富起来的，而是由于不纳税。"

胜利以后出现一片狂乱。从国王到平民，谁都不想算算帐，都不想了解失去了什么，赢得了什么，欠了谁的债，又

是谁的债主。然而马尔科姆爵士面临着难题：

“我发财了，是否该补交这些税金呢？”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必须交待他的工厂盈利情况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决定采取行动：他的巨额钱财汇到世界上他唯一可以在那里享用的国家：

“汇到了墨西哥，殿下！”

“为什么汇到墨西哥，而不汇到……例如瑞士呢？”

“我是有防备的，只有墨西哥可以给我需要的保证。”

“保证，马尔科姆爵士？”

“您瞧，我想宣布破产。墨西哥的法律对我有利。我向律师咨询过，他们证实了我的想法：墨西哥的法律规定，外国人在其本国宣布破产后，只要把结算帐务的企业的不动产交给债主，来这里定居就得救了。我的情况就是这样。英国政府没收了我的房子和工厂，其实这些财产不及偷税的十分之一。他们知道我在这里，要求引渡我。他们办不到，因为此地法律在这方面保护我……我就是这样来到咱们现在待着的这个国家的。”

马尔科姆爵士出于健康的原因，选定奎尔纳瓦卡为居住地。在这里，他感到离欧洲更近些。他的邻居绝大部分同他一样，是世界上的奇怪人物；他们的历史有问题，他们的姓氏和活动更有问题；他们都是阔佬、工贼，身染恶习，心怀鬼胎，就是这些人形成了一种洋人小圈子。

“只用几个礼拜工夫，我就跟他们都认识了，而且开始瞧不起他们。”

"后来呢?"

"后来……后来又过了几年，我买下一幢漂亮的房子……殿下，您还没有光临过。"

"我这几天就去。"

"我躲在这里看看书……喝喝威士忌酒……眼看着我这老朽的心里思念祖国之情在增长。"

"我原以为您不太想回英国。"

"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在墨西哥住的时间太长了，我开始憎恶它。土著人(我说的不是我们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穿兜裆布的印第安人)，上流社会的土著人，包括搞政治的，所有、所有这些人……使我讨厌透了。"

乌戈笑道:

"您是富翁。为什么不到别处去……或者回国去呢?"

马尔科姆爵士垂头丧气地看了他一眼。乌戈从他眼神中看出他有难处:

"我不能离开这里。住在墨西哥我才安全……我想回祖国去……我在那边的朋友们要求赦免我，但没有成功。我回国就得蹲监狱……我可不愿意。"

"这的确是个难题，马尔科姆爵士。"

他们已经走到奔流的小溪旁。小溪宽不过两米，在谷底哗哗地流着。他们在溪边站住，这时候头上夜空低垂，没有一颗星星，浓密的乌云夹着快要落下的雨点聚拢来了。

过了一会儿，马尔科姆爵士说:"不过，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现在使我完全改变了对事物的看法。"

"什么事？"乌戈问道，但并无任何好奇心，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您的到来，乌戈。认识了您……"

"我不明白。"

马尔科姆爵士摇摇头，似乎想把模糊的思想——某种不应想象、更不该提出来的事从脑海里赶走似的，说道：

"有时候我也不明白……然而有时却非常清楚。"

"您以为我能从中斡旋？"

马尔科姆爵士立即打断他的话，弄得乌戈吃惊地看他一眼：

"不，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您和我可以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乌戈只得认可道：

"咱们已经是朋友了，马尔科姆爵士。"

"不，乌戈，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从我认识您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观察您了……这么多女人像母狗般围着您转，您一定感到生活挺别扭。"

"唔……"乌戈想解释，但马尔科姆爵士不让他说下去。

"您……不一样。这我知道，殿下……我还知道……请别问我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的……您手头不宽裕……我有钱，愿意帮助您。"

乌戈打量一下马尔科姆爵士的脸。现在他的脸很苍白，绷得紧紧的，像在盼望着什么。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嘴紧紧抿着，像一条灰白色的线，冷冰冰的，像死的一样，只

有那对眼珠还有一点儿生气。此人突然变得衰老、悲哀了，说话也吞吞吐吐的；不过，他说的这些话，他要提供的帮助，也不能指责为别有用心。马尔科姆爵士试图告诉他某种十分深奥、奇怪的事情，可是说话过于谨慎。乌戈一面观察他脸上每一部分的表情，一面考虑如何弄清楚这些话的意思，澄清马尔科姆爵士给他的思想造成的混乱。

"您的意思是……？"

"乌戈，我是说，我有钱；只要您说一句话，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给您。"

"为什么，马尔科姆爵士？"乌戈说话也谨慎了，他想把这个英国人问个明白，"为了得到什么？"

"不为什么。乌戈，为了得到您的友谊。"

"生活教育我，不能信任那种只给予而不索取的人。"

"您不理解我？"马尔科姆爵士不禁猛然抓住他的双手。

"马尔科姆爵士，我不理解您。"

"乌戈，我年老多病，在这世界上没有亲人。我有过朋友，有很多朋友，我想结交多少就有多少；然而，他们都是粗人、笨蛋……您不一样……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再活下去也花不完我的钱……我希望我的有生之年不再空虚……我要生活得充实，不再虚度年华……我希望得到诚挚的真正的友谊。"

乌戈毫无怒意，而是同情地看着他。在这山雨欲来的夜晚，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废物，是个孤单、多病的百万富翁；刚才他向乌戈说出那番话，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气。乌戈对他

只感到怜悯，向他凄凉地笑了笑，因为乌戈也是一个人，所以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乌戈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摇摇头说道：

“马尔科姆爵士，我觉得您搞错了。”

过了大约半分钟。在这三十秒钟中，马尔科姆爵士一面看着他，一面不停地摇头，仿佛在否定乌戈的话。接着他略为耸耸肩，说道：

“那么……殿下，能否希望您海涵，忘记咱们刚才的谈话？”

“我一定忘掉。”

天上刚掉下雨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家。马尔科姆爵士的高级轿车和坐在前座上打盹的司机，已在大门口等候。乌戈把他送到那里。

“很对不起……”马尔科姆爵士表示歉意。

乌戈不让他解释，想向他表示，刚才的谈话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忘掉吧……啊，亲爱的朋友，明天等您来吃晚饭！”

马尔科姆爵士握了握乌戈的手，似乎是在向他致谢。马尔科姆爵士心情激动，至少乌戈觉得他是这样的：

“殿下，谢谢。明天……七点见！”

六

〔在认识她的那个周末，阿马德奥住到伯爵夫人在纳伊

的别墅去了。那天下午，芙丽达同他一起到威尔科克斯太太租的套房中，取了他的行李回来后吩咐男仆道：

"弗朗索瓦，把先生的箱子搬到楼上去。"

"伯爵夫人，是搬到客人房间去吗？"

"不，搬到我的房间去。"

弗朗索瓦是伯爵的老仆人，他惊讶得直眨眼睛，但是芙丽达一瞪眼，他就不敢吭声了。从那晚起，伯爵夫人就不再独守空房了。情况就是这样。阿马德奥过了几个礼拜的惬意日子。"这是最后的一着。"他经常对自己说。芙丽达优雅、大方而又阔绰。她给阿马德奥买的衣服之多，是他过去绝对想不到的。她在经常举行的许多招待会上，以显示一件珍宝那样的骄傲，把他请出来展览。他要汽车，她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车让给他。他心里一再说："这当然是我干的最漂亮的一着。"在这以前，从安·格拉迪斯到芙丽达之间这段期间，阿马德奥的时间都用于陪同女游客，她们有的是年事已高的妇女或寡妇，有的是已婚或未婚的妇女；她们给他一点儿钱，养着他，让他与她们做爱。他觉得，在那样的时代干那种事虽然不是生产性的，已经是够美的了。但是冒出这个伯爵夫人以后，一切的一切都不同了。她既不是老太婆，又不令人反感，更不像以前的大多数女游客那么缺钱。那些女游客都是大洋彼岸来的女教师、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妻子，她们成群结队到巴黎来，喜欢喝六千法朗一瓶的香槟酒，喜欢得到这个潇洒、和蔼而且诱人的青年的抚摩。他认为，芙丽达·冯·贝克是想扮演征服者的角色，而不是

扮演被征服者的角色。这就是不同之处。那次她给阿马德奥买了一架昂贵的照相机，他心里就嘀咕："她真的像我想象的那么有钱吗？"每当她满足了他的愿望以后，他总是这样想。不过，她的钱是怎样来的，是从何处来的，对他来说关系不大，只要供他挥霍就行。可是有一天下午，他偶然窥见了真相，或是部分真相。

有一位老绅士，举止文雅，手夹一个公文包，定期光临别墅，来访的时间总是在阿马德奥睡午觉的时候。芙丽达下楼到底层去，同他一起关在书房里。他们在那里低声交谈，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谈完以后，夹着公文包的老绅士就坐上他的黑色雪铁龙轿车走了；芙丽达呢，在下午余下的时间里，甚至晚上，就一直有点儿不痛快，有点儿担心。阿马德奥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她就笑笑，似乎她的笑声可以赶走不安之鸟。

"嗐，没什么事……一点儿事情也没有。"

"可是，只要他来，你就不痛快……难道他是你的情夫？"

"阿马德奥，只有你是我的情夫……这个人是只不祥鸟，不是好东西。"

这样的话题显然使伯爵夫人心烦，为了不继续谈下去，她就吻阿马德奥的嘴，沉浸在莫名其妙的、疯狂的快感旋涡之中。事情总是这样，终于有一天，他想了解伯爵夫人和来访者那么没完没了地都谈些什么事情。

他见老绅士来到以后，估计芙丽达同他已经走进书房，

便下楼去。

开头他只能听见男人的声音：

“伯爵夫人，不行啊；我已经尽力而为了。”

“舍尔格，亲爱的舍尔格，”她说道，“您得帮我的忙。我需要您的帮助。”

“伯爵夫人，我尊敬您，热爱您，是您的朋友，我能否随便打听某些事情……”

“舍尔格，我对您不保密。”

“这我知道，伯爵夫人，对此我很感谢您。但是我不明白，像您这样聪明、稳重的妇女，为什么这样神魂颠倒呢？”

阿马德奥听到她轻浮而神经质地笑道：

“您说是神魂颠倒？”

“对。”

“啊，上帝！我多么幸福……我原以为自己神魂颠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显然，才刚刚开始。”

“对……对呀，舍尔格。所以我感到幸福……因为只有爱情才促使我们神魂颠倒……”

“或者干蠢事。”舍尔格不高兴地说。这句话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过了一分钟，芙丽达才说：

“爱……被别人爱，可不是干蠢事。”

“是干蠢事，亲爱的伯爵夫人，您这种做法就是干蠢事……”舍尔格咳嗽了一会儿，又说，“您在迅速毁掉自己……最近几个礼拜，您花销的钱超出……”

“舍尔格，请别说了。我知道了。我不是不知道花钱太多，但是……请别对我说这件事了，这会使我难受。不要破坏我的幸福。”

“我是想挽救您，伯爵夫人……伯爵的儿子们准备再同您打官司。他们有钱，而且……”

“去他的！”芙丽达发火了，“我不怕他们。”

“这我知道，伯爵夫人，但是银行老板们得知又要在法庭上打官司，就不愿意再冒险接受您以财产作抵押而付给您钱了。”

“财产都是我的，我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当然，不过银行老板们不这么想。一笔有疑问的财产，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因此，您需要的钱就越来越不容易弄到手了。”

书房里传出椅子移动声和人站起来准备走的声响。阿马德奥悄悄溜上楼去。他走到楼梯平台上，还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声。

“行……行，伯爵夫人，我一定尽力。不过……请您回到现实来……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就不会太久了……”

“舍尔格，一切拜托了。我等候您的消息。”

到了晚上，上床以后，他轻声问道：

“芙丽达，那个人要干什么？”

“舍尔格？没有什么具体的事。”

“芙丽达，你的事情不妙吧？我听见……”

“得了吧，舍尔格胆小如鼠。”

“芙丽达，神魂颠倒是指什么？”

“我是为你而神魂颠倒。”

“我不喜欢那个人。他一来，你就不高兴。”

静默了几秒钟。他用眼梢看她，只见她一头金发，非常漂亮，但又忧心忡忡。过了一会儿，芙丽达叹口气在他身边躺下，说道：

“我累了……我决定到让勒邦去。旅游季节开始了……我想去晒晒太阳。”

阿马德奥也躺下了。〕

七

星期六上午，阿隆索·龙迪亚、他的老婆和女儿来了。乌戈·孔蒂下楼到花园里时，他们已经在游泳池边晒太阳、喝冰镇桔子汁了。三人都站起来迎接他，并急切地问他身体如何。

“比以往都要好。”他愉快地回答。

“奎尔纳瓦卡的气候能起死回生。”阿隆索评论道。

“您觉得这别墅里都还好吧？”阿隆索的老婆问道。

“夫人，仆役们都很好……”

只有一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就是特雷莎。她只是看着乌戈，然后就看着她自己那双紧张地一会儿握在一起，一会儿又松开的手。

乌戈却对她微笑着说道：

“特雷莎，您一天比一天长得更美了。”

阿隆索·龙迪亚听了高兴得连面孔都涨红了，最后说道：

“为了让您休息，我连电话也没有打给你。”

“阿隆索，您太好了。”乌戈认可道，“的确，好久以来，只有现在我才感到这么高兴。”

“卡门呢？”龙迪亚夫人问道。

“我想她是进城了。”

龙迪亚夫人又说：

“殿下，如果您不厌烦的话，我想邀请几位朋友……”

“夫人，哪里说得上厌烦……”

“我和老伴认为，”她指指龙迪亚说，“这么长时间您独自待着……一定愿意见见别的人。”

“阿隆索，您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龙迪亚的老婆把她的一只戴着戒指、镯子的手，放在乌戈的胳膊上，说道：

“我们有个最亲爱的老朋友……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也要来……”

乌戈叹了口气。“又来一个侯爵夫人。”他憎恨这类头衔，以为这又是一个像贝哈拉诺侯爵夫人那样讨厌、可气的女人；这位贝哈拉诺侯爵夫人一天打两次电话，探问他的健康状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也许他脸上的表情泄露了他内心的厌恶情绪，龙迪亚夫人连忙说明道：

“这位侯爵夫人是个老太太，是全墨西哥最好的人。她

的丈夫是西班牙贵族……她是个很骄傲、孤僻的女人，从不出席招待会，从不抛头露面。可是，她得知您是我们的朋友以后，就决定出门来见见您。”

到了下午，那位侯爵夫人来了。她确实是个贵妇人，大约六十多岁，无论是衣着还是举止，都显得端庄、优雅、傲气，不能不使人留下深刻印象。龙迪亚夫人带着她来到亲王同特雷莎聊天的地方。乌戈只穿一条仿豹皮的游泳裤，在被介绍同她见面时不免有点儿尴尬。

老侯爵夫人十分讲究风度，优雅地欠身说道：

“先生，来到您面前我真感到万分荣幸。”

乌戈·孔蒂伸手去搀扶她。她把一只纤弱、老朽的小手放在亲王殿下宽大的右手上。

“我也感到荣幸。”

他们彼此看了看。乌戈被她那双锐利的、近乎可怕的小眼睛所慑服，目光垂了下去。

“殿下，我只待一会儿。”贵妇人解释道，“我来只是认识您一下。咱们是世界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贵族了。”

“确是这样，侯爵夫人。”

“还有，”她继续说，语气干脆，毫不转弯抹角，“龙迪亚夫人可能已经对您说过，我一直待在家里，从不出门。”

“对，她对我说过，所以我对您移尊前来十分感谢。”

“不敢当，殿下。不敢当……我想了解一下，下周哪个晚上，比如星期三晚上，我请您吃饭，不知道您能否光临。”

“星期三？”乌戈接受了。“我一定去，侯爵夫人。我一定

去。”

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这才笑了笑。不过不是当他接受邀请时，别人高兴万分而朝他露出心满意足的、俗气的那种笑，而仅仅是嘴唇稍稍动了一下。

“谢谢，殿下。”

她微微欠了一下身子，面对着他后退几步，才由阿隆索夫人陪着退走了。乌戈·孔蒂不得不承认，这位老太婆端庄、威严而又优雅，不同凡俗，确实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是位了不起的女人。”他说道。

“然而，几乎可以说她过的是穷日子。”阿隆索说。

后来马尔科姆·普隆爵士来了。同他一起来的是一个高身材、黄头发、蓝眼睛的小伙子。

“殿下，晚上好。请允许我向您介绍鲍勃……是个很要好的朋友。”

鲍勃愣头愣脑地向他伸出手。乌戈同他握手时，马尔科姆爵士用意大利语解释道：

“鲍勃是得克萨斯人……打过仗……我是昨晚离开这里以后认识他的。”

“明白了。”乌戈笑道。

“昨晚他迷路了。他昨天刚到这里，是来学绘画和治疗神经机能病的。”

鲍勃不太说话，并且不敢正面直视对方，他们正谈着话时，艾丽斯·皮特来了。此人是乐天派，像蝴蝶般飞来飞去，

关于她的事简直说不完。她向亲王致意，朝马尔科姆爵士看了一眼，就对鲍勃泰然自若地笑笑。

“马尔科姆爵士，是谁把这个宝贝带来的?”她问道。

“艾丽斯，他是跟我一起来的。”马尔科姆爵士步步设防地答道。

乌戈看到，刹那间马尔科姆爵士的脸拉长了，脸色气得由红变青。

艾丽斯·皮特要的就是马尔科姆的这句话，听他说完，就撇下他，同鲍勃聊了起来。那是持续半分钟的快速聊天，一个笑脸相问，一个用几乎听不清的英语叽叽咕咕、含含糊糊地回答。

聊天结束时，艾丽斯已经挎上了马尔科姆爵士那位朋友的胳膊，风度迷人地说道：

“亲爱的马尔科姆爵士，‘咱们’的鲍勃肯定渴了……喝杯香槟酒对他一定很好。”

说着就把他拖走了。马尔科姆爵士脸色铁青，怒气冲冲。

“婊子!”他骂道。

“算了吧!”乌戈息事宁人地说。“艾丽斯不是危险人物。”

马尔科姆爵士反感地转身瞧瞧乌戈，仿佛马上也要骂他几句似的；但是他忍住了，以轻蔑的口气说：

“没关系……鲍勃样子傻，但是知道好歹……艾丽斯讨厌透了。”

“马尔科姆爵士，别为她浪费时间了。”

“这是她的战术。她一向如此。我早就认识她了。您知道吗，她是亲德派……她同一个常驻华盛顿的纳粹外交官结婚，为了不致于因间谍罪受审判而逃离了她的祖国。她也不能回美国了，因为国务院是忘不了她的……她有过半打丈夫……她把他们当木偶一样买来又甩了……她是个老婆子了，这您是看得出的，她也不像别人估计的那么有钱，可是仍然以为自己能迷住男人。”

“马尔科姆爵士，这不过是小小的虚荣心，是容易理解的。”

这个英国人醋劲十足而又尖刻，对艾丽斯·皮特和那些跟她一样企图勾引周围男人的女人，不停地说她们的坏话。过了一刻钟以后，乌戈才摆脱了他。乌戈借口有事，把这个心怀嫉恨、手拿香槟酒杯的英国人孤零零地甩在一边，这样做简直是失礼；不过马尔科姆爵士无暇顾及这种情况。

乌戈找到了特雷莎，当时她在一群嘻嘻哈哈地高声说笑、不停喝酒的青年中间。亲王走近时，身穿运动服的小伙子们都默不作声地让开了。

“晚安，先生们。”乌戈笼统地问好道。

回答他的是一片模糊的嗡嗡声。接着，乌戈·孔蒂挽起特雷莎的胳膊，带她离开那里，她的朋友们都为之惊愕、哑然。

“特雷莎，您怎么受得了这些个愣小子？”他们俩在松软的草坪上慢慢走着时，他开始说话了。

"我们从小就认识了。"

"特雷莎，我同情您。像您这样漂亮而又聪明的女孩子……"

她低头不语，想不让他看到他的话使她害羞的样子。孔蒂又说：

"他们当中必定有一个是您的意中人吧。"

特雷莎连声否认道：

"没有，先生……我没有意中人。"

"是吗？我不信！"

"嗯……"特雷莎承认了，"有倒是有了，但是爸爸不愿意。"

"他做得对……这些小伙子对您不合适……特雷莎，几乎可以说，他们想得到您的财产。"

特雷莎承认乌戈说对了，以赞同的口吻答道：

"爸爸是这么说的……爸爸说，他们有人硬要追的话，就把他赶走。"

"只能这么办……特雷莎，您不觉得有钱讨厌吗？"

"不讨厌。我一直是很有钱的。"她天真地答道。

"我想，您爸爸一定有几百万……"

"哦，是的！……有一天，我听他同妈妈在说话，他俩说差不多有两千万美元。"

乌戈吁了口气。此刻他对特雷莎·龙迪亚倍感亲切。随后他默不作声，尽情地把她打量个够：她的皮肤呈褐色，容貌一般，然而妩媚；身材不很高，可是也不像她母亲那么

矮；她的身段在选美赛中是不会得奖的，但是据乌戈下午在游泳时观察，也是不错的。

“特雷莎，您多大年纪啦？”

“十八岁……”

“热恋的年龄……您恋爱过没有？”

她摇头否认道：

“从来没有，先生……我以前在加拿大一所修道院学习，回国没有多久。”

“将来您一定会是个贤惠的妻子。我相信……”

在游泳池的另一边，阿隆索和他老婆望着乌戈和特雷莎手挽手在那边散步，就合计开了。

“老婆子，你看见了？”

“看见了，老头子。”

“要是不想办法使亲王瞩目于她，那就太蠢啦。这话你跟闺女说过没有？”

“说过了，可是……”

“可是，有什么可可是的？”

“特雷莎胆子小……我跟她说：‘孩子，拿起精神来。亲王没有结过婚……长得漂亮……你只要稍稍打扮一下，他就会看上你的。’”

“说得对。我愿意亲王当我的女婿。”

他们没有再说下去。龙迪亚感到心满意足，心里一再想：“我喜欢这个亲王当女婿。”继而又想道：“如果特雷莎同他结婚，就成为王妃了。我就是乌戈的岳父。亲王都是国

王的儿子。这么说，我就是国王的亲家了……”他不愿意再想下去，因为感到头昏脑胀，又因为爬得太高而头晕目眩了。此刻对他来说，要当亲王的岳父真是太容易啦！他的女儿长得不丑；乌戈十分看重龙迪亚的友谊和亲切。可谓万事俱备，其余一切就包在他身上了。

卡门也在望着乌戈和特雷莎，她又醋劲大发，心想：“这两个人单独聊天，时间也太长了。”她正要迎上去同他们说话时，有人在她背后说话。她转过身去。

“卡门……美人儿卡门，我们来啦！”玛尔杜恰向她打招呼道。同她一起来的是一对面熟的人。

卡门冷冷地向她打招呼道：

“你好！”接着对那两个人说：“我以为你们不来了……丽吉，你好！皮埃尔，你好！”

玛尔杜恰凑上去说：

“我到这里的时候碰到他们，就把他们带来了。”

丽吉是个标致的女人，大约三十岁。皮埃尔是法国人，很严肃，又很漂亮，大概比丽吉大十岁。卡门每次见到他们，就说他们俩是珠联璧合。

“丽吉，你丈夫也来吗？”佩雷斯·门迪奥拉夫人探问道。

“不来。雅克在墨西哥城开业务会。你知道……”

“对，这我清楚……”卡门如同所有这个圈子中的人一样，知道所谓雅克的业务，是指一个褐皮肤的女子，她叫卢克雷西亚。

玛尔杜恰想发现乌戈在花园里的什么地方，没有看到，便问：

“亲王在哪里？”

“不知道，一定在那边……”

玛尔杜恰二话没说，就过去找他。卡门顿时神经紧张起来；可是对自己邀请来特雷莎别墅度周末的朋友们，又不能失礼。丽吉和皮埃尔像在等候什么似的。

倒是丽吉先开口：

“卡门，旅馆都客满了。”她说，“皮埃尔没有弄到房间。你看……？”

卡门觉得没有必要再听下去，便点头答应了：

“凑巧我们有一个房间空着……就在我给你留的那个房间的隔壁。”

皮埃尔在她脸上拧了一把，说道：

“卡门，你太好了。”

“干脆我一下子都替你们安顿好。跟我来。”

佩雷斯·门迪奥拉夫人先是请他们两人一起来，现在又把他们安排在相邻的两个房间里住下，而这两个房间之间有平台，来往既方便又不露痕迹。丽吉和皮埃尔手挽手，紧紧依偎着跟在卡门后面，向别墅内走去，一路上已在提前享受卡门为他们提供的幸福时光了。

“晚安！我打扰你们了吗？”

乌戈·孔蒂和特雷莎看见面前冒出来玛尔杜恰，她向

他们伸出双手。玛尔杜恰吻了龙迪亚姑娘的脸颊，接着问亲王：

“殿下，身体好吗？”

“非常好。”

这个大大咧咧的愚蠢女人的到来，影响了亲王的计划，他顿时很不高兴。他估计过，同特雷莎·龙迪亚结交是十分有益的，刚才他正在为这种友谊打基础。他住在别墅里的这些日子里，对每个他所认识的人以及将来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都作了分析。合格的人选确实很少。他把那些没有多少钱的人都排除了，剩下的都是有钱人，不过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有夫之妇或老太婆，例如艾丽斯·皮特。亲王殿下对老太婆们已经厌烦透了。这样，经过严格的筛选，从各方面看，最理想的就是特雷莎了。她年轻，有钱，而且是唯一的继承人。特雷莎是一项最妙的投资。亲王的计划能得到龙迪亚无条件的帮助，因为他是愿意为女儿的高攀而提供一切的父亲。这天晚上，他凭老练的手法，已经开始把这个傻姑娘套进他那坑蒙人的罗网中了。阿隆索把特雷莎送到加拿大修道院去，目的是使她接受墨西哥百万富翁的长女所应有的传统规范教育。而特雷莎只知道讲加拿大修道院里别人待她如何好。亲王正在得手的时候，玛尔杜恰打断了细心的捕猎工作。

“殿下，我想占您一分钟时间，”玛尔杜恰朝特雷莎望了一眼，接着说，“美人儿，我把他抢走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特雷莎不知道说什么好。玛尔杜恰拉着乌戈的一只手，

把他拽出十几步远。

“您要干什么？”乌戈几乎是粗鲁地责问道。

“殿下，我有急事。哦，是我父亲有急事……”

“什么事？”

玛尔杜恰装腔作势地抹眼泪，说道：

“他需要两千比索……您愿意借给我吗？”

乌戈真想哈哈大笑，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他熟悉这种假话，因为他自己就多次这么干过，所以是不会受骗的。他同玛尔杜恰睡过一两次觉以后，就一直等着她要钱；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并未见她要钱，他差不多以为自己搞错了，认为这姑娘与众不同。可是现在见她哭天抹泪地来感动他，他就改变了他自己纠正过的想法，重新证实了天下女阿飞都是一路货这个事实，她们到头来都会伸手要钱。

“情况是这样的，目前我没有……”他表示歉意道。

“乌戈，我等着急用。我急需这么多钱。我那可怜的父亲……，”

他亲切地拍拍她的胳膊，说道：

“这也犯不着哭嘛。星期一我……咱们在墨西哥城想办法……可以吗？”

玛尔杜恰机灵透顶，知道目前捞不到什么，便请亲王把刚才的谈话忘掉，然后走开，依然笑容可掬、嘻嘻哈哈地同别人交谈。乌戈朝特雷莎那里走回去时，心里想：“昨晚是马尔科姆爵士，现在是她。他们为什么老是要我忘掉他们说的话呢？”

玛尔杜恰正往屋里闯的时候，碰上了卡门。卡门再也忍不住了。现在卡门对她恨得要命，最主要是因为玛尔杜恰到处说她自己是亲王殿下的情妇。卡门对别的事情都可以容忍，对这件事可不行。如果别人以为卡门同乌戈睡觉，她倒不会光火，相反，她会感到满意，同时也感到痛苦，因为这都是子虚乌有。但是对于玛尔杜恰又当另作别论了。

“你走不走？”她责问道。

“不走，又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邀请，那就没有她的事。据我所知，阿隆索·龙迪亚没有邀请你。”卡门冷冷地说。

玛尔杜恰轻蔑地对她说道：

“乌戈……亲王殿下请我了。你问他去。昨天晚上他给我打的电话。”

“没有的事。”

玛尔杜恰笑着说：

“他请我来的。”

“哼……你得马上走开。”

玛尔杜恰原地转了个身，又面对着卡门。卡门气得下巴直哆嗦。

“谁让你赶我走的？难道是阿隆索·龙迪亚？”

“谁也没有。我赶你走，因为我愿意。”

“你是害怕我毁了你的买卖吧？”

“我有什么买卖是你可以毁的？”

"别装傻了……谁不知道，你在为亲王和龙迪亚的女儿穿针引线……你如果办成了，阿隆索会施舍你一点儿东西的……"

玛尔杜恰不再说下去，还没等卡门反应过来，就迅速窜进了屋里。卡门又是生气，又是嫉妬，外加厌恶，一时觉得咽喉被掐住一般透不过气来，她把身子靠到玻璃门门框上才没有倒下。

"我认为，"龙迪亚指出道，"现在应该考虑，殿下回墨西哥城的时候在哪里下榻。"

当玛尔杜恰向楼房走去时，阿隆索已经走过来了。特雷莎见父亲来了，犹如看到援军到来而感到放心。当乌戈不得不陪着可恶的玛尔杜恰至少走了十余步路的时候，这位独生姑娘方寸大乱，不知所措，痛苦得难以名状；对这位谈吐温柔，使她感到内心震颤、乐不可支的男子，对这位人人（尤其是女子）都为之神魂颠倒的有吸引力的人物（这一点她是清楚的），她无力将他留在身边。阿隆索一到跟前，特雷莎就恢复了平静，并且料定乌戈·孔蒂不会再跟着别人走开了。

"唔，我想住饭店。"亲王表示道。

龙迪亚两手一挥，说道：

"不行，住饭店是不行的，亲爱的亲王。我和我妻子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我们的家……"

乌戈惊慌地猜到阿隆索想对他说的话：请他到他家里

去，使他成为他家的常住贵宾和供展览用的宝贝，以满足其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也就是他想不择手段获取的社会声望。乌戈·孔蒂是习惯于自由而不愿意受任何束缚的，想到他将落入龙迪亚一家人为了垄断他而向他撒下的网中，感到十分难受。他决定反对，必要时将以粗鲁的言辞加以拒绝：

"龙迪亚先生，这是绝对不行的。我感谢您的好意，但不能做您的贵宾。"

然而龙迪亚依然罗嗦个没完，说道：

"我们商量过请您住到我家来，但是我觉得您不会乐意的……"他向乌戈挤挤眼，"您需要某种自由。"

"对，是的……"乌戈只插进去说了几个字。

"因此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然而我决定要您离开饭店，住到一幢楼顶寓所去，这幢寓所是我们那位将军朋友打算用于……"他住了口，因为他明白，特雷莎年龄尚小，有些事情还不应知道，对她父亲、那位将军或任何已婚的有钱男子拥有藏娇金屋的事，更不应知道。"总之，将军准备把他的……让给您住，随您住多久都可以。接受吗？我负责给您安排合适的仆役。"

这个建议很诱人，乌戈再没有作更多的考虑就说，如果楼顶寓所像龙迪亚对他说的那么好，诸如位置优越，室内装饰豪华，特别是在里面可以不受外界干扰，那么住到那里去当然非常好。此外，对孔蒂来说，住在单独一套房间里主要是可以获得行动自由，而在饭店这类公共住房里则经常会

被人监视。

“那么从明天起，那幢楼顶寓所就归您了。”龙迪亚总结道。

正当乌戈·孔蒂向特雷莎转过身去的时候，他看到一件引起他注意的事：有人开亮了他卧室中写字台上的灯，而此人决不是仆人。宽敞的大窗子勉强被微弱的灯光照亮，接着一个模糊的人影在玻璃窗后闪过。

亲王一见卧室中原该熄灭的灯亮了，就想到准是有人溜进了房间。他不必多加考虑，就能猜出卧室中的人是谁。

“对不起，我去去就来……”他说完就走，几乎是跑步穿过花园并走进楼里的。

他推开卧室的门，首先看到他放衣服的五斗橱的抽屉都被拉出来翻得乱七八糟；接着发现写字台中央的抽屉半开着，之后看见壁橱门都敞开着。

这时玛尔杜恰从壁橱里钻了出来。她见亲王靠在门上堵住去路，吓得大叫一声，马上就抽泣起来。

“您在这里找什么？”乌戈冷冷地问道。其实他无须盘问，玛尔杜恰在那里找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她摇晃着脑袋，哭得更凶了。最后，她在抽搭的间歇时说道：

“乌戈呀，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乌戈·孔蒂走到卧室中央。玛尔杜恰哭得更厉害了，忽然呼地向他跑过去，在痉挛般的抽搭声中把他紧紧搂住。

他冷冷地把她推开，说道：

“臭婊子，你想偷我的东西？”

“乌戈，乌戈！”她叫喊道。

亲王并没有怒气冲天，只因他已不会激动了。这个女人或任何其他女人的眼泪对他毫无影响，因为为求得他的怜悯而落泪的女人太多了。玛尔杜恰又搂住他，哭哭啼啼地讲着别人难以听懂的话，眼泪、鼻涕都把他身上弄脏了。

“滚开！”他咬着牙说，语气平静而又冷漠、果断，“滚开！……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了！小偷！”

这时玛尔杜恰突然停止哭泣，扬起头来，傲慢凶狠、咄咄逼人地看着这个骂她婊子、小偷的男人，眼里闪着吃人的凶光。

“好吧……殿下。”她抽了一下鼻子，走到穿衣镜前转着身子照了照，又把脸凑到镜子前整了整头发。接着转过身去，朝乌戈看了一眼，说道：“我想咱们还会见面的……”

她不紧不慢地走出房间，显得那么自信。乌戈慢吞吞地把东西归置到抽屉里。他打心眼里不得不承认，玛尔杜恰是个有经验的女人，为了演一出好戏，能哭天抹泪，能毫不惧怕地使出浑身解数。“这个……这个女人有出息。”他自言自语地说。

当他听到小小的响动时，他知道，尽管他在一小时前已闭上眼睛，但并没有睡着。那响动是他卧室的门被打开，然后又极小心地被关上时产生的。在昏暗中他猜出是卡门的身影。她从窗前穿过时，他看出她只穿一件长睡衣。乌戈

佯装睡着了。她一直走到床边，在那里站了很久。她身上散发着香气。后来她弯下腰，嘴唇略微接触一下亲王的前额。

有那么一会儿，乌戈想睁开眼睛，装作吃惊的样子，然后简简单单、一声不响地腾出一块地方，让卡门在他身旁躺下。但是他懒得动，觉得实在太疲倦了，已不想报答这个女人。他由着她吻他，有如在梦中一样，并任她像来时那样悄悄离去。

一阵愤怒的叫声从楼下传到他的卧室，好像有人在吵架、辱骂、殴打。亲王从床上跳起来，探身到平台上。在黑暗中，他发现一群人影，他们乱糟糟地扭作一团，迅速移动着。接着一盏灯亮了，他看见一个身穿白色长工作服的女人和六七个男人在阻挡一个气势汹汹、用法语大喊大叫的男子。

“狗娘养的不要脸东西！……母狗……孬种！”

龙迪亚的声音压过了吵闹声：

“雅克，出去。这是我的家……出去，闭上嘴……”

那个被叫做雅克的说：

“家？窑子，住的尽是像我老婆那样的婊子和她的情夫。”

啪的一记耳光，那个叫雅克的被打翻在地。他站起来，对两个陪他前来而没有插手的人说：

“你们是他们通奸的证人……咱们走吧……”雅克和他

的两个朋友走了。走到花园中央，他叫喊道："明天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老婆是谁……我那条母狗！"

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那是丽吉，她也叫喊道：

"也都会知道谁是我的王八老公……"

声音都沉寂了。远处响起发动汽车马达的声音，几秒钟后又响起汽车高速驶离时车轮发出的嗞嗞声。

"一场闹剧。"乌戈·孔蒂高声评论道。

在别墅的宽敞大厅里，龙迪亚、他的妻子、卡门和皮埃尔设法使丽吉平静下来。后者十分激动，大声咒骂她的丈夫——蠢猪雅克竟像流氓一样，来到她朋友家里暗中监视她。

"不过，"她歇斯底里地叫喊道，"如果他要说三道四，我也有很多话可说……咱们走着瞧，看谁笑得更好。"

别人给她斟了一杯白兰地酒，她在皮埃尔的怀抱里情绪开始平静下来，皮埃尔则像对待小娃娃一样哄着她。后来她静悄悄地直流眼泪。

龙迪亚走到电话机那里，拨通长途电话台，听到长途台答话后，就用手兜住话筒，亲自宣布道：

"我要给墨西哥城打电话。刚才发生的事，报纸一个字也不能发表……要尊重亲王！"

所有的人都表示同意。乌戈·孔蒂亲王不应该被牵连到由丽吉的丈夫雅克这个白痴挑起的社会丑闻中去。

八

〔舍尔格老调重弹，差不多说了一个钟头，伯爵夫人对这种没完没了、反反复复、令人气恼的谈话光火了。

“夫人，您要三思……花钱要有所节制……要恢复正常生活……您现在干的是您一生中最糟的事……”

她神经质地抽着烟。“天哪，这家伙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可是舍尔格不着急。他从公文包中取出一大叠文件，每份文件上都有密密麻麻地写满长长数字的单子。他用金边眼镜敲击着这些暴露芙丽达的经济秘史的文件。

“夫人，您破产啦。”他最后令人震惊地说。

她没有回答。舍尔格的话她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她不能，或者准确些说，她不愿意理解和接受。她现在穿着紧身长袍，靠在窗框上，眼睛望着屋外阳光照耀着的平台，阿马德奥正躺在那里休息，他身材出众，除了一条游泳裤外他一丝不挂。平台表面铺的是珊瑚色马赛克，那小伙子躺在那里，修长的身体十分突出、明显。舍尔格没敢点明，所谓伯爵夫人干的“最糟的事”就是那个小子。芙丽达望着阿马德奥那么舒适地休息，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对他的热烈、缠绵、发自内心深处的柔情。这的确是最糟的事，然而她并不后悔。阿马德奥肩膀宽，臀部窄，两腿有力，两手漂亮，正是芙丽达热爱的完美形象。从这边窗口望去，只见他身上覆盖一层黑而粗的汗毛，有如黑熊一般在太阳照耀下反射着青

蓝色的光，她完全陶醉了。一小时前，伯爵夫人也在阿马德奥身边的一张席子上躺着，也像他那样一丝不挂。可就在这个时刻，一个仆人来告诉她，舍尔格先生在等候见她，她只得扫兴地离开情夫，穿上一件长袍，走到楼上来。

"夫人，您听清我说的话了吗？"舍尔格又说，"您破产了……"

"嗐，舍尔格！您别讨厌了……几个月来您一直对我说这样的话。"

舍尔格起身走到窗前，同她站在一起。他也看到下面平台上的阿马德奥，便明白了一切，说道：

"不过现在是真的，完完全全是真的……"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是他吗？"

她没有说话，略微点了点长满金发的脑袋。

"夫人，您认为值得吗？"

芙丽达感到舍尔格开始涉及禁止外人过问的要害领域：她的私生活，她对那个在安静地晒太阳的小伙子的爱，便吩咐管家道：

"舍尔格，这是我的事。我请您不要刨根问底。"

他耸耸肩，张开双臂，说道：

"照您的话办……"他回到放公文包的桌子边，开始关公文包，然而又停下来说道："芙丽达，还有一件事……那艘小艇！"

"小艇又怎么啦？"

"我已经吩咐他们来取走。"

伯爵夫人简直是暴躁地向舍尔格奔来，说道：

“您是怎么搞的?”

舍尔格平静地答道：

“我通知他们，您不想买了。”

“您为什么这么干？是谁吩咐的?”芙丽达叫喊道。

“夫人，道理很简单，免得以后麻烦。您难道没有明白我对您说的话？您已经破产了。”

“哼，住嘴！但是……我是不会把小艇退回的。”

“夫人，您付不起钱，他们会要回去的。”

“舍尔格，这是我的事。我命令您不要多管闲事。”

舍尔格还是沉着地说：

“夫人，我是您的管家，应该负责……”

“当管家不等于有权阻拦我想办的事。”

“夫人，您这就错了。如果不是我尽心办事，您这时候早已饿死了……您如果想看看这些收支帐……”

“让这些帐目见鬼去吧！”

“您如果愿意看的话，那就会发现，钱只够维持几个月了。买下小艇，”他又张开双臂，“那就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芙丽达又点了一支烟。舍尔格从他的眼镜上方看去，发现伯爵夫人的手在颤抖，他对她的愚蠢感到既生气又怜悯。

芙丽达喷出一大口烟来，同时说道：

“您去见小艇的主人，告诉他们，我一定要买下小艇。”

“夫人，我不能照办。”

“照办！”芙丽达尖声叫道。

“用什么付帐？”

“我再说一遍，这没有关系。您照办吧……如果不办，那就请另谋高就。”

舍尔格慢慢地去关公文包，他用拇指使劲一推，公文包就别住了。接着，他表示同意道：

“好吧，夫人……那您就另请高明吧。”他把芙丽达的文件留在小桌上。舍尔格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手握住门把，站住了。芙丽达背对着他，由窗口眺望海湾。“另请高明……不过我知道，您已经一无所有，新管家来也没有什么可管的了。”

说完就走出门去。

“混蛋！”过了一会儿，芙丽达才咬牙切齿地说。

她没有马上下楼到平台上去。由于出了汗，身上腻乎乎的，皮肤发痒。她走进卧室，脱光衣服，来到冷水淋浴喷头下面。她由着水从全身往下流淌，才感到心里舒畅一点。她为了回避现实而不惜一切代价。她以为，闭上眼睛不承认事实，就可以把承认舍尔格正确而她错了的时刻推迟。

“不过，我还没有破产。”她想道。的确，她不断地典当自己的财产，而典当之后又都无法赎回；她的确曾有两座城堡在德国，然而城堡已不能算是她的，因为都已落入俄国人手中；的确，她继承了伯爵的首饰、债券、证券，然而它们都已不复存在。的确，甚至那些债主都跑到别墅里来讨取汽车、粮食和酒的欠帐，仆役也有四个月没有领到工钱了，而当阿

马德奥要买一艘摩托小艇在海湾里开着玩的时候，她却不能加以拒绝。巴黎一家银行的一名职员，在前一天下午来要求她两周内搬出别墅，因为她把别墅典当以后无法赎回，别墅已不属于她了。这一切都千真万确，但芙丽达·冯·贝克还希望渡过难关，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她还有衣服、裘皮服装，在纳伊的酒窖里还有酒。她要不顾一切地把所有这一切卖掉，只要能尽量延长拥有阿马德奥的时间，因为这是她的最大幸福。〕

九

乌戈·孔蒂选了十几个衣服式样。裁缝满脸堆笑。乌戈后来又选了五六十条意大利领带、五六十件衬衣。

“殿下，不出三十天，衣服就全好了。”裁缝说。

“好哇。还有什么事？”

裁缝避免正面看他，好像害羞似的问道：

“这记在……您的帐上，还是记在龙迪亚先生的帐上？”

“当然记在龙迪亚的帐上。”

“行，殿下……我保证您会喜欢我的手艺。我给您裁剪……”

“行，行……您可以走了。”

裁缝在他带来的两个殷勤的助手簇拥下退出去，这两个助手带来裁缝所能弄到的英国开司米毛料。卡门把裁缝送到门口，当她认为乌戈听不见她说话时，便责怪道：

"我的老天爷，您太不像话了！像记帐这样……俗气的问题，您就不该麻烦亲王殿下。"

"哟，对不起！"裁缝一听此言，不禁面红耳赤，只说了这么一句。

乌戈来到平台上。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在刮胡子、洗澡之前都喜欢这样。当身心都处于非常美妙的高度时，他感到同天空十分接近。龙迪亚说过，这幢楼顶寓所非常好，乌戈一定会喜欢，这些话都并不夸张。从那里放眼眺望，尤其在这样的时候，天空明净、蔚蓝，四周安谧、宁静，远处有山，近处有帕塞奥大街① 上苍翠的树木，景色十分迷人。全城在他脚下，他俯视着全城……

"殿下，"卡门在他背后说道，"早饭准备好了。"

他就在平台上吃早饭，用的是一张别具风格的玻璃桌子。龙迪亚曾夸口说，全部事情都由他负责，所以他为乌戈·孔蒂找了一个菲律宾男仆。此人一声不吭，像个鬼魂；但工作卖力，又像一个深情的妻子。这个仆人名叫李，什么都管：保管亲王的衣服，给他穿衣、脱衣，为他按摩、洗澡，并且管理乌戈从来也看不见的其余仆人，有人来访时还向亲王殿下通报。

李把煮鸡蛋、面包、清咖啡以及当天的信函送到桌上。乌戈派头十足、慢悠悠地吃饭的时候，卡门就给他念信函。

"帕拉西奥斯太太邀请殿下……"

① 墨西哥城内最繁华的一条大街。

他做个不必再念下去的手势，卡门便把信撕掉。

“科尤阿坎区①穷孩子收容所要求殿下慷慨捐助……”

乌戈在咬面包的间歇时说道：

“寄一百比索去。”

卡门在信笺边上记下钱数，又拿起一封信念道：

“Cuit-poulet …… 这是上流社会人士组织的一个剧团……邀请殿下观看明晚的演出。”

乌戈把咖啡杯放到盘子上，说道：

“我讨厌这类饶舌鬼……买他们六张戏票吧。”

卡门用一把精致的象牙裁纸刀打开另一个信封，念道：

“《妇女》杂志希望了解殿下对爱情的见解。”

乌戈正在给烤面包片涂果酱，这时停下来说道：

“爱情是罐头食品……”卡门开始记录。“不，请等一等……这样说……对，这样说比较好：‘墨西哥妇女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的、非凡的妇女……她们是天下最贤慧的妻子，我这话是不会错的……’”

她用速记符号记下了亲王的答复。“这样的回答她们一定喜欢。”乌戈想道。

卡门又念了一封信，叹口气说：“殿下……又是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的……”

乌戈放下正在喝的矿泉水杯子，用亚麻布餐巾擦擦嘴唇，惊叹道：

---

① 墨西哥城古老的居民区之一。

“真要命！我让她白等了四次……卡门，给她送一大把花束去……要买最漂亮的花束……告诉她，本星期三我一定同她共进晚餐。”

在所有的信函中，有一封信特别引起亲王的注意：那是一个蓝色信封，蓝得鲜艳，信封又比别的都小。他拿起那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名字是手写的，有棱有角，十分清楚。他打开信封，便闻到浓郁的香气。

他默读道：“今晚我们能见面吗？我保证会有您所喜欢的静谧：只有两人。”签名是：罗莎尔娃。

乌戈露出了笑容。卡门吃醋了。在亲王拿起信封前，她已根据字迹认出写信人是谁了。看到孔蒂把蓝色信封塞进晨衣口袋，她气得几乎忍受不住。

她大胆问道：

“这封信……要答复吗？”

这时他已站起身，微笑着说：

“要答复。我自己写吧……”

十

〔最后几天，芙丽达月经来潮，随之腹部绞痛，难以忍耐，至少要卧床三天。在伯爵去世之前，她是严格遵守卧床休息的习惯的；但自从阿马德奥住到她身边（先是在巴黎，之后到让勒邦）以后，伯爵夫人就破了例，因为她不愿意使他认为她是个疾病缠身的老太婆。芙丽达虽然不卧床休息，

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半个礼拜的经期，伴有各种痛楚，她就尽量休息，不陪阿马德奥去野外疯跑，不去骑马或乘坐摩托快艇。为了不暴露她的健康状况，她就以脱不开身为借口：什么同她的银行家们开电话会议啦，什么算帐啦，什么要对舍尔格当面安排事情啦（阿马德奥还不知道舍尔格已被辞退）。

这是月经来潮的第二天早晨，是最痛楚的时期。阿马德奥自从拿到小艇以后，快活得像孩子一般，今天一早就驾艇出去了；她则斜靠在长沙发上舒适的大靠垫上，望着他在海湾远处的蓝色海面上乘坐快速玩具消遣。她感到她情夫的幸福就是她自己的幸福；对已经临近的灾难，对那些用假名拍卖掉裘皮服装和其他服装，以及出售纳伊的陈酒所得款项，仅够支付仆役的工钱这类问题，她仍然不加考虑。

在这好日子即将到头，也许本周内就会完全破产的时刻，她为有病而感到难过。她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难过：她不能拒绝他的任何要求，却拒绝了他来到纳伊一个月后提出的同她结婚的建议。那时候她不愿意让结婚破坏爱情，而是想继续享受只有情人才感觉得到的那种可怕的、毁灭性的、然而又是闪光、深沉的激情。同时她自责（尽管她以全身心的力量缓和自责），怨自己太孩子气，竟不顾一切地沉溺于性冲动。现在她面临比穷困更可怕的事：她无法留住阿马德奥了；既无金钱、子女，也无民事文件，而只有她自己的身体。

“什么也没有啦。”她高声承认道。

芙丽达在这方面并不傻。她太了解男人了，不会相信他们的爱情，不会相信他们的爱情会天长地久、忠贞不渝。她从来没有问过阿马德奥，但是如果问他："你会永远爱我吗？你永远不会离开我吗？"她知道他会回答"当然永远爱你"和"我决不会离开你"，这都是假话，言不由衷，跟她自己在生活中对她的情夫们说过的一模一样。所谓"永远"，"决不"，都是毫无价值的字眼；一个人只要不再爱对方，这些字眼也就忘光了。

"没有价值的字眼，"她思索着，"然而只要有人在嘴上说，它们就是美丽的字眼。"

弗朗索瓦是从巴黎带来的男仆，他走近伯爵夫人通报道：

"夫人，阿斯蒂斯伯爵求见……"

她想了一会儿，最先的反应是要吩咐弗朗索瓦为她挡驾。然而这恐怕没用。阿斯蒂斯伯爵过一会儿还会来，那时候就不能拒绝接见了。

"弗朗索瓦，请他进来。"

"夫人，带他到书房去吗？"

"不，到这里来。"

当弗朗切斯科在那条直达珊瑚色平台边缘的细沙小道上出现时，芙丽达·冯·贝克发现他老多了，瘦多了，然而比记忆中前几年所见到的更有诱惑力。弗朗切斯科身穿法兰绒衣服，头戴蓝色海军军官帽，走路很有气派。

他在她面前站住了，两人的眼光交织在一起。在弗朗切

斯科看来，芙丽达青春常驻，永远是那么美丽，而且显得更加年轻，更加光艳照人了。他弯下腰吻她的手。

“芙丽达，我真高兴。”

“我也一样高兴，弗朗切斯科。”

她请他在她身边坐下。两人虽然才五六年没有见面，却像久别重逢的故友，互相瞧了好一阵子，芙丽达这才叫来弗朗索瓦，吩咐备酒。

“我很晚才得知你已寡居。”他说。

“那我也很感谢你。”

仆人送上一瓶香槟酒，两只高脚杯。

“弗朗索瓦，”芙丽达吩咐道，“再添一只杯子。先生过一会儿就来。”

弗朗切斯科喝了一口酒，把杯子放到桌上，掏出烟斗装烟丝。

“我是昨晚到的，知道你在这里度假，就决定来问候你。”

“是吗……就为这个来的？”

他吸完一口烟，手里拿着燃着的火柴，看着她说道：

“那当然……如果不是为了问候你，那是为什么？”

“弗朗切斯科，……咱们是老相识了，我很清楚，你是不太看望朋友的。”

“哦，当然还有别的事。”

“别人对你说我有一个未婚夫，你是来看看是否真有其事，对不？”

“对。我一上岸，别人就不断热情地对我夸起同你一起睡觉的一位阿波罗。他们说，是个黑檀木般的小伙子……难道是黑人吗？”

她笑了。也许弗朗切斯科指的是那个黑人司机，那是个大高个的塞内加尔人，是她为亡夫雇来的。

“不是。弗朗切斯科，我的口味已经变得高雅多了。”

“可他们这种人里边，也有值得帝王们咬几口的。”他进一步说道。

“他是个被太阳晒黑的小伙子……一个意大利人。”她叹息道，“是天下最美的。”

“你这么说……是爱上他了？”

“对。”

“芙丽达……这倒是前所未闻的！”

“一个女人遇上他这样的男子，一定会神魂颠倒。他确实迷人。他待我如贵妇人……”

他吸了几口烟，笑着低声说：

“伯爵说起你时也是这几句话。‘她是理想的女子：在大厅里是贵妇人……在厨房里是厨师……’”

她打断他，说道：

“在床上是婊子……这话我知道。很多人都对我说过。”

“不过，无论怎么说，你是个聪明女子……芙丽达，那个意大利宝贝在哪里？”

伯爵已经站起来，靠在平台的栏杆上，眺望着海湾。芙丽达离开长沙发，向他走去。

“弗朗切斯科，他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他一早就乘小艇出去了……我有好大一会儿听不到他在那边像疯子一样猛开小艇的声音了。”

他转过身，背朝海，面对着她。他嘴里叼着烟斗，问道：

“你的情况怎么样？我听说……”

“他们也说这个了？那么他们都知道了？”

“咱们这样的人，不管什么事，别人都会知道。咱们有困难的时候……”

她缓缓地承认了：

“弗朗切斯科，我就是有困难。都来欺负我了……”

“是你丈夫的儿子们吧……是不是？”

“是他们……还有别的事。比如说，我自己……”

弗朗切斯科明白了，轻轻拍了她一下，说道：

“你会有办法的。这我知道，我知道。”

“我的唯一希望是……”

“是为了他吧？一定是为了从他那里买得幸福，钱花得太多了。”弗朗切斯科一语道破。

她本想撒谎，告诉他并不是为了阿马德奥才陷于经济拮据的；然而她还是说了真话，因为弗朗切斯科有识破真相的本事，而他既然敢于同她谈及如此令人痛苦的事，他一定了解得详详细细了。

“对。不过我不后悔。”

“等他知道你没有钱了，拍拍屁股就要走的时候，你怎么办？”

芙丽达·冯·贝克就像她最纯真圣洁的感情受到亵渎一样，马上着急地解释道：

"他不是为我的钱才同我一起生活的……他对这类东西不感兴趣。他是爱我……况且，我要同他结婚了。"

"你的朋友有财产吗？"

"没有。但是，难道你不承认，像我们这样两个人，即使没有钱也可以相爱吗？"

他难过地否定道：

"不行，芙丽达。正由于了解你……"

有一条小道从别墅的专用码头弯弯曲曲通到平台。他们看见阿马德奥飞速地沿着小道走上来。

"弗朗切斯科，他来了。"芙丽达把两只手按在伯爵叉在胸前的前臂上，"刚才咱们讲的话，请你一个字也别提。"

"我是一贯谨慎的。"

阿马德奥发现芙丽达在平台上，就叫喊着向她走来，根本没有注意到她不是独个儿在这里。

"芙丽达，你搞的什么鬼名堂？"他粗暴地摇晃她的一条胳膊，"他们把我的小艇夺走了，说没有付款，这我可不知道……都是因为你的过错，他们把我弄得很难堪……为什么你买了不付钱？"

他狠狠地把她推到一边，端起一杯香槟酒。他喝酒的时候，芙丽达结结巴巴地说话，几乎要哭出声来：

"我马上对你讲清楚。阿马德奥……现在……你瞧……我让你认识一位好朋友：弗朗切斯科·德·阿斯蒂斯伯爵。"

像刚才猛地端起酒杯那样，阿马德奥又猛地将杯子放到桌上。他转过被太阳晒黑、冒着汗水的脸，正好同弗朗切斯科面对面。他过了几分钟才认出对方。弗朗切斯科两鬓增添了白发，更为消瘦，然而他的眼睛，他的微笑，他的风度，都没有丝毫变化。弗朗切斯科也在看他，于是过去在那不勒斯相亲相爱、同舟共济的遥远岁月，便在阿马德奥的脑海里重新显现出来，同时他也为那次小小的背叛而感到羞愧。

"弗朗切斯科！"阿马德奥喜不自胜地叫道。

弗朗切斯科在拥抱他时，认出了他：监狱里那个漂亮而令人思念的少年，现在已是虎背熊腰、具有阳刚之美的男子汉，身上散发着汗液和壮马的气息；他是一头充满力量和欢乐的漂亮牲口。

"阿马德奥……真没想到……没想到……"

阿马德奥和弗朗切斯科在拥抱中抹去了岁月的界线，两人结合得更紧密了，他们俩谁也不掩饰或强忍住这重逢的欢乐。芙丽达见此光景，突然脸上罩上了阴云。

"哟，原来你们早已认识了？"她问道。

弗朗切斯科说话时，她觉得看到他眼睛里闪着得胜的光芒，不知道为什么，她感到对她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我和阿马德奥是老朋友啦。"接着他又别有用心地加一句："在他几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朋友了。"

阿马德奥已经把一分钟前的火气忘到九霄云外。他甚至把那些人毫不客气地夺走小艇，拿走钥匙，使他下不了台

的情景也忘了。现在他感到非常愉快，急于同弗朗切斯科谈上几个小时，回忆过去，了解他的情况，还要把未履行诺言回监狱去看望他的原因向他解释清楚。芙丽达不复存在了，这倒不是因为她已走开，而是因为阿马德奥根本没有想到她，认为她无权在这种特有的欢乐场合中占一席之地。

“弗朗切斯科，你在这里干什么？”阿马德奥笑容满面地递给他香槟酒。

“啊，一言难尽。”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吃饭呢？咱们可以聊聊嘛。”

弗朗切斯科回过身去瞧瞧芙丽达。

“也许伯爵夫人另有安排。”他故意说道。

“哪里哪里。她是没有任何安排的。留下来吃饭吧。”

喝完酒，阿马德奥抓起弗朗切斯科的胳膊，几乎是拖着他朝别墅走去，根本不管芙丽达眼里含着泪花，孤单一人留在那里。

“来吧。我洗澡的时候……”

弗朗切斯科差不多傍晚时才离去，接着阿马德奥上楼进入自己的卧室。芙丽达提心吊胆，马上就去找他。一打开门就看见他已把他的物品装进两个大箱子里，她明白她的怀疑没有错。

“阿马德奥，亲爱的，你干什么？”

他没有让她拥抱。他在房里走来走去，收拾剩下的物品，放进一个手提小旅行箱里。

“不干什么。我滚蛋……”

“为什么，阿马德奥，为什么要离开我？”

阿马德奥拿着一把牙刷，站住死盯着她。他说话时毫不激动，而只是发出冷酷无情的声音，那声音仿佛不是出自一个同这个谈话的女人做过爱的男子之口。

“因为咱们已无事可做了。”

“阿马德奥，我不明白你的话。”

“小艇……这就是终结。”

“小艇同这有什么关系？你解释一下。”

阿马德奥把牙刷放进手提小旅行箱里，就把箱子关好放到两个大箱子旁边。接着扯了扯铃绳，叫那个男仆上楼。

“芙丽达，那天下午在巴黎，你以为把我弄到手了，其实并没有。”他顿了一下，喘口气，“我早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咱们不是偶然相遇，而是细心安排的……你想以伯爵遗孀的头衔和需要友谊来胡弄我，你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一场骗局，这骗局等我一走就收场了……你，睿智的芙丽达·冯·贝克伯爵夫人，有钱，美丽，是在购买一名情夫；而实际上，是我这个职业食客、旅游者的陪客，把你抓到手了。当时，我以为你终于会明白过来；结果没有……我很高兴，不管什么，凡是好的我都享用了，而且无须我费吹灰之力……你不是要我的爱情，并要我每天夜里陪你在床上折腾到天亮吗？可以。但是你应该给，才能得……你给了，我照收……我对你也是忠实的，因为我也不是笨蛋。你是在租用我，付的钱比其他女人付的多，我就该老老实实干我份内的事……不过，

芙丽达，一切都有个限度。咱们已经到限度了……我现在不爱你，以前也没有爱过你。也许我爱过你，那是因为你作为女人，我是喜欢的，但这并不是说我考虑过爱你。谁给钱，我就为谁卖力……我就撇下别人跟你走。现在我又要找别人了。你可以恨我，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可能是你可以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芙丽达在倾听这番话时，连大气也不敢出，胸口像插上一把火辣辣的匕首。阿马德奥的话是残忍可怕的，但充满真理。他的哲学也就是她自己的哲学，于是她反倒怜悯起所有那些在这类场景中被她摧残了生命的男子来了。她也许是第一次知道，爱情不是愉悦，而只是令人快乐的痛苦。她无言以对，也无须哀求。

“事情都坏在弗朗切斯科身上。”她终于迁怒于人。

“芙丽达，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恨我吧。”

“恨你？怎么能恨你呢？你所给予的同你所取得的相比，价值要高出上千倍！”

有人轻轻敲了几下门。那是弗朗索瓦，他是来搬行李的。

“汽车到了吗？”阿马德奥问道。仆人点点头。“那好，把这些行李搬下去。”

弗朗索瓦默默无声地提起两个大箱子和那只小旅行箱，走出了房门。为了不让仆人看到自己落泪而背转身去的芙丽达，这时转身对阿马德奥说：

“走之前，你愿意吻我吗？”

他脸上毫无表情，两条粗壮的、被晒黑的胳膊搂住了芙丽达，两片嘴唇压住她的双唇。冯·贝克伯爵夫人在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感受到最可怕的、毁灭性的、震撼心弦的快感。这是一种只有动物才能感受到的兽性的、痛苦的快感；当她首次在他面前赤身露体时，阿马德奥曾以猛虎下山之势使她领受过这种快感，而现在离别了，阿马德奥又以同样的方式夺走了她这种快感。这个大胆的女人，原是巴黎时装模特儿，她同一个令人恶心的、患阳萎症的、病恹恹的德国伯爵结了婚，取得了伯爵夫人头衔，才爬进了上流社会。〕

十一

他来到花园，坐在桌边已有十五分钟了。这张桌子是为两个人用餐安排的，桌上摆满佳肴、外国糖果、艳丽的热带花束和两只香槟酒杯。

从那个男仆把他带到花园草坪上，让他坐在他现在坐着的地方以来，乌戈·孔蒂一直听到一把小提琴在远处不停地奏出优美、浪漫的曲调。

“夫人马上就来。”那个菲律宾男仆走开时说。乌戈心里想，一定是城里所有的富裕人家都有菲律宾男仆，因为他们都是从电影上学来的。开始时，亲王一边抽着幸运牌香烟，一边寻找乐声来自何方；这柔声细语般的乐曲声，虚无缥缈，无休无止，加强着罗莎尔娃所追求的浪漫效果。但是，他无法弄清声源何在，乐声似乎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万神

庙的圆柱，来自池塘的水面，来自修剪整齐的绿篱，来自栽种三色堇、勿忘我草、香堇菜的花盆，于是他就想，发出这乐声的到底是一位演奏者，还是一张音乐唱片。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

这时乌戈觉得背后有什么东西在动。他朝有响动的方向，朝那发出不同于乐声的响声的方向转过身去。他终于看到她了。罗莎尔娃站在一根圆柱旁，一条胳膊支在高处。亲王记得看见过一位名叫伊莎多拉·邓肯①的疯狂的舞蹈演员，在一张照片上也是摆出这样的造型。现在，这位女演员让镍币般闪亮的圆月把缕缕清辉洒在她身上，突出她身裹希腊长袍的简洁线条。乌戈·孔蒂可以看出，她简直一丝不挂，那丝质衣裳几乎遮不住她的乳房、体侧和苗条的褐色大腿。

她以嘹亮、高亢的音调开始朗诵道：

> 小伙子：不要埋头赶路而不来爱我。在夜间我依然美丽：
> 你会看到，我之深秋比他人之早春更为热烈。
> 你不要去追求处女的爱。爱是一种难学的艺术，
> 少女们对它几乎毫不了解。而我已经学了一辈子，
> 为的是把这艺术献给最后一位情人。
>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我最后的情人。看我的朱唇：

---

① 美国女舞蹈家（1877—1927），是现代舞派创始人。

它能倾国倾城。看我的秀发：伟大的萨福① 为之
歌颂。
我要把我所余下的全部青春风韵献给你，
并向你倾吐心底的真情。
我要献给你玉笛和金带……

朗诵刚刚结束，原先压低的小提琴声又响了起来，那声音悠悠扬扬，夺人心魄。罗莎尔娃向乌戈走来。乌戈早已在心荡神驰地等候她了。

“啊，亲爱的亲王！”她大声说道，“我在急切地等候您，念着一些陈旧的诗句……回忆着雅典的夜晚，像今晚这样，在大理石柱旁，在冰轮的清辉下脉脉含情的夜晚……”

乌戈从未见过罗莎尔娃显得这样美。她的脸庞妩媚可爱，眸子闪烁着奇异而又令人惊奇的光。他吻了她的手，弯腰时觉得看到她的身子在长袍下颤抖，长袍上只束了一条细细的金腰带。

“罗莎尔娃，您美极了。”他赞美道。

“殿下，我是为您而打扮得空前漂亮的。”

“朋友，您用不着着意化妆。”

“殿下，我愿意咱们把今夜变成记忆中完美而不朽的时光。”

男仆从黑暗中冒了出来，罗莎尔娃一挥手，他就开始上

① 古希腊女诗人。

酒菜。

"诗很美。"乌戈终于说道。

"皮埃尔·卢维① 写爱情诗善于修辞。"

他们举起香槟酒杯。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道：

"为您，为了爱情，为了天长地久……"

乌戈笑了笑，也看着她说：

"罗莎尔娃，为您，为了爱情……"

没有喧嚣声。没有任何一点喧嚣声。他慢腾腾地试图回忆他身在何处。乌戈·孔蒂已不再昏睡，他张开眼睛在黑暗中搜索。他以为还在睡梦中，然而又知道是醒着，头疼得厉害。有人睡在他身边。那是一个全身裸露的女人的温热躯体，她沉浸在温馨和睡梦中，呼吸平静，几乎听不见声音。亲王想知道是几点钟，便伸手去摸电灯开关。他没有摸到，尽管开关就在写字台右首那边。

"我不在自己家里。"他自言自语，"可是在哪儿呢？"

他设法理清思路，开始搜集零星的记忆，他想起有一次被麻醉后也有这种感觉，不免感到害怕和不快。他驱走了恐惧感，因为嘴里并没有乙醚的味儿，而只有香槟酒的味道，于是全部情况开始明朗了。昨晚他喝酒了，一定是喝过了量。否则他准会知道他自己干了什么，如何同这个女人睡到这张床上，睡了多少小时。女人！当然是罗莎尔娃，不

① 法国小说家、诗人(1870—1935)。

可能是别人。于是，全部情况迅速判明：又听到小提琴奏出的乐曲，月光下朗诵的艳情诗，以及在疯狂的喝酒比赛中她的话语和笑声。

他悄悄地下了床，这才发现他自己也是赤身的。他站起来时感到头要胀裂了。他闭上眼睛，两手捂脸呆了一会儿，才感到轻松一点。

“他妈的开关在哪里？”他问自己。

他像盲人一样伸出双臂，不问方向地瞎走。他碰到了光滑的墙壁，便扶着墙走，手指甚至触到了窗帘的皱褶。

“这一定是窗子……”

他继续在窗帘中寻找，终于摸到了拉窗帘的绳子。他轻轻一拉，一束强烈、炽热而又令人目眩的白光突然射了进来。太阳已经很高了。乌戈看了看他的手表，差不多十二点钟了。他转身向床上看去。

他无法相信看到的情景，抬手擦了擦眼睛，又看了看。是的，他没有弄错，也不至于醉得看不清东西。那个裹着华丽被单蜷成一团的女人，正是罗莎尔娃。但是这个罗莎尔娃不同于昨晚在花园里的月光下，在优美的小提琴乐曲声中同他吃饭的那个罗莎尔娃。那个罗莎尔娃艳丽非凡，她的脸庞犹如光洁、完美的假面具，年轻而无皱纹。床上却是另一个罗莎尔娃，一定是另一个。

罗莎尔娃仍在睡梦中，她咕哝了一句：

“几……几点钟了？”

乌戈惊讶地看着她。罗莎尔娃机械地坐了起来，拉起

床单盖住她的小乳房，并试图猜出到底是哪个笨蛋这样拉开窗帘，让阳光射进屋里刺激她。亲王重新看到她，马上难受得感到恶心。这个女人满脸至少有上千条皱纹；脸上的脂粉早已成为一个个红、黄、蓝、白、黑的斑点，简直就像他在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见过的伪装的装甲车。一朝一夕之间，在从早晨到中午这短暂的几个小时中，罗莎尔娃整个儿变了，这令人惊讶并难以置信。她不再是青春永驻的美人，而是个龙钟的老太婆，眼睛周围与颧骨、下巴和脖子上的皮肤均已松弛，像死人一样。

乌戈·孔蒂见她一丝不挂，觉得不堪入目；她突然变老了，而且可悲的是脸上的铅华全毁了。他对她无限怜悯，同时又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情绪。

罗莎尔娃终于看到，在她面前站着一个全身赤裸、脸色难看而又呆若木鸡的男子，他不是别人，只能是乌戈·孔蒂。她立即猜出，悲剧已猝不及防地发生了。她见大窗子开着，顿时明白他是在默默地、吃惊地瞧着她；过去，谁也没有在她刚刚起床时瞧过她。孔蒂的眼睛就是她的镜子，她一照，形象就以残酷的准确性被无情地拍摄下来，于是她心里只想到她的惨相。

"您别看我……别再看我了……"她吱吱哇哇地叫道，戏剧性地抽搐着，大声哭泣起来，把她难看的老太婆的脸埋进被单里。

乌戈·孔蒂迅速穿好衣服，他感到他自己犯了比杀人还严重的罪行。"这一下她要恨我一辈子了。"他心里说。这

话毫不夸张。他无意之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罗莎尔娃的秘密——以铅华和灯光的适当配合来障人眼目的她的真实年龄；而在这以前，他对此根本没有怀疑过。"她一定会恨我的。"他又在心里说。这是确实的：他已见到了罗莎尔娃的真面目；从此以后，只要见到她，他就必然会另眼相看，他会想到曾经偷看过的藏在假面具后边的面孔，想到她那从未给别人、而只是给昨夜与之睡觉的男人看过的本来面目。

她继续哭喊着，在宽敞的床上痛苦地直打滚；然而在数小时前她还在享用这个男人原始的、动物般的激情。这个男子现在已一声不响地溜出去了，犹如不付钱给妓女就逃跑的嫖客。

十二

首先使他知道弗朗切斯科就在旁边的，是后者烟斗里冒出的有甜丝丝香气的烟味儿。

"在想心事？"弗朗切斯科用胳膊肘支着身子坐在他旁边，问道。

"不知道。"

"准是在想芙丽达吧？你后悔听从我的主意而离开她了？"

"弗朗切斯科，那些日子过得很不错。丢弃某些东西，总是会叫人心疼的。"

"那得看是什么了。"

弗朗切斯科的游艇在地中海上朝苏伊士运河缓缓开去。他们是两天前在科斯塔阿苏尔起锚的，过一会儿就会看到意大利皮靴的靴尖①了。阿斯蒂斯伯爵是匆匆准备这次旅行的，阿马德奥完全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使他远离芙丽达。这是明显的，尽管弗朗切斯科在那座别墅里同他谈话以前早有这次远足的愿望。伯爵那时在欧洲已同他的美国妻子分居了。她原是个古怪的百万富翁，要不惜一切代价捞到一个贵族封号。她如愿以偿了，当然是花了一笔钱的。现在她住在雷诺②，在那里办离婚手续。与此同时，双方的律师就有关生活费及这位女士是否享有阿斯蒂斯伯爵夫人封号问题而进行搏斗、撕咬，伯爵趁此机会把前妻的游艇继续享用几个月。

“芙丽达是值得的。我喜欢她。”阿马德奥答道。

“亲爱的朋友，我倒是想这么说：她喜欢你。不过，这没有什么。”

“我同她一起日子过得挺好。那是很安稳的生活。”

“安稳……这生活对我们是安稳的吗？根本不是。比如我吧。我现在正同我那可恶的老婆离婚……我在她身上花费了几年时间；不过利润是大的……我的条件是，在将来五年里，她必须每月给我钱……如果在此期间我同别的女人结婚，该条款便告失效……但是阿马德奥，我并不后悔！我丢了一棵摇钱树，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① 意大利领土像一只靴子，故有此说。

② 美国内华达州西部的一个城市，以迅速办理结婚、离婚手续著名。

阿马德奥伤心地认可道：

"弗朗切斯科，这不是一码事。芙丽达是伯爵夫人。你也是贵族……而我算个什么？"

弗朗切斯科在栏杆上敲了敲烟斗。月光下，和煦的清风吹走了烟灰。

"你吗？是个男子汉……我用这三个字就说明了一切。"

"没有钱，男子汉有什么用？"

"阿马德奥，亲爱的朋友，"弗朗切斯科把一只手搭到他肩上，"依你看，女人们为什么喜欢你……无论是库克旅行社组织的女游客还是芙丽达，尽管都用残羹剩饭养你，毕竟是养你了……你想是为什么？"

"那可能是因为……"

"阿马德奥，那是因为你是绝无仅有的美男子……至少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是如此。"

"弗朗切斯科，这是什么意思？可别人比我生活得好。"

弗朗切斯科做了个手势，表示马上就会告诉他：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善于生活；因为他们善于销售自己。以我为例……"

阿马德奥有点儿火了，插嘴道：

"你……你……又来这一套。咱们不一样……你善于生活……找得到富婆娘……因为你是伯爵……贵族……而不是像我这样是一个婊子和混蛋养的！"

弗朗切斯科在阿马德奥身边低声笑了。阿马德奥在摇

晃脑袋时，没有看到他在笑。

“我是贵族，为什么？”

“这是你说的：生来就是伯爵。”

“那你查证过没有？”这一下是阿马德奥惊讶地瞧着他了。“你觉得奇怪吗？对，我告诉过你：阿马德奥，我是血统最纯正的意大利伯爵，你是平民，你就相信了……这就是成规……”

阿马德奥听不懂他的意思；想说些什么，嘴张开了，但说出来的却还是那句话：

“不是一码事……”

弗朗切斯科泰然自若，继续开导；他要阿马德奥懂得做一个成功的职业食客的技巧和秘密：

“阿马德奥，要紧的并非是否贵族，也并非是否出身于名门望族。唯一的诀窍是像贵族那样行事，使别人以为你就是侯爵、公爵、伯爵、亲王……或者像你所挑选的什么身份……我们贵族为数不多，而婊子和混蛋养的儿子，就是那些对我们敬若神明的人却有千千万万。你想想你自己吧。你是个聪明孩子，完全堕落了，已不再是天真的少年，然而我只消对你说‘我是伯爵’，你就相信了。再以芙丽达为例，她果真是伯爵夫人吗？”

阿马德奥点点头说：

“当然是。大家都尊敬她。”

弗朗切斯科又给烟斗装上了烟丝，说道：

“芙丽达……以前她名叫德代·梅尚，或者是别人这么

叫她。"他在吸了六七口烟，直至烟锅上飘起袅袅青烟，才又说："芙丽达……或德代，原是很普通的小婊子，为香榭里舍大街上一个裁缝当模特儿，赚几个法朗的外快……有一天，她认识了奥托·冯·贝克伯爵——他是我的朋友，年近八旬。尽管在打仗，他还是个富翁，而且堕入了爱河……德代很能哄他…… 哦，这个女人在床上的本事你是清楚的……我这位伯爵好友迷糊了，讨了她做老婆……把她变成了冯·贝克伯爵夫人……现在她是贵族了，因为她有封号。"

"啊……！"阿马德奥惊叹道。

"你奇怪吗？这样的情况有的是。我都猜到你要说什么了，你追求芙丽达，是因为你以为她是真正的伯爵夫人……你知道她为什么像伯爵夫人吗？因为她把自己训练得像那么回事……你记得几年前在监狱厕所里我对你说的话吗？"

"记得。"

"那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贵族和平民在性交和大便时都一个样……其差异在于后来。"

阿马德奥完全同意。但在他的脑海中，在他那双不停地望着海面的褐色眼睛后面，冒出了许多想法、思绪和问题；出现了他无法逾越的神秘之墙。

"弗朗切斯科，可我能干什么呢？女人向男人岔开双腿是容易的，很少有男人抗得住这种诱惑。说到我，难道可以跟在一个百万富婆屁股后面，对她说：太太，我愿意让您养活我一段时间，然后离婚，您给我生活费……和一艘游艇。"

在这温暖的夜色中，一阵笑声响彻地中海。阿马德奥

这种气话，倒使弗朗切斯科听得很高兴，他对这个如此漂亮而又粗鲁的意大利小伙子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企图保护他的欲望。

“阿马德奥，当然不是这样。不是你跟在女人的屁股后面……而是女人跟在你的屁股后面。这就是差别……贵族封号也许是因为很快会消亡，所以对芸芸众生具有吸引力。他们对此类封号顶礼膜拜，为之作出牺牲……男人们可以为贵族封号这位上帝而牺牲一切：尊严、财产、妻子（如果有的话）和品德；如果没有妻子，则可以牺牲他的正人君子的身份。至今我还没有见到一个人在贵族（不论什么等级）面前不受宠若惊的……我们这帮有贵族封号或伪造一个封号的人，几乎啥事不干就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那些热爱我们的食人者，会给我们奉上制伏他们自己所需的武器。他们可能是故意这么干的，也可能不是故意的。但他们是自愿奉送给我们的，我们偷盗他们的东西，他们就感到满意；我们同他们的老婆睡觉，他们感到不胜荣幸，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过，有一件事，也许是他们唯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得知我们是在嘲弄他们……因此，职业贵族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千万要慎重，不要使他们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只要遵循这条规则，就不会有危险……”

弗朗切斯科停下来重新点燃烟斗。阿马德奥说道：

“我仍然认为不是一码事。弗朗切斯科，你当然可以照你的身份干，因为你已习惯在这群人里生活了……因为他们了解你，知道你的来历。芙丽达也一样：可能她当过模特

儿，但是她同一个伯爵结婚了，是伯爵夫人。”

弗朗切斯科打断他说：

“你错了，咱们再谈谈那个问题吧。有什么可以向你和其他人保证我就是伯爵呢？当然没有。查证很困难，而信口说说却极容易……我可以让你成为亲王，而不是伯爵……而别人都会相信。”

“是吗？怎么个办法？”

“使别人相信嘛。”

“得啦！一派胡言。”

“决不是胡言。不过，阿马德奥，你必须扮演那个角色……不管扮演什么角色，你都必须诚心诚意，并具有职业性的诚实态度，使别人和你自己都决不敢认为你不过是个骗子。”

“弗朗切斯科，贵族是不可以伪造的。”

他向阿马德奥晃晃脑袋，命令道：

“阿马德奥，过来。我要向你证明，你是个笨蛋……我比你更了解人，我说你能当亲王，自有我的道理。”

他把阿马德奥带进他的卧舱里。这是个布置得很豪华的房间，镶嵌着细桃花心木的春宫浮雕。弗朗切斯科从一个书架上取出一本红封皮的厚书，放到桌上，一只手按在书上说道：

“阿马德奥，这是《哥达年鉴》……换句话说，是贵族电话号码簿……最新的官方版本是一九四四年的。”他抚摩着这本大书说，“对，就是这一本：贵族和平民想了解某个人的

情况，都查这本《年鉴》……他的出身、亲戚、血统的年代。皇帝、国王、亲王等等，都在这里。在这本书里，从英国国王到我，你都能找到。”他笑笑，戴上眼镜，打开《哥达年鉴》，“这里只缺纸牌上印的国王……你瞧，”他找到专门的一页说，“我在这里。”

阿马德奥惊讶地阅读了弗朗切斯科·德·阿斯蒂斯伯爵那个条目。阿斯蒂斯家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十三世纪，编纂者没有漏掉该家族一丝一毫的资料。

在阿马德奥阅读资料时，弗朗切斯科继续说道：“《哥达年鉴》上出现的名字，谁也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把你的名字放在这里……你就可以成为下面这个名字的亲王。”

阿马德奥读完有关弗朗切斯科及其家族的许多有趣的资料，就看看他，接着皱皱眉头说：

“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那里呢？谁会相信？”

“阿马德奥，我还不至于蠢到出这种主意的程度。”弗朗切斯科摇摇他那布满白发的脑袋，“不行，谁也不能偷偷钻进《哥达年鉴》。我的想法是，你可以利用这上面某个人的名字。”

“别人都认识这本书上的人吗？……难道你都认识，或者差不多都认识？”

“当然不是这样，不过有些名字……”弗朗切斯科急切地翻找，找到那一页后，就用食指一溜儿往下查一个名字，“有些名字对你是有用的……尤其是有一个……”他的指头停在字母C上。“就是这个：乌戈·孔蒂，亲王……你听：

一九二二年生于佛罗伦萨，是卢卡尼亚公主玛丽亚·里奇和卢卡尼亚亲王翁贝托·孔蒂之子……”他又默读了大约一分钟，把书摊开放在桌上，摘下眼镜说道：“就是他——乌戈·孔蒂，适合咱们……现在他可能和你同龄，除我以外谁也不认识他。”

他叫来一名仆人，吩咐取香槟酒、糕点和两只杯子来。

等仆人走后，他首先说：“乌戈·孔蒂活着……不过，这不成问题。这名字在《年鉴》上有，世上却没有。阿马德奥，我来讲给你听。这位亲王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姐玛丽亚·里奇和翁贝托的独生子。翁贝托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住在巴黎，染上了法国病……说明白点，就是梅毒。他不爱玛丽亚，她也不爱他，但是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到五岁时，这孩子显然不正常，是个傻子，是父亲的恶习的活见证。他们给他安一个假名，把他送进一家瑞士疗养院，从此以后他一直活着。连疗养院的领导人在内，谁都不知道他是谁……我那亲爱的表姐守寡后，决定由我这个最亲近的亲戚当小乌戈的监护人。她保证她孩子未来的经济来源，给他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以支付他的生活费……玛丽亚再也没有见他一面就死了。我个人的唯一责任是每年去看望这个病人。他是个怪物，我想他活不长……再说，”弗朗切斯科叹口气说，“玛丽亚留下的钱越来越少，等钱花完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不是有钱人，支付不了那些开销……如果他死了，他们也许会把他葬在公墓里……因此，乌戈·孔蒂最理想。由于谁都不认识他，大家都知道他

隐姓埋名在国外旅游，取代他就非常容易。我保证他决不会抗议，乌戈·孔蒂这个可怜的孩子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二十五年了。可是他还活着，因为《哥达年鉴》提到了他的名字。他舅父弗朗切斯科去埃及旅行归来，身边带来了乌戈·孔蒂，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阿马德奥张大着嘴听完这个可怕又不可信的故事。他钦佩弗朗切斯科的即兴创作能力和肆无忌惮的胆量。伯爵在他惊奇的双眼前面描述的美景是迷人的。阿马德奥成了亲王！

“你觉得这个主意如何？”

他惊得瞠目结舌，不知回答什么好。他只有表示赞同。

“亲爱的朋友，过一会儿，那不勒斯的浪荡儿、巴黎的小食客——阿马德奥就死亡了。”阿斯蒂斯伯爵像朗诵诗似的说，“他的身体和他的名声都将默默地埋葬在我们周围的海洋里。不对，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平民的名字和丑恶的名声……代之而生的是乌戈·孔蒂。”

弗朗切斯科有时会装腔作势地演戏，现在就是这样。他站起来，斟满两杯香槟酒，递给阿马德奥一杯，说道：

“阿马德奥已经死了，乌戈·孔蒂亲王万岁！”

两人一饮而尽。弗朗切斯科从酒杯上方看着他，阿马德奥则低垂双目，不知所措。

“从今以后，乌戈·孔蒂，你就叫这个名字。那个名字已不复存在了。”

“对，弗朗切斯科……”阿马德奥表示赞同，同时脑子里像在咀嚼这些词似的重复道，“乌戈·孔蒂亲王。”

一杯下肚，弗朗切斯科斟了第二杯，侃侃而谈道：

“乌戈，”他流畅地说着这个名字，“当亲王不仅仅是有封号和《哥达年鉴》上有名字，而且必须熟练地遵守一系列的规矩。比如说，亲王应该讲道德，而且是非常特殊的道德，至少表面上应该如此；应该有文化修养，善于应对；遇到困难时，能有办法大大方方地应付过去；会讲多种语言；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有哪些近亲和远亲，他们住在何方，以及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同哪些大人物打过交道……这一切意味着必须作出牺牲，努力学习……”他来到乌戈身边，两手抓住他的肩膀，说道：“今晚我已经把你变成亲王了……我把一片业绩辉煌的天地放在你的脚下，把光荣的过去支在你的背后。现在，一切责任都是你的了：你有了封号……将来你就应该大大方方地使用这个封号，而且要有荣誉感，尽管这话出自我之口似乎奇怪。”

“谢谢，弗朗切斯科。”乌戈答道。伯爵像对亲爱的儿子一样教导他，一席话说得他热泪盈眶。

弗朗切斯科是相信他自己一手导演的戏的，当时倒也动了感情，说道：

“我会帮助你的。乌戈，我要求绝对服从……我比你年纪大，阅历多……我要把对你在生活中有用的某些情况逐一告诉你……首先，你不可以也不应该像几分钟之前的你那样思考和行动，而应该像一位亲王……他们……其他

人……希望在你身上看到这样。你不可让他们失望。闹剧应该演得尽善尽美，才不会以悲剧告终……不会的事，你应该学会：像绅士一样吃饭……像贵族一样待人接物……像女人一样装腔作势……学会残忍……你的感情永远要服从理性……必要时，必须显得温柔甜蜜……显得耐心谨慎……显得狠毒无情。明白了吗？”

乌戈低着头，像准备去闯世界的儿子，站在祝福前给予他最后（或最初）忠告的父亲面前，显得毕恭毕敬。

“明白了，弗朗切斯科。”

伯爵托起他的下巴，让他抬起头来。用前所未有的严厉目光看着他，说道：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你自己应该是个亲王！”〕

第 四 部

一

汽车前风窗玻璃上的雨刷停止不动以后，欧亨尼奥·普里亚才关闭了汽车发动机。

“我有点儿担心。”他承认道。

他的妻子安赫莉卡一脸鄙夷的神色，瞥了他一眼。她比欧亨尼奥·普里亚年轻，当然他也不过四十岁。他转过身去端详她今晚打扮得何等漂亮。

“你担心？为什么？难道不是卡门邀请咱们来的吗？”

“是的。明后天咱们应该给她送件礼物。我倒不是怕亲王不见咱们，不是的；而是不知阿隆索·龙迪亚见到我时会采取什么态度。”

安赫莉卡看着风窗玻璃，见无数小雨点又把玻璃淋湿了。

“我想，他总不至于揍你吧。再说，自从发生那件事以来已有这么长时间了，卡门设法安排你同他在一个中立地点见面。”

“对。”他同意了。

他们停车的那条小街上停满了豪华的小轿车。每分钟都有一二辆小汽车到达，从车里走出一批批衣冠楚楚的男女来宾，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朝亲王的楼顶寓所走去。他们都是应亲王的邀请，出席亲王为他的朋友阿隆索·龙迪亚举行的招待会的，后者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部际投资委员会主任，连他的至亲好友也没有料到。这个职务是非政治性的，基本上是技术性的，然而却有惊人的重要性。

别人都是急急忙忙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下毛毛雨，另一方面是因为谁都想抢先见到亲王和阿隆索，唯有欧亨尼奥·普里亚似乎不着急。其实他真希望现在就已在楼上，站在龙迪亚这个不共戴天的仇人面前；他不愿意仍在汽车里，同既不催促他也不同他说话的安赫莉卡坐在一起。欧亨尼奥是在争取时间，思考同部际投资委员会主任该说些什么才好，这位主任在决定政府投资方面握有全权，执掌一切机构，实际上是可以到处插手的人物，有钱的承包商在他面前无不低声下气。普里亚工程师的企业——阿特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的命运是好是歹，将在今晚决定。阿特拉斯股份有限公司是专靠政府和承包政府工程而生存的。现在它的性命，连带着普里亚的性命，都操在龙迪亚之手。他只消一句话，就可以叫阿特拉斯股份有限公司完蛋。

普里亚咬着牙嘟哝道：

“我们必须中标，拿下这份合同……”

“欧亨尼奥，这事对你就这么重要吗？”其实她知道，这

事无论是对她丈夫还是对她本人都性命攸关；但是她往往采用激将法，故意问他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他狠狠瞪她一眼，说道：

“安赫莉卡，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总共三千万比索……我们可以捞到三个工程项目。但是……如果龙迪亚不点头……”

“那就怎么啦？”

“我根本不愿意想下去。”他摇摇头，“那就倒大霉了。我们欠着别人的债。”

“你根据什么认为龙迪亚会不点头呢？”

“你居然还问根据什么？你忘了，前一届总统任职期间我整过他，弄得他抬不起头来……我打掉了他的饭碗，砸了他的锅，那时候我……”

“那时候是你说了算……行啦，这就是一报还一报。”

他同意，事情就是这样。当他有权时，只要向某些人耳朵里吹吹风，就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他说了龙迪亚的坏话，几乎使他破产，龙迪亚之侥幸得救，那是因为当时他已经是个富翁。现在他必须在这个突然大权在握而又与之积怨甚深的人面前低头了。昨晚得悉消息后，欧亨尼奥明白他的企业和他自己处境危险；为了见到龙迪亚，向他表明心迹，告诉他本来就是朋友并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便拼命打通关节。然而，像阿隆索这样飞黄腾达的人物是很难接近的。在他周围有许多人想捞油水，而每个想比他人抢先捞到油水的人，都构成一重障碍。欧亨尼奥想起了卡门·佩

雷斯·门迪奥拉，也想起了亲王。亲王是龙迪亚的密友，同当时的政治狂热没有任何瓜葛，要想去见部际投资委员会主任，这倒是一条理想而又适当的渠道。

他给卡门打了十多次电话，都徒劳无功。最后，将近黎明时分才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

“卡门，”他说，“我需要你鼎力相助。”

“欧亨尼奥，我能帮您什么忙？”

“我急于见亲王……不过最着急的是要见阿隆索·龙迪亚。”

她乐呵呵地笑道：

“今晚已经有十个人向我提出同样的要求……”欧亨尼奥想了解这些人是谁，她答道：“嗐，老朋友，我这个人守口如瓶！”

“卡门，求您帮帮我吧！”

“这需要找机会……还有其他细节……”

“卡门，关于细节，请不必担心，这我明白。”

“好吧，欧亨尼奥，帮忙是可以的……您瞧，亲王今晚得知消息后，决定明天在家里为阿隆索举行酒会……您如果愿意……我可以给您送张请帖去。说服亲王殿下同意邀请您，可是困难的，因为只邀请亲密的朋友到场……不过，”卡门叹口气说，“为了一个像您这样的朋友……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我会尽力去办的。”

请帖在下午送到。现在欧亨尼奥·普里亚却犹豫不决，听凭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他在安赫莉卡暖和的貂皮

大衣里摸索妻子的手。他使劲捏她的手说：

"安赫莉卡……你得帮助我把合同争取到！"

安赫莉卡·普里亚听了她丈夫这句话，更重要的是听到他说话的语气，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她叹口气，这不是她第一次听到他说这种话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欧亨尼奥，为什么要我帮助呢？"她问道。

"因为……因为如果我办不到……嗐，你该明白我的意思……有些事情，女人办起来更容易些，"他抚摩她的头发，"尤其是像你这样聪明漂亮的女人。"

"欧亨尼奥……"她最后说，"你记得那条绿宝石项链吗？我很喜欢，你那次不愿意给我买，因为你觉得二十万比索太贵。"

"记得。"他突然感到心中不快。在决定他命运的时刻竟谈起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来，这女人岂不愚蠢？现在项链算得了什么？

她用食指拨弄着他的耳朵，说道：

"欧亨尼奥……如果我给你办成这件事，你送我这样的项链吗？"

他眯起眼睛瞧着她。火气在他脑子里慢慢消失，他没有拉长脸，而是满脸堆笑，说道：

"安赫莉卡，岂止项链，以后不管你要什么都给……你别忘了，一共三千万比索。"

她伸手抓住车门把手，打开车门，说道：

"咱们走吧……"

出席酒会的人都是乌戈在各处见过的，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只有两三个人他不认识。比如卡门向他介绍的这位普里亚少妇，说是她的一个好友，少妇的丈夫小心谨慎，彬彬有礼。乌戈去向别人致意，就把他们扔在一边，由他们自己聊天去。他举目环视：酒会很成功。他相信，很多人要为没有摄影师在场而深感遗憾，否则可以为这件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拍下照片，刊登在社会新闻版内，使稍纵即逝的时刻永垂不朽。不过他承认，这酒会开得如此成功倒不全是由于他本人，而是由于阿隆索·龙迪亚的缘故，因为阿隆索·龙迪亚是今晚最被人奉承、恭维和追逐的人。

然而无论怎么说，这种情况也有其好处。亲王可以享受同普里亚太太谈天说地的妙趣，尤其是可以领略她那大敞领的风光，这位太太乐呵呵笑的时候，那领口简直把她的胸脯暴露无遗了。

她以亲密的口气暗示说："我们在阿卡普尔科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可我们从不去享福……以后我要是清闲得慌……"

"那您的丈夫呢？"

"欧亨尼奥？他只想着他的生意或者钓鱼……什么时候您愿意陪我们去过周末？"

他微微一笑，说：

"以后我给你打电话吧。"

安赫莉卡的眼睛顿时闪出光辉，说道：

"真的？待会儿我走的时候告诉您电话号码……"

欧亨尼奥向那群围着阿隆索·龙迪亚喜气洋洋、笑容满面的人走去，脚步慢吞吞的，拖延着同他正面接触的时间。他看见这群人中有本届政府的几名部长、六七个工程承包商、将军及其情妇、阿隆索的妻子；阿隆索神态自若，十分自信，为他自己成为头面人物而心满意足。

欧亨尼奥趋前致意时，脸上挤出最美好、最诚恳、最谦恭的微笑：

"晚安……亲爱的朋友龙迪亚，我祝贺您。"

所有的人顿时都闭口不语，仿佛他们的嘴都被堵塞了一样。他们的眼光如毒箭一般射向欧亨尼奥·普里亚，他则伸着手，嘴角漾着勉强的微笑。

阿隆索慢悠悠地把他从头到脚冷冷地打量一番，等于打了他一记耳光；最后干巴巴地答道：

"谢谢。"

紧接着的三秒钟更为难堪，阿隆索周围的男男女女不停地观察他最为细微的表情，欧亨尼奥·普里亚感到无地自容。不过龙迪亚又开口说话了，把众人咄咄逼人的注意力从普里亚身上引了开去。

"我再讲一个故事，更妙……"他开始讲笑话，连欧亨尼奥·普里亚从他们那里走开，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乌戈·孔蒂坐在那边长沙发上，特雷莎紧挨着他，形成

了另一群人的中心。亲王殿下以其特有的魅力，向围在他身旁的惊喜的妇女们叙述一次猎杀孟加拉猛虎的经过。

“……要是再迟疑一分钟，那天我就给老虎当午餐了。”他以胜利者的口吻结束道，“现在它的优美的毛皮，就陈列在我在卡普里岛上的猎物室里。”

人群里响起一阵仰慕的赞叹声。他看看特雷莎，只见她满脸通红，喜不自胜。她小声说：

“殿下，老虎要是把您吃了，那多可怕。”

“哦！”他满不在乎地说，“我打死的老虎多着呢，哪能怕它们。”

阿隆索·龙迪亚、将军以及其余的人都走过来，听亲王讲得那么津津有味从而引起妇女们阵阵欢笑的事。龙迪亚一走近，他那两只醉醺醺的眼睛就盯住了亲王殿下的袜子。

“糟糕！”他低声说。

乌戈·孔蒂亲王殿下右脚穿的是红、蓝两色的菱形图案的袜子，左脚穿的是灰色袜子。龙迪亚心里明白，在乌戈身上发生这样的事，实在太煞风景。他放慢脚步，试图从别人脑袋的上方提起乌戈注意。

亲王见他比比划划，就问：

“阿隆索，怎么回事？”

阿隆索使劲摇头，似乎想求他别引起其余的人的注意。可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把眼睛盯住阿隆索，他顿时觉得自己更笨拙，醉得更迷糊了。

“殿下……您过来好吗？我要告诉您一件事。”

亲王对龙迪亚硬插进来感到不快，吩咐道：

“龙迪亚，别装神弄鬼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我对谁都没有秘密。”

龙迪亚羞得满脸通红，说道：

“一定是由于疏忽……”他打住了。话刚出口，他就觉得对乌戈言重了，咽下一口口水接着说：“殿下……您弄错了，两只脚上穿的袜子颜色不一样。”

密集的人群里发出一声“哦”，所有看着龙迪亚的眼睛，都像锋利的投枪般射向亲王殿下的脚踝。对，阿隆索并没有发生幻觉：一只袜子是红蓝两色的菱形图案，另一只是纯灰色的。

乌戈犹豫了片刻。这事对一位亲王来说确是不可原谅的疏忽。在场的人中有两三个人是墨西哥城著名的社会新闻栏作者，第二天一定会取笑他的。一位亲王竟穿得像小丑一样出席正式酒会，这还得了！

他犹豫了。可是，他马上神色自若，眉头一皱，以冷漠的语气叹口气说道：

“阿隆索，我的朋友，这并没有弄错，我是故意这么穿的……无论如何，应该穿戴别致……是不是？”

亲王说的话含混不清，却使龙迪亚感到震惊，并明白他自己是个冒失鬼。所有的人都轻松地笑了起来。亲王殿下是不会错的，如果他喜欢穿不同颜色、不同图案的袜子，那是为了显得别致。

“我告诉过诸位，”乌戈又说道，“还有一次在比属刚果打猎时……”

“阿隆索没有忘记那件事。”欧亨尼奥·普里亚说。

“你同他说话了？向他解释了吗？”她裹着貂皮大衣，靠在座位上问道。

“说不上话。我只能向他问好，我伸出手去，他理都不理。”

安赫莉卡笑了笑，又打了个哈欠，说道：

“没有关系……我对亲王做了工作……他同意去阿卡普尔科度周末……同咱们一起。”

自从他们离开乌戈的寓所以来，欧亨尼奥·普里亚第一次把眼睛从被汽车飞速压过去的马路路面上抬起来，说道：

“你太好啦……现在这条项链就靠你自己了！”

“这我早就知道了，欧亨尼奥……我早就知道了。”

二

弗朗切斯科就着水一口吞下两片阿司匹林。

“你如果身体不舒服，我就自个儿下楼。”乌戈说。

“我难受死了。我想是感冒了。”

“我替你向莫莉道歉。”

“你根本不认识她。”

“我可以在酒吧间打听她。”

“咱们一起下楼吧。不管怎么说，是我请她来的。我只待一会儿，然后你把她送回她家去。”

他们走出房间。在等候电梯时，乌戈·孔蒂暗示道：

“弗朗切斯科，你不怕我把她从你手里夺走？”

他探询地看着乌戈。

“你……夺走莫莉？”他嘿嘿一笑，“孩子，不可能，你夺不走莫莉。她非常老练，十年里结了六次婚。这是创纪录的。”

“弗朗切斯科，她有可能中圈套。”

“她不会……莫莉很厉害。我从她第三次结婚时就想把她弄到手……再说，亲爱的乌戈，你没有经验。”

“碰运气嘛。”

“同女侍者可以，同那些在街上跟着你跑的呆头呆脑的女游客也可以，同莫莉就不灵。”

他们乘电梯从十楼直达一楼。弗朗切斯科嗓音沙哑，含糊不清。他在发烧，开始感到身体虚弱。他得知莫莉的消息，是因为她给他打了电话，他就乘机邀她共饮。其实，双方都不愿意失去联系。莫莉·怀特黑德刚刚在巴黎同她的第六任丈夫离婚，据她说她是在赴非洲中部地区时路过开罗的。她将在次日下午启程。阿斯蒂斯伯爵觉得，莫莉是个合格的人选，也就是说，她可以是未来的夫人。

在穿过宽敞的门厅向酒吧间走去的路上，乌戈·孔蒂说道：

“那么你是不相信‘任何敌人都不是弱小的’这句老话啰。”

弗朗切斯科心里觉得可笑，看他一眼说道：

“在咱们这一行里我是不信的。我早就想向她下手，可她精得很……像你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她也不会上当的。”

他们来到酒吧间时，莫莉·怀特黑德已经喝下三杯马提尼酒。她是个金发女人，脸蛋红红的，早已年过四十。她向乌戈·孔蒂伸过一只宽大、俗气的手来。

“莫莉，这位是孔蒂亲王。”弗朗切斯科为他们介绍道。

“漂亮的小伙子。”她称赞了一句。

弗朗切斯科看看乌戈，表示同意。给每人要了马提尼酒以后，他又介绍说，亲王是他的外甥，同他一起在地中海旅行。

“你们为什么不同我一起去呢？那边……”她指的是二十个小时以后将去的地方，“有有趣的人。其中有海明威一家……咱们可以搞一次漂亮的狩猎。”

“那敢情好极了，不过我们马上就该回欧洲了。”

莫莉面对着乌戈说：

“亲王，您为什么不扔下这个弗朗切斯科同我们会合呢？”

“我倒是愿意，但是不能……”

半小时以后，一个侍者来找伯爵，说是有纽约打来的电话找他。弗朗切斯科站起身，又吻了一下有点儿醉意的莫

莉的手，表示歉意道：

“今晚过得很愉快，亲爱的莫莉……可是我该走了……一定是我的律师打来的电话。”

“弗朗切斯科，你回来吗？”她问道。

“莫莉，我不回来了。同美洲打电话，费时着呢。而且我在发烧……亲王会陪你回家的。”

他们望着他离去：他身材修长而且潇洒，神态十分自信。莫莉喝一小口酒，评论道：

“二十年前，弗朗切斯科真帅！”她取出一支烟，让乌戈给她点火，并向他请求道：“亲王，现在请您对我讲讲您自己吧……”

时钟的绿色荧光指钟指在凌晨三点。弗朗切斯科感到不舒服。他摸摸前额，手上沾满了混漉漉的汗液。他为了等候乌戈而未能入睡。他起身穿过套间的客厅，看了看亲王的卧室。他还没有回来。弗朗切斯科回到床边，不知道是重新躺下睡觉呢还是不睡觉等候他。他突然拿起电话听筒。

“请吩咐。”昏昏欲睡的接线员说。

“孔蒂亲王回来了吗？……是不是在酒吧间里？”

“马上去找，请稍候。”

过了一分钟，接线员说道：

“喂！……先生，不在酒吧间。亲王没有回来，汽车也没有回来。”

“谢谢。”弗朗切斯科挂上了电话。

他突然怒火中烧。已经三点半了，乌戈这个混蛋还不回来。他十分光火，便骂起娘来了。“流氓。明知我有病，还出去寻欢作乐。”他开始想到，他告诉过亲王，莫莉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这样说未免太轻率。他想到现在情况正好相反，便又气得暴跳如雷。

他迅速穿好衣服，到了楼下便问守门人，他们在开罗期间租用的小轿车是否果真没有回来。守门人说确实没有回来。

“那就叫一辆出租汽车。”他嘟哝着说。

汽车在城里阒无人迹的街道上高速奔驰，朝住宅区开去。他预感到乌戈一定是在那里，同时又希望是弄错了。莫莉不住旅馆，只住私人房子。弗朗切斯科觉得汽车开得太慢了。

“快点儿开……再快点儿。”他催促道。

他把背往后一靠。“老天爷，我发高烧了。”他叹息道。他的皮肤发烫，一侧的胁部感到疼痛，“哼，你这个混蛋，如果你在同这个女人鬼混，我就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猪猡，狗娘养的……”

“到下一个街角拐弯。”他嘱咐道。

到了那条街上，弗朗切斯科停止了叫骂。他认出了停在一个大栅栏前面的那辆锃亮的高级轿车。几秒钟之前，当出租汽车拐弯、轮子吱吱发响的时候，伯爵还一心一意希望那条街上一辆汽车也没有，这就是说，乌戈没有同莫莉·怀

特黑德在一起："至少不在她家里。"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

"把车停在黑车后头。"

情况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那辆轿车停在那儿，司机在车里。他把司机摇醒，问道：

"喂！……亲王在哪里？"

"伯爵大人，他同那位美国太太在屋里。"

"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让我等他……他们在屋里三个小时了。"

弗朗切斯科朝房子正面望了望。没有一盏灯亮着。"他们一定不是在打牌。"他痛苦地思索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十分光火，但不知所措；既不去按电铃叫出莫莉大闹一场，也不走开。

"伯爵大人是不是要……？"司机说。

弗朗切斯科摇摇头，显得垂头丧气，回到他的汽车旁，说道：

"不要告诉亲王我来过。"说罢就上车，关上车门，大声对司机说："回旅馆……"说完又仰面靠在座位上了。

乌戈·孔蒂回来的时候，弗朗切斯科快吃完早饭了。

"你早！"乌戈一面高高兴兴地说，一面嚼着一片烤面包。

弗朗切斯科猛地站起来，把餐巾往桌上一扔。一只装奶油的小银罐被打翻，奶油泼了出来。

"你去刮刮脸。一小时后咱们出发……我吩咐人给你打行李……"

乌戈愣住了，问道：

"咱们要走了？去哪儿？"

"去巴黎，咱们乘飞机走。机票我已经买了。游艇随它什么时候回来。"

乌戈·孔蒂一句话也不分辩。他见弗朗切斯科如此怒气冲天，知道他恨自己去同莫莉·怀特黑德睡觉了。他耸耸肩膀。莫莉确实是个难缠的女人，不值得费心去追求。他胸有成竹，不想改变自己的计划。〕

三

两点钟刚过，特雷莎·龙迪亚就来找他了。亲王决定把一天时间都花在她身上。情况很好，他不该错过机会。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说他希望同她一起吃饭，姑娘高兴得不得了，差点儿忘了说陪他吃饭感到非常荣幸。她准时到达。一见面，乌戈又一次看出她穿戴不当。她穿一件很沉重的貂皮大衣，里面是一套不合体的衣服。"她想穿得俏，"他在钻进她驾驶的汽车里时想道，"结果是不伦不类。"

他们来到这条帕塞奥大街上的一家餐馆里。亲王驾到，引起一片议论和敬慕声。店主亲自出面招待。他应亲王的要求，在按法国风格装修的大厅的一角，为亲王保留了一张隔开的桌子。

她感到幸福，因为所有其他妇女，甚至男人（其中很多

人是她父亲的朋友）都在不停地窥视她。亲王很客气：他要了特雷莎从未听说过的用大虾和酒类烹制的一种菜。亲王殿下不时地抚摩她的手，面带微笑地问她是否觉得有意思。

特雷莎·龙迪亚红着脸结结巴巴地答道：

"是的……是的……殿下。"

"嗐，叫我乌戈吧！"

吃完饭，他建议去看电影，这个主意使特雷莎很高兴。他看电影时很老实，而她却一面看电影，一面徒然地希望乌戈像其他请她看电影的小伙子那样，乘昏暗之便胡来一气。

他们走出电影院时，天色已暗。夜幕降临，乌戈感到很高兴。

"特雷莎，"他拉着她的胳膊去找汽车，"咱们去兜风怎么样？我喜欢夜里兜风，欣赏天上的星星……对了，顺便问你，"他盯着她说，"有人对你说过你的眼睛很美吗？"

她没有张嘴，只作了否定的表示。他们穿过墨西哥城，朝南方驶去，不久便在一条笔直的柏油路上缓缓行驶了。他们从一连串高而窄的大楼旁驶过，据特雷莎说，都是大学城的房子。后来城市的灯光都被甩在后面了。黑暗的田野散发着烧糊的树叶的气味。他们爬上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公路两旁种着一长溜加州胡椒树。最后，他们来到一块高地，停下车。下面的谷底是一片灯光。

"好看极了。"他评论道。

这种景色她已见过许多次，找不出话来凑趣。两人望

着远处的墨西哥城，好久没有说话。

“您愿意听音乐吗……乌戈？”她紧张地问道，为的是躲开他不停地盯着她的目光。特雷莎觉得那目光像手指一样在摸她的脸、颈项及乳房上部。

他把胳膊放在靠背上说道：“我愿意听您……我喜欢听您说，听您笑……哎，特雷莎，今晚您美极了……为此我感谢您！”

她满脸绯红，说不出话来。“是个蠢货。”亲王想道。又过了一会儿，一辆载着一对情侣的汽车停在不远处。

“特雷莎，吸烟吗？”

“我不吸烟，乌戈。”

他点燃香烟，以温柔的口气有所指地大谈他感谢她把他带到这个地方。自从他来到墨西哥以后，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同他所喜欢的人单独在一起。如果他一旦离开墨西哥，特雷莎一定会在他心上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乌戈的手在抚摩姑娘的肩膀。

“您是这么美……这么与众不同。”他赞叹道。

“乌戈，你说什么呀。”

“特雷莎，这是真的。我所认识的其他女人，我觉得没意思透了……她们在您身边显得讨厌。”亲王的手开始摸起姑娘的颈项了。

她不敢拒绝。她在发抖，两只手直冒汗。接着他搂住她的脖子，把她的头转过来，两人正面相视。

“特雷莎哟！”他叹息道。

她见亲王的双唇正向她自己的嘴唇移动，这双唇正是她夜夜思念的，她不能回避。他把双唇按到她的嘴上，她感到一阵灼热的压力。接着乌戈疯狂地把嘴唇紧紧压在她的嘴唇上，她感到一阵近乎痛苦的震颤。对这位姑娘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恐怖的长时间的吻。他睁着眼睛观察，看到特雷莎的脸上现出难以描绘的表情。孔蒂的一只手已不经意似的放到阿隆索·龙迪亚女儿的胸脯上了。

后来，两张嘴分开时，乌戈·孔蒂就别过脸去嘟哝道：

"特雷莎……亲爱的特雷莎！"她差点儿要哭出声来了。她的下巴给沾上了唇膏，十分难看，"我太荒唐啦……我对您的行为简直像畜生……"他瞧了她一眼，握住她那双冰凉的手，恳求道，"饶恕我……饶恕我吧……我向您发誓，刚才……是我无法避免的事。您是这么美，这么令人倾倒……我的上帝啊，惩罚我吧！"

姑娘的眼里终于冒出了几滴泪水。她惊呆了。她内心深处产生了奇妙的感情：她好像开了窍，好像得到了愉悦非凡的享受。她使劲摇头，拒绝亲王的道歉。

"乌戈……我……"

他恳求道："请您不要责备我。饶恕我，忘了吧……"

她想告诉他，她丝毫也不责怪他，也不必饶恕他。她想使他明白，她不生气，她眼中的泪水是高兴、愉快、感谢之泪。她想把这一切意思告诉他，然而却只知道摇头和瞧着他。

"特雷莎，咱们回去吧……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她发动汽车。她的双腿在颤抖，就像她幼年时感到害怕那样。那颤抖无法控制，极为可笑。在回城途中，两人一语不发。乌戈·孔蒂心里在想，阿隆索女儿使用的唇膏，味道令人恶心。

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古老的府第里，一大早就活跃起来了。早晨七点钟光景来了个男子，给大门口无人管理的小花园修剪草坪和树篱。另两个男仆，像这座府第中的所有东西一样古老，正在卖力打扫窗帘、十九世纪的家具和破损褪色的壁毯上的灰尘，擦洗侯爵夫人数小时前刚从债主手中取回的银质器皿。

侯爵夫人很愉快，他们惊喜地听到她在高兴地唱歌。她到厨房里检点一番，发现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接着便到楼上卧室，准备晚宴上穿的衣服。她从一个旧橡木柜里取出一套破损的布鲁塞尔花边衣服，这是她在堂阿尔丰索十三世① 的加冕典礼上穿过的。她在窗口漫射进来的一片光线下把衣服察看一番。时间和蛀虫已在她心爱的衣服上留下了印记。她找来针线修补衣服，很久以来她一直是她自己的裁缝。

多年来阳光第一次射进府中：窗子都打开了，灰尘清除了。尽管如此，侯爵在那里去世的府第内，仍然散发着尘封的物件和潮湿的博物馆的气息。举例说吧：房子宽敞，天花

---

① 西班牙国王(1886—1941)。

板很高，椽木大梁已遭虫蛀；墙上的挂毯黑黢黢的，布满花纹般的霉迹。这里那里留出越来越多的空间，使侯爵夫人想起伤心的时刻：为了把使人难堪的穷酸生活再支撑几个礼拜，不得不把一幅幅值钱的绘画弄出府门送进当铺。不过，今天早晨这一切都被忘到九霄云外了。昨夜为了请求她经常光顾的债主借给她一些钱，以购买招待亲王的晚宴上所需的鹌鹑、酒类和蜜饯，并允许她使用银质器皿，她不得不抵押了结婚时的嫁妆。就连这件事她也忘了。

天黑不久，侯爵夫人仅有的两位密友驾到。这两位老人同她一样，极为庄重，风雅，彬彬有礼。她们见餐桌的布置格调高雅，便惊叹道：

"好极了……好极了……"

"跟当初光景好的时候一样……"

"对，"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叹息着表示同意，"跟当初光景好的时候一样。"

三人回忆起过去在西班牙过的安逸、幸福和奢侈的生活，想到由于突然变成共和国而不得不离乡背井来到美洲，就感到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转。

她们三个都是穷人，不过这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她们以尊严的态度勇敢而又谨慎地苦挨着穷酸的日子。住在墨西哥城的其他贵族总是议论说，这三位亲密无间的侯爵夫人古怪、傲慢。其实她们只是穷困潦倒。例如，阿卢塞马侯爵夫人是靠给新富翁的纨绔子弟教授法语来餬口的；阿尔梅里亚侯爵夫人是靠制作工艺品和绣花，卖给一家古玩店

以度日的，她的眼睛因为绣花而在逐渐失明；女主人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吃晚上在家自制的米粉糕和米粉粥苦撑日子，生活日益艰难。米粉是龙迪亚的妻子及其他有钱的太太买来后装在华丽的瓶子里，再贴上法国标签后送给她的。

“我感到紧张。”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说道，“这么久没有接待过……”

“嗜！你可别这么说……你过去一直善于接待……咱们亲爱的国王就曾是你的座上宾……”

已是八点钟了，三位老寡妇静悄悄地等候仆人通报亲王驾到。又过了一小时，瓷外壳、哥特式指针的旧钟打了九点钟的最后一响，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起身到厨房，把做鹌鹑的锅端下，然后回到餐厅，把每样东西的位置查看一遍，见盘子、酒杯、刀叉和黄色的亚麻布餐巾都安放得妥妥帖帖的，这才在硬靠背的硬沙发中间的位置坐下。

后来，在默不作声的苦恼中，时钟打响了十点、十一点。

“奇怪，真奇怪。”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神情紧张地说。她起身从一个小柜里取出一张纸来，递给她的女友。

她们一看，原来是乌戈昨天下午给她送来的便条，向她确认今晚出席晚宴。

“毫无疑问，是今天。”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又说。

阿卢塞马侯爵夫人表示同意道：

“没错。”

阿尔梅里亚侯爵夫人建议道：

"我们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

女主人收回纸条，摇摇头说：

"不行，这决使不得。这么办恐怕是失礼的。我们等着吧。"

男仆已在大门旁站着入睡了。三位侯爵夫人像三只穿黑衣的老母鸡，互相之间谁都尽力不去看谁。半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三个人仰起脸，目光都落到时钟上。

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站起来。她的眼睛亮闪闪的，就像快要嚎啕大哭一样。她以喑哑的声音邀请道：

"我们入席吧。只有我们三个吃……"

只有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还在期待马上会发生奇迹：亲王殿下驾临，他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春风，为迟到而表示歉意。另外两位侯爵夫人认为，亲王肯定不会来了。为了找话说，阿卢塞马侯爵夫人赞美道：

"自从离开西班牙以来，我没有吃过这么鲜美的鹌鹑。"

阿尔梅里亚侯爵夫人表示同意。而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却在竭力控制自己，才不致当场放声大哭起来，美馔佳肴对她来说如同锯末一样无味。

乌戈·孔蒂高高兴兴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他打开卧室的灯，看见床边一张椅子上放着他的礼服。接着看见写字台上有一张小纸条。那是卡门写的：

"殿下：请允许我提醒您，今晚八点钟您应该去同利亚诺·格兰德侯爵夫人共进晚餐。地址是……"他沉思着把

长方形纸条折了一道，下午一直觉得有什么要事没有记起来，到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就是这件事：同这位侯爵夫人共进晚餐。他本来很愿意履行这项社交承诺，不料竟忘记了，心里不免有点儿光火。他叹息道：

“明天给她送花去吧。”

他慢慢脱了衣服，光着身子钻进丝质被单。他满意地微笑着。事情都如他预先计划的那样顺利进行。特雷莎·龙迪亚今晚想到亲王吻了她，一定心神不宁，睡不安枕。亲王殿下现在应该按经验行事：离开几天，让阿隆索的女儿心神不定，迫使她不停地思念他。等他回来的时候，时机肯定成熟了。弗朗切斯科把这称之为“应用心理学”。

他拨了个电话号码。

“喂！”一会儿有个声音说道。

“我要同普里亚太太讲话。”

“要同太太讲话？她已经睡了。”

“请告诉她，是乌戈·孔蒂亲王给她打电话……有急事！”

“先生，请稍候。”

乌戈·孔蒂找到一包香烟，点燃一支烟，就关上床头柜上的灯，等着安赫莉卡接电话。

四

弗朗切斯科对着镜子最后看了一眼，叉开腿躺在沙

发上喝 high-ball ① 的乌戈转过身来。

"我会早点儿回来的。"

"你带钱了吗？"

"当然带了。"

"弗朗切斯科，你不多带点儿吗？我在银行里存着点儿钱。"

"不必了，乌戈。一千美元足够了。部长不会赌钱，也许我会赢他一点儿呢。"

"但愿如此，可不要输了！"

"这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是他老婆，而不是他。"

"可是，弗朗切斯科，他们还没有离婚哪！"

"嗐，总会离的嘛！这我清楚。今天下午她差不多告诉我了。"

"为什么不愿意我陪你去？莫莉的事你还不原谅我吗？"

"这事已经忘了。"

"那么？"

"今晚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德妮兹同她丈夫不和。尽管他是部长，她也要离婚。到那时她就单身一人，拥有她自己的所有财产了。"

"你认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事吗？"

弗朗切斯科摇摇头，微笑着对他说：

"不是，不过我在名单上排第一。早在两年前，我们在

① 掺有苏打水、姜汁酒的威士忌酒。

戛纳[1]就相爱过。德妮兹会挑选我的。"

他扮了个滑稽相就走了。乌戈浏览了一会儿桌上放着的几本裸体图片杂志。这天晚上炎热，他觉得待着无聊，便披上法兰绒上衣走出卧室。

电梯在四楼停住，走进一个脸上布满雀斑和皱纹而又爱大惊小怪的胖女人。陪着她的是旅馆里的一名职员。这女人一见乌戈，便不再用她那粗俗的英语吱吱哇哇地说话了。电梯到达一楼，亲王让她先走出电梯。然后便不紧不慢地走出门，向香榭里舍大街走去。

那女人问：

"法比安，这个人是谁？"她指指正在走出大门的乌戈说道。

"唔，艾夫雷尔夫人，是个非常高贵的贵宾！他是乌戈·孔蒂亲王！"

"他住在这里吗？"

"对，夫人。"

乌戈漫无目的地走了很长一段路，觉得饥肠辘辘。他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一家酒吧间，便走进去喝了几杯。一个小姑娘对他微笑。她长得漂亮。乌戈看看她，毫无兴趣，仅是看看而已。她虽然年轻，而且善于愉快地微笑，却根本不能吸引他。亲王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什么也不想要，连女人也不要。他付了钱就离开那里，两手插在口袋里，连头也没

① 法国海滨胜地，

有回。

“弗朗切斯科，今晚您运气不好！”德妮兹的丈夫一面说，一面把桌上的钞票往回搂。

单剩下他们两人了。其余宾客东一堆，西一拨，说说笑笑，在谈生意经，谈政治与女人。德妮兹是个完美的女主人，应酬着所有的来宾。所以当部长像小孩般傻乎乎、喜滋滋地把钞票一沓一沓地堆在自己面前时，弗朗切斯科就望着他老婆。她美丽，而且具有那个蠢猪丈夫所不配享用的风度。

“咱们再打几圈吧？”部长问道。

德妮兹来到桌旁，把一只手按到弗朗切斯科肩上。

“弗朗切斯科，你输了？”

“小意思……”

部长乘机说了句谚语：

“赌场失意……”

弗朗切斯科感到德妮兹用手指在他肩上轻轻地按了按，就听到她说：

“……情场得意……”

“弗朗切斯科，咱们打吧？”

“好啊……”伯爵同意了。

半小时后，一圈牌到了尾声。现在他已输了五百余美元。

“弗朗切斯科，您的运气仍然不佳。”部长又说。

伯爵看了德妮兹一眼。德妮兹向他微笑，若有所许诺。今晚准会有翻本的机会！

他淡淡地说：

“阿洛伊斯，谁也不会老赢。”

“可我无论在赌场还是在政坛，都是赢的。”

弗朗切斯科站起来问道：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德妮兹挽起他的胳膊，说道：

“来吧。”她把他引到另一个房间，“真可恶……”

“你丈夫？是可恶。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同他结婚。”

德妮兹睁着冷漠的眼睛，答道：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会离婚吗？”

“会离的……电话在那边。我该回去了。”

她回到其余的宾客那里。现在弗朗切斯科独自一人待着，不得不承认自己心绪不佳：笨头笨脑地输了五百美元，心里窝火。幸好他可以自慰的是，几天以后他的生活津贴就会从美国汇来，财务收支又会平衡了。他给饭店拨电话，叫通了他住的房间。

“是乌戈吗？我是弗朗切斯科。”

“什么事？”

“我输钱了……五百美元……给我送张支票来。支票本就在写字台抽屉里。”

“等一等，我去找。”

弗朗切斯科又听到乌戈说：

“弗朗切斯科，没有支票啦。”

伯爵骂了一句粗话，问道：

“喂，你有多少钱？”

“不清楚……可能有一百美元，或者一百出头。”

“好吧。你填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给我送来。”

“可是，弗朗切斯科，我只有一百美元。”

“照我说的办。”伯爵差不多是在叫喊了，“我自有办法。不要拖时间。我不愿意让这个猪猡当我的债主。”

五天过去了，这个月的津贴还没有到。弗朗切斯科担忧了，因为无论他自己还是他在纽约的律师，都找不到他的前夫人，因而无法了解为何收不到四千美元的月津贴。不过伯爵在某个方面还是放心的。他在还清德妮兹丈夫的债务时，曾要求他一周以后再将支票兑现。

第六天上午，一名律师和两名秘密警察来到饭店。他们打听伯爵住的房间。

“他刚出去。”值班服务员告知说，“现在在他房间里的是孔蒂亲王。”

三人互相看了一眼，律师说：

“咱们上楼去吧。”

服务员想拦住他们，说道：

“我得先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能接待你们。”

三人之一掏出身份证说：

“他会接待我们的。”

他们敲门。乌戈一开门，面前站着三个人。

“我们找伯爵。”

“他出去了。”

“有一个叫阿马德奥的……”律师取出一份文件，念出了这个名字。

“我就是。”

“跟我们走一趟。”

“您被捕了。”

“我有什么罪？”

“诈骗罪……”

“开空头支票……”

他们根本不让他给弗朗切斯科写张便条，就把他从旁门带走了。弗朗切斯科到中午才回来。

“他们把亲王带走了。”经理亲自通知道，神情极为难过。

“不能向报界透露。”伯爵吩咐道，“不要闹得满城风雨。”

“先生，我明白。”

弗朗切斯科给德妮兹打电话，告诉她，她丈夫竟干出指使逮捕乌戈的混帐事。

“我对他说过，支票要过了明天才能兑现。我必须见他。”

德妮兹在电线另一端答道：

“都是银行老板干的事。他今天早晨到外地出差去了。”

“你能不能找到他，请他下令释放我的外甥？”

“我试试看。”

到了晚上，德妮兹给饭店打了电话。她找不到她丈夫。连部里也不知道他在何处。她无能为力。当天和第二天都毫无办法。弗朗切斯科便施加他的影响，找他在政府中的朋友，然而他只办成一件事——允许他去看望乌戈。

他去一看，出乎他意料的是，乌戈泰然自若，情绪很好。

“他们给我照了相，照片的下巴下面还写着号码。”他告诉道。

弗朗切斯科原以为乌戈·孔蒂会对他大闹一场，因为他是被不公正地关押的。他提醒过伯爵，但是伯爵要他填写支票，他才那么干的。

“乌戈，我会把你弄出去的。”他坚决地说。接着他又说：“因为我是不会把朋友扔在监狱里不管的。”

乌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弗朗切斯科指的是，当时名叫阿马德奥的小流氓在那不勒斯许下的诺言，孔蒂没有兑现。

“算了！你不要提那件事儿。”乌戈反对道。

次日上午弗朗切斯科接到从美国汇来的钱。原来是一场误会。一个没经验的新职员没有及时汇出款子，银行请伯爵大人原谅。

弗朗切斯科付了五百美元和律师费，才请律师以德妮兹丈夫的名义（他根本不知此事）撤消了诉讼。

在乘车回饭店的路上，乌戈说：

"现在应该把我那份刑事犯罪档案弄出来了……"

"行，明天我去办。"弗朗切斯科拍拍他的膝盖答道。他心里已经考虑好了："有必要吗？谁也不会把阿德马奥同孔蒂亲王联系起来的。而且不知道将来哪一天这类证据会对我有用呢。"伯爵实施起他偏爱的警句："对你的朋友，要提防他们有朝一日会成为你的敌人。"〕

五

"殿下，您是愿意留在家里？"

"对，普里亚先生。"

"亲爱的，你恐怕只能自个儿去了。"安赫莉卡说，"我的偏头痛发作了。"

他们吃完晚饭，在平台上抽烟。今晚的阿卡普尔科同亲王首次访问这个港口城市那天晚上完全一样，不过，现在他不是乘坐莉兹·艾夫雷尔的西科拉号游艇在海湾平静的水面上泛舟罢了。

吃晚饭时，普里亚工程师建议坐他的摩托艇去钓龙虾。

"殿下，您会很喜欢的。这是一项非常激动人心的运动。点起几盏乙炔灯……"

他的妻子插嘴道：

"欧亨尼奥，你不要勉强人家去。殿下也许累了。"她说罢朝乌戈莞尔一笑，笑得很迷人。

亲王顺水推舟道：

"的确是这样，工程师，我累了。您知道，旅途……"

欧亨尼奥·普里亚估计，再拖下去时间就晚了，便站起来走了。他的妻子留下照料亲王。乌戈在喝第二杯咖啡了，感到很舒坦，根本不觉得累。他们是坐普里亚家的双引擎飞机，从墨西哥飞抵阿卡普尔科的。他们在几乎可与龙迪亚的房子相匹敌的豪华房子里刚刚安顿下来，工程师就去视察他的公司在机场附近承包的工程了。乌戈和安赫莉卡二人一直单独待到傍晚。这座住宅有自用的海滩，他们就在那里高高兴兴地晒太阳、游泳，不受别人的干扰。

安赫莉卡身穿一套极小的游泳衣出来了，乌戈就想起科斯塔阿苏尔的那些厚颜无耻的姑娘，只有她们才穿这样的小游泳衣。普里亚太太在他身边的沙上躺下。她的皮肤是褐色的，可是还在为比基尼泳装遮盖下的皮肤太白而感到遗憾。她要求亲王，如果不嫌麻烦，把瓶子里的含碘油擦在她的背部、腹部和大腿上。

他在把油擦到安赫莉卡平坦而又硬实的肚皮上的时候说道："的确，您穿这样的泳装……好看多了，好看多了……"

乌戈擦完油，安赫莉卡不等他开口，就用护肤油给他擦身子。他由她擦去。

"殿下，我喜欢身上长毛的男人。"安赫莉卡说，"欧亨尼奥这个可怜虫是块光板……"

随后他们去游泳，在浪花中嬉戏，直玩到饥肠辘辘才去吃喝。后来，他们躺在丝绳吊床上时，安赫莉卡问他：

"殿下，您是阿隆索·龙迪亚的好朋友，对吗？"

“对……他是我的好朋友。”乌戈答道。

“眼下龙迪亚是个要人。”

“我听说了。”

“成了要人，一定就不好接近了。”

“对他的朋友可不是这样。”乌戈警觉起来了。

“像龙迪亚这号人，爬上高位以后就没有朋友了。”

“我认为正好是他有朋友的时候。”

“殿下，龙迪亚可不一样。过去我丈夫和他是老朋友，合伙做买卖。现在阿隆索大权在握，就把他忘了。”

“唔……为什么？”

“我想是与做生意有关。近来欧亨尼奥很担忧，这可怜的……”

“出什么事了？”

“唉，我不愿意谈这些事让您扫兴！”

“要是能帮您的忙，我很高兴。”

他见安赫莉卡的黑眼睛里出现了胜利的闪光。

“真的？”

“太太！”

“殿下，您说的话太妙了……”她说话的速度快了起来，单刀直入，谈到正题，“我丈夫是一家知名的建筑公司的业主。差不多专门承包政府的工程。”

“从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个一点也不新鲜。”

“不久前欧亨尼奥中了标，得到价值三千万的工程承包合同……可是眼下龙迪亚掌权，而他又忘了欧亨尼奥对他

的恩德，可以肯定，他会拒绝把那个合同交给欧亨尼奥执行的。”

“您会为此而非常难过吗？”乌戈问道，同时转过身去握住她的手。

她直视着他的眼睛，以近乎哭腔的声音答道：

“非常难过……近来我们日子不好过，”她开始哭鼻子抹眼泪了，“我连自己的首饰都当了。如果欧亨尼奥这件事处理不好，我们就得受穷了。”

乌戈在吊床上坐起。他把安赫莉卡耷拉到额上的一绺头发拨开。

“这可不行。您如果允许，我就去跟阿隆索·龙迪亚谈谈……他从来不驳我的面子。”

她也从吊床上跳起来，简直是又哭又笑地说：

“殿下，殿下……我不知如何报答您！”

欧亨尼奥·普里亚出来了，他已作好出门的准备。晚餐时穿的白色西服已脱去，上身穿印花无袖衬衫，下身是一条游泳裤，手里拿着一套潜水设备。他妻子笑着对他说，他穿得漂亮极了。

工程师又简单地说了几句：

“殿下，您不去，我感到遗憾。改日可能……”

安赫莉卡站起来说：

“亲爱的，我送你去……”

乌戈留下喝咖啡，普里亚夫妇朝码头走去。

欧亨尼奥低声说：

"你敢肯定，他会去阿隆索那里说吗？"

"当然有把握。他已经答应我了……现在你出去，我要最后说服他……文件在哪里？"

"在卧室里。你把文件交给他，让阿隆索签字。"

"放心吧。"

欧亨尼奥在她额上亲了亲。

"钓龙虾去！"说着便跳上摩托艇。他早已在艇上准备了一条长裤和一件衬衫。他穿上衣服，"我去俱乐部。两三小时以后再回来，行吗？"

她估摸了一下说：

"嗐！别急嘛。尽量晚点儿回来。"

他开动马达，招招手，像告别似的提醒道：

"安赫莉卡，那条项链要看你的本事了。"

亲王睡觉去了。他不紧不慢地脱光衣服，洗了个淋浴，便躺到床上。平台的大门敞开着，清风徐徐吹拂。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哼曲子的声音。半小时以后，门口出现了安赫莉卡的身影，他就认出来了，心里说"没错儿"。

"请进。"他邀请道。

"我睡不着。我以为……"

"我也睡不着，进来吧……"

•

天快亮的时候，安赫莉卡才回她的卧室去。她觉得好像不是踩在水磨石马赛克地板上，而是踩在胶皮地毯上。她疲倦，然而满脸堆笑。

"行了？"欧亨尼奥一见面就问。普里亚工程师也没有睡着，还穿着上摩托艇时穿的那套衣服。

她点点头说：

"行了。"说着便倒在床上。她两眼盯着天花板。哼起歌曲来了。

她丈夫在她身边跪下，问道：

"说服他不容易吧？"

她转过脸去看着欧亨尼奥。随后伸手摸摸他的脸，说道：

"笨蛋……"

"合同签字后，他什么时候还你？"

"几天以内。等咱们回墨西哥城的时候。"

"亲爱的，"他吻她的脸颊，"你可以去订购项链了。"

她叹口气，闭上了眼睛。欧亨尼奥以为她睡着了。

"欧亨尼奥……"

"嗯，亲爱的，怎么啦？"

"他老问我……"

"问什么？"

"问得可多了。比如，这回你能赚多少钱？"

"你对他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不知道，不过我想赚不着多少钱。我认为……我认为应该送他一件礼物。"

欧亨尼奥解着衬衣扣子，说道：

"不行……像他这样的人，不喜欢钱。"

普里亚工程师想同他妻子睡在一张床上。安赫莉卡轻轻把他推开，连眼睛也不睁，说道：

“欧亨尼奥，今天不行……我累了，”她打了个哈欠，“累极了。”

他心软了，以感激的心情看了她一眼，叹口气，心里想道：“好乖乖，如果没有她，我怎么得了？”

六

〔那些日子戛纳热闹非凡，盛大的国际电影节使生活染上狂欢节的色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挤满了饭店、咖啡馆和海滩；他们在希望圣母教堂前或在骑士山的塔上照相，或随便在小十字架大街的街心公园散步。

“人真多。”乌戈说。

弗朗切斯科是经历过各种度假和盛会的老手，便指点道：“太多了，危险。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假亲王……”

“像我这样的……”

“你什么时候才会丢掉你是过去的阿马德奥，而不是现在的孔蒂亲王的想法呢？”弗朗切斯科责备道。

“我是在开玩笑。”

弗朗切斯科·德·阿斯蒂斯继续说道：

“东方的权贵们，美国的阔佬们，形形色色的游客们，电影明星们，记者们，外交官们……妓女们……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来？”

他呷了一小口鸡尾酒。乌戈知道为什么，便答道：

“为了钱。”

“同咱们一样。不过，今年来得更多……重要的是要善于分辨真伪。”

“这可不容易。”

“只要认识他们，就容易分辨了。我是认识他们的。”

一个衣着整齐的高个儿男子走进酒吧。店里已经客满，人们在香烟的烟雾中以各种语言谈话，只听到一片嗡嗡声。连一张空桌子也没有了。弗朗切斯科从一面镜子里看见了他，迅速转过身去向他打手势。

“你瞧谁来了。”他站起来叫道，“鲁维！”

两人热情地互致问候。新来的男子比弗朗切斯科年轻几岁，脸上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很黑。他的脸虽然无甚特点，却使人想起拳击手的脸，尤其是他那略宽的鼻子。

“鲁维，我向你介绍我的外甥乌戈·孔蒂亲王。”

鲁维直视乌戈的双眼，把他研究了几秒钟，随即微笑着向他伸出手。

“跟我们一起喝吧。”弗朗切斯科邀请道，于是三人重新坐下。

“过去我一直不知道你有个外甥。”鲁维说。

“乌戈在非洲生活了一个时期。现在我设法让他成为文明人。”

鲁维又面带笑容地对乌戈说：

“你的老师是天下最好的。”

“这我相信。”乌戈表示同意。

“鲁维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说是不是，鲁维？”

“哪里话。”他叹息了。“年龄上你比我有优势，你还有个封号……特别是这个封号。”

弗朗切斯科耸耸肩膀说：

“得了！没有多大影响……鲁维，你的差事很美，是不是？又没有封号。”

“我运气好。”

弗朗切斯科认为是向乌戈作说明的好机会了，说道：

“鲁维有四五次在拳击台上大显身手。”他转向鲁维说：“你比电影演员有名气。”

“是宣传起的作用。”他谦虚地同意了。

弗朗切斯科笑笑说：“因此，你才是主人……你凭平民的身分享有某些自由……”

“这些自由非常有用。不过，”他用眼梢瞟了乌戈一眼，“封号不管是真是假，有了它，有些事情就好办了……”

“只有苍蝇飞来……”

饮料送来了。他们举杯而饮。后来鲁维说：

“我见过你的前夫人……最后一次是在蒙特卡洛。”

“哦？”

“她对我说，她要再婚了。奥列格跟她在一起。”

弗朗切斯科低声笑了笑说：

“现在算是有人给她做衣服穿了。”

“看来她不吸取教训……封号耀花她的眼睛了。”

“这些都是她的弱点。”

一阵沉默。这类奇怪的沉默是经常发生的，即使在热烈的交谈中，也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三人喝着饮料，突然无话可说。弗朗切斯科先开口说：

“鲁维，你是办事来的？”

“嗯……我们一直很忙。”

“情况不错吧？”

“这要看怎么说了。”

这天晚上吃完晚饭，弗朗切斯科突然宣布：

“明天我去蒙特卡洛。”

乌戈本来一心想到赌场去，便兴奋地问：

“咱们几点钟动身？”

“我一个人去。我今天下午同阿格尼丝通过电话。她请我去同她一起住几天。”

“她不讨厌你了？”

“正好相反，她要我去看她……她希望我谈谈对她的未婚夫奥列格的看法。”

“好吧，我留下。”乌戈耸耸肩。

弗朗切斯科又说：“再说，现在阿格尼丝既然又享福了，我要争取她增加给我的生活津贴。近来咱们的开销太大。”

次日，乌戈起床时弗朗切斯科已经走了，在写字台上留下一张字条：

“不要干蠢事。”就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在“蠢事”下面还划上三道粗线。

乌戈把字条撕了，扔到地上。他从洗澡到后来下楼吃饭，心里一直窝火。原因他是知道的，所以他不难承认：他开始讨厌弗朗切斯科了，讨厌他的监护和指手划脚。“这个你不要干……那个你不要干……可不能办错一件事……不行……不行……不行。”老是这一套，一天可以，一周可以，一月也可以，一年就受不了啦。他问自己，这段时间里自己都干了什么。“什么也没干，光是陪他，老是听从他的吩咐。他高兴的时候，我就微笑；他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不吭声。”

现在是他独自一人了，可以到饭店的海滩上去，躺在沙上，厚颜无耻地观看女人。他这么干的时候，不必顾忌伯爵了。弗朗切斯科准会说他：“亲王不能干这种事。”这是他的老调，乌戈愿意独立生活，自己拿主意，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不愿意躲躲藏藏地回避他的假舅父。“这个时期你是被管起来了。弗朗切斯科怕你。他否认这一点，但这是事实。他忘不了莫莉的事。就是这么回事，他不让你陪他去。他不愿意承认你能讨得任何女人的欢心。你有过独立办事的机会，他总是从中作梗，老唱那个讨厌的老调：‘你还没学到家。你想独自飞很危险，别人会识破你的。你会弄得我前功尽弃。’他就是这么说的。你还能忍受到几时？明天或后天，弗朗切斯科又要弄到一个女人了。他说不会，但可以肯定，到时候他就扔下你不管了。你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弗朗切斯科不让你身边有钱。当然，他付钱满足你的一切嗜好，可是不给你一个子儿。他把你当成一只猫，就这么攥住你的尾巴。”

他不愿意再想下去了。他仰面躺下，闭上眼睛。可是脑子里却一个劲地想着："他去同他的妻子接触，一定事关重大，倒把你留在这里。乌戈，你虽然处在成千上万富有情趣的人当中，却是孤独的。也许……也许。"他尽力把眼皮闭得更紧，设法进入梦乡。

戛纳有个赌场，虽不如蒙特卡洛的赌场有名，毕竟是个赌场。在旅游季节，赌场夜夜客满，乌戈决定去那里看看。他在饭店经理部换了一百美元的小票。赌场里挤满了人，他等了半小时才在牌桌边找到一个空位。

他对面坐着一个女人，可以说是个老太婆，不论输赢，她都大惊小怪。她的胳膊上布满雀斑，肌肉松弛，戴着白金和宝石的镯子。她发疯似的赌着，钱大把大把地出手。有一会儿，他们二人互相望了望。他对她微笑，她的脸突然涨得通红。

乌戈离开了那里。他不是去赌钱的，而是去干别的事。他站起来时，又低头朝那女人微微一笑。那是一个胖胖的美国女人，他觉得似乎面善。亲王走几步就站住了。他在点燃一支香烟时，瞟见那个老婆子突然离开牌桌，尽管当时她手气很好。乌戈向酒吧间走去。

他站在一排坐在高凳上的饮酒者后面，还没来得及要酒，她就问他：

"您是孔蒂亲王吧？"

除了弗朗切斯科及其朋友和饭店的服务人员以外，这

是第一次有人问他是不是孔蒂亲王。从一个陌生女人口中听到这样的问话，他心中不免热乎乎、喜孜孜地产生一种既神气又自信的感觉。他转过身，几乎以感谢的心情打量她一眼。

"夫人，吻您的脚。"

"噢，太妙了……太妙了！"她喜不自胜，高声叫道，弯腰趴在柜台横杆上的人中，有几个人好奇地转过身来。

乌戈·孔蒂欠身问她：

"夫人，您愿意同我一起喝杯香槟酒吗？"

她不停地观察他的脸，眨眨眼睛说：

"我是……艾夫雷尔夫人……莉兹·艾夫雷尔。"

酒吧间侍者扬一扬他那浓浓的黑眉毛，问道：

"二位想喝什么？"

乌戈照样问艾夫雷尔夫人，她答道：

"一杯纯威士忌酒……波旁威士忌酒。"

乌戈讨厌美国威士忌酒。他本想喝苏格兰威士忌酒或香槟酒，然而不该让莉兹·艾夫雷尔难过。

"两杯波旁威士忌酒。"

酒吧间侍者微微耸耸肩膀说："这些美国人，喝波旁威士忌酒。"

"以前咱们见过面？"他们坐到高凳上以后，乌戈问道。

"我在巴黎就认识您。"

"真的？"

她喝着波旁威士忌酒，谈笑风生。

“更早以前就认识了。”

“我不信。”他说，脸上绽出客气而迷人的微笑，“艾夫雷尔夫人，我能记起您来。漂亮女人是决不会被忘记的。”

莉兹高兴得大声嚷嚷。凳子的座位对于她是太窄了，乌戈生怕她会摔到地上。可是，艾夫雷尔夫人有极大的平衡能力。

“亲王，您对所有的女人都这样说话吗？”

“只对漂亮……有趣的……”

“调皮！”莉兹趁机捅了一下他的肋部。

“您说，在巴黎以前就认识我了……”

她把喝干的杯子放在柜台上。乌戈打个手势，酒吧间侍者又给斟满了酒。

“对！……在美国您是有名的……刚从欧洲回去的我那些女友，都同我谈起过您。”

“她们太客气了。”乌戈说，心里却在说：“撒谎。这是个蠢老婆子。认识乌戈·孔蒂亲王，去你的！”

“亲王，您了解美国吗？”

“只读过有关的书。我有要好的美国朋友，在那里还有些投资。”

“在我们国家？”

“当然。有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份，您知道……”

莉兹·艾夫雷尔夫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持有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份。”对，亲王不仅长得漂亮，还是富翁。她更活跃了。乌戈的外国口音，说话时向她微笑的样子，以及在

说话停顿时投向她的撩人的亲密眼光，都使她感到高兴。

乌戈估量着莉兹·艾夫雷尔身上的首饰。她戴的首饰太多，反而有点俗气，然而首饰都非常贵重。“钻石值一大笔钱。”他想。莉兹喝下几杯威士忌酒，脸上升起红晕，说话慢了，伴随说话的手势也慢了。

“艾夫雷尔夫人，你在欧洲住了很久吧？”

“对。度过了非常美好的几个月。”

“是第一次来旅行？”

“对！这里的人有意思极了。”

“有的人……”

“亲王，您住在这里？”

“我是四海为家。我想在这里再住几天，然后去非洲打猎……或者可能去美国逛逛。”

“美国会把您迷住的。您去美国，我很愿意接待您。”

“美国太大了。”

“可是找我并不难，亲王。艾夫雷尔这个姓是全国闻名的。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您会看到艾夫雷尔家的几千个商店。”

“很有意思。”

“而且都是我自己的。”

“您一定是大富翁。”

她摇摇头说道：

“哪里哪里！值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美元吧……我不像您这么有钱。”

乌戈小心翼翼地点燃两支香烟，把一支递给莉兹（这是对上了年纪的太太们屡试不爽的影星演技），探问道：

“您丈夫同您一道来的？”

“亲王，我是寡妇。我的孩子们都大了，都在美国，可我是寡妇。”

“夫人，您一个人旅行？”

“带了一个女秘书。”

“再来一杯威士忌酒？”

“这是第七杯了。喝太多了吧？”

“哪能算太多呢……更何况正沉浸在爱情中。”

“爱情！”莉兹叹道。

“爱情是生活的甘露。”乌戈说着给她满满斟了一杯酒。

她一口气喝干，打了个嗝。她双眼闪闪发亮，结结巴巴地问：

“欧洲是温柔乡……可只是年轻人的！”一颗泪珠已流到她那擦满脂粉、皮肤松弛的脸颊上。

乌戈使她抬起脸，掏出手帕给她擦眼泪。泪水已在她擦粉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乌戈咂咂嘴说：

“艾夫雷尔夫人，这是谎言。爱情是一种纯正、盲目的感情，它突然爆发……根本不问年龄、国籍等等……是具有迷幻性的力量。”

他们离开那里时，艾夫雷尔夫人已经烂醉如泥，差不多是搂着乌戈的脖子走路。他把她塞进一辆出租车。莉兹以含糊不清的声音唱着家乡小曲。他问了她投宿的饭店的名

字，就吩咐司机把车开去。他只得把她送到她的房间里。他把她当成窝囊的布娃娃那样扔到床上，给她脱去衣服，露出来的是一具令人恶心的、白而滑腻的躯体。

次日早晨，他十分殷勤，吩咐餐厅的人送来碱性饮料。

艾夫雷尔夫人喝完饮料，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她用被单盖住自己下巴以下的身子，便哭了起来。

"天哪！……我的天哪！"她说道。

乌戈极力使她安静下来，说道：

"莉兹，亲爱的莉兹。"他在她耳边低语。莉兹散发出酒精味和汗臭味。不过乌戈对付这类女人有丰富经验，不至于被她们弄得反胃。

莉兹猛地推开亲王，更大声地哭着说她自己是婊子，闹出这样的事儿以后，再也没脸去见她的儿子们了。

乌戈由着她发作，心平气和而又亲切地对她说：

"莉兹，这就是爱情……只不过是爱情罢了……爱情是任何力量也抵挡不住的。"

莉兹停止了哭闹，关上了泪水的闸门。她看看乌戈，模模糊糊地记起在酒醉后的睡梦中，这个美男子同她温存过。她随即扑到他胸膛上，又恸哭起来。]

七

卡门挎在亲王的胳膊上，以胜利者的神气走进屋里。丽吉和皮埃尔今晚邀请至亲好友举行酒会，庆祝乔迁之喜。

屋里弥漫着崭新的家具和墙上新刷的油漆的气味；地毯也是这天上午才匆匆铺好的。八点不到，这对夫妇的五十来个朋友就动手吃喝起来，他们边喝边说，议论着别人的事情。丽吉和皮埃尔的丑闻几乎被丢到脑后了。现在有一件新的社会纠葛的飓风，把丽吉和雅克打官司所引起的街谈巷议刮到了次要地位。另一件更为重要的官司吸引了上流社会的全部注意力：一位百万富翁——多情的制药商指控妻子犯重婚罪，其实他妻子原本是国际闻名的经常闹结婚、离婚的老手。亲王他们坐汽车来赴酒会时，路上谈及此事，卡门提到那个犯重婚罪的妻子，说道：

“她呀，可真是个老油子，还没同别的男人离婚，就跟现任丈夫结婚了。几年前，她谎报丢失大量珠宝，就闹得尽人皆知了。”

“这事很教育人。”乌戈说。

“说到底，沾光的是丽吉和皮埃尔。现在人家算是让他们安生了。”

安生是相对的。报纸过于关心最新发生的有趣的社会新闻，已经顾不上他们了。乌戈早已从报上得知一点情况：一位知名的记者发现，那个制药商佯装同他所指控的犯重婚罪的妻子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那是由一个装腔作势的神父和一帮心灵至诚的陪同者演出的滑稽戏。丽吉和她心爱的皮埃尔松了口气。在此之前，受侮辱的雅克突然允许按丽吉提的条件离婚，据说这是由于她以公布某些隐私相威胁，雅克才答应了他老婆的要求。上流社会看到即将闹

得满城风雨的丑事烟消云散，打心里感到煞风景。

法官宣布，为了执行离婚判决，丽吉和皮埃尔至少要分居一年；可是，他们你贪我爱，哪能耐得分居一年。雅克携带情妇卢克雷西亚远走异国他乡。这样，丽吉和皮埃尔决定公开宣布他们的恋爱关系，并一起住进了今晚启用的这套舒适、豪华的房子。

夫妇俩笑呵呵地迎接亲王，同他拥抱，说着表示感激的话。

“殿下，欢迎您光临我们的爱情之窝。”丽吉说。

“谢谢，太太。”

卡门通知道：

“殿下只能待几分钟，因为还有别的约会。”

乌戈在那里逗留了足够喝一杯香槟酒的时间，然后就不辞而别。卡门回到屋里。

“你真是福星高照。”她的一个女友说。

“为什么？”

她们在一个角落里谈天。她观察那些围着她提问、打听亲王情况的女人，感到飘飘然。在卡门散布关于她是亲王殿下的私人秘书这条消息之前，这些女友大多对她没有这么热情。

“你瞧，同他那么接近。”另一个说。

“喂，他给你工资吗？”

卡门朝那个提出这样愚蠢问题的女友白了一眼，说道：

“瞧你说的，他怎么会给我工资呢？”

“当然啦，同这样的人在一起……”

“卡门，你和他……有那事儿啦？”

这正是她一直期待别人向她提出的问题。她沉默了几秒钟，别人都眼巴巴地看着她，注意她表情、言词的细微变化。她慢悠悠地看了她们一眼，接着脸上泛起红晕，垂下眼睛，说道：

“瞧你们，说的什么呀！”

说完莞尔一笑，然而眼睛不看她们。她十分了解这些有病态心理的女人，心里早已明白，第二天上流社会就会证实这个怀疑：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是亲王殿下的情妇。

晚餐快结束时，阿隆索·龙迪亚紧紧盯着他女儿问道：

“殿下，这么说，您周末过得很舒服？”

“是的。这几天过得愉快极了。”

“可我知道，有人在这段时间里却向隅而泣。”阿隆索说。

特雷莎·龙迪亚真想哭出声来。她恨她父亲说话如此不谨慎。乌戈不在的时候，她满腔醋意，可那完全是她自己的事 她父亲无权泄露这种情况。

男仆来问他们要在哪里喝咖啡，是在这里喝还是去书房喝。乌戈站起来说道：

“去书房……”

女眷们告辞了。两人在点香烟时，阿隆索挽起乌戈的

胳膊，问道：

"您觉得普里亚的妻子怎么样？"

"是位迷人的太太。"

"普里亚有好多事情是靠她办的。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件事。"

"阿隆索！"乌戈生硬地说。

"殿下，这是真的。别人同他老婆睡觉，普里亚根本不在乎。"

乌戈暴躁地站起来，看着阿隆索·龙迪亚说道：

"我不能容忍任何人讲我朋友的坏话。您也不行。"

"我是说……"龙迪亚辩解道。

"别说了！普里亚太太是我朋友的夫人。"

男仆把咖啡和咖啡壶放在书房中央的小桌上，便悄悄退出去了。阿隆索明白自己做错了事，冒犯了亲王，使他感到不快，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不知怎样为自己解围。

"殿下，也许……"

乌戈·孔蒂走到窗口，转过身来说：

"阿隆索，普里亚夫妇完全可能是您说的那种人。"他脸上生硬的表情已经消失，现在是在微笑着说话了，"不过，他们是我的朋友。如果有人对我说您的坏话，我也不允许。"

"对不起，殿下。"

"阿隆索，"亲王走到龙迪亚面前说，"我想求您办件事。"

部际投资委员会主任心里直发怵。他刚才以为亲王生

他的气，会离开他家再也不回来了。他不小心惹乌戈生气，真是该死。现在乌戈求他办事，他就想尽力讨好，使亲王忘记任何坏印象。

“是件您办得到的事。”乌戈提醒道。

龙迪亚高兴得满脸通红，同意道：

“殿下，一定照办。”

乌戈取出一张纸交给龙迪亚，他戴上眼镜看了起来。亲王发现阿隆索的脸由红变白。

“殿下，这可不行。”他看完后说。

“阿隆索，怎么啦？”

龙迪亚噘着嘴又说：

“我不能批准这个……”

“可是，刚才您对我说……”

龙迪亚双手一摊，轻蔑地把那张纸扔到写字台上，说道：

“我刚才不知道您要我办什么事……这个我不能签字……混蛋！”

孔蒂很严肃地质问道：

“阿隆索，谁是混蛋？这可是很重的话。”

“哎呀！我不是说您。”龙迪亚表示歉意，“我是说欧亨尼奥·普里亚……现在我可明白了……”

“龙迪亚先生，您明白什么？”

“殿下，我明白他们为什么愿意邀请您去度周末了。普里亚这个猪猡知道我决不会让他承包这个工程项目，他就

利用您来……”

乌戈·孔蒂提高嗓门说道：

“龙迪亚先生，请掂量一下您的话的分量。谁也没有利用我来干什么事……这可是巧合。他们对我很客气。我得知能给他们帮忙，我就主动帮助他们……为的是答谢他们。”

龙迪亚尽力使他平静下来。他还没有见过乌戈发火，担心他的妻子、女儿回来会知道这场愚蠢的争吵。他是想让亲王明白，普里亚夫妇利用他为工具，来获取阿隆索不想给他们的东西。他之所以不想给他们，有两大原因：一是委员会早已决定阿特拉斯股份有限公司合同项目下的工程不得开工；二是他不会忘记过去某些事情。

“您知道普里亚夫妇想得到什么吗？”过了一会儿他喘着粗气说。

“不知道，那与我无关。我只是愿意帮他们的忙。”

“这个合同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三四百万的利润。”

“我已经告诉您了，这与我无关。”乌戈拿起合同，折好，重新放进口袋，“如果我知道您会这样不顾情面，我就不会答应了。”

“殿下，”龙迪亚请求道，“我请您在这个问题上理解我的处境。过去的某些情况……”

乌戈干脆地、简直是粗暴地打断他说：

“龙迪亚先生，不必多说了……我的处境也不好。我保证过，说您会签字的……现在我没脸见我的朋友了。”

"情况是……"

"龙迪亚先生，不要解释了……我原以为您是我的朋友。我弄错了。这是一次教训。"他快步向门口走去，龙迪亚在后面追他。他转回身说："晚安……请忘掉这一切。"

阿隆索·龙迪亚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乌戈·孔蒂亲王殿下这位最尊贵的朋友，以自己的态度表明不愿意继续培育同他的友谊了。"我真笨，"他想道，"亲王给气跑了。"他想到了特雷莎，想到了他为她制订的计划。如果现在让乌戈这样离开，与妻子长时间议定的计划就失败了。找到这么出色的女婿的机会，恐怕是再不会有了。乌戈看着他，似乎是在等待他作出最后的答复。

"怎么样？"乌戈问道，声音已没有一点热情。

阿隆索举起双臂，然后又垂下来。

"我签字，殿下。"

两人慢吞吞地回到书房中央。乌戈·孔蒂把合同展开在龙迪亚面前。委员会主任以颤抖的手签了字。他会设法说服委员会中其他成员的，他要对他们说，阿特拉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包的工程，对国家是如何需要，是如何重要，又是如何有用。

乌戈·孔蒂吹了吹未干的墨迹，就把合同装进了口袋。

"阿隆索，我认为您是我真正的朋友。"他亲昵地拍拍阿隆索的背，"但愿我有机会向您表示我的亲切感情！"

阿隆索透过眼镜温情地看着他。现在一切又同以前一样了：甜蜜，和蔼，完美。女眷们来了，妻子给倒上咖啡。

“老头儿，生意经谈完了？”

“完了。”阿隆索吁口气道。

“夫人，阿隆索是天下最讲客气的人。”

“哦！只对他的朋友才这样。”

乌戈喝了几小口咖啡后，看着特雷莎说：

“多美的夜……”

特雷莎没有回答，红着脸，双目低垂。阿隆索和他的妻子互相使了个眼色。

“殿下，我告诉过您没有？我的花园里有墨西哥最美的玫瑰花。”阿隆索问道。

“阿隆索，您没有告诉过我。我最喜欢玫瑰花了……”

龙迪亚夫人打岔道：

“这些花可漂亮啦，伯爵夫人向我要过几根枝条，要种在……”

阿隆索咳嗽一声，他的妻子立刻住口。四人喝着香喷喷的浓咖啡，后来阿隆索提醒道：

“特雷①，你为什么不带殿下到花园去看花呢？”

这姑娘张开嘴，未说话脸先红了。接着便是沉默，她窘得两眼呆滞，看看母亲、父亲，最后看看乌戈。乌戈把杯子放到一边，站起来向她伸出手去说：

“特雷莎，您带我去，我就很高兴。”

她站起身来，两只手竟突然冒汗了。乌戈微微欠身，让

① 特雷莎的昵称。

她走在前面，接着挽起她的胳膊，穿过宽敞的玻璃门，朝花园走去。

龙迪亚夫妇互相看看。此时他们已无须多说了，他们只是互相看着，接着她那胖乎乎的手指握住丈夫的手。

“多好的一对！”他吁了口气。

户外一片秋色。他们俩在红沙铺的小径上静静地走了一分钟。温暖的空气中弥漫着玫瑰花的芳香。

“这些花就是……”特雷莎指指说。

乌戈·孔蒂根本不看她指的花，却轻轻抓住她的双肩。

“特雷莎……”他悄声说。

她半推半就，转过脸去看着他的眼睛。

“嗯？”她简直像是轻轻地哼了一声。

“我爱你……我一直在想你……”

“我也一样。”

“特雷莎，看我的眼睛……请允许我……”

乌戈心里清楚，其余就不必说了。她闭上了眼睛，亲王低头吻她。

卡门通知道：

“普里亚工程师来了。”

乌戈正在看一条社会新闻：“这种新的服装款式，弄得咱们这个大都市里所有的绅士神魂颠倒，其责任完全在于乌戈·孔蒂亲王。两只脚穿不同颜色袜子的款式……太太

们高兴极了，因为现在她们知道如何处理她们丈夫丢弃的不成双的袜子了。”他笑了，“这些蠢货。”他自言自语道。听到卡门通知，他便朝她望去。

“普里亚工程师来了。”她又说一遍。

“啊！到底来了。请他到会客室去。”乌戈把报纸放在餐桌上，吹着口哨到卧室去，换上一件绸缎的晨衣，便去接待欧亨尼奥。

欧亨尼奥心情紧张地等在会客室里。一见乌戈，他便站起来，两只冒汗的手转动着帽子。乌戈要求卡门道：

“好朋友，你让我们单独谈一会儿，可以吗？”

“是，殿下。”她以微笑掩饰自己被赶走而产生的不快。她本想留下来，听听两位男子究竟商谈些什么。近来乌戈变了，尤其在她介绍他认识欧亨尼奥和安赫莉卡以后，亲王就显得神秘而且过分谨慎起来，一次也不让她了解他同这对夫妇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您要咖啡吗？”

乌戈看着欧亨尼奥问道：

“要咖啡吗？”

“不要，谢谢。”

卡门只好走开。亲王做个手势，欧亨尼奥·普里亚又坐下了。乌戈在会客室里静静地踱来踱去。就这样过了一分钟光景。他不着急。他不用看工程师，就知道他已急得如坐针毡。

乌戈终于开口了，像没事人一样说道：

“工程师，您怎么样？您的妻子好吗？”

"很好，很好。"普里亚结结巴巴地答道。

"工程师，尊夫人太可爱了。"

"谢谢，先生。"

"很多人都会羡慕您的，对吗？多好的妻子！"

"您太客气了。"

"哪里哪里，工程师……我说的是真话……我想，你们二位生活很美满，是不是？"

"是的，殿下。"

"我不怀疑这一点。有您的这么一位妻子……"

他停顿了一会儿。欧亨尼奥表示不会抽烟后，乌戈给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

"工程师，我吩咐请您来，"乌戈的口气完全变了，似乎更干脆，更直截了当了，"是为了告诉您，阿隆索已经签字了。"

欧亨尼奥一下子蹦了起来。他不掩饰从亲王口中听到好消息所产生的兴奋。如果是在别的场合，如果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亲王，他准会高兴得拥抱对方，而不只是跳起来。

"殿下，您办成了？"他惊喜地问。

乌戈从意大利绸缎晨衣的口袋里，取出普里亚太太那晚在阿卡普尔科交给他的合同。

"当然。这就是……"

"哦！太妙啦……不可思议。"

欧亨尼奥想拿到手里看看，这倒不是他怀疑亲王的话，而是要看到他不共戴天的仇敌——阿隆索·龙迪亚在合同

上签的字，借以自我陶醉一番。乌戈把合同稍稍挪开，不让他拿到。

“可不容易呀……但是办妥了！”

“啊，殿下！”欧亨尼奥终于忍不住拥抱了乌戈，“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这对我意义重大。”

“咱们就来谈谈这件事吧……请坐。”

欧亨尼奥·普里亚遵命坐下。他心里乐滋滋的，想到了安赫莉卡：“我今天就给她买项链。”现在他急于想走，希望衣袋里装着合同赶快上街，一看到电话机就给妻子打电话，把喜讯告诉她。可是亲王另有打算，他不着急，想聊聊天。

他说道：

“满意不满意？”

“再满意不过了。”

“能为我的朋友办事，我感到高兴。”

“这是个奇迹。”

“好极了。这类话就不必说了。”

“殿下，不必说了？”

“对，很多话都不必说了。您估计拿到这个合同能赚多少钱？我问您这个，是想了解龙迪亚是否夸张了。”

欧亨尼奥盯着他，咽了口唾沫，慢慢地说道：

“唔，可能有一两百万吧。”

乌戈挺挺胸说：

“那一定有人在撒谎。龙迪亚说，您可以获利三四百

万。”

欧亨尼奥·普里亚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的，在某种形式上……其实……我……”

乌戈以平静而且近乎单调的声音说：

“咱们说话要开诚布公。您不要想骗我。”

“先生，我……”普里亚辩解道。

“普里亚，您是骗不了我的。由于我的帮忙，您会发一笔财，是不是？”

“是的。”阿特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承认了。

“那好，我希望得到其中的一部分。”

“什么？”欧亨尼奥几乎叫起来了。

“比如说，一百万可以吗？”

普里亚又看看他，仿佛不懂听到的话，摇了摇头。乌戈依然以平静的声音说：

“对，工程师，一百万。”

“太多了。”

“您要赚的也不少。”

“这不行。我没有想到……您对安赫莉卡说，您会办妥的。”

“我办妥了。”

“可是您没有说希望得到部分利润。”

“工程师，现在咱们就在谈这个问题嘛。”

“荒唐，要一百万！”

“如果您不要，我就把合同撕毁。我把这份签了字的合

挏还给龙迪亚就完了。”

“别，别这样。”

欧亨尼奥·普里亚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咬着手指甲，似乎在踱步中自言自语。

乌戈不动气，接着说：

“难道您以为我干这事是免费的？朋友，您太天真了。我一生中没有白干的……即使别人把老婆让给我，也不行……让您赚三百万，我一点儿也不要，您以为我就这么蠢吗？你们这些平民以为贵族——像我这样的亲王，是不需要钱的，你们错了。我有开销，有很大的开销……那总得在什么地方弄钱呀。”

欧亨尼奥·普里亚既不听他说的话，也不把他可能说的话当回事。他想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要的钱太多了。一百万，等于我能赚到的三分之一。”他突然恨起妻子来了。“婊子……蠢婊子。以为同他睡觉就把事情办妥了……现在，现在……项链见鬼去吧！”他突然止步，颤抖着伸过头去冲着乌戈说道：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吗？”

“我认为没有了。”

“您给我时间，也许到明天我能想出办法来。”

“就在这里解决。您走开，就等于给了我最后的答复。”

“弄一百万不容易。”

“这是您的事。”

“这笔钱要等执行完合同再支付。”

乌戈用手指尖夹起合同，找到一段文字，说道：

“这里说：‘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三十天后，部际投资委员会即向阿特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付款，每两月一次，每次五百万，共六次付清。’”他把合同又放到桌上，说道：“也就是说，四周以后您就收到钱了。”

欧亨尼奥·普里亚以为在乌戈的话里找到了出路。如果亲王接受他的办法，以后就很容易找到偿付的方式，当然是不会给足一百万的。

“好吧，”他乐观地说，“您看行不行，等我收到第一笔款后……咱们再商定您的佣金问题。”

“三十天时间太长了……我想过，您给我开一张支票。”

“我没有这么多钱，也借不到这笔钱。”普里亚辩驳道。

“……一张支票。比如说，咱们可以写上自今天算起的第三十五天那个日期。到那时候您就可以收到第一笔五百万了，好朋友，我就可以取款了……这是合情合理的建议！”

“可是……”欧亨尼奥竭力抗拒着。他在考虑，拒绝给钱等于胡闹。乌戈可以把合同还给龙迪亚，或者要价更高。

亲王已经把一支自来水笔伸到他面前，说道：

“普里亚，这是你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他微笑着怂恿欧亨尼奥。

欧亨尼奥取出支票本，慢吞吞地撕下一张，开始填写。他在这张答应支票持有人在从当日算起的第三十五天取得一百万比索的灰色长方形纸上签字时，手索索发抖。

乌戈查核过支票，警告说：

“普里亚，我既会老老实实办事，也会耍赖。我希望，为了您自己的利益，到时我取钱不会遇到困难。”

普里亚脸色苍白，冒着冷汗，答道：

“决无问题。”

乌戈·孔蒂把合同交给他。欧亨尼奥·普里亚反复看了几遍，直到相信别人没有欺骗他才罢。他把合同装进皮包里。亲王送他到门口。

“做这笔生意，我很高兴。”亲王说。

公共工程承包商大王欧亨尼奥·普里亚报之以白眼和沉默。

八

电话里响着接线员的声音：

“喂，巴黎……罗马已经接通。请说话……”

乌戈·孔蒂听到弗朗切斯科从罗马的至上饭店焦急地对他说话。

“您是哪位……您是哪位？”他问道。

“弗朗切斯科，我是乌戈。”

“乌戈，同你说话我真高兴！接到我的电报了吗？”

“接到了。”那是前一天上午弗朗切斯科发的电报，告诉乌戈他应阿格尼丝及其未来丈夫之邀，去罗马小住。

“你不缺钱吧？”

“我向饭店借了。他们把借款记在你的帐上。”

“好，好……”耳朵里听不到弗朗切斯科的声音了，过一会儿又听到了：“巴黎吗？见鬼，你在哪里？”

“在巴黎。”

“你在做什么？”

“做我一直想做的事：走出去……”

“乌戈，你说什么？喂，喂……”

“走出去，我就是干这件事。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你疯了，乌戈。”

“我的身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我要出去独自干。”

“乌戈，这是干蠢事。喂，你等一等……明天我就回巴黎，咱们再安排这件事。”

“没有什么要安排的。我已经下决心了，弗朗切斯科。我本来可以不辞而别，但是我不想这么干。”

“乌戈，你听我说……”

“弗朗切斯科，你难道还没有发现我讨厌你，而且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了吗？”

“你是个蠢货。”

“弗朗切斯科，我确实蠢，因为我没有早点儿走出去。我讨厌你唠叨，发脾气。我不愿意做你的跟屁虫……我讨厌你把我当孩子看待。”

“你是个孩子。”弗朗切斯科以低沉的声音说道。

“这是你这么想，我和别人都知道，我已经是个男子

汉，能独立生活了。我不需要保姆。”

从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了唏嘘声。弗朗切斯科又说：

“你还不能单独干。乌戈，你会失败的。”

“这是我的事。”

“乌戈，乌戈……你不能对我这么干。我不愿意你走；你听我说……我保证改……不让你讨厌。”

然而，亲王已经下了决心，说道：

“弗朗切斯科，不要哭天抹泪了。一个老头儿像小孩子那么哭，不寒碜吗？”

“你这小子，不许这么说话……”

“亲爱的舅父，你像个女主角……咱们分手的时候到了。不管怎么说，这事总会发生的。”

“你就不念我对你的情谊吗？”

“在这件事上不行。这难道同你劝我对付芙丽达的事不是一样的吗？当时你不是说过，像咱们这号人不能对爱咱们的人保持忠诚吗？弗朗切斯科，这都是你说的话。我做的事，都是你教过我的。我找到一个比你对我更合适的人，所以我就走了……趁你还没抛弃我的时候，我先走了……亲爱的弗朗切斯科，这是做买卖。”

“乌戈，乌戈……这样不行。”

“你应当为我感到骄傲……我捞到了好事，二十分钟后我就去美洲了。我现在是在奥利机场跟你通话的。”

接着是一阵更长久的沉默。乌戈以为弗朗切斯科已挂断电话了，其实不过是一阵苦涩的停顿。

弗朗切斯科通过几千公里长的电话线，以痛苦的声音说："乌戈，有些事情是一定会得到报应的，这件事就属于这一类。"

"是不是威胁？"

"这是我最后的劝告。"

"你想揭发我？说我不是孔蒂亲王？"

"决不会。"

"好吧，弗朗切斯科……到此为止。"

"乌戈，你不要走。"唏嘘声更高了。

"弗朗切斯科，我感到遗憾，但这是生活……正如你所说，生活就是一连串对过去的放弃和决裂，一连串对过去的亲切感情和信念的放弃和决裂……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感谢你。我是在实行生存法则：难道子女不抛弃他们的父母吗？在某种方式上，我也是这样。"

乌戈知道，这是最后的静默了。半分钟过去了。他为自己这样像胆小鬼似的离开而感到羞耻。然而他清楚，如果弗朗切斯科在身边，是不会让他走的。因此，作为莉兹·艾夫雷尔的上宾，在即将搭乘去美洲的班机前，他愿意给弗朗切斯科打电话，把道理说清楚。

弗朗切斯科悲伤地说："好吧，乌戈，你对我至为重要，我是不会希望你遭灾的。相反，我祝你福星高照。"

乌戈·孔蒂突然大为感动。他挂上电话听筒，在电话室里又站了一分钟，思考着。当他转过身来时，透过玻璃门看见莉兹·艾夫雷尔在等他。他笑吟吟地走出电话室。]

九

五点钟光景下起雨来了，等他们终于走出斗牛场并找到汽车时，已淋得浑身透湿。

“我来开车。”乌戈建议道。

汽车开上大道以前，特雷莎打了好几个喷嚏。在暴雨下，所有的汽车都慢慢地、几乎是摸索着前进。乌戈把手帕递给她。

“我看你是感冒了，特雷莎。”

“但愿不是！”

“咱们去哪里？”他问道。

“随便您。”

乌戈这时记起了钥匙。自从那天下午他也因患感冒，阿隆索把钥匙交给他以后，他就没有忘记过，现在他又想起了钥匙。这天上午，亲王先去了特雷莎父亲的私邸，吩咐已认识他的那些仆人准备两套餐具。“我可能下午要来。”这是他唯一的嘱咐。现在这位姑娘从头到脚淋得透湿，让亲王殿下挑选去处。

“我不想去您家。”

她鼻子不通气，看来的确是感冒了。

她说：“家里没有人。爸爸在外边，妈妈出去打牌了。”

在一条横街上，他们拐了弯。龙迪亚的私邸在那条街尽头的一幢楼内。乌戈在楼门前停下车。

“到了。”他简单地说。

特雷莎透过模糊的挡风玻璃朝上看看，问道：

“是这里？”

“对。”乌戈替她把额上的一小绺湿发撩开，“咱们上去吧。”

他没有再等，便打开车门。大雨还在下个不停。他从车前绕过去，拉开特雷莎那边的车门。姑娘在犹豫。

“出来吧，我淋湿了。”他催促道。

他们乘电梯上楼时，特雷莎什么话也没说。乌戈瞟了她几眼，有点儿可怜她。她莞尔一笑，心里很平静，对他很信任。把她带到她父亲的私邸来，亲王也觉得未免残忍。他可以邀特雷莎到他家去，但是代表乌戈赴宴的卡门如已回家，卡门和菲律宾仆人都在家里，那岂不碍事。他宁愿带她到这所私邸来，也许是因为这样能使他产生一种奇怪而难以名状的快感。龙迪亚和他的朋友经常把姑娘们骗到这个豪华、迷人的处所，现在他是为她们对龙迪亚进行报复。

龙迪亚的女儿站住了，犹犹豫豫，不敢进屋。乌戈微笑着怂恿她，并把她背后的门关上，说道：

“进来吧。咱们只待一会儿。”

她没有穿别的衣服，只穿一件很紧的绸衣，戴一顶宽檐帽。乌戈说她这身穿戴太可怕了。亲王开了几盏灯，又向特雷莎走来，拉住她的双手说：

“来吧。”他温柔地把她拉到一个房间门口。房门打开，特雷莎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大床，床上有鲜红的鸭绒褥。“您

可以在这里换衣服。"

她焦急地看着他，眼里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说道：

"亲王，我……咱们还是走吧。"

"您难道怕我？"

"不是的，可是……"特雷莎把目光转向别处。

他微笑道：

"来吧，来吧……我是绅士。您看。"他打开壁橱，取出一件睡衣，"您穿这个。这样您的衣服可以干得快一点……我再给您治感冒的东西。"

他摸摸她的下巴，带上门，走出房间。他来到小酒吧，找到两瓶酒，放到桌上。接着他把白兰地和香槟酒调和好。"很好的混合酒。"他自言自语道。他又向那个房间走去，用指节敲了好几次，才推开门。

特雷莎坐在床沿，仍然穿着她那身衣服。一见到他，她就站起来。

"怎么啦……"乌戈指指睡衣，"您就这么穿着湿衣服？"

"对……不……咱们还是走吧，好不好？"

孔蒂亲王同意了。他知道，不顺着因受惊而害怕的女人不会有好结果。他牵着她的手，同她一起回到客厅里。

"当然，咱们这就走。不过，走之前先喝几口。"

特雷莎喝完一杯香槟酒和白兰地的混合酒以后，感到舒服一些。她不觉得冷了，产生了愉快的温热感，全身的肌肉放松了。乌戈又给她斟了一杯。

"我不该喝了吧……"她低声说。

“嗐！对您不会有害处的。”

他们坐到沙发上。她突然高谈阔论起来，谈起那些公牛，谈起坐在斗牛场头排座位上看斗牛的人们，还谈起她的女友们得知她陪亲王殿下去看斗牛，准会羡慕她。乌戈洗耳恭听。这个姑娘心里不害怕了，有时甚至敢直视他，还放声大笑。乌戈又给她斟了一杯。

“乌戈……我头晕了！”特雷莎哈哈大笑着说。

“妙极了！妙极了！”

特雷莎开始谈起她的父亲。龙迪亚先生自从结识乌戈以后，开口闭口都要谈到他，闹得连部长都知道了，还表示希望见见亲王。她的母亲则认为，乌戈·孔蒂是天下最美的男子。

“特雷西塔①，您呢？也这么看吗？”他试探道。

“嗐，乌戈！您说什么呀！”

三杯酒下肚后，特雷莎胆大起来，脸皮也厚了。她同她母亲一样，也认为坐在她身边的人是所有人中最有魅力的。她忘不了公路上的那一吻，更忘不了其后几天对他的思念。即使现在回想起来，她还会全身颤栗。开头她害怕，害怕来到这个乌戈未告诉她属于谁的陌生处所。后来害怕心理消失了，希望乌戈不停地看自己、吻自己的渴求，在特雷莎心中油然而生。

他向她靠近一点。特雷莎的颈项感觉到亲王的呼吸，

① 特雷莎的昵称。

心里产生了痒痒的渴望感。

“特雷莎……您从来没有恋爱过?”

她故意转过脸去。她的嘴唇差点儿擦着亲王的嘴唇。

“没有,过去没有。”

“那现在呢?”

她闭上双眼。他开始吻她。

他们回到车里时,天已完全黑了。她哭了起来。他把车开到人行道边停下,等她停止哭泣。

“我的心肝,怎么啦?”他温柔地问道。

特雷莎低着头,抽抽搭搭地说:

“我真坏……羞死人了……不知道你对我会有什么看法……现在……”

他搂住她说道:

“特雷莎,我爱你……咱们谁也没有错。咱们都是青年嘛……咱俩永远相爱,对吗?”她在点头表示同意时,哭得更厉害了。“所以这样是很自然的……咱们的爱情迸发了,这就是全部情况。”

第二天,他见不到她。她母亲告诉他,可怜的孩子得了重感冒,卧病在床;他就给特雷莎家送去一大束鲜花。星期二,她的身体康复,他不顾她的反对,又把她带到那所私邸。姑娘已不再害怕了,当他请她喝香槟酒时,她拒绝了,说道:

“乌戈,我一喝酒就头疼。不必了……”

五周以后的一天上午,卡门告知亲王殿下,龙迪亚小姐

在会客室里，希望同他谈谈。

“请她进来。”乌戈吩咐道。

特雷莎一见到他，就扑在他胸脯上哭起来。他稍稍把她推开，见她脸色苍白，双眼红肿。

“告诉我，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不先给我打电话？”

她仰起脸，简直是气呼呼地说：

“我怀孕了……”

“哪会呀！”

“我不舒服有一个星期了，吃不下东西。”

“你爸爸、妈妈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妈妈说要带我去看病。她以为我的胃有毛病。”

乌戈心花怒放。特雷莎·龙迪亚心惊胆战地告诉他的消息，却是他有生以来得到的最佳消息。几个星期以来，他满怀渴望地等待着这个消息。前些日子当他得不到这个消息时，他认为他的计划至少要推迟一个月才能实现。

现在亲王恢复了乐观和信心，为他将冒最大一次风险而洋洋自得。

他温柔地拉着特雷莎，让她在一张大圈椅里坐定。他问了她许多问题，直到相信这个姑娘说的是真话才罢休。根据她说的话，他断定她确已怀孕。然而她却说，她要一死了之。

“我没脸见人啦。”她说了一遍又一遍，似乎这成了她的口头禅，“我做了坏事……乌戈……我造了孽。”

她又哭了。等她稍稍平静以后，乌戈·孔蒂突然一本正经地宣告：

“特雷莎，我是绅士……我要和你结婚。”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特雷莎·龙迪亚已停止哭泣。她把脸慢慢凑近乌戈。乌戈见她泪流满面，湿漉漉的眼睛里闪耀着获得爱情的喜悦光芒。他向她伸过手去，让她站起来。

“我要和你结婚……因为我爱你。”

“乌戈！”她叫道。她扑到他身上，十指抓住他的脊背，哭中带笑，同时说着令亲王莫名其妙的话。

乌戈·孔蒂在书房等候阿龙索·龙迪亚，听见背后开门声时才停止踱步。进来的不是龙迪亚，而是仆人，他推来一辆小车，上面放着银制小桶、冰块、香槟酒和高脚杯。他把小车放在书房里，鞠个躬便走了。

亲王是不请自到的。男仆告诉他，龙迪亚先生在睡午觉，并且吩咐过不许别人打搅。

“请告诉他，孔蒂亲王希望立即见他。”

他在书房里差不多已经等了五分钟，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又温习了一遍将向龙迪亚宣讲的话，觉得不错，很有感染力。

“殿下……对不起，来晚了！”

龙迪亚是匆匆忙忙走来的，两眼仍是迷离恍惚，布满血丝。他向乌戈伸过手去，两人默默地握手。

“坐，请坐……管家告诉我您来了，我还以为是做梦呢。”

龙迪亚抬一抬一边的眉毛，突然感到话说得不大对头。为了掩饰过去，就打开瓶盖，斟满两杯酒，一杯是给孔蒂的。乌戈却让酒杯放在那里，碰都不去碰一下。此刻阿隆索不知所措，看着严肃而沉默的亲王。

在书房尽里边，在两个高书架之间的墙上，挂着一个电钟。乌戈等秒针转了整整一圈，才开口说话。

他清清嗓子说道：

“这个，这是件急事……情况严重。”

“严重？”龙迪亚重复道，差点儿跳了起来。少量香槟酒泼洒到他的膝上。

“对，同我们都有关系。”

“同我们都有关系？”

“同您……同我本人……同您女儿……”

龙迪亚大为震惊，但又不知涉及何事。他把酒杯放到小桌上，神经质地把两手的十个指头交叉在一起。乌戈看着他的脸，眼睛一眨不眨，说道：

“龙迪亚先生，我是来请您宰我的。”

“什么？……”阿隆索叫道。

“请您把我毙了……我是流氓，龙迪亚先生。我是最卑鄙的流氓。”

他站起来向玻璃柜走去，同时听到阿隆索站起来时圈椅上的漂亮猪皮发出的咯吱声。

"嗐，殿下，您在说什么？我为什么要杀您呢？"

乌戈转过身来，发现龙迪亚站在两步之外，脸色苍白地看着他。

"因为我活该……除非……"他作了一个戏剧性的停顿。龙迪亚莫名其妙，半张着嘴，也跟着说"除非"。"除非您不把损害您女儿的男子像狗一样宰掉。"

龙迪亚马上答道：

"当然要把他宰掉。"

"那么，阿隆索，您宰了我吧！请把我打死，报复我的流氓行为吧。"

"殿下……您病了吧。"

"对，阿隆索……我是因为羞耻而病了……因此，我是来向您坦白一切的。"

乌戈闭上了眼睛。这一场戏演得很好。如果在舞台上，他的演出一定会博得掌声。他在那里站了几秒钟，佯装呼吸困难。他由着阿隆索把他拉到圈椅里。

"殿下，您有什么必须向我坦白的？是您同普里亚做了一笔好买卖吗？"阿隆索笑了，"这我知道了，您办这件事，我高兴。"

亲王睁开眼睛，双手牢牢地撑在圈椅的扶手上，说道：

"阿隆索……我诱骗了您的女儿！"

"什么？您！……"龙迪亚含含糊糊地说。他气得脸红脖子粗，站了起来；接着举起攥紧的拳头，然而并没有砸下去。拳头慢慢地落下，最后垂在体侧。

乌戈承认道：

“您好意待我，我却干了对不起您的事。”他以难过的声调说，似乎所说的话使他十分痛苦，“我背叛了朋友……我玷污了您的家门，诱骗了您女儿……我……我爱她，龙迪亚先生，我本希望事情按另一种方式办理。可我们都是年轻人，没有经验，而且我们相爱……现在……现在特雷莎怀孕了。”

这一番交代对龙迪亚来说，简直像在脑袋里爆炸了一个炸药包。听到女儿已经怀孕，而且将生下亲王的一个孩子时，他既不痛苦也不愤怒，而是感到一阵难以支持的眩晕，双腿发软，两眼发黑，耳朵嗡嗡作响。

阿隆索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失去了光彩，他目光呆滞，颓然坐到乌戈对面的圈椅上。乌戈见他稀稀拉拉的山羊胡子颤抖着，反复说：

“怀了孩子……特雷莎，怀了孩子。”

孔蒂不着急。他感到满意，意料中的阿隆索的反应，现在一一出现了。他让部际投资委员会主任从惊恐中恢复常态。

“我犯了罪。”亲王又说，“龙迪亚先生，这个罪要么以性命抵偿……要么以荣誉补过。”

亲王明白，阿隆索没有听他说话，或者听不懂他话里的含义。阿隆索只是点点头。

乌戈接着说：“我是讲信誉的，是文明人……作为绅士，”他站了起来，“作为亲王，我要向您女儿求婚。”

龙迪亚慢慢抬起头。他热泪盈眶，看了看乌戈向他张开的手。

“是的……是的……”他像机器人一样重复着说。

乌戈抓住他的双肩，迫使阿隆索听他说话：

“我要同您女儿结婚……阿隆索，这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因为我爱她……我希望使她成为孔蒂王妃，现在感谢上帝的恩赐，她腹中有了一个继承我祖先光荣传统的生命……有了这个孩子，孔蒂家族的血脉可以接续下去了。”

阿隆索·龙迪亚浑身颤抖。乌戈以披肝沥胆的诚意说出的话感动了他。他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这个男子汉陶醉于幸福之中，竟放声哭了起来，孔蒂则轻轻拍打他的脊背。他的夙愿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的家庭，他为之艰苦奋斗的这个家庭，即将跨进天堂——贵族行列的大门。龙迪亚本人从此刻起将成为世界贵族的一部分，他的名字和血脉将永远与孔蒂家族的名字和血脉连结在一起，而孔蒂家族早在博尔吉亚家族之前就是贵族了。这个情况他是在《哥达年鉴》中读到的，该年鉴是亲王同他交朋友时嘱咐他购买的。他得知特雷莎失去贞操后的最初反应是杀死诱骗者，这在一个感情冲动的墨西哥人父亲身上是十分自然的，是最起码的要求。然而乌戈把阿隆索最起码的要求也打消了，现在阿隆索一面高兴得哭泣，一面对小特雷莎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无限的爱，产生刻骨铭心的谢意，因为她以她的青春和处女的躯体，为实现他最珍贵的愿望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他站起来，张开双臂，大声说道：

"我的孩子，你过来！"说到"我的孩子"时，一股喜悦的电流贯穿他的脊柱。"我高兴得疯啦！"

阿隆索·龙迪亚热情洋溢，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拥抱得亲王透不过气来。阿隆索在强烈表示亲切的过程中，直搂得乌戈脊背生痛才放开手。他用难以控制地颤抖着的手斟满两杯酒，提议干杯：

"为了幸福，为了爱情。"

乌戈跟着他说，两人一饮而尽。龙迪亚像患癫痫似的颤抖不止，说道：

"两个伟大的家族结合在一起了……上帝啊……上帝啊！"

乌戈看着他在那里高兴得手舞足蹈，把香槟酒泼洒在地毯、家具和他自己的衣服上。阿隆索冲动地奔向门口，探出身去叫道：

"老婆子……特雷莎……快下来！"

他回到书房里，眼睛闪着光芒，然而那不是泪水的反光，而是喜悦，几乎是童稚的喜悦而引起的。

"要举行气派十足的婚礼。"他说话太快，噎住了。

乌戈小心翼翼地说："我倒愿意举行简单的、只有少数亲朋参加的婚礼。"

"这不行，不行！"阿隆索反对道。他现在可以不顾礼节、毫不脸红地这样说话了。亲王差不多是他的女婿了，岳父大人一般有某些不容别人争辩的特权，"这绝对不行……要

举行大型婚礼……此地从未见过的大型婚礼。”

“可是目前我的经济状况……阿隆索，您知道，我的银行老板们……”

“谁让你付钱来着？这是我的事……大型婚礼……要在大教堂举行。大主教亲自主持……哦，我要让部长当证婚人……你瞧着吧，我会给你们俩送什么样的礼物……”

“阿隆索，咱们先得谈谈嫁妆的事……”乌戈神情严肃地说，谈及此事似乎使他痛苦。

“什么？嫁妆？”

“这是老习惯……”

“当然，这我知道。我不至于如此无知。嫁妆！这不成问题。”

“不过，一般都是事先安排的。”

“是说嫁妆吗？乌戈，你瞧，承蒙老天爷照顾，我是富翁……说到嫁妆，嗐！小事一桩嘛……你要什么？五百万……一千万？”

“唔，我不知道。”

“乌戈，嫁妆有他妈的什么用？”阿隆索喜不自胜，非常亲切地对他说，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我的全部家产都是特雷莎的嫁妆……要是告诉你我有多大的家产，准会吓你一跳……我老了，我的财产早晚都是她的。”

“不过办个手续而已。”

“行啦，孩子。”他又热情地、咋咋呼呼地拍打乌戈。“办个手续。我在特雷莎名下开一个五百万的户头……算是开

头吧。”

两位女眷到了。特雷莎见乌戈同她父亲在那里，不知道该继续朝前走，还是该撒腿往回跑。她父亲过去拉住她的手，宣告道：

“娘儿们，”在家时他是这么叫她们的，“乌戈·孔蒂亲王来向小乖乖求婚了。”

龙迪亚夫人猛地向乌戈转过身去，问道：

“这是真的？”她都快哭了。

“是的，夫人。我爱她，我要和她结婚。”

龙迪亚拍拍他女儿的背，以粗鲁的亲切口吻问道：

“你说说，你愿意让他做你的丈夫吗？”

特雷莎点点头。龙迪亚把他女儿向亲王那边推去。

“吻他，吻他嘛！”

两个年轻人有礼貌地、小心地亲吻。阿隆索一手拿着酒杯，一手在他老婆屁股上掐了一把，说道：“我早就对你说了嘛！他们已经成了新郎新娘了，咱们还蒙在鼓里！”

阿隆索的妻子又是笑又是哭。

乌戈吹着口哨走进屋里，吹的是儿时就听到的一首那不勒斯的老歌曲。他满心喜悦，喝得有点儿醉意。卡门正在一个角落里打盹，腿上放着一本书。听到他进门，她站起来说：

“殿下……对不起！我大概睡着了。”说着看了一眼普里亚工程师送给她的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

"卡门，你幸福吗？"

"现在我是幸福的，殿下。"

"我是说，幸福得想高高兴兴地唱歌吗？"

"这倒没有，从来没有过。"

他伸出双手，抓住卡门的两只手腕，拉着她哈哈大笑地飞速转圈。卡门以为他疯了。

"殿下，您身体好吗？"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我疯了。"

"玩得好吗？"她问道，心中有点儿恼火，因为他没有告诉她去哪里。

他们停止了转圈。

"玩得好极了……卡门。"乌戈突然想讲讲知心话；这也许是因为他孤身一人的时间太长，无人可以对之倾诉心事（无论好坏），别人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卡门，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您一个意外的消息。"

"是吗，殿下，什么消息？"

"我要结婚了。"

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脸色突变，露出痛苦的表情。他感到她的脸色变苍白了，有好几秒钟没有说话，泪水夺眶而出。

"卡门，您不高兴？"

"当然高兴，殿下……"再过一秒钟，卡门就要像吃醋的傻姑娘那样放声大哭了。"先生……同谁结婚？"

乌戈耸耸肩膀说道：

"当然是同特雷莎·龙迪亚。"

卡门再也忍受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忘掉了礼节，那反应完全像一个害单相思的女人，心中抱着秘密的希望，而她所爱慕的男子却突然向她莽撞地透露了情敌的名字。她在痛苦的抽噎中诅咒自己太蠢，竟把特雷莎介绍给乌戈。然而，过了一会儿她又想："不管怎样，没有她，还会有别的女人。"乌戈渐渐明白了她内心的痛苦，见她双手捂着脸，在圈椅上翻滚着呜呜哭泣。

"卡门。"他跪下要求道。乌戈从未为任何人哭过，但是他懂得有的人是会为别人哭泣的，卡门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您听我说……别难过了。您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原以为您会分享我的幸福……我根本不愿意以任何方式使您难过。"

佩雷斯·门迪奥拉夫人不愿再听他的安慰话。她希望亲王不要罗嗦，由她独自痛哭，发泄她心中的痛苦，为这出只有她了解其真实意义的戏的结局而流泪。他拉着她的一条胳膊想把她拽起来，卡门却搡开他。

他觉得她发火了。莉兹·艾夫雷尔吃醋时，有时也会这样暴跳如雷。乌戈是知道如何处理的。

"卡门！"他叫道，一面抓起她的胳膊向上提。她想反抗，但乌戈强壮，且又运足了劲。

他把卡门拉了起来。她把脸扭到一边。那脸上满是泪痕，敷的脂粉被泪水弄得不成样子。亲王继续摇晃她，接着一只手轻轻掐住她的下巴，憋得她直哼哼。

"乌戈……"她含糊不清地抱怨道。

孔蒂猛烈地吻她。"这一步我走晚了。现在我必须同她睡觉。这事干得好，我们就会相安无事了。在某种方式上，"他心里想，"这是最后一个老婆子，绝对是最后一个。"卡门的唾液味道像血。

"笨蛋……"他离开她的嘴唇时说道。

她愣愣地看着他。

"过来……"乌戈把她推向他的卧室，"把衣服脱光……"

十

〔莉兹·艾夫雷尔对乌戈·孔蒂说过，他在纽约会生活得很幸福，此话一点也不夸张。中央公园开阔的绿草坪对面的河畔，有一幢高大的公寓楼，其面积几乎占了一个街区，她把乌戈安顿在这座楼的最高一层居住。她自己住在一个儿子家里，但是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和晚上却和亲王一起度过。

"大面上要过得去。"她常这么说。

他们在那里过了几个礼拜，每天不是出入于舞会、酒会和夜总会，便是出去散步。乌戈首次凭借他的职业大享其福。艾夫雷尔夫人的朋友都是有钱的小布尔乔亚，乌戈说什么，人家都相信：一位意大利亲王，是极古老的家族的血脉。连报道社会新闻的记者们也对他表达敬佩之情。在这

个枯燥乏味而又过份热衷于同大洋彼岸的王族交往的上流社会里，孔蒂证实了弗朗切斯科那天夜里在地中海上谈及贵族时所说的话："阿马德奥，是否贵族，并不重要；是否生于王族，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像贵族那样行事，使别人以为你就是公爵、侯爵、伯爵、亲王……或你所选中的爵位。"

后来他们去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也没有人怀疑乌戈·孔蒂是亲王。谁也没有调查他历史的好奇心，也没有去分析他的言论、了解他是否果真是意大利王族的成员。无论是加利福尼亚还是洛杉矶、旧金山（莉兹带他去看过她和她的子女们出生并在那儿致富的家）的上流社会，都比美国东部的上流社会土得多。在联欢会、招待会和夜总会之类的社交活动场合忙碌一阵以后，莉兹·艾夫雷尔搬到海滨去住了。

乌戈到了海滨，又想念起意大利来了。这里阳光灿烂，天空湛蓝，然而大海汹涌咆哮，同那不勒斯的海大不一样。莉兹把她的卧室让给他住。卧室很宽敞，一个个大窗子都朝着大海。她住在邻室。亲王刚到几天，就引起这个海滨小城的街谈巷议，从早到晚总有十几人、几十人到莉兹家来，这些人都是她的朋友、熟人、俱乐部和她所属的教会社团里的伙伴。

有一次，莉兹带着一帮主教派教会的妇女来见亲王殿下，请他为州里举办的吃苹果酱馅饼冠军赛发奖。还有一次，她们再三恳请他在市政厅就大战和美国人解放意大利

为题发表演说。莉兹·艾夫雷尔享受着胜利的幸福。自从亲王成为她的座上嘉宾后，她发行的债券的价值迅速上涨。城里以至郊区上流社会妇女的聚会场所，必定少不了他。然而，亲王却少言寡语，闷闷不乐起来了。

"你讨厌我了？"一天晚饭后在海滩散步时她问道：

"哪儿呀。我讨厌乱哄哄。我觉得我像一只供展览的猴子。"

"哟，乌戈！我原以为……"

"我讨厌这些人，讨厌这些打听我们爱情的探子。"

乌戈一直在考虑，这几个月他依靠莉兹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她的儿子最近常打电话叫她回洛杉矶。亲王想起同芙丽达的关系起初也是这样，后来却以这位伯爵夫人的破产而告终。有无重蹈覆辙的危险？

"莉兹，"他要求道，"请对我说实话，你发生经济问题了吗？如果这样，我可以……"

她捂住乌戈的嘴，不让他说下去：

"乌戈，没有问题。我的困难属于另一类。我的孩子们没有任何生活经验，害怕别人背后议论咱们。"

"为什么？"

"昨天，我的一个孩子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据他说，已经有人在胡说八道了……"

乌戈把香烟在桌上的烟灰缸里慢慢掐灭。大概有一分钟光景，他一语不发。他有个主意，而这个主意并非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而是自从结识莉兹以后，经过长时间考虑才产

生的。这就是同她结婚，保住他将来的生计。

他说道："莉兹，我认为同咱们有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乌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惊讶地问道。

"莉兹，我爱你……然而，我觉得咱们周围的人满脑子都是肮脏思想。"

"乌戈，人就是这样。他们想破坏别人的幸福。"

"让流言蜚语玷污咱们的关系，那太遗憾了。莉兹，咱们只能分手。我想过……"

"你想过什么？"她跳起来急切地问。

"我想过，咱们分手……"

莉兹·艾夫雷尔在他身边哭了起来。他身穿睡衣，在窗口望着满天星斗的夜空，心里在盘算："现在她大概要作出抉择了。"

"乌戈，咱们怎能分手，破坏咱们的爱情呢？"

"没有别的办法。"他又叹息着说，"我确实感到遗憾。"

"为什么一定要作这种牺牲呢？"

他来到床边，抓住她的双手说：

"为的是让他们……其他人……不再背后议论。咱们分手了，他们就满意了。"

"这绝对不行。"她抽泣道，"有了你，我才觉得自己是个活人，我爱你。"

"亲爱的莉兹，爱情意味着惩罚、牺牲……只要咱们在这里，只要我住在你家里，别人就会在背后议论……"

这一点莉兹是同意的。沉默一阵后，她似乎想出了办

法，说道：

"乌戈，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这么办……我们有一条西克拉号游艇。我的孩子们想把这条游艇通过运河开到纽约去。航程很长，咱们乘这条游艇……可以安安稳稳地享受几个月。"

乌戈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在加利福尼亚，莉兹的儿子们的影响既明显又厉害。他自己就感到众目睽睽，使他不能随便执行他的计划。还有一层，他们一直不能单独在一起。在家里，莉兹弄来一帮人从早到晚围着她转，以显示她的了不起。只有她上床睡觉时，他们才单独在一起。这样的闺中情亲王是喜欢的，对他来说也很重要，然而却令他讨厌。旅行这个主意非常妙。在这样漫长的旅途中，总会出现有利于他成为艾夫雷尔夫人的丈夫的环境。一旦造成既成事实，儿子们就只好接受他成为这个兴旺家庭的一员了。

"莉兹，我觉得这个主意好极了。"

两周以后，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西克拉号游艇驶离旧金山，朝南方开去。〕

十一

乌戈·孔蒂头疼得厉害，说道：

"亲爱的芙丽达，今晚上真糟糕！"

"依我看，是喝太多了！"

"我没法不喝啊。我猛往肚子里灌香槟酒。"

"你已经成功了，乌戈。在这里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天哪！我的头要裂开了。"

"来支香烟?"

他没有吭声，她点燃一支幸运牌香烟，塞到他干巴巴的双唇间。

"抽吧。"

乌戈咳嗽起来，嘴里涌上一口苦水。

"什么都受不了啦。"他把苦水吐到地毯上。

那天晚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龙迪亚家里来了三百来人，其中有政治家，百万富翁，贵族，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乌戈已不再要求不给他拍照了，只要身边有特雷莎、阿隆索及其妻子，他就让人们尽量拍照。所有的人都急切地等待主人发布准备好的意外消息。当主人眼中含着热泪，喜气洋洋地宣布他的独生女将与亲王殿下结为连理时，顿时爆发出一声惊讶的"哦"来，接着犹如好戏演到精彩处，引起一阵密集的、持续不断的掌声。乌戈同所有的人拥抱，也被所有的人拥抱，甚至也让玛尔杜恰拥抱了。她是不请自来的，还带来一个高个儿黄头发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一脸傻气，不会说西班牙语。她向亲王致礼后，就介绍说，陪同她来的小伙子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石油产业的继承人。她又对未来的新娘说：

"你可中了彩啦。"说完便牵着她的朋友离开那里，朝冷

餐食品桌走去。

特雷莎蹙起眉头，心里犯嘀咕，问道：

“乌戈，她为什么说这种话？”

“啊！我不知道……可能是她嫉妒你。”这句话使阿隆索的女儿放了心，心里美滋滋的。

现在他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后来的情况。数以百计的香槟酒瓶噼噼啪啪地打开了，那声音震得他脑袋疼。他闭上眼睛，记得各色人等嘻嘻哈哈飞快地从面前走过，他们狂饮猛吃，永不满足。他还记得龙迪亚向他介绍那位律师，说他是自己最好的合作者。那位律师恬不知耻地说：

“要是好说歹说也不能同一个女人睡觉，我就同她成婚拉倒。”

龙迪亚听了这种打趣的话，哈哈大笑。后来宾客们酒酣耳热，什么样的混帐笑话都说得出口了。香槟酒始终喝不尽，如滔滔江河，源源不断。

“他们只得把你抬回来了。”芙丽达说。

“真不知道我怎么还活着。”

卡门来了，为了不打搅乌戈，轻声问道：

“殿下，今天会见报界的时间不变吧？”

“哦！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龙迪亚先生打电话来问时间，他等着回话，以便邀请记者。”

“去他妈的。”接着，他像从魔术箱里钻出来的木头娃娃似的站了起来，说：“您没见我病了吗？”

卡门鞠个躬离去。芙丽达见乌戈突然大发雷霆，觉得很有趣。

“我进来的时候，卡门拿出打电话来祝贺你的人的名单给我看，有一千多人。有几个人是从纽约打电话来的。”

乌戈像死人还阳似的，叹口气说：

“都是蠢货。”

她咂咂嘴说：

“乌戈，瞧你的用词。没有这些蠢货，咱们能干什么？”

“还会有别的蠢货来。”

“那就不见得会有这些好。你想，他们崇拜我们。”

“因为他们不了解咱们！”

“殿下，您吓我一跳。如果别人听到这句话……”

“见他们的鬼去吧。”

“你就这样瞧不起你的臣民？”

“我愿意怎么对待他们都行。”

“乌戈，你胜利了，心里有把握。你这一手玩得漂亮，我祝贺你。”

“谢谢。”

“我应该承认，当初我以为你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办到。”

他睁一下眼睛，说道：

“你对我了解得太不够了。”

“你知道吗，龙迪亚对将军说了些叫我发笑的话。他说，他们把你逮住了。”

“是这样的。”他谦虚地承认。

“我如果不了解你，就相信了。你对那个姑娘的这一手干得真漂亮。”

“谢谢，伯爵夫人。我希望这是一桩好买卖。”

“已经是啦。对双方都有利……一般人家有待字的闺女，就希望给她们找个好婆家；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家里能有个医生、律师、工程师。龙迪亚家要的是一位亲王。”

“他们这回捞到了……”

“我在西班牙听到的那首民歌是怎么说来着？”芙丽达自言自语地说。她的手指打着很响的榧子，说道：“说的是某人的女儿同贵族结婚：

姑娘要个丈夫；
父亲要个侯爵；
侯爵要的是钱，
三方皆大欢喜！”

乌戈笑笑说：

“只不过现在不是侯爵，而是亲王……哟！”他突然记起什么，“你知道吗，这姑娘是处女。”

“怎么？是处女？”芙丽达笑了，“我原以为只有在圣徒列传或非洲某些野蛮部落里才有几个处女呢。”

孔蒂点点头说：

“我也这样认为。可她是处女。这是个麻烦事儿。”

“你捡了个便宜。我看你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姑娘了……

我同情她。她这么年轻，未来的生活充满错误。”

“有钱，错误就成了美德。”

亲王伸手想取卡门在他醒后不久给他送来的冰镇果汁壶。冯·贝克伯爵夫人上前给他倒了一杯。

“乌戈，”她似乎很不适宜地说道，“你爱那姑娘吗？”

他抬起眼睛看着芙丽达的脸，说道：

“不爱。像咱们这号人，从来不会去爱。”

“这样的话，你以前也说过。”伯爵夫人近乎伤心地说。

“可这是事实。”

她点燃一支香烟说道：

“乌戈，你认为她爱你吗？”

亲王耸耸肩膀说：

“可能是爱我的；不过，与其说是爱我，倒不如说是爱我的封号。她父亲也是……”

“这就有危险。”

“什么危险？”

“我想是灾难。如果他们得知你是个冒牌亲王，会发生什么情况？”

他喝完那杯新鲜可口的果汁，来了精神，说道：

“没事。就算这事儿败露了，也没有办法啦，特雷莎已经成了我的妻子，我们有了孩子，他们就只得承认我……如果他们不承认我，而要求离婚，就必须花钱。”

“你倒都考虑好了。”

“那当然。这可是件大事，弄错了就危险。这你是有体

会的。”他看着她，温柔地笑笑。

伯爵夫人起身，拿起她的手套说：

“是代价很高的体会……好，我走了，再次祝贺你。”

“谢谢，伯爵夫人。”

芙丽达向门口走去；到了门口，好像记起什么事，转过身来说道：

“喂，乌戈！弗朗切斯科很快要来了，也许你对此有兴趣。”

“什么？”亲王猛地坐起来。

她摇摇头，莞尔一笑说：

“你不必惊慌。他对你早已不感兴趣了。现在他有了新的监护对象：一个丹麦伯爵。”

她笑了。乌戈又靠到大枕头上，说道：

“弗朗切斯科……一个丹麦伯爵……难道这里要举行一次婊子儿子的讨论会？”

芙丽达笑得更厉害了，笑声依然那么迷人。她说：

“加上已经在这里的咱们这些人，讨论会是可以开了。”她承认道。

她轻轻关上门，还听到乌戈在对她发号施令：

“你告诉他们，别打搅我。我要睡了。”

电话铃响起来了。乌戈好久才发现他不是在做梦，那不绝于耳的、令人头痛的丁零声，来自安在床头边写字台上的电话机。

"卡门……李！……"他叫道。

电话铃依然响着。他骂起卡门和那个菲律宾人的娘来了，一手抓起电话听筒，嘟哝着说："谁？"

话务员以清晰、平淡的声音查找乌戈·孔蒂亲王。

"我就是。"乌戈不高兴地嘟哝道，后来他才觉得不该告诉她。

"纽约有人要同你通话。请不要挂断。"

电话线传来一阵杂音、说话声和尖叫声，最后远方有个声音以英语问道：

"乌戈……是乌戈吗？你能听清吗？"

"您是谁？嗯……是谁？"

他听到微弱的声音：

"是我，乌戈，darling……莉兹……莉兹·艾夫雷尔。"

"啊，是你！"他毫无感情地吁了口气，"你要干什么？"

他像是在同一个陌生女人说话，同一个在生活中从未谋面的女人说话。他气冲冲地等着她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

"乌戈……我看过报纸了……才知道你在墨西哥……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你为什么不从哈瓦那直接到这里来呢？"

"嘻！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乌戈……报纸登了关于你的可怕的事。"

"什么事？"

"乌戈，darling，报上的消息是真的吗？"

"我没有看过，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他好像听到一声吼叫，接着又听到她说：

"乌戈，darling，消息说，你要结婚了。我是今天上午看到这个消息的。乔利·尼克波克也这么说……这是真的吗？"

"对，是真的。我要结婚了。"

"乌戈，这不可能。"现在吼声更响了，"乌戈，你不能对我干这种事。"

"为什么不能呢？我是自由的，愿意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乌戈，你好好听我说……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到处找你，害得我好苦啊……我以为你回欧洲去了……这个时期我一直没有忘记你……我跟我的孩子们打了官司……同他们达成了协议……他们给了我遗产的一半。我……咱们俩有……将近五百万美元……他们不会再找我……咱们的麻烦了……乌戈，真可怕……我同他们断绝关系了。他们不再是我的孩子啦。"

乌戈吁着气。他想说话，但是那个女人哭哭啼啼，说个没完，使他插不上嘴。他终于叫喊般地说道：

"莉兹，已经太晚了……忘掉这一切吧。"

"乌戈，你说什么？你好好听我说……"莉兹更缓慢、更清晰地重复道，"我有五百万……咱们可以像你要求的那样结婚了。"

为了盖过莉兹的声音，乌戈又叫喊道：

“我已经不感兴趣啦。下周我就要结婚了。”

“乌戈，这不可能！”

“可能的。我就要结婚了。”

“你说过，你爱我。”

“那是谎话。我是在诈骗你。”

“乌戈……”

“我是在诈骗你，莉兹。你以为像我这样的男子会爱一个老婆子……会爱一个老奶奶……会爱一个像你这样的丑八怪吗？莉兹，你一直使我恶心……我对你说过的一切，咱们一起做过的一切，都是令人恶心的谎言。”

“乌戈！”

“你可以随便叫唤，但这是真的……莉兹，你好好听着，我喜欢的是你的钱，而不是你。再说，你那么蠢，这可不是我的责任……你忘了你是老太婆，而且相信爱情……你向我要的爱情，只有在既年轻而又没有令人恶心的东西玷污它的时候才能生存……你收起你的几百万美元吧……或者再找一个男人。你想冒险，你已经冒了一次险，这是你生活中的最后一次。现在抱你的孙子去吧……不要打搅我！”

他粗暴地挂断电话。他想道：“我对她生硬了一点，但必须这样做，否则甩不掉她。”他看着电话机，仿佛它是凶恶的敌人。他拉起电话线，一拽就把墙上的插头拽了下来。

“让我安安静静睡觉吧！”他高声叹息道，同时拉过枕头捂住脑袋。

十二

龙迪亚点完以后说："乌戈，到现在为止，已经到了七辆汽车、二十台电视机、六套银餐具……"

"还有十一副刀叉。"龙迪亚夫人拍着手说。

阿隆索从他的眼镜上方看她一眼，不让她插嘴，接着说道：

"此外，有五间房装满了东西。你想去看看吗？"

乌戈微笑道：

"亲爱的岳父，以后有的是时间。"

在前往书房的路上，龙迪亚拍拍乌戈的肚皮，又说：

"乌戈，还有好东西没有到……我相信没有别的新婚夫妇会像你们这样得到这么多礼品……不费吹灰之力，价值两百万。"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

龙迪亚推开门，两人走进书房。乌戈一骨碌坐进一张圈椅里。阿隆索拿起一个装满精制的哈瓦那雪茄的银盒子，递到乌戈跟前，他没有要。

阿隆索咬下雪茄的一头，吐到一旁说道："好东西自会有部长们、承包商们送来，这样的人很多，他们都欠着我的情。"

他在朝书房的一角走去时，向乌戈挤挤眼，在一幅巨大的绘画前停下，把画移到一旁。然后一边用指甲修得整整

齐齐的指头拨动保险柜的小圆盘，一边解释道：

“我在一部电影里见过同样的保险柜。谁也没想到吧？”

“很特别。”亲王打着哈欠说。

阿隆索·龙迪亚咬紧雪茄，开始从保险柜里取出几个珠宝匣来。匣子都很大，外面贴着一层洋红丝绒。他把匣子放到写字台上。

“好东西在匣子里。”他示意乌戈到跟前去。亲王服从了，“你瞧……”

当阿隆索以夸张的姿态给他看第一个珠宝匣里的东西时，乌戈·孔蒂不禁暗暗吃惊。等龙迪亚把所有的匣子都打开，亲王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

“乌戈，你觉得这些玩意儿怎么样？”他得意地问。

“妙极了！”亲王说。

这六个匣子全都装满珠宝。除项链、手镯、耳环、戒指等等以外，还有美丽无比的宝石——钻石、祖母绿和珍珠；还有黄金和白金。

“这是昨天从巴黎来的。”龙迪亚说道，“是卡蒂埃给我寄来的，他是世界上最有名、收费最昂贵的首饰匠。”

“阿隆索，真了不起。”亲王的手指贪婪地抚摩着宝石。

“嗐，这算不了什么！这里面的珠宝，有的曾经是拿破仑的……你瞧……这条项链曾经是约瑟芬①的……其余的，曾经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是卡蒂埃给我弄来

① 拿破仑的妻子。

的。”

孔蒂把原来属于约瑟芬的项链放回珠宝堆里，兴高采烈地问道：

“怎么，你想开珠宝行？”

龙迪亚把珠宝全部放回匣子里，又把匣子塞进保险柜，回转身来微笑着说：

“完全可以，但不开珠宝行。这些玩意儿，”他不顾写字台上文件夹里保存的一张近百万美元的付款单，一再贬低这些珠宝的价值，“是她母亲和我给特雷莎的礼物……当然，还有其他礼物，你都知道了：阿卡普尔科的房子、度蜜月等等。”

乌戈直点头，深受感动，竟找不到一句话来表示感谢。这是他有生以来首次看到手边有价值万金的珠宝，此刻对龙迪亚产生了深厚、诚挚的感情。

龙迪亚十分庄重地说：“现在我这个当父亲的既然还健在，就要我的女儿拥有她中意的珠宝……拥有帝王们的珠宝，这才不愧为孔蒂王妃。”

“阿隆索，我们当不起啊。”

“嗐！这很正常。任何一个父亲不都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吗？”

他拉着乌戈的胳膊，把他带到书房的另一边。他指指墙壁。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平面图，起初亲王以为是剧院。

“乌戈，这是大教堂的平面图……你瞧，出席婚礼的人都要照此安排。”

他讲了十分钟。他说，第一排右首是总统家属，左首是部长们及其妻子、子女；紧接着的两排是贵族：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及其他有地位的人；再往后是工程承包商；然后依次为副部长、司局长和低级官员们。最后几排是其他人。

“行吗？”

“当然行。谁负责组织工作呢？”

“我自己，有贝哈拉诺侯爵夫人、将军夫人、卡门帮忙。我已经吩咐印制五千张请帖，恐怕还不够……请帖的颜色不一样，每种颜色表示大教堂里一个特定的区。”

“非常周到。”

“这就是组织工作，我的孩子。组织工作……要咖啡吗？”

“嗯……”

龙迪亚通过内线电话叫通了厨房，吩咐送咖啡和白兰地酒来。他在文件中翻找，找出了他要找的一张纸。

“乌戈，我们会有第一流的新闻报道……纽约、伦敦、巴黎、罗马都有记者来。我给他们在普拉多饭店包了整整一层楼。”

男仆端着咖啡来了。龙迪亚喝着咖啡继续说道：

“告诉你，他们要通过电视播送婚礼实况。”

“这是不是太招摇了？”

“当然是。目下是讲艰苦朴素的时代，不宜把家里的欢乐公开报道出去。”

孔蒂端着小咖啡杯，斜靠到沙发上。他确实心满意足了。芙丽达说得对，这是自古以来最大的社会成就。他的生活简直就是神话般的幻梦，令人难以置信。将来和弗朗切斯科相会时，他要好好取笑弗朗切斯科一番。

阿隆索·龙迪亚突然站起来，把刚抽了几口的哈瓦那雪茄扔进银烟灰缸里，两手叉腰，来回踱步，像在口授什么似的说道：

“乌戈，是讲实话的时候了。”

亲王顿时不知所措，肚子里七上八下，感到嘴里有一股怪味儿。这是心虚害怕的味儿。

“对……对，那当然……”

龙迪亚做了个手势，似乎向他表示，不要打断他说话：

“你知道，我是富翁，非常有钱……多年的艰苦奋斗、对祖国和我的上司一贯忠诚，使我积攒了一笔财富……好，乌戈，你已经是家里人了；结婚手续还没有办，但已经是一家人了。所以你应该知道某些事情了……在现在这个需要作出牺牲、表现谦虚的时代，我们这些有点财产的人，应该小心谨慎。公然铺张浪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作为政府的一名官员，肩负着责任的重担……我在政界的地位，使我如同住在玻璃房子中，对我的所作所为别人可以随便说三道四。”他喘口气，接着说道：“我有很多钱，有的是债券，有的是股票，有的是在企业中的投资……直到现在，这笔资本可以说是不计其数，都由代理人为我管理……这一点正是我希望交代的，今后我要换一种方式办事……我已经嘱咐

我的公证人准备好必要的帐目和文件，以便把这些财产记到你的名下。亲爱的女婿，这样咱们就不怕出现任何意外了……还有，我领导的委员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个极有权力的机构。你不了解我国的内部问题，"他急急忙忙地接着解释道，"我认为我应该告诉你，前面提到的那个委员会，对国家的所有投资项目——从购买一枚别针到建筑铁路，都有绝对的审批权。你明白了没有？"

乌戈·孔蒂表示明白了。龙迪亚逐渐暴露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秘密，一系列渎职受贿之类令人难以置信的丑事。亲王听了他的自白，发现别处的（例如欧洲的）政治家与他们的热带同行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些人为所欲为，把道德败坏说成光荣，把贪污腐化说成功劳。还说是作出牺牲的时代！然而他想，这一切毕竟与他毫无关系。他是来捞油水，而不是来怜悯人的。阿隆索为了过阔佬的生活，大发不义之财，这样更好。孔蒂亲王是吃他的，可以减轻他当富翁的包袱。

"那好极了。"龙迪亚继续说，"同政府打交道的承包商，一般可获纯利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一年可获利好几亿……我考虑好了，组建一个公司，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由你当董事长。把油水大的项目的合同都给这个公司。当然，咱们要做好工作……我估计，咱们这个公司每年可以承揽价值近五亿的合同。"

"保守地说，咱们可得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乌戈对着乐呵呵的龙迪亚计算道。

“完全说得过去，是不是？”

“那当然。”

“乌戈，我向你建议的这件事，一点儿也不肮脏，也不是不讲道德。”

“阿隆索，如果是肮脏的，我就不接受了。”

“我相信你是这种人。这是最合法的买卖。工程由这个人承包或那个人承包，对政府来说都一样。政府感兴趣的仅仅是保证干好，价格要低，工期要短；这么办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别人，例如普里亚，会发牢骚吧？”

阿隆索又点燃一支哈瓦那雪茄，说道：

“他什么也不会说的。他们也会拿到项目。我向你保证，大家都能赚到钱……只不过咱们挑最好的……最后，你的理事会成员要挑选诚实、可靠的人，例如将军这样的人……到时候咱们再决定股金怎样分配。”

“阿隆索，都照您说的办。”

后来龙迪亚表示，他对亲王同他的合作方式深感满意，说道：

“亲爱的乌戈，咱们除了是亲戚以外，”他亲切地搂着乌戈的腰摇晃，“又要成为最好的合作伙伴了，是不是？”

“我也希望这样。”

他把乌戈领到书房门口，说道：“现在咱们去看看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住宅的左半部分已改成办公室。速记员、话务员和打

字员共有十余人，在卡门的指挥下紧张、卖力地工作着。龙迪亚已经吩咐沿墙放一张宽一米的长桌子，桌子刨得光光的，上面堆着不同颜色的信封，一个男孩把信封分给打字员姑娘们，让她们按照各自的名单填上名字。

“八天前我把她们从办公室调来的。”龙迪亚说明道。

在房间尽里面，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坐在写字台后，在一名速记打字员帮助下看名单，或加以修改，或增加人名。这些名单也分成蓝、黄、粉红、白几种颜色。她的工作要求细心、谨慎。阿隆索和亲王让她负责选择来宾，并按照来宾的职务、出身，或按照他们在政坛或社会上的地位，安排他们在教堂里的位置和婚后宴上的座位。她每天不倦地工作十小时，感到她自己在这堪称样板的组织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卡门以其工作为乐，因为这项工作不仅使她感到自己有用而得到满足，而且使她有了给朋友以好处、对敌人进行报复的良机。名门望族的人们得悉她将是这件大事的技术顾问时，就送礼巴结她，趁她空闲时去找她，博得她的好感。卡门手里有这么一批死要名望的蠢人，可以让她在这张写字台上把他们当棋子操纵，她感到其乐无穷。

“不行。这张名单不行……因乔斯特吉一家应该放在粉红色名单上。”

秘书不服气，说道：

“夫人，您自己说过，把他们放在蓝色名单上。”

“小鬼，不管怎么说，您按我的主意去办就是了。因乔斯特吉一家应该放在我指定的名单上。来吧，重新排名单。”

那姑娘嘟哝着走了。她是对的。的确是卡门头天晚上吩咐改的，不过那时候因乔斯特吉先生——一位拥有面粉厂的巴斯克百万富翁还没把这块镶有红宝石、祖母绿的昂贵的白金手表送给她，而现在这块表已经戴在她手腕上了。她想道："有来有往嘛。"

"小卡门，工作很忙吧？"龙迪亚打招呼道。

卡门赶忙站起来行了个礼，说道：

"殿下，您来看我们，我感到非常高兴。"打字员们都在忙手头的工作，而且肯定都不知道陪同堂阿隆索的漂亮青年是何许人，她转身对她们说："姑娘们……姑娘们，向亲王殿下致敬。"

"卡门，不要打搅她们。"乌戈要求道。

姑娘们停止打字，都站了起来，闹不清到底该干什么、该向谁致敬。等卡门吩咐她们继续工作后，就听到一阵窃窃私语和吃吃的笑声，还有人向亲王偷偷瞟上几眼。

"这些姑娘真傻……"她叹息着表示歉意，"殿下，工作担子很重，不过我们快完成了。"

龙迪亚向她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同乌戈一起离开那里。

"乌戈，咱们去看看女眷们吧。"

他们回到家里。楼上的大厅成了缝纫车间。到处堆放着衣料。地毯上、椅子上、桌子上到处都有衣料、图样、纸样、针头线脑以及色笔。龙迪亚推开门，让乌戈看看厅内的情景。

大厅中央，特雷莎站在一个领奖台似的高高的东西上，

她头发蓬乱，浑身冒汗，心里着急。在她四周，有六七个女人依照一个矮个儿的中年男子用法语大声发出的指令团团转。阿隆索的女儿见到了父亲，便大声嚷道：

“爸爸，你没见我光着身子吗？走开，快走开！”

龙迪亚笑笑，把门关上。他们沿着宽阔的黑大理石楼梯往下走时，他说道：

“我亲自给巴黎的迪奥尔① 打电话……我要他来给特雷莎做衣服。可是他来不了，工作太忙……看在我的面上，他作了设计，并派来他的首席助手和六个最好的裁缝。”

“阿隆索，为什么不挑墨西哥的裁缝来做呢？”

“乌戈，给我女儿做活的，必须是第一流的裁缝……你知道要给她做多少件衣服吗？”

“我估计……”

“十二件晚礼服，二十四件酒会服，三十六件出门穿的衣服，还有其他如内衣等等。丝绸是从罗马给我运来的，足有半吨……我喜欢大大方方地办事，而我的女儿又喜欢衣服。”

“我明白了。”乌戈看到这样大事铺张，觉得好笑极了，心里想：“由他花钱去吧。”

“然而最令人倾倒的是结婚礼服……到时候你在教堂里就会看到……一身雪白，裙上镶有两千五百颗天然珍珠……迪奥尔说，连英国女王也没有这样的结婚礼服，这才叫

① 法国的时装设计师，其创作曾主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年的世界时装。

阔气。”

在楼梯脚旁，一位脸色苍白、极有风度的老年绅士向他们走来。龙迪亚笑容满面，向他伸过手去，说道：

“男爵，我正等着您。”

老人在握阿隆索的手之前，先向乌戈鞠躬，说了声“殿下……”。

乌戈·孔蒂还了礼。

“安格斯男爵是老朋友。您是挪威人，对吧？”

“瑞典人，龙迪亚先生。”

安格斯男爵拿起放在椅子上的公文夹，打开来取出一张羊皮纸递给阿隆索。阿隆索看了看，说道：

“很漂亮。乌戈，是这个样子吧？”说着把羊皮纸交给他看。

亲王认得这样的画：是孔蒂家族的族徽；图案就是这样的，有蓝、黄两色，画面是田野，中有狮子和塔楼。弗朗切斯科教会了他一眼就能辨认这种图案。

“对，好极了。”

“谢谢，殿下。”

龙迪亚拍拍绅士的肩膀，说道：

“男爵在这里是集邮问题专家。”

“是纹章学，龙迪亚先生。”安格斯纠正道。

“一码事。男爵，明天来取支票。”

安格斯苍白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痛苦地垂下视线。他是个落魄贵族，只能靠给上流社会家庭画族徽和真真假

假的世系图餬口。然而，这样冒冒失失地直言他干活应得的报酬，使他极为难受。

“龙迪亚先生，不着急。”他看了乌戈一眼，鞠个躬，“殿下，再见。”

“再见，男爵。”

安格斯昂首挺胸，迈着方步向门口走去。龙迪亚大声对他说：

“男爵，如果你明天来，我把请帖给您。”

男爵头也不回地说了声“谢谢”。

他们回到书房。阿隆索全神贯注地察看安格斯男爵绘制的孔蒂族徽。乌戈看着他，心里想，龙迪亚为什么吩咐绘制族徽呢？龙迪亚似乎猜到了亲王的心思，说道：

“乌戈，我要叫人把这个族徽刻在石头上，安放到正门门楣上……还要叫人把族徽绣在你们的床单上、内衣上，汽车车门上也要漆上族徽。”他把族徽同别的文件一起放在写字台上。“噢！我忘了……我得给将军打电话，告诉他是什么颜色的。”

“什么？阿隆索，你说的是什么东西的颜色？”

“当然是族徽的颜色。将军要给你和特雷莎送马来，在赛马场上跑马。他需要知道用什么颜色的马鞍。”

乌戈疲倦了。不仅疲倦，而且讨厌干这许多蠢事。他对龙迪亚不断的吹嘘，老是唠叨什么婚礼、礼品、宾客以及其他他所热中的话题，已不胜其烦了。他站起身来。

“我走了，该去试衣服啦。”他告辞道。

"我的裁缝不错吧？决不要找英国人。"

"是的，裁缝很好。"

到了花园里，乌戈登上特雷莎的敞篷卧车——他已把这辆车当成他自己的了。

"明天我去接你，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好不好？"

乌戈一踩油门，把自动调速杆调好，说道：

"好的，打高尔夫球……再见！"

十三

在俱乐部里，亲王殿下正要登上龙迪亚的小卧车，一个身穿蓝色风雨衣的男子走上前来问道：

"您是乌戈·孔蒂亲王吗？"

"是的。"

"您被捕了。"

接着是一阵令人惶惑的沉默。那男子掏出警察证件给乌戈看。龙迪亚没有听到谈话，从后排座位上问道：

"什么事？"

"他说，我被捕了。"

又来了一个人，也是高个儿，也戴一顶棕褐色得克萨斯宽边帽。他站在先来的男子身旁，没有说话。

"什么？"龙迪亚跳起来叫道。

"跟我们走。"穿蓝色风雨衣的人想拉乌戈的胳膊，但是亲王躲开了。

龙迪亚马上把便衣警察赶开。

“嘿，老朋友！……安静点儿！你们他妈的想干什么？”

后来的那个便衣警察把龙迪亚扭住几秒钟。

“老实点！”龙迪亚吼道，同时想把便衣警察挡住。

“您是谁？”

“阿隆索·龙迪亚。”他叫道。

两个便衣警察像服从什么约定信号似的，立刻把他放开，眼神中流露出怯懦的神情。阿隆索喘着气，整整上衣。

“你们想干什么？”

第一个便衣警察已顾不上乌戈了，只想摆脱这尴尬的处境，举手碰碰帽檐说道：“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是您。”

“你们现在知道了。”龙迪亚气得满脸通红，气呼呼地说，“你们找亲王殿下干什么？是谁派你们来找我们麻烦的？哼！不能便宜了你们。”

两个便衣警察想讲讲理由，都抢着说话。

“我们有逮捕令。”

“龙迪亚先生，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我们去过这位先生家里，”他们指指乌戈，“他们告诉我们，他在这里。”

“堂阿隆索，我们必须把他带走。”

龙迪亚打断他们的话，不许他们说下去。他气得下巴直哆嗦。

“盗窃案。一定是搞错了。这不可能。”

“对……不对……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不过……”

穿蓝色风雨衣的人取出一张纸来。龙迪亚一把抢了过去，但在激动中他找不到眼镜。

“控告这位先生盗窃一些珠宝。”他又指指乌戈说。乌戈的身子靠在汽车上，脸色发白。

龙迪亚找到了眼镜，迅速看了看纸上密密麻麻的两段文字。

最后他抬起眼睛，问乌戈道：

“你认识一个女人叫……”他重念了一遍名字，纠正道：“一个叫伊丽莎白·艾夫雷尔的女人吗？”

“原来是这个？我早该想到这事儿。这只老母狗。”乌戈承认了，接着低声说：“认识……”

有几辆车开到高尔夫球场，从车上走出几个男女，都是龙迪亚的熟人，他们向他打过招呼，就继续走他们的路，然而看见这四个男人站在路中间争论什么，不免觉得好奇。阿隆索明白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以免别人知道所发生的事。

“不过，你们不能这么蛮干。”龙迪亚说道，同时把逮捕令塞进口袋，心情平静了点儿。

“堂阿隆索，我们感到遗憾。可这是命令。”

“我们不是把这位先生抓走，”另一个解释道，“我们只是必须把他送到调查处去。”

龙迪亚转身吩咐乌戈道：

“上车。”又对两个便衣警察说：“我去问问……”

一个便衣警察陪他来到俱乐部里的电话间。阿隆索给好几处挂电话，都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他又拨了一个号码。

调查处处长有事，不能来接电话。“如果龙迪亚先生要找处长或副处长，他必须亲自到办公室来。”一位愚蠢的官员答道，把电话筒巴嗒一放，就算完事了。

龙迪亚冒着汗，气呼呼地回到汽车旁边。

“我们必须去找接电话的这个狗娘养的。”他大声说，他那暗淡的目光正好接触到犹豫不决地等候在汽车门口的便衣警察的眼睛。他对便衣警察大声说：“等什么？上车……不是这里……坐前面……”

便衣警察服从了。龙迪亚对司机简直是吼叫着说道：

“去市中心。”他把隔开前后座位的玻璃升起来，以便造成像他这样的人物所需的清静环境。他的心情比较平静了，便拍拍乌戈的膝盖说：“这是胡来。我一定要弄清谁是罪魁祸首……乌戈，你别怕；这件事我来处理……不管他是谁！”

龙迪亚的高级轿车在一辆双座警车跟随下，来到一座大楼前停下。阿隆索、乌戈和便衣警察很快下了车。门口有两个人迎出来，其中一个是律师，亲王是在他未来的岳父家中宣布同特雷莎订婚那天晚上结识他的。

“真不像话，真不像话！”律师一再地说。

龙迪亚站住，狠狠地瞪着他们说：

“是在哪里？”

“堂阿隆索，走这儿，走这儿。请……”

电梯把他们送到很高的一层楼上，他们走出电梯，便像

一支肃静、整齐的小部队，飞快地走着，律师一直走在前面。他们穿过好几道门。公务员们坐在写字台后边，看着他们旋风般卷过。

“到了，堂阿隆索。”

他们终于来到一间四壁镶有桃花心木色板子的宽敞大办公室。从大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远处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卡车、行人。一个瘦小的男子在他的写字台后边起身向阿隆索走来。

“龙迪亚先生，稀客！”

他向他伸出手，龙迪亚不予理睬。

“喂，这里有人对我的女婿搞什么鬼名堂……我是来处理这件事的。”

“龙迪亚先生，您听我说。”瘦小的男子开口道。

“我不要听辩解。”龙迪亚叫道，“我要了解的是背后有什么名堂。”

他拿出从便衣警察手里抢到的那张纸，递到对方的面前。

“是逮捕孔蒂先生的命令？”他好像记起来了。

“是乌戈·孔蒂亲王。”阿隆索纠正道，“对，是的……”

那个瘦小男子定了定神，拿着那张逮捕令回到写字台边。他查阅了一番文件，然后拨电话。等了一会儿便说：

“是硕士吗？是我，在我的办公室里……请你把……”他从眼镜框上方看看龙迪亚，此时龙迪亚双手握成拳头撑在写字台的玻璃上，像一只胖猩猩朝他站着。“把乌戈·孔

蒂……乌戈·孔蒂亲王的档案送上来……对，送到这里来。”

他放下电话，为了不作解释，也许是为了避免挨骂，重又看他的文件。

龙迪亚看看手表说：“瞧，都快一点钟了，送文件的人还没有来，怎么啦？”

瘦小的男子解释道：

“马上来，肯定……”

终于有一个男子走进了办公室。他是个瘦高个儿，胳膊底下夹着一个黄文件夹。他径直走到写字台那里，把文件放下。

“这是档案。”

“谢谢，硕士。”

龙迪亚走过去，咬牙切齿地说：

“你们拿来的是什么玩意儿？”

硕士非常惊讶地看看龙迪亚。他想回答什么，坐在写字台后边的男子先开口说：

“硕士……这位先生是……堂阿隆索·龙迪亚。”

犹如有人朝他酸溜溜的脸上吹了一口气，硕士的表情顿时变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见到您很高兴，龙迪亚先生……您说什么来着？”

“我想知道，是谁又为什么告孔蒂亲王的状，指控他什么……”他转过身，让别人看到坐在圈椅里静静吸烟的乌戈，“亲王殿下是我的女婿。”

硕士微微欠身，拿起档案，从中取出一份，念道：

“龙迪亚先生，情况是这样的……伊丽莎白·艾夫雷尔夫人，家住……”他觉得那行文字并不重要，便跳了过去，“委托她的律师安赫尔·莫拉莱斯硕士，控告乌戈·孔蒂骗取信任，偷窃价值两千美元的珠宝……事情发生在哈瓦那城……”

龙迪亚差点儿被气疯了，狂叫道：

“胡说八道……这是诬蔑。”

律师在念文件时，坐在写字台后边的男子低声打了几次电话，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他站起来，一只手捂住话筒，对阿隆索说：

“龙迪亚先生……处长找到了。他要同您讲话。”

阿隆索一把抓过话筒，说道：

“我是龙迪亚……您好！喂，你们是在跟我的女婿孔蒂亲王胡闹……对，我当然已经看过控告材料了……那是胡说八道！那个女人是疯子……乌戈……亲王殿下……不怎么认识她……这我不管，但是你们不能逮捕他……”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龙迪亚一会儿点头，一会儿耸肩，一会儿用一条腿站着，一会儿换另一条腿。最后，他说：“当然啰，您是个真正的好公民，应该执行您的任务……对了，我顺便告诉您，我领导的这个委员会已经批准您兄弟的申请……对，就是那个合同……噢，没什么，我听您吩咐……”他露出了微笑。又是一阵沉默。现在龙迪亚不着急了，他听着电话，脸色已不那么难看。他高兴起来。“我要的就是这样……

对，先生……谢谢，律师……对……他就在这里。您要同他讲话吗？那更好……谢谢……明后天您就能接到参加婚礼的请帖……对……请等一等。”他转向取走档案的瘦小男子，把电话筒递给他，“要跟您说话。”

那人接过龙迪亚粗鲁地递给他的话筒，缩到一边，叽叽咕咕地说了起来，别人都听不清他说什么。阿隆索朝乌戈微微一笑。

“是，先生……对，先生……对，全部文件，揭发材料和其他材料都在我这里……没有，先生……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怎么？可是先生……这种做法不正常……对，我说不正常。这没有先例……好吧，既然您这么吩咐……我要一个收据，行吗？不必了？……是，先生……我明白了……先生，我听您的吩咐。”

他放下话筒时，脸色都变白了。他狠狠地看了龙迪亚一眼，对他那种上等人无忧无虑、怡然自得地拍着肚子的模样以及幼稚的微笑感到厌恶。

“已经告诉您该怎么办了吧？”

他冷冷地、傲慢地对龙迪亚说：

“对。”说完拿起全部文件交给阿隆索，“您可以拿走了。”

“文件齐全吗？”龙迪亚又转身向他的律师提出同样的问题。

那位官员答道：

“齐全。”

“齐全。”阿隆索的律师重复道。

阿隆索把文件夹夹在胳膊底下。他在离开时说道：

“我想他们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吧？”

“不会了，先生，已经下了指示。”

乌戈已经站了起来。龙迪亚向所有的人打个手势，说声“再见”，便和亲王一起走了。

当高级轿车在大街上向乌戈的寓所驶去时，阿隆索·龙迪亚说：

“乌戈，刚才让你受惊了。”

“对。”

“她是谁？”

“艾夫雷尔夫人？是个蠢女人……信口雌黄，肆意诬蔑人。”

“到家我要给各报社社长打电话，防止别人多事……”

十四

礼拜三是阿隆索所说的伟大日子，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花园里安排了可容纳国内外报纸约五十名记者的座位。记者们准时到达，向亲王提了许多问题。

“您为什么选中墨西哥姑娘？”

“因为墨西哥姑娘很可爱。”

“您想要几个孩子？”

“多多益善。”

“您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离婚？”

“因为他们结了婚。”

“您想去欧洲吗?”

“要把孩子们送到巴黎去。”

“您要住在墨西哥吗?”

“当然。”

“为什么?”

“从前有一次我说过,因为墨西哥差不多就是天堂。”

“您家族的其他人要来参加婚礼吗?”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您早餐吃什么?”

“桔子汁,烤面包片,再加一个煮鸡蛋。”

“您喜欢瘦女人吗?”

“我喜欢女人。”

“您的孩子们都是亲王吗?”

“都跟我一样是亲王。”

“您对墨西哥上流社会有何看法?”

“妙极了,高尚极了。”

“对鲁维罗萨有何看法?”

“她是干什么的?”乌戈笑了。

“您有什么特殊爱好?”

“活着。”

“您是否认为,钱是幸福的基本要素?”

“决非如此,只是有所帮助罢了。”

“您除了当亲王,还做买卖吗?”

“现在开始做。”

“墨西哥女人比起欧洲女人来，有什么优点？”

“都一样。不过，墨西哥女人的优点是在墨西哥。”

就这样消磨了一个钟头。对那些蠢话，他必须报以微笑，以取悦于提问者。日程上同亲王殿下的谈话时间只有六十分钟。龙迪亚宣布时间已到。亲王感到疲倦了。

“请诸位原谅。”乌戈说。

一名女记者打断他的话说：

“去哪里度蜜月？”

“巴黎。”

“为什么不去阿卡普尔科……或者去里约热内卢？”

“既然有蜜，月亮不论在何处都是好的。”

“婚礼一结束，你们就溜吗？”

“这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别的问题吗？”

乌戈看看龙迪亚，征求他的意见。阿隆索点头道：

“还有。”

“什么事？”

“婚礼以后，由龙迪亚先生特地包租的两架飞机将飞往纽约。”

“飞机上有谁？”

“孔蒂亲王和我本人。此外，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

记者们好奇地紧紧围拢来，把亲王围得更紧了。

“又有好消息？”

“是最好的。我希望，你们通过抓阄选出两个人来，陪同我们一起去，费用全免。”

“好极了。”

于是，记者们开始不停地争论。谁都认为自己有权陪同亲王殿下去纽约。到了纽约，亲王和孔蒂王妃——特雷莎·龙迪亚将登上安德烈亚·多里亚号前往欧洲。乌戈见众人一心只想争取免费旅行而顾不上他，就溜之大吉了。阿隆索让大家安静：

“先生们，女士们，请安静。你们安排抓阄，明天把名字告诉我。”

记者们停止说话了，那嘈杂声犹如雷声的余音，在渐渐消失。接着，阿隆索又说：

“朋友们，一会儿发给诸位每人一个信封，里面有参加世俗婚礼、宗教婚礼以及宴会的请帖，一张墨西哥和外国来宾的名单，一张礼品单……请诸位排好队……对了，信封里还有一件东西……”他向他们挤挤眼笑了。

记者们一字儿排开，逐个从桌前走过。桌上堆着塞得鼓鼓囊囊的信封，信封左上角用阳纹印着孔蒂的族徽，下面是U和T① 的历史性结合。

龙迪亚在记者招待会结束时说：

“我希望把礼品单完整地发表出来。刊载费的发票请

① U代表乌戈，T代表特雷莎。

于礼拜二送来。”

礼品单有二十三页，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字。一位专栏作家吹了声口哨说：“有几百年没见过这么长的礼品单了。”

“镇住了？”龙迪亚满意地问道。

“镇住了。您估计礼品价值多少？”

阿隆索撮起下嘴唇说道：

“五六百万比索吧。”

一名社会新闻记者问道：

“新娘的衣服上缀满珍珠，这是真的吗？”

“恰伊托，是真的，有两千五百颗，都是真正的珍珠。”

“两千五百颗？”

“弄不到更多的了，所以只缀上这么些。”

到了一点钟，记者们吃完便餐都走了。特雷莎·龙迪亚和她的母亲回到家里。她们在书房里见到阿隆索。

阿隆索的妻子喘着气，伸开四肢坐在椅子上说道：“哎哟！累死我了！”

“事情办完了？”

“哪儿呀！”特雷莎答道，“六点钟继续演习。”

“所有的女傧相都去了？”

“一个不少。司仪要求很严格。他希望在教堂里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

“那没有问题。”阿隆索很有把握地说。

特雷莎热切地问道：

“乌戈呢?”

“刚走,回家了。我们开了个记者招待会。”

姑娘看了看手表说:

“哎呀! 我来不及换衣服了。”

“你要出门?”

“是的。他请我去吃饭。”

“那你快点儿吧。只要他还没有成为你的丈夫,你就不该让他等候。”

特雷莎小跑着离开书房。阿隆索喜形于色,走到他妻子那边,在椅子上坐下,望着窗外的烈日,说道:

“老婆子,不管谁要换他,我都不干。”

她拍拍他放在她肩上那只手的手背,说道:

“我也是这样……遗憾的是不能同孩子们一起去巴黎。”

“咱们会去的……乌戈已经邀请我去卡普里岛打猎。”

后来他们不说话了。他们是天下最幸福的父母。他们还不老,正如有人说的,在人生的中途就亲眼看到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他们的女儿——一个拥有百万财富的灰姑娘同一位英俊的亲王结婚了。他们俩正在被载入史册。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他们俩正成为未来贵族后裔的先辈。

有人敲门。李去开门。乌戈看看手表,心想:“一定是特雷莎。”他站起来。大厅里放满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亲王殿下结婚旅行途中使用的衣物。

李回来了，但不是他一个人。乌戈见他脸上有惊恐的表情，同时看见这个菲律宾人身后有三个陌生人。

“您是阿马德奥·帕杜拉？”其中一个人大声问道。

亲王顿时感到全身瘫软了。阿马德奥·帕杜拉！这是他的真名实姓，已有好几年他没有听人叫他这个名字。他预感到出事了。

“是的。”他惊恐地承认。

陌生人推开李，其中两人站到乌戈的两侧。另一个指着门口说：

“跟我们走。”

乌戈想往后缩。

“你们想干什么？”

“马上你就会知道了……走吧，走。”

“又是艾夫雷尔夫人的事吗？”他想了解。

“就会告诉你的。”

说话者迅速向他的两个同伴做个手势。那两个人抓起乌戈·孔蒂的胳膊，架起来就往外拖。亲王挣扎反抗。来人之一迅速把他的一条胳膊拧到背后，使他动弹不得。

“放开我！这是人身侵犯……我要同我的律师讲话。”乌戈叫道。

那个发号施令者笑了，讥讽道：

“你不需要律师了。”他改以“你”称呼乌戈了，“嘿！拖他走！”

乌戈动脚踢起人来了。他怒气冲冲，但马上老实了，脸

上露出剧痛的表情，原来是抓他胳膊的人使了一下劲，差点儿使他脱臼。

“总有人……要吃亏的……我要你们住手……便宜不了你们。”

那个头儿模样的人抓住他的衣领，猛烈搡了他几下，在他脸上啐了一口，说道：

“别吓唬人了！老朋友，戏演完了……这回上帝也救不了你。”

他们推推搡搡地把他抓走了，都没有让他向李说句话。他们是乘电梯下楼的，孔蒂心里焦急地想：“但愿这个菲律宾人会想到阿隆索·龙迪亚！给他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他。”

特雷莎把她的汽车停到人行道旁边时，一辆黑色轿车正在迅速离开。她没把这件事当回事。她只忙于想自己的美事儿，哪会去留意小事呢。下车前，她照了照镜子。乌戈的敞篷车停在大楼门口等着。到了楼上，李对她差不多是叫喊着说：

“亲王……有几个人把亲王带走了。”

她不明白，问道：

“李，你说什么？把谁带走了？”

“把孔蒂老爷带走了。不到一分钟前……小姐，他们打他……把他带走了。”

特雷莎顿时觉得两腿瘫软，差点儿倒在地毯上。她以

失魂落魄的眼神看着李。她脑子里嗡嗡直响，有一阵难以抑制的要呕吐的感觉。她想说话，舌头却像木了一般不听使唤。

“他们打他了？……是谁……为什么？……你说有几个人？”

菲律宾男仆像受惊的哈叭狗，把情况重新讲了一遍。他和亲王殿下正在把衣服装箱，快完事时，有人敲门。李把门打开，进来三个汉子。他们开口就骂人，接着同亲王动起手来。后来抓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自卫，把他带走了。全部情况就是这样。特雷莎的眼睛湿了，她一时不知所措，机械地拿起电话筒，拨通了她家的电话，全身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

“我要和爸爸说话。有急事……”

黑色轿车开进像是私人住宅的院子里，车上载着乌戈·孔蒂，他被夹在两个一声不吭的汉子之间。亲王不清楚是在城里什么地方。抓他的人一路上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对于他的威胁也毫无反应。他叫喊说，阿隆索·龙迪亚一定会来救他，连这样的话他们也不当回事。他见这三个人无动于衷，心想他们不是便衣警察，而是不法之徒，是绑架犯，他们为了要赎金，铤而走险，把他抓走。可是，他们怎么会知道他的真名实姓——阿马德奥·帕杜拉呢？

汽车戛然停在一个车库里。乌戈被拖到车外。

“走。”他们推着他，然后放开他的胳膊。

那既不是办公楼，也不是监狱。那是一所很普通的房子，略显陈旧，散发着潮湿气味。在破旧的木头楼梯旁，有一个男子把胳膊肘撑在松木桌上看报。

“来了？”乌戈和其他几个人从他旁边经过时，他若无其事地问道。

“我们把小天使带来了。”其中一个汉子说，“头头在吗？”

“在楼上。”

他们把他带到楼上。他们在一个嘎吱作响的走廊里走了十几步，便打开一扇门，一把将乌戈推了进去。一个抓他的汉子跟着进了门。这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只有一张油漆剥落的旧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其中一把用铁丝绑着。

“坐下！”看押他的人嘟哝道，同时骑坐在写字台上。

这时乌戈看到了窗子。那是个正方形的窗子，阳光从窗口射进屋里。然而这不是普通的窗子，装有铁栅。他十分反感。

“这是监狱吗？”

那个人抬起眼睛。他正在用玉米叶卷一支烟，答道：

“在某种形式上可以这么说……”

“您说，你们为什么抓我？你们要干什么？”

看押他的人把烟的一端折好，点上火。他吐出两口浓浓的蓝烟后，答道：

“我不知道，老头子……”

乌戈一时性起，抓住他的衣领说：

“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求知道……我要同我的律师说话……同阿隆索·龙迪亚说话……”

抽烟的汉子一把推开乌戈说：

“把你的猪爪子挪开……”说着猛然把乌戈推到椅子那里，“你放老实点儿。”

乌戈默默地踱着，差不多过了一小时。他期待阿隆索马上来救他出去。关于抓他来的原因，他想了很长时间，很可能是莉兹·艾夫雷尔干的，她的律师一定又告状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这事已经解决了。他亲自销毁了全部文件。他左思右想，得不到答案。这犹如他嘴里含的食物太多，咀嚼来咀嚼去，却咽不下去。后来他扒着有铁栅的窗子往下看。下面是个水泥地面的院子，院内一无所有。看押他的人似乎不着急，一支接一支抽烟。乌戈想同他说话，但他连看都不看乌戈一眼。阿隆索没有来。“但愿那个菲律宾蠢货……”

这时候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抓他的汉子，还有一个深褐色皮肤的矮个子拿着几份文件，后面跟着三个汉子。

“长官，他在这里。”那汉子用食指指着乌戈说。

那个被称为长官的人看看乌戈，拉过椅子坐下，把文件放到写字台上。

亲王走过去气呼呼地问：

“您是这里的长官？”

“对。”

乌戈便大声说:“我对这次侮辱表示抗议……我遭到了袭击……我要求会见我国的领事和我的律师……我命令把我放出去……”

语言强硬、凶狠、骄横。长官不动声色地听着。乌戈继续对逮捕提出抗议，并大声咒骂抓他的那些狗东西。坐在桌子后边的那个人瞟了一眼他的下级。那汉子点点头。

“……否则你们将是一起国际事件的肇事者。我……”

那个把乌戈带到这里的汉子走到乌戈旁边，没等他发觉，就对准他的肚子狠揍一拳。亲王扑通一声倒下，缩成一团。

“住嘴!”长官低声命令道。

陪同长官来的三个汉子和打乌戈的那个人都不动声色。

“拉他起来。”长官对击倒乌戈的汉子说。

他们把乌戈扔到椅子上。他捂着肚子，感到窒息，眼里冒出了泪水。他狠狠地看了一眼坐在桌边的人。

“这里只有我可以说话。”长官的语气依然平静而又平淡。他拿起一份文件，开始发问:“你叫阿马德奥·帕杜拉?”

乌戈不答。那个打过他的汉子用食指扎他的肩膀，扎得他直哼哼。

“问你，你就回答。”

手指把他扎得疼痛难受。乌戈答道:

“对。”

“你母亲叫多米尼克·帕杜拉？”

“对。”

“父亲不知道是谁？”

乌戈不答。那人又用手指扎他的肩膀，说道：

“说话。”

“父亲不知道是谁？”

“对。”

长官继续念文件并提问。

“一九四四年在那不勒斯，你结识了朱利叶斯·亚当斯，是不是？”

过了一分钟，乌戈慢慢抬起头，把审问者和三个不开口的助手逐个看了一遍。

“你认识他吗？”

“认识。”

“你是他杀害克拉拉·罗蒂的同谋，承认不承认？”

“不是……”乌戈否认道。站在他身旁的汉子张开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说实话。”

“不是……”乌戈叫道，“我没有杀过任何人。”

长官吁了口气，念道：

“问：你是他的同谋吗？朱利叶斯·亚当斯。”他又拿起一份文件，念道：“亚当斯受审时在起过誓后提供的证词中，指明是你，阿马德奥·帕杜拉帮助他移走尸体，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但不是我杀死她的。”

“好吧，这以后再调查。”

他们审问了他一个多小时。乌戈感到十分虚弱，心里想：“这几个混蛋什么都了解。”连一个细节都逃不过去。

“除了在那不勒斯偷汽车以外，”审问者继续审问，“你在巴黎因开空头支票而蹲过监狱，你承认吗？”

他们从档案中取出一张复制照片给他看：那是正面和侧面的照片，样子比现在年轻几岁，胸部有号码。

“承认。不过是弄错了。”

“事实是准确的。”

又审问了一段时间。他们问，他回答。那些人不时揍他一拳，监狱看守则用手指扎他肩上的肌肉。乌戈·孔蒂只得承认自己是骗子，是冒充的亲王。

“是谁帮你干这事的？”

“没有谁。”

“你还有同谋吗？”

“没有。”他不再辩解了。他们了解事实真相，有文件，有日期、姓名和照片；那是关于他的过去的无可辩驳和图文并茂的历史记载。此外，他感到体虚有病。

长官继续说：“伊丽莎白·艾夫雷尔夫人通过他们的大使馆第二次告你的状，指出你作为她的佳宾乘她的西克拉号游艇旅行期间，盗窃了大量珠宝……对不对？”

“不对。我没有偷过这个老妖婆的东西……是她让我取一件仿制品的。”

“这也留到以后调查。”长官把文件放进夹子后合上，“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没有工作。”

“那你除了诈骗或偷窃妇女的东西以外，是怎样挣钱谋生的？”

乌戈憎恨地看他一眼。他对长官恨得要命，然而毫无办法。如果这个人不是坐在写字台后面，并且有三名打手护卫着，乌戈准会把他打死，用拳头把他砸烂。这个人看着他，微笑着，既不冲动也不怜悯；这个人看着他，站起身来，对于乌戈不回答他的最后一个问题，觉得无关紧要。

“今天咱们到此为止。”他拿起黄公文夹，宣布道。

孔蒂问道：

“现在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马上不会把你怎么样。这事由别人决定……再见，亲王！”他挖苦地微笑着说，由跟他来的人护卫着走了。

阿马德奥·帕杜拉看见只剩下他和看守了，便哼哼道：

“现在他们要把我怎么样？”

“已经告诉你了，不会把你怎么样。”

“可是，他们一定会干点什么。”

“那当然，这只有副部长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移民处……是为像你这样的脏货设立的。”

“那个向我提问的人是谁？”

"长官？那个就是长官。"

"另外几个不说话的呢？"

"联邦调查局的人。工作都是他们做的。他们早就跟踪你了。调查工作做得很细。"

太阳开始偏西了，一个汉子来替换直到那时一直看管他的那个人。乌戈饥渴难忍，便要吃要喝。新来的看守说，此事与他无关。他把椅子靠在门上，看起报纸来了。过了一会儿说：

"报上说的是你。"他用手指着一个版面，上面有乌戈·孔蒂、龙迪亚以及向他提问的记者们的许多照片，"你把他们捉弄得好苦啊！"那汉子坐在椅子上大笑起来。"捉弄得妙极了！"

这个看守似乎比前一个和气些。他也很年轻。看完报纸，他用两手托住后脑勺。乌戈发现他腰间衬衣底下别着一支手枪。天差不多黑了。他心里想："阿隆索怎么还不来呢？"

看守突然说：

"好表。"说着用手指一指。

"是的……"

"上面那玩意儿是钻石吗？"

"是的，是钻石和白金。"乌戈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在墨西哥住的时间已经相当长，知道或感觉到这里的人、警察同世界上其余地方的人并无差别。他站起来，轻轻把手表（阿隆索送给他的礼物）从手腕上摘下来。

“一定贵得不得了。”看守吁口气说。

“两万比索左右。”他把表递给看守，“你喜欢吗？”

“哎哟！”看守观看着说。果然是妙不可言的宝物。

“你要是帮助我，可以送给你。”

看守考虑了几秒钟，问道：

“你要什么？”

“只要办一件事：打个电话……”

“表是很好。”看守又看了一眼，便把表还给乌戈，摇摇头说，“可惜！”

“给你了……让我打个电话就完了。”

看守又用双手托住后脑勺，把椅子顶住大门。

“表倒是很好……但是不行。”

“你跟我去。只打一次电话。”乌戈又央求道。

“不行。外边有联邦调查局的人等着呢……要是他们不在就好了！”

“你瞧，我把表给你……我在银行里还有存款……给一万行吗？”

“喂，亲王，我是很喜欢钱的。我们的薪水只有一点点，我当然很愿意拿到钱……但是不能这么办。我要是放你出去，联邦调查局的人准会大闹一场。”

“你自己总可以打电话吧。”

“不可能，只有长官的办公室有一部电话。”

十五

阿隆索·龙迪亚唾沫飞溅地说：

"他们把他弄到哪里去了？我的老天爷！"

五六个人闹腾了好几小时，到处打电话询问。这些人都是阿隆索从他的办公室调来的，同时，办公室里其余的人也在帮他寻找亲王。消息已经传开，亲友们在那里嗒然若丧，愁眉苦脸，为龙迪亚分忧。在外边，由部际投资委员会主任紧急召集来的调查人员们走遍了警察所、医院、急救站和乌戈·孔蒂有可能停留的所有地方。

龙迪亚亲自给警察总监打了电话。总监又打电话问特工处。回答都一样：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可能在联邦……"

龙迪亚嘟囔道，墨西哥的警察太多了。他同保安局局长通了电话。

"龙迪亚先生，我告诉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也许在内政部。"

内政部副部长不在，他的助手也不在。电话转到另一位副部长办公室。有一位级别稍低的官儿，查了一下当天的活动日程后报告道：

"先生，我们这里也没有。被捕的意大利人只有一个，他叫……请等一等……对……叫阿马德奥·帕杜拉。"

"不对，不是我要找的人。"龙迪亚放下了电话筒。

快到下午七点钟了，他还没有吃饭，没有一点儿胃口。他接连好几个小时处于紧张状态，反复思索乌戈究竟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肯定是从哪个冒失鬼那里听到了风声，都想方设法采访他。龙迪亚夫人过来告诉他，卡斯特罗将军在帮他寻找，特雷莎在卧室里哭得死去活来。

“我已经派人去请卡维尔医生了。”龙迪亚夫人简单地报告道，接着又以悲痛的声调担心地问道：“有消息吗？”

“没有。”

她走了。阿隆索又傻愣愣地盘问李，仍然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个仆人只是按原先说过的那样再说一遍。

“认不出他们是谁吗？”

“老爷，认不出来。”

“他们说没说是警方的人……或是哪个警察局的？”

“老爷，他们没说。他们打他，把他抓走了。”

“哎呀，我的老天爷！好吧，你就在那儿待着。”

电话机响个不停。在外面寻找的调查人员们给龙迪亚指定的三部电话机打电话，报告情况。

“先生，没有消息。”

“再找。”

那些职员连饭也没吃，累得要命，一连几个小时在电话机前毫无希望地、不停地打电话。卡维尔医生向阿隆索报告道：

“小特雷莎休克了……有亲王殿下的消息吗？”

“没有，没有啊。”

医生提出一种设想：

“会不会是把他绑架了，要索取巨额赎金呢？”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我已经吩咐电台和电视台广播通知，让绑架者（如果有的话）同我联系……还是没有消息！”“没有消息”这句话使他烦恼极了。

“会不会是报复？”卡维尔斗胆地说一句。

“乌戈没有仇人。”

“阿隆索，哪里有亲王，那里就有狂热分子。”大夫提出了他的观点，“不要忘记萨拉热窝事件①。”

龙迪亚已经不听他说话了。又过了一个小时，阿隆索的妻子又来了，她双眼红肿。特雷莎已经睡着。楼上有卡门和将军夫人照看她。龙迪亚夫人给丈夫送来一杯咖啡。

“喝了吧，不饿也得喝。”

阿隆索乖乖地服从了。他觉得咖啡毫无味道。

“要是找不到他，咱们怎么办？”他妻子问道。

阿隆索瞪了她一眼，说道：

“咱们一定要找到他。后天必须结婚。”

来替换的职员几乎半夜才到，他们接替了从清早就守在电话机旁的人。卡斯特罗将军也来了。他脸色铁青，龙迪亚叫到一个角落里说：

①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加弗里洛·普林齐普在该地刺杀奥匈帝国皇储弗兰克·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此处用以暗示乌戈可能遭暗杀。

“我知道他在哪里了。”他简单地报告道。

“在哪里？”

“在一个移民处。我手下的一个人打听到的。我让他在那里等我们。”

“是……他干的？”龙迪亚咬牙切齿地说。

“对。”

“笑面虎！”他嚷道。他无须说明他所指的那个人的姓名了。

“就是。”将军附和道。

“要不是时间太晚，我就打电话找……”

“阿隆索，关键是咱们已经知道他们把他关在那里了。”

龙迪亚掏出一个小本子，指着一个电话号码，交给最靠近他的一名职员说：

“快，给这个人……他家里打电话……说我找他说话。”

电话挂通了，龙迪亚拿起电话筒说：

“我是阿隆索·龙迪亚。我要同他说话。”

对方说，他要找的人在办公室。龙迪亚放下电话筒。他心里着急。

“咱们直接去找……现在他躲不开我了！”

龙迪亚坐上一辆装有警笛的汽车穿城而过。他气得脸色铁青，觉得汽车是在用轮子慢吞吞地行走。

“我要他们的好看。”他嘟哝着说。

“你是知道他的为人的。”

“对别人可以这么干，对我可不行！”

龙迪亚推开大门，对想阻拦他的睡眼惺忪的看门人拳打脚踢。他在空荡荡的部机关大楼里横冲直闯，来到副部长的专职秘书的办公室。

“我要见他……马上……”他叫道。

秘书客气地对他微笑着说：

“龙迪亚先生，我们刚给您家打电话找您。硕士在等您……”

秘书给他打开门，他跟着走进去，将军也跟着他们进门。

“阿隆索，您来得真快！”那位高级官员见他们进门就说。

龙迪亚手握拳头靠在写字台上说：

“他们触我霉头……抓走我的女婿孔蒂亲王！”

那位大官不动声色，冷静而又和悦，说道：

“阿隆索，冷静点儿。请坐。我向您解释……”

龙迪亚还是站着。他的精神状态已接受不了客气的招呼，他说：

“一定是编得很妙的故事。”

大官拿起一个文件夹，交给龙迪亚，说道：

“是一个编得很妙的故事……就像乌戈·孔蒂亲王的故事一样妙……”

阿隆索皱起眉头，接住文件夹。那位大官推着他坐下，建议道：

“您先看看这个……阿马德奥·帕杜拉的历史……他

是个食客……骗子，伪装成乌戈·孔蒂亲王。”

“您哪……”阿隆索抗议道。

“您先看看再说。”对方以坚定的声调说。

阿隆索·龙迪亚两眼盯着文件，差不多看了半小时之久。他不时摇头，并喃喃地说：

“这不可能！是谎言！”

“阿隆索，全都核实过了……不幸的是对于您……”

阿隆索看完后，气得直哭。他感到喉咙像被卡住一样。黄色公文夹啪地一声掉到圈椅里，他喘着粗气，精神完全垮了，他已不再是进门时那样像横扫一切的飓风，而是像一堆连筋带皮的人肉，像一个瘪了的皮球。他蔫头耷脑，脸色苍白，冒着冷汗。他觉得对方像一个模糊的影子在远处对他说话。

“阿隆索，我感到遗憾。不过还是这样比较好。”

阿隆索粗声粗气地问道：

“为什么早不通知我？”

“这不取决于我，是上峰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大使馆……我原来也不信！……他是那么和蔼可亲……我还请他度蜜月回来后到我家吃饭呢……他的手续都办妥了！”

阿隆索同意他的话。卡斯特罗将军为阿隆索分担痛苦。“他是那么和蔼可亲……”

现在怎么办？龙迪亚怎么办？

那位大官把一只手搭在阿隆索肩上说：

“我想……不会举行婚礼了。”

龙迪亚垂头丧气地说：

“我想……我想不行了……”他抽泣得透不过气来，无法控制自己，竟号啕大哭起来。

那两个人走开了。男人哭的时候，必须让他单独去哭。将军在一个角落里低声说：

“这是对他可怕的一击。”

“我也这么想。”

“对亲王殿下怎么办呢？”将军还称孔蒂为亲王殿下，因为他不能这么快就改过来。

“执行第三十三条规定。由于是不受欢迎的人……”

几分钟以后，阿隆索打起了精神。那两个人走近他。

“他在哪里？”阿隆索问道。

“在楼下。我下令把他抓来了。”

“我要见他！”

“阿隆索，您认为这样行吗？”

他咬着牙，坚决地答道：

“行。”

十一点一刻的时候，上午去逮捕乌戈的那个汉子进门就哇啦哇啦叫道：

“咱们走吧。”

“去哪里？”乌戈颤抖着问道。

“去部里。”

“要释放我吗？”

"有可能。上峰的命令，也许你的朋友们已经去说情了。"

一天来乌戈·孔蒂第一次露出笑容，感到放心了。既然有人下令把他带出去，无疑是阿隆索得到了消息为他说了情。亲王恨不得把抓他的人臭骂一顿。他们把他送上汽车，车就静悄悄地起动了。

十分钟以后，来到一扇大铁门跟前，司机按响喇叭，铁门打开了。一个守夜人过来，把头探到车里，同坐在乌戈身旁的汉子叽叽咕咕交谈几句难以听懂的话，汽车就又向前开去。

没有任何人等候他。乌戈本以为在那里能见到下令逮捕他的官员，张开双臂向他道歉，还能见到阿隆索。然而没见他们。人们带他穿过院子，一直来到一条通道里。一名穿制服的人守在敞开的门口。那是一扇铁门，上面有一个窗口。

"进去……"

他们一把将他推进那个洞穴的中央，洞内只有从窗口射进去的一点点光亮，还散发着骚臭味。铁门砰地一声关上了。推他进去的汉子们哈哈笑着走开了。乌戈踢门，但没有人理他。他没有带火柴。他摸索着寻找东西，至少要找一张椅子坐坐。他在对面墙根找到一张行军床。他弄不清现在的情况，更不明白为什么龙迪亚或别的人不来救他。"猪猡。"他唾骂道，"好嘛！等明天放我出去时，看我不骂他们才怪。"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认为过几个小时就可以获释。

等太阳出来时，他们准会连声道歉释放他。

外面的电灯灭了，水泥地板的小屋里一片漆黑。孔蒂感到困倦，就躺下了。但床太短，容纳不下他整个身子。头边的臭味实在难闻，他辨认出来了："原来是便桶。"他爬起来，调个头躺下。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什么也不想，躺着，但没有入睡，只是躺平而已，模模糊糊地觉得，他的头与脚之间有无限大的距离。

他听到响声，便一骨碌爬起来。原来有几个人在静静的通道里走动。他们在门口停下。门锁嘎吱作响的时候，开关巴嗒一声，电灯就亮了。屋内顿时雪亮。房顶上一根电线下挂着一个灯泡，灯泡上停着一只只苍蝇。

铁门打开了。乌戈尽管有点儿眼花，还是看清了站在门口的阿隆索。

"阿隆索。"他差不多是高兴地叫道，要去拥抱阿隆索。

"混蛋！"阿隆索只骂了一声。

乌戈·孔蒂在距阿隆索两步处猝然站住。阿隆索把门一推，门便在他背后关上了。他们二人面对面单独在一起了。

"阿隆索，"乌戈又很快地说开了，"我一直求上帝让您来救我出去……这太欺负人啦。"

这狗娘养的还在喜孜孜地看着阿隆索，诉说被捕后受到的虐待，阿隆索真想把他宰了，几拳头把他的脸砸得稀烂。憋在心中的怒火几乎使他的心停止跳动，这个诈骗他、出他洋相的骗子还站在他面前，他忍无可忍了。

阿隆索·龙迪亚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准乌戈就是一脚。乌戈没有料到，胯下挨了一脚，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直打滚，疼得脸都扭歪了。龙迪亚扑上去，朝着在地板上哼哼打滚的躯体，结结实实地猛踢一阵。外边，将军和看守们隔着铁栅在观看。其中一人想去拦阻。

"他要把他打死了，会怪罪我们的。"

"随他去。他窝着火呢，最好让他自己平静下来。"

阿隆索不踢了。他并不满足，但是开始感到胸口快要爆炸了。他害怕心脏病发作。他站住了，浑身是汗，呼呼喘气。乌戈·孔蒂在动，满脸是血，慢慢抬起身。他尽力坐起来，身子靠到行军床上。

现在龙迪亚开始破口大骂：

"狗娘养的，竟敢骗起我来了！你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乌戈明白，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他不能自卫。他如果还手，门外的人会进屋把他打死。他只有动嘴，以三寸不烂之舌挽回败局，或者从灾难中捞回点东西。他狠狠地然而又是平静地看着阿隆索。当然，比起他的屠夫来，他的心境要好得多。

"不是我选中您，"他吐一口带血的唾沫，"是您自己找上我的。"

"胡说，混蛋……"

"难道是我强迫您邀请我的吗？"

"狗东西……"

"根本不是这样的，龙迪亚……是您自己和您的死要面

子，把您给害了……”

“再不住口，我还要揍你。”

“如果您愿意，可以揍我，但是别人知道了，照样会笑话您。”

“住口。”龙迪亚吼道，又大打出手。

可是他已经踢不动了。乌戈又说：

“龙迪亚，您想收买我。您想为您女儿和您自己弄到一个封号……弄到我的封号。您没有先调查清楚，自作自受……龙迪亚，我没有欺骗您，不过是您自己欺骗了自己。”

“胡说，胡说。”龙迪亚抗议道。他听了事实真相很反感，“是你……”

“您不愿意去调查。您相信别人告诉您的话。亲王，这是您一辈子的好买卖，龙迪亚。现在您出了洋相……您想象得出您的朋友们会说什么吗？您拉着我到别人面前炫耀，那些人又作何想法呢？婚礼又怎么办呢，龙迪亚？您不是连外国记者都请来了吗？您不是发了五千张请帖吗？您不是邀请了大主教、各位部长和外交官吗？”

现在龙迪亚像惊恐万状的孩子，摇着头反复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乌戈·孔蒂脸上露出的微笑，不过是一种带血的戏剧表演。阿隆索发疯般踢他时，他躺在地板上不能自卫，有一脚踢中他的下巴。现在他的嘴唇肿起来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站起来，躺到行军床上。

“龙迪亚，现在咱们谈谈吧。您必须把我弄出去，不能

声张！"乌戈缓慢而又坚定地说。

"什么？"阿隆索吼道。

"为了不至于闹得满城风雨，您必须把我弄出去……别人知道了，于我毫无损失，而您却会失去一切。"

"这决不行。您对我行窃、欺骗。您不是亲王，不过是个骗子。我发誓要让他们惩罚您，让您罪有应得。"

乌戈打了个手势说：

"您要冷静，不要叫喊。您忘了什么……"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永远不会忘记。"

"您忘了最重要的：您的女儿。"

"我的女儿！"他回音般重复道。

"对，她。未来的王妃。"孔蒂笑了。"您必须把她嫁给我！"

"休想。"龙迪亚瞪大眼睛吼道。

"龙迪亚，您不要忘了，我使她怀了个孩子，她已有两个月的身孕了……您不能这样撂下她不管。特雷莎必须嫁给我。"

"嫁给您？嫁给蛀虫……骗子……小偷？绝对不行。"

"不过我是您外孙的父亲。直到今天上午您还同意把她嫁给我的。请记住：大教堂的婚礼，五千张请帖，两架直飞纽约的包机……发生什么变化了？"

阿隆索终于慢吞吞地答道：

"您……不是亲王。这就是变化……我的女儿决不嫁给罪犯。"

乌戈站了起来。他觉得周身疼痛。他走近龙迪亚，毫不惧怕地说：

“特雷莎怀了我的一个孩子。是您安排她同我见面的，是您把她推向我的怀抱的……她的结局会怎么样？”

龙迪亚缓慢而又深沉地看了他一分钟。

“您就听凭她这样……也不给那个孩子一个父亲吗？”

龙迪亚慢条斯理地说：“墨西哥有好医生。我们会把胎儿打下来的。”

“以后呢？您怎么把她嫁人呢？”

“这是我的事……我有的是钱，可以给她买个丈夫。”

龙迪亚向门口走去。乌戈明白这最后的机会就要失去了。他几乎是跑到龙迪亚跟前，抓住他的胳膊说：

“阿隆索，忘记这一切吧。您听我说，我爱特雷莎。”他撒谎道，“我爱她都爱得要疯了。我要同她结婚，我不向您要什么，把嫁妆全部还给您。我和她离开墨西哥，过一段时间再回来。”

龙迪亚一把推开他，说道：

“不行……我的女儿即使是婊子，也不能给您这号人……您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我能把她嫁给一个诈骗犯……嫁给一个毫不犹豫地对我行窃的骗子而玷污我的家庭吗？决不行！”

他迅速走出去，砰地一声带上门。电灯又熄灭了。乌戈退回去，腘窝碰到行军床，便一骨碌躺下了。

“不会总是得手的。”他评论道，既不气恼也不痛苦。

阿隆索垂头丧气地上了楼，沿着过道走去，推开他女儿卧室的门。他女儿躺在宽大的床上，脸色苍白，不知害羞地哭闹，她母亲和将军夫人围着她打转。

“爸爸！”她叫道，“乌戈在哪里？”

龙迪亚一声不答，只是看着特雷莎，慢慢地走到床边。

“婊子！ 母狗！”他骂道，同时左右开弓地打她耳光。

特雷莎的脑袋在枕头上直跳，嘴和鼻孔马上往外冒血。

“阿隆索，你疯了？”他妻子惊恐地叫道。

将军夫人不知所措，往外就跑。阿隆索以威胁的姿态俯身继续臭骂特雷莎；他咒骂她，咒骂乌戈·孔蒂来到家里的那个倒霉时辰。

“老天爷，发生什么事了，阿隆索？”妻子哭哭啼啼地问。

龙迪亚挺起身子，眼神迷惘，声音嘶哑地说：

“亲王……不是亲王，屁也不是。是个骗子。”

他被搀扶到扶手椅里坐下。他叙述着所发生的一切，双手捧着脑袋又哭了起来。他臭骂自己上当受骗，连查实乌戈是不是亲王这样起码的警觉也没有。他不时地啜泣着反复说：

“别人会怎么笑话咱们哪！我的天，别人会怎么取笑我呀！”

妻子抚摩着他银发皤然的头，忍气吞声地叹息道：

“谁会相信他是这种人！他是那么讨人喜欢。”

“狗娘养的全是这样。”

"老头子，现在咱们怎么办？"她被特雷莎哭得心都碎了，停了一会儿才问道。

龙迪亚双手握拳，站起来直愣愣地看着女儿，说道：

"现在吗？叫卡维尔医生来！叫他马上来。"

"阿隆索，让他来干吗？"

"你叫他来。让他把这个……婊子肚里的孩子打掉。"

他说不下去了。特雷莎恐惧万分，从床上跳起来，扑在她父亲的胸膛上。父亲推开她，一下子把她推倒在地。母亲吓得瞪大眼睛，想去劝阻。龙迪亚伸手拦住她，说道：

"她已经不是我的女儿了。随她去。她是个婊子……你叫卡维尔来……还有，等他做完手术，咱们就去纽约。我要离这个丑闻远远的。"

特雷莎拼命抱住她父亲的双腿，抬起头看着他，说道：

"不行，爸爸……不要让医生来……我爱乌戈。即使他不是亲王……我也爱他！"

阿隆索粗鲁地一脚把她蹬开，头也不回地走了。

十六

马塞尔大声念出报纸的大标题："孔蒂亲王原来是个骗子。"她任凭报纸落到地毯上，好奇地看着罗莎尔娃·阿尔马达，一名女修指甲师正默默地在给她修指甲。

"你有何感想？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

女演员鄙夷地耸耸肩，说道：

“马塞尔，我一开始就猜到了……你瞧，我早就不邀请他到我家里做客了！”

马塞尔微微一笑。罗莎尔娃觉得有必要强调一番，说道：

“这是真的，马塞尔。尤其是他那乡巴佬的样子，是看得出来的。”

大家都在俱乐部里喝鸡尾酒，谁也不清楚是谁做东。这时莎丽塔议论道：

“现在你对你那位亲王有什么好说的？”

玛尔杜恰嚼着橄榄，说道：

“没什么。你要我说什么？”

“你一直对他那么热情。”

“哪儿哟！是他老盯着我转。”

“你没有同乌戈睡过觉吗？”

“同他！我疯啦……我早已发现一些怪事了，真亲王才不会干那些事呢……所以我就避开了。你瞧，我的眼力不错吧。”

女演员的朋友玛丽亚·阿尔马达从报上得知亲王原来是个骗子，阿隆索·龙迪亚及其妻女突然于昨天飞往美国以后，便哈哈大笑。

“他愚弄了大家。”玛丽亚说，“他跟笨蛋们开了多大的玩笑！”

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身穿黑衣，像个寡妇，满脸是失眠和担忧引起的倦容，她神经质地叫道：

“上帝啊！你不要再……不要再提起这个混蛋了！”

“我原以为你是他的女朋友！你差不多是同他住在一起的。”

“我？去你的！我那是表示客气，帮他的忙。我早已发现他行踪可疑，这你不会相信吧。我差点儿就要告诉可怜的阿隆索……可是他已经发现了。”

玛丽亚依然笑呵呵地说：“不过，我这个人倒很喜欢阿马德奥·帕杜拉，不喜欢伪装的孔蒂亲王。他多有能耐呀！”

卡门吹了一声口哨，虚情假意地说：

“玛丽亚，不要庸俗……”

“你想怎么办呢？现在谁都知道你的亲王是假的，你的朋友会说些什么呢？”

卡门耸耸肩，说道：

“那有什么。他是窃贼，流氓，骗子……我心里坦然。玛丽亚，我……我尽管知道得晚，但是知道他不是真的，知道他决不是亲王。”

普里亚喜形于色，走进门来。他妻子问道，

“你办好了吗？”

“当然办好了。”他高兴地说，“我设法请他们处理我这件事，冻结了他的存款。咱们挽回了自己的一百万。”

“太好了！现在你总该送我点儿什么了吧？”

"那当然……咱们总算是机灵的!"

"一百万到底是一百万嘛。"

"起初我觉得他挺好,"普里亚承认道,"他敲诈我以后,我就恨他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发觉他不是什么亲王。"

安赫莉卡伸个懒腰,叹息道:

"他倒是个男子汉。"

她丈夫没有理会这句话的意思,只管喝酒。

"你怎么这么天真,连这个什么亲王设下的骗局都发现不了?"

报社社长怒目而视,社会新闻记者吃不消了,低下眼睛,简直是低声下气地说:

"先生……我……"

"你眼睛瞎了?对乌戈·孔蒂亲王殿下写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吹捧文章!"

记者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曾经有点儿怀疑……作过调查。情况是这样的,警方走到我前面去了,我没有来得及写报道……可是我知道他不是真的……"

"滚开。"社长吼道,"你欺骗了所有的读者,现在谁都知道亲王是冒牌货。"

乌戈坐在便桶上。从牢门窗口伸进一条胳膊来。那是看守的胳膊,他答应给乌戈弄点纸来。他胳膊一摆,扔给乌

戈一张旧报纸。

“快点儿。过会儿有人来找你。”

阿马德奥在想弗朗切斯科。他说过，“扒下裤子，所有的男人都是一个样”。这是对的，他对此有体验。一束三角形的光从窗口射进来。尘埃的微粒像钻石一样悬浮在他身上。

他在牢房里有四天了，也许是五天，总是寂静无声。只有一两次来了几个人，向他提问，给他照几张相就走了；对于他提出的“他们会把我怎么办”这个问题，都不予回答。阿马德奥把事情的经过回顾了一遍。起初他害怕在监狱里关一个时期。他了解阿隆索·龙迪亚，知道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然而那个看守借给他一份报纸，两人还议论了关于亲王的大笑话。阿马德奥在关于这件丑闻的大量报道中，看到了阿隆索及其家眷到国外去的消息。

这些天来，他躺在行军床上，在便桶的臊臭中，可以对整个冒险过程思考一番了。他从头到尾回顾了一遍；最后，他只得承认自己是唯一应该负责的人。他回忆道：“如果我对莉兹客气一点就好了。”事实上，他的流氓行径得罪了一位多情而又危险的女人。他得出结论：这就是过失。小过失坏了大事业。他哀叹自己太蠢。“只消说句客气话，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但是，悔之晚矣。找出了错误，一切竟都是那么方便、简单、容易。

他弯腰捡起看守从窗口扔给他的报纸，撕下一块，不由得念道：“墨西哥上流社会十分庆幸乌戈·孔蒂亲王的到

来。孔蒂亲王乃是欧洲贵族最具代表性的杰出人物之一。亲王殿下和蔼可亲，富有魅力，使所有的人为之倾倒。我国社会的坚实支柱贝哈拉诺侯爵夫人说，孔蒂亲王是她所结识的最具吸引力的、动人的男子……”

阿马德奥把报纸撕成小片备用。

“上流社会！……”他叹息道。

同往常一样，四点钟左右门开了，一个穿黑衣的汉子拿来一托盘丰盛的食物和两瓶矿泉水。他把托盘放在临时充当桌子的凳子上。

“喂，”阿马德奥叫住他说，“这盘东西谁付钱？”

“先生，我不知道，”送食物者恭敬地说，“是别人从餐馆送来的。我不知道谁付钱。”

看守已经走进牢房，背靠在墙上。自从第一次有人给阿马德奥送食物以来，他照例请看守吃饭：

“你跟我一起吃吧？”

“行。”看守接受了，他等的就是这声邀请。

“这不是囚犯的伙食，对吧？”

“对，只有上帝知道是谁给你送来的！”

“竟有人给饿汉送吃的……”

“会是谁呢？”

“我不知道。那种残羹剩饭没法吃。”

看守嘴里塞满食物，说道：

“老朋友，我对你印象很好。因为你是个无耻之徒……在那边，”他指指街道的方向，“人人都在谈论你……有一家

剧院要上演一出活报剧，名叫《奇斯盖特亲王……》，或随便你叫什么名字吧……你是我们老百姓中的一分子……老百姓很喜欢你玩的这一手！”

阿马德奥继续默默地吃饭。看守见他沉默不语，若有所思，便问道：

“你不喜欢出去吗？”

“如果是到外面去……”

“可以说是一回事。要把你赶出墨西哥。”

“在几点钟？”

“那有什么关系。反正就在今天。刚才来了命令，要你作好准备。”

“作好准备？”阿马德奥叹息道，“我一直准备得好好的。”

“老朋友，这次你可不聪明①，他们把你抓住了。”

“对。不过，走的准备我倒是作好了，只须穿上外衣就成……”

看守对着瓶口喝矿泉水，漱漱口，把水吐到旁边地上。

“听说你不管碰到什么老婆子就扑上去，是不是？”他以钦佩的神情问道，“这是他们在办公室里说的。”

阿马德奥对他笑笑说：

“他们夸大了。我只同几个老婆子……”

“老朋友，你的运气真好！”

---

① 前句的“准备好”，西班牙文为 listo，本句用同一个词，但词义不同，是双关语。

阿马德奥想出一个主意。其实他是记起一个主意，因为几天前他还不知道别人对他作何想法时，就有了这个主意。

“喂，求你办件事行不行？”

“得看是什么事。”

“你说，过一会儿要放我出去。”看守点点头。“我想见一个人。”

“这里不准探视，这你是知道的。”

“我不是说在这里见，而是在外面。”

“哦！见谁？”

“见一位女朋友，一个女伙伴。只消五分钟时间。你认为办得到吗？”

看守站起来，对着便桶解开裤扣；回头对他说：

“这事……我看难。如果押送你的便衣警察是朋友，可以办到。不过……”

看守转过身，扣上裤扣。阿马德奥点点头。他的手表已被人拿走了，但是他还有一套钢笔和金质活动铅笔，那是莉兹送给他的。笔帽上刻有他的名字——乌戈·孔蒂。他把这套笔送给看守。

“拿着，”他说，“这值几个钱。我没有别的东西了。请拿这些东西去同你的朋友们谈谈。”

看守收下钢笔和活动铅笔，塞进口袋。

“我去想想办法。”

看守走后，阿马德奥又躺到行军床上，嘴里咬着一根牙

签。他还有一线希望：同芙丽达谈谈，请她帮忙。也许通过她，卡斯特罗将军会拉他一把，例如，不驱逐出境，给他留点儿钱。"芙丽达，"他心里想，"女人的忘性太快了。她过去说发疯般地爱我，然而一次也没来看我。她同别人一样。"

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有人推他，他才醒过来。

"喂！"那声音命令道，既不尖刻也不粗鲁。"收拾你的东西，咱们走吧。"

阿马德奥·帕杜拉正在午睡中做噩梦，被叫醒后，迷迷糊糊地打着哈欠站起来。他的东西只剩下被捕那天穿的那件薄薄的西服上衣了。

"准备好了。"

"没忘记什么吧？因为以后咱们就不能回来了。"

"没什么了。"

他们带他走过通道，在一张桌子前让他在一系列文件上签字，这些文件的内容他看也不看，毫不在乎。然后，从原路返回，来到院子里。那里停着一辆汽车，车旁站着那个看守。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指了指跟阿马德奥在一起的便衣警察，"他们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

阿马德奥看看押送他的那些人：两个在他身旁，另一个坐在汽车驾驶盘后面。他们都同意了。

"谢谢，"他简单地说，向看守伸过手去，"一切都谢谢了。"

"祝你好运。"他上车时，看守拍拍他的背，说道。

阿马德奥指指芙丽达在洛马斯的住宅大门。

“那里就是。”

汽车缓缓停住。押送者之一跳到人行道上。

“我不会耽搁很久的。”阿马德奥说道。

“等一等。我得同你一起去，免得我们上你的当。”

“好吧。跟我来。”

他们向一名担任门卫的三等兵说明情况后，等了五分钟。那个便衣警察着急起来，说道：

“我看咱们还是走吧。时间晚了。飞机起飞时你不到……”

阿马德奥乘机打听道：

“你们要送我去哪里？”

“我不知道。”

就在这时大门打开，那个三等兵说他们可以进去了。他们在水泥小道上疾步朝楼门走去。阿马德奥见芙丽达·冯·贝克正在那里吸烟。她不等他来到跟前，就走下六级台阶向他迎来。

“乌戈！”她拥抱他说道。

那名便衣警察知趣地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阿马德奥握着她的手不放，急急地说：

“芙丽达，我没有时间了。我要……我要你帮助我。”

“乌戈，怎么帮助？”

“我不知道。但是，请你帮助我。将军可能……”

她立刻打断他，说道：

“他一点儿忙也帮不了。他是龙迪亚的朋友，而且……”

“我明白了。”阿马德奥叹口气说。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他对你还有好感。”芙丽达又说，“这是他告诉我的。他只允许我做一件事：给你送饭。”

“啊！原来是你送的！”

“我不能去看你……免得连累……免得连累我。”

“对，我明白。”

接着她又温柔地说：“你的事真叫我害怕得发抖。我想，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些贵族都给弄臭了。你开的这种玩笑，谁也不愿意再碰上了……连这位将军也正在调查我是不是伯爵夫人。”

“芙丽达，你没有危险。”

两人沉默了。时值傍晚，暮色苍茫，刚刚浇灌过的草坪散发着清香，他们二人相对无语。乌戈满脸胡子拉茬，衣服皱皱巴巴，她见他这副败兵般的脏样，有点儿可怜他。但怜悯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冷冰冰的复仇情绪。现在他的失败，同她因他之故而在科斯塔阿苏尔所遭的失败相比，是同样地惨。

他抓住她的手说：“芙丽达，你不要让他们把我赶走……有了钱，咱们可以……”他说不下去了。她摇摇头叹息道：

"我不能为你担风险……你现在有切身体会了，咱们这样的人生活在危险之中……咱们之中往往有人倒霉。兔死狐悲，如此而已……咱们有个规矩：不拖人下水；更不能坑害同伴。"

"现在怎么办呢？"

她伸手摸摸他布满黑胡子茬的脸，叹息道：

"亲爱的乌戈……或者阿马德奥，现在要忘却。孔蒂亲王被消灭了；最好不要再想他。对亡故者致以哀悼。你就要离开墨西哥了……老老实实过一段时间，不要干蠢事……以后你会发现，生活并不像你现在以为的那样令人伤心……会产生别的亲王，或者产生别的公爵、伯爵……总有对你合适的角色。当地人会重新把你当成偶像的……我想不会是在墨西哥，但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幸亏天下永远有笨蛋……永远有崇拜咱们的上流社会……所以你要忍耐……休假以后……再干。"

便衣警察清清嗓子。阿马德奥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

"讲完没有？"便衣警察催道。

"完了，完了。"

芙丽达同阿马德奥握手时，迅速地偷偷塞给他一张折叠的纸。那不是普通的纸，他不看就知道是张钞票。

"一百美元，"她笑笑说，"你一定用得着。"

"我……"他想说什么。

她温和地打断他的话：

"你记得吗？这是老习惯。咱们的习惯会暴露咱们。"

就为芙丽达·冯·贝克给了阿马德奥·帕杜拉一点儿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他感到胡子覆盖下的脸火辣辣的。他深深地感谢她。

“谢谢，芙丽达。”

“阿马德奥，心里不难过了吧？”

“不了……朋友。”

“那再见吧。咱们的世界很小。也许咱们又会见面。”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伯爵夫人由于离得近，看出那是眼泪。

“我相信一定会见面的。”

他转过身去，迅速赶上已向门口走去的便衣警察。

十七

电风扇吹拂着他脸上和胸脯上的汗。船舱里的小圆窗像安宁、憋闷的夜空里深邃的洞，陆地上远处模糊的乐声，从小圆窗传进来。在舱里还听得到一艘停泊着的船发出阵阵短暂的、细微而神秘的响声和轻轻的回声。他不愿思索，只想躺在那里，迷迷糊糊地、飘飘然地接受电风扇送来的凉风。

最初几天的旅行很讨厌。莉兹一刻也不让他安静。她愿意待在他身边撒娇卖俏，以令人恶心的恭维话哄他，简直像夜晚的燠热那么黏糊糊的。一小时之前，他几乎是不得不把她赶出寝舱。她生气地走出去，喃喃地说着他不明白

的事。"让他见鬼去。"她自言自语地说。

他决定上岸。不管她去不去，至少今夜他不在西克拉号游艇上过夜。有人向他发出邀请，他仅仅为了逃避几小时游艇上蒸笼般的酷热就答应了。不管怎么说，登上另一类人居住的海岸，见识一下待他极为热情、尊敬的奇异天地的一部分——下午乘摩托艇前来的那位自称卡门的女人，恐怕会别有一番情趣。

"她大概要吵闹一番。"他料想。莉兹是不容人的，她所爱的乌戈·孔蒂亲王不管跟哪个不相干的女人说话，她都要生气。不过他决心已定，必须上岸去。往后总有一天他大概须为自己的自由和隐私而斗争；但不是现在。莉兹·艾夫雷尔眼下情绪高涨，他想怎么办她都同意。因此，他虽然并不谨慎，倒也没有引起不必要的争吵。

有人用指节敲寝舱的门。

"谁呀？"

一个男子的声音从百叶窗传进来：

"殿下……艾夫雷尔夫人想见您。"

"好啊。谢谢。"

乌戈·孔蒂起床了。"讨厌的女人。"他嘟哝道，慢吞吞地脱下衣服。他不着急，她会等他的。他洗了个冷水澡。当他换上干净衣服时，又有人来敲门。

"殿下，艾夫雷尔夫人要您过去。"

"好了……好了……"乌戈穿好鞋。

梳头，在手帕、上衣和腋下洒香水，又花了五分钟。他

不关灯就走到甲板上。远眺港口，只见灯火点点，毫无规则地缀在山间。这样的地理景物使他想起那不勒斯。在游艇的右舷，船员们在骂骂咧咧地把弗兰克船长下令从清晨起购自阿卡普尔科的几大箱食物搬到船上。

他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向莉兹的寝舱走去。他不敲门就走了进去。〕

十八

“你是阿马德奥·帕杜拉？”

“对。”

“在这里签字。”

他顺从地在一份文件的末尾签了字。那位职员在文件上盖好图章，把文件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

“完了。”职员宣布道。

他们把阿马德奥押出移民处，其速度之快和诡秘程度，同他入境时一般无二。他在飞机场的黑色柏油路上走着，两边各有一个便衣警察押送。走到尽头，靠近铁丝网处停着一辆汽车。他们把他带到汽车那里，让他坐在后排座位上。

“还要多长时间？”阿马德奥问。

“还要几分钟。等那架已经预报过即将到达的飞机抵达后，你乘坐的飞机就起飞。”

“你们不知道飞往哪儿去吗？”

“不知道。”

他们默默地吸烟。远处，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在轰鸣。阿马德奥通过汽车的窗子，可以看到机场办公室和候机大厅里以及平台上来回走动的人影。接着，他开始听到乐曲声压过了飞机发动机的响声。那是一支节奏强烈而愉快的乐曲，有小号和小提琴的声音，还有吵吵嚷嚷的尖叫声。

一扇门打开了，弹奏马里亚奇乐曲① 的乐师们走了出来，在铁丝网外围成半圆形，继续演奏。过了一会儿，把乐师们叫到那里去的男男女女，笑吟吟地聚在一起。机场楼顶上的聚光灯亮了，接着来了一个人，把铁丝网上的门打开，乐师们和其他人都走进机场。

现在他们走近了，阿马德奥认出了他们。他第一眼就认出卡门·佩雷斯·门迪奥拉。她是所有的人中最活跃的。她从这头跑到那头，同别人打招呼，组织队伍。其余的人像绵羊似的对她服服帖帖。接着出现了另一张熟悉的脸——贝哈拉诺侯爵夫人。后面是她专用的随从：罗莎尔娃·阿尔马达和马塞尔。阿马德奥会心地笑了。这个场面使他记起数月前类似的时刻。同样的脸，同样的笑声，同样的焦躁、渴望、惶恐和快乐。

命令他在文件上签字的那个移民处职员来到汽车旁边。一架巨型飞机的一对前灯在机场跑道上方滑行，飞速朝这边尽头靠近。飞机来到停机坪，按照穿工装裤的调度

---

① 墨西哥的一种民族乐曲。

员的指示转身、停住。发动机停止了。另几个穿白制服的人迅速把舷梯靠到飞机一侧。机舱门打开了，旅客们开始走下飞机。

便衣警察之一把头伸到汽车里，命令道：

“现在可以了，咱们走吧！”

阿马德奥·帕杜拉服从命令。此时弹奏马里亚奇乐曲的乐师们以难以形容的热情奏起《晨曲》①。卡门率领的一帮人中爆发出掌声。

“等这些人先过去。”便衣警察拉住他说道。

那些人乱哄哄地向舷梯拥去。舷梯顶上出现一个男子，他身后跟着一个金发青年。阿马德奥认识那个男子，他就是弗朗切斯科！他慢慢地走下舷梯。阿马德奥看到的最后场面是：那些等候弗朗切斯科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人们把他淹没在热情的海洋里，仿佛要把他吞掉似的。

“你知道刚来的这个人是谁吗？”当他们又向前走的时候，那个便衣警察问他。

“不知道。”阿马德奥给予否定的回答。

“当然不知道。你怎么会认识他呢！”移民处的职员插嘴道，“他是阿斯蒂斯伯爵。一位真正的伯爵！”

飞机已经载着旅客等候在备用跑道上。他们等的只是阿马德奥·帕杜拉一个人。他在舷梯脚下环顾了最后一眼。乐曲声、响亮的掌声和笑声，都随着弗朗切斯科和同他

① 用于喜庆、迎宾的马里亚奇乐曲。

一起来的金发青年远去了。在一秒钟之内，阿马德奥对所有这一切扫了一眼。这是告别。他突然弯下腰，摸摸地面，这是他登机前一向忠实遵守的旧的迷信习惯。

“行了。上飞机！”

“再见。”阿马德奥对便衣警察们说。

他们同他握手，他为此感谢他们。并非所有的人都不理睬他，至少老百姓不是这样。

便衣警察之一是五天前逮捕他的人，见他进入机舱时，笑着对他喊道：

“但愿下次逮不着你！”

他也笑着喊道：

“肯定逮不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咫尺天堂
作者＝（墨西哥）路易斯·斯波塔著　　刘玉树　　江禾　　林光译
页数＝４９６
ＳＳ号＝１１０７２８９３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８月第１版